武俠世界



$2.00

773

·特別介紹·



一期完新派
俠情故事：　**死　榜**　孫玉鑫·著



名登死榜倖逃生命的武林高手，巧佈詭局，引致武林草木皆兵，少年英俠憑仗絕藝智謀，出生入死，終把局勢澄清，其中曲折傳奇，波詭雲譎，讀之令人拍案叫絕！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7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新派俠情故事

死榜

酒前人上人　酒後鬼中鬼

孫玉鑫·文
盧　令·圖

他那本來是雪般潔淨、冰般晶瑩、白過楊貴妃嫩臂和香腕的玉駒，現在成爲灰土顏色，這就是牠奔馳千里馬不停蹄的結果。

不過牠的神駿，不減絲毫。

他的金色配采的錦衣、烏黑的頭髮，染滿了一路上的風灰土塵，由此可見，他竟連洗個頭臉的工夫全沒有，自更談不上洗澡和換衣服。

儘管這是事實，他臉上仍然堆滿了甜到極點從心底深處泛上來的微笑，微笑如五月薰風，能令人醉。

他那玉駒，的確能「日行千里不見月，夜走八百天不明」，眞快，如同電掣，可是走在他玉駒後面的那輛馬車，却也不慢。

那是輛豪華的雙馬活棚快車，伴着前行玉駒上的主人，奔馳數千里，原是相隔半箭起的步，如今仍然和玉駒相隔半箭路程。

遠遠凹凸的城牆影兒，已在梢頭林空葉隙中現露出來，他微吁出聲，輕輕勒韁停下玉駒，回顧更爲接近的雙馬快車。

馬車在玉駒左側緊靠大道邊沿的一株松樹下停了，駕轅人，是個瘦小枯瘦的黑漢子，車乍停，黑漢子一跳而下，露出雪白的門牙，嘻嘻地笑着說道：「大公子，咱們可終於到了。」

「到啦，」玉駒上的大公子，也笑着說道：「還比約定時間早了一個時辰，咱們正好利用這一個時辰作點什麼。」

大公子說着話，那雙閃射着寒光的眼睛，掃過玉駒，馬車，和他自己骯髒的衣衫。

黑漢子大概伺候大公子有不少年了，聞言知意而會心，又嘻嘻地一笑道：「您安心，車、馬您交給小的，有半個時辰保您誇聲好，您哪有這半個時辰，可也就收拾乾淨啦，然後您哪坐進車裏，咱們從從容容的駛進這『帝王之都』！」

大公子有心的一瞟黑漢子道：「不含乎，老黑，然後呢？」

老黑，黑漢子，並不老，才四十剛剛出頭的年齡，不過大公子是叫慣了老黑，而他老黑也就順情自然聽慣了這個稱呼。

老黑的黑臉上，本是和大公子一樣滿泛着笑容，但在大公子一聲「然後呢」之後，笑容突然消失，那兩道因爲黑不過膚色而顯的已成灰色的濃眉，緊鎖起來，然後以低沉的聲調道：「大公子，您眞的要小的在城門口外下車一個人先回去！」

「老黑，這可是咱們動身前先說好的條件，現在耍賴沒用！」

「小的那敢跟您耍賴，只是大公子您老聖明，這『北京』城可比不得咱們『長安』，在這裏咱們是『兩眼烏黑』沒個熟人，您哪一個人進去，說實話小的是眞有點兒放不下心！」

「哦？莫非這北京城的人能吃我？」

「大公子，這怕沒人敢。」

「是嘍，那你還有什麼放不下心？」

「大公子，這人心隔肚皮，江湖詭詐多……」

「我懂，我會小心，這總可以了吧，老黑？」

「還有……還有小的……小的……」

老黑說着還有，其實是沒有什麼「還有」了，所以接不上話，大公子有心調侃他，說道：「還有？喔！我明白啦，你可是想借此機會也逛逛京城，找找樂子玩上幾天？」

老黑不是這個意思，也從沒有存着這種心，不過當他正好無言可答的時候，大公子的調侃恰好給了他個借口，於是他作出難以爲情的樣子道：「大公子，俺老黑土，從沒離開長安城咱們那一畝三分地，現在既然到了京城，您就點着頭，准小的跟着逛逛好不？」

「可以，等把車馬全擦洗淨以後，你帶上一百兩銀子先進城去，記住，別找我，就算在大街上迎碰頭，也要裝作素不相識，也別忘了從明天算起，每夜正三更等在『鼓樓大街』那『鐘鼓樓』上，面對正東數起，第四片瓦下取聯絡，明白？」

老黑當然明白，歡呼一聲，頭一點，迅捷的開始洗擦車馬的工作。

別看老黑乾枯瘦矮，幹起活計來可是一個頂十個人用，半個時辰還不到，瞧那駕轅的兩匹黑馬，那毛、那鬃、那蹄……全變了，變成兩騎不輸大公子玉駒的千里



坐馬！

再看那輛豪華的馬車，紫紅的「軟活皮棚」兒，紫的可人心意鮮而不艷，如今已放落下來，人坐車上迎風得爽，若是支上去，避雨遮陽可供私語，車身黑漆雪亮，那「墊脚踏兒」金亮發光，車身兩側鑲嵌着「金鷹」標誌，兩頭金鷹目光如炬若生，是純紫金所製，標誌代表這輛豪華馬車，是屬於武林第一家「金鷹府」的東西，也代表着一種無人敢於不敬的威信！

純紫金的鑄鑲嵌在馬車兩側的「金鷹」上方，有兩顆散發着碧綠光芒的桃核般大的奇珠，這代表豪華馬車主人的身份，相識的，無不笑迎而前打個招呼，儘管也許車中人並沒看見，甚或車中無人，全一樣，好在向來答禮的只是駕轅人，那不識的，却都暗中羨慕遠遠走避開去，視如不見，免得多事多災！

老黑在擦抹好了車和馬後，自車廂後下方端出來一盆淨水，伺候着大公子洗面更衣。

洗淨風塵的大公子，仍然是換上一件金色紫采的錦衣，銀色紮帶，帶的正當中，鑲嵌着一粒散放赤霞的火珠，履綉五福，底兒雪白。

老黑這時已從車中捧出一柄奇劍，劍柄尺正，握處是用一種不知何物製成的銀絲緊密纏起，吞口處一片碧綠，正是護手，不知是何金屬冶成。

劍穗也是純銀色，劍鞘奇特，竟是以兩片紫斑節竹合成，裏以雪亮銀束，束共五道，中寬餘皆較窄。

這柄劍，外看並不起眼，和大公子這身衣着十分不配，但從老黑爲大公子佩劍的鄭重神色上看來，這柄劍絕對不是普通東西。

大公子已經完全收拾好了，正用一條金邊紫底兒的髮帕束髮，不久前那一身灰土的風塵模樣，一掃而光，變作一位出衆的玉樣貴公子。

老黑也淨過面，換過衣服，是一身藍，質料並不算是上等的長衫。

大公子在看着老黑收拾起一切雜物之後，含笑自身畔取出一隻小黑皮袋兒，往老黑的手裏一遞，道：「省點用，裏面是五十隻小金餅兒，一隻一錢，正好五兩，大概能够你花半個月吧？」

老黑接過小黑皮袋兒，嘻嘻一笑道：「您這是把小的比成了啥？五五二百五，二百五十兩十足紋銀，我老黑如果能在半個月裏花光用淨，大公子，這本事可還得拜師學學。」

大公子一笑，一揮手道：「你該走了，記住，在城裏碰到我，別忘記咱們是誰也不認識誰！」

老黑應着聲，心裏有數，毛病全出在京裏一個叫什麼「打不死公子」的身上，在兩個月前的一天，「打不死公子」請人帶了一封信和一張畫給大公子，信上說如果大公子眞的看中了畫像的美人兒，就請大公子在今天一個人來「北京城」相親，當事人見面後全點了頭，一句話，大公子可以立刻「香車載得美人歸」，於是大公子來了，若不是老主人嚴諭非有老黑作件不准去，如今老黑還在長安城呢，現在來是來了，大公子吩咐的好，要作出誰也不

認識誰才行。

不過老黑明白，這叫作「掩耳盜鈴」，那「打不死公子」既然信上寫着，至時有人城門迎接，試想會沒有其他必要的安排嗎？說不定剛才那些擦車洗馬的事，早已落到人家眼中了。

老黑沒見過這位名重京師一時的「打不死公子」，據老黑請教一位高人所得，「打不死公子」姓邱字曾見，又一個外號叫「無賴好漢」。

邱曾見究竟是怎樣認識大公子的，沒人知道，不過老黑却認爲事不平常，因爲邱曾見算不得是武林罕見的人物，而「金鷹府」主「一身絕双」冷天冰的大公子冷雲，可是一位跺脚武林顫動的奇客，雲泥相結，意味着必有秘密！

不錯，這是一件秘密，並且另外一件足可震驚天下武林的秘密，也正在進行。

其實就拿老黑本身說吧，也是個秘密，老黑不姓黑，他只是人生來黑，他偏巧姓白，妙！

舉凡武林中人，當然沒有一個敢小看「金鷹府」大少主人「笑面神龍」冷雲的，不過若是小看了這位白爺老黑，那更是「有眼無珠」了！

「一身絕双」冷天冰，就曾在一個偶然機會中，十分鄭重地說過，天下武林頂尖兒的高手，在三百招內若想勝過老黑，那是空言大話！

當然冷府主人冷天冰這句「三百招內」的話，也包括他自己。

有了冷天冰的無心之言，生出不少有心的人，有心人全計算過，冷天冰自創業建府直到今朝，大小陣仗不知親經過多少，與敵搏鬥，保定了個「不敗」的威名，並且動手都沒用過百招，由此再針對他無心批評老黑的話，老黑究有若干分量，又何必再說。

天下有心人不少，在任何行當，任何地方，任何事情，全都少不了有心人！

有心人大約可作三種，一種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一種是如同國之柱石臣，上爲關懷萬民疾苦，中爲施政得否人心，下爲自己生存打算，另一種志在雪恨復仇，心懷叵測，爲達目的不擇手段，進而迫使本身「有心」，以對發生每一件事！

不論這三種「有心人」中的那一種，對「金鷹府」冷氏門中，這位身份特殊的白爺老黑，全是暗暗牢記，這是除府主冷天冰外的第二人物，不容疏忽。

說到老黑的身份特殊，要怪冷天冰了，這位當代無敵的武林奇客，高興起來面當好友，時常稱呼老黑作「我的白老弟」，儘管老黑一向恭敬回稱「城主」，自謙「小的」却又怎能瞞得過「有心人」去。

老黑是由冷府主的吩咐，着令伴隨大公子冷雲的，已經有五六年了，所以比較起來，老黑和冷雲彼此之間，較爲隨便些許。

不過這也僅僅限於只有冷雲和老黑兩個人的時候，譬如現在。

現在，老黑帶好五兩金餅兒，笑嘻嘻的，大踏步先進了「北京城」，在往來千百行人中，老黑極不扎眼沒人去注意他。

話是這麼說，老黑自己心裏有數，一進城門就發現了兩件扎眼的事，一件是他已被人暗地追躡着，另一件是剛剛在他進城當空，正好停靠街旁的一乘軟轎。

抬轎的不是壯漢而是四名俏麗侍女。

這座軟轎，業已華麗到使人無法形容的地步，單說轎幃上方下垂的繐兒，已值萬兩銀價，那是用一顆顆大小一樣的明珠穿串而成。

轎子扎眼，抬轎的人更扎眼，不過老經世故的老黑，也僅僅是瞟了一眼，並沒停步，一眼也很够了，至少已够老黑眉頭一皺心中一凜的份兒。

老黑已經遠去，但他耳中仍能聽到雙黑馬車的蹄聲，轔轔輪聲，也知道冷雲必然高坐轅上從容進了城。

玉駒停在軟轎旁，馬車停在玉駒側，城門洞兒直對的這條長而寬的大街上，早已人山人海，消息傳的眞叫快，「北京城」的閒人多，在耳聞「金鷹府」大公子冷雲，今天此時進城，並由天下第一美人的「易君」親迎時，趕熱鬧趁早，街兩旁凡能立足站人的地方，全成了人。

「打不死公子」邱曾見，按說今朝是該來迎接冷雲才對，但他竟沒有影子，這事透着新鮮！

據說這位又名「無賴好漢」的邱公子，本是山東人氏，偏偏他自承祖籍遼東，熟悉邱曾見爲人的朋友們，都心裏有數，如果沒有利益，邱大公子是不會「數典忘祖」把祖墳來次大搬家的。

另外有個消息，難知眞假，那就是天下第一美人的易君姑娘，正是邱公子的表妹。

別看易君姑娘無人不知，但眞正見過這位天下第一美女的人却不多，不多到幾幾乎找不出位見過她的人來。

又有個傳聞說，易府和冷府，本是素識好友，當年兩家父母就曾指腹爲婚，後來事有變化，兩家分隔，久斷消息，有一年冷雲外出，巧識「無賴好漢」邱曾見，妙的是邱曾見竟熟知冷、易兩家兒女事，遂一拍胸口承諾下，爲兩家完成這段良緣，也因爲如此，邱曾見才令人千里投柬，約使冷雲孤騎北上到達京師。

事實如何，外人不知，可是有件事情却不假，那就是邱曾見投柬長安，主意是易君姑娘出的，柬內附有易君姑娘一紙素箋，否則只怕單憑邱曾見的一封信，還請不到這位「笑面神龍」冷大公子。

論年頭來說，易君姑娘這叫作「胆大妄爲」，不過易府的尊長，死的已死，失踪的失踪，現在頂門當戶作主的，就是易君，她似乎不能不權宜行事。

來的總歸要來，冷雲來了！

冷雲的臉上，一向是帶着微笑，那「笑面神龍」的美稱，也正是由此而得。

冷雲微笑着，眼睛沒看到軟轎旁邊的四名侍女，也沒盯着轎子，而是遠眺着老黑的背影，不過話是對軟轎中人說的，道：「是易家君妹？」

一名侍女緩緩挑開轎簾兒，赫！皇帝不急急了太監，冷雲仍是目不斜視，看熱鬧的却醜態百出，哈腰的，弓身的，蹲下去的，歪着頭的，全是一個目的，往轎裏瞧，瞧這天下第一美人兒究竟多美。

這時，兩名侍女把轎兒向前抬的微傾，接着萬衆面前都是一亮，易君已亭亭玉

立轎前。

易君沒開口，含笑看着冷雲。

冷雲也正看着易君，彼此注視着，在一刹那的沉默，和一刹那的嬌羞後，冷雲又開口說道：「我有輛雙馬轎車。」

易君早就看到冷雲的雙馬車了，頭微低，臉微紅，她當然已經聽懂了冷雲話中的意思，女兒家豈能不知涵歛，一笑之後道：「你這車很美。」

冷雲也現露出智慧，道：「比不得君妹這乘軟轎，君妹，長安至此數千里，小兄的坐騎已不勝疲憊，該休息休息了。」

「是該讓牠歇歇了，何不交給小妹侍女們照料，她們會懂。」

「小兄致謝，只是君妹少了一名抬轎人，怕是很不方便。」

「沒甚麼，如果是乘空轎的話，她們有兩個人也能抬動了。」

「是是，小兄眞是愚蠢，如此就請君妹移至車上，小兄爲君妹駕轅……」

「這怎敢當，侍女們不是還閒着一個嗎，她們也會駕車的。」

於是閒着的全有了事作，冷雲肅請易君登車，侍女將扶，車行在前，轎隨於後，緩緩走着。

車上，肩靠肩，香風笑靨襲人醉，醉無言。

劍眉舒展，鳳眼星眸雙雙對，你一霎，她一眨，它們另有言語無聲交談。

心有一點靈犀通，喜此一見，也感此一見，似乎了盡雙雙生平願。

他根本不問要去何處，何處不可安？

她，任雙馬揚蹄車輪轉移，早已忘懷這裏仍是人間。

×　　×

冷雲臉上的微笑，在這短短的十天來，濃過往昔多多，那是因爲他這微笑是從甜到極點的心底泛露面上，那樣眞，那樣誠，那樣可愛。

她易君，亦然，常常笑紅了雙頰的。

冷雲那就到極點泛露臉上的微笑，陪襯上那英挺俊逸的模樣兒，和豐神絕俗瀟洒無倫的風度，已使京華佳麗瘋狂的迷戀並追逐着，談論着，和誇讚着。

易君的絕色，俏麗，風範，儀態及一舉一動，甚至她的服飾，衣着，談吐，很早很早已是京華王孫公子們爭相走告讚嘆的事，更是京華佳麗們爭相仿模的對象，最近，最近十天，她也成爲佳麗們羨妒的對象了，這當然是爲了冷雲。

冷雲在第一天踏進京師城門之後，就被安排在「打不死公子」邱曾見東城的別莊中，據易君說，這樣不僅行動自由方便，更可避免可畏的人言。

其實易君不管有多要强，也是個女流之輩，這一點的不便和方便處，她自己十分清楚，何況她更聰明過人，善於藏拙。

聰明的女人，在處理大事上，是絕對不會表露她自己心得給你的，因爲萬一當你所作的安排和努力，不幸失敗時，她們不僅可以置身事外，並且還能直接指出你失敗的原因來，如此，當她們指着你鼻子罵你到昏天黑地的時候，你不但無言可答，並且會由衷的佩服。

由於此，冷雲之被安置在「打不死公子」別莊中的事，究竟是出於易君的授意，抑或是「打不死公子」的巴結，就十分耐人尋味了。

這短短的十天，冷雲如同天之驕子，出進有易君爲件，問寒吁暖，好不羨煞人也。

「温柔鄉是英雄塚」！未必！

不過，「温柔鄉、忘憂草、英雄倒」！却已是百試不爽的事實。

他，冷雲，忘記了和老黑所訂的約期，使老黑夜夜鐘鼓樓頭冒風霜，乾等白耗沒見過他的影子。

不過老黑並沒有埋怨甚麼，並且依舊是夜夜三更到，天明五更走。

×　　×

這天，是冷雲到達京城的第二十天，晚筵在「打不死公子」的別莊中擺開。

主人當然是「打不死公子」邱曾見，主客兩位，易君和冷雲，陪客是冷雲業已稔熟的人，計有「猛獅鏢局」的東主李鐵獅，「福來錢莊」的東家富來福，和那武林人稱「玩笑公子」的仇恩，只有三位。

賓主落座，邱曾見捧酒含笑起座向三位陪客道：「三位可知道今夜這酒是甚麼酒嗎？」

玩笑公子玩笑已慣，一聲哈哈道：「邱兄，總不會是飲後必死的穿腸毒酒？」

「該罰！」邱曾見依然含笑道：「今夜之宴，是送行歡宴，因爲冷雲兒和舍表妹易君，業已兩心相許，明日五更，冷雲兒就將『香車載得美人歸』返回長安！」

仇恩聞言捧酒起身，連聲自稱該罰後，恭敬的對冷雲和易君道：「這是驚天動地的大喜消息，沒別的說，不論賓主陪客，今夜是不醉無歸，一但天亮，五鼓送行，來來來，冷兄，請賞薄面，三盞爲敬，請！」

人逢喜事精神爽，冷雲海量，含笑而應，酒是易君代斟的，一連三盞，杯杯見底，點滴不剩。

接着主人敬一盞，陪客又各敬一盞，冷雲一連飲下六盞酒，若無其事。

六盞酒盡，易君突然附在冷雲耳邊悄語幾句，接着起座由侍女相伴暫離席位。

繼之仇恩和李鐵獅雙雙起座，理由正大，要親自捧取恭賀禮物爲敬。

富來福直搖頭，接着暫告小別，他說的好，必須辦點祝賀大喜的事，隨侍小厮太笨，只怕不可人意。

於是大廳上，就只留下了作主人的邱曾見，和主客之一的冷雲。

「打不死公子」這時笑對冷雲道：「趁着大夥兒全忙你們賀禮的事，無人在側，冷兄請移駕隨小弟來，第一看個絕妙的稀罕景兒，第二小弟也有件微物相贈。」

冷雲笑道：「京中多日，已是擾兄過甚，禮嘛免啦，看個罕景兒自無不可。」

說着，冷雲起座隨「打不死公子」轉向右側長廊。

過長廊，穿門戶，冷雲目光一凝突然停步道：「邱兄，前面這座巨樓，可是『風閣』？」

邱曾見心頭一凜，表面上，作出若無其事的樣子道：「正是，冷兄怎知就是風閣？」

「是易君說的，她說此閣爲邱兄禁地，向來是不准外人踏進一步的！」

「不錯，只因冷兄明朝遠行，一別再見難期，況如今已成親戚，願破例請冷兄一看奇景。」

邱曾見在話聲中，又邁步而前，冷雲當然祇有隨行於後，不過心中却在暗地冷笑。

邱曾見推開了風閣的門，側轉身面對着冷雲，一面孔的誠摯，伸手緊握着冷雲的兩臂道：「冷兄請即登閣，別推辭，當你發現閣中有你愛悅的物件時，儘管取留，就算是我的賀禮。」

冷雲一楞，「打不死公子」向有「拔一毛而利天下，吾不為也」的習性，今夜却怎這般大方，正要推謝，邱曾見已接着又道：「冷兄若是看到一柄牙鞘金手碧玉吞口的尺八彎刀時，請代小弟取來，我知冷兄對小弟所請之事必有疑問，目下還不是說明的時候，等冷兄自風閣出來，前廳與諸友相會時，小弟當一一說明。」

冷雲仍在暗中沉思，但答話甚快，道：「好，既有奇景焉能放過，牙刀亦必取奉邱兄，至於邱兄慨言所贈物件一節，敬謝了。」

話聲停止，冷雲已坦然邁步進風閣。

他剛剛踏入深沉黑暗的閣中，閣中明燈松火突放光明，閣門未掩，邱曾見當門而立，冷雲回顧，邱曾見含笑作個肅請他拾堦登閣的手式。

他微笑頷首，順級登堦而上，當他踏上閣頭最後一級木堦時，風閣樓下的晶燈松火倏忽自滅，閣門也適時在一聲輕响下闔閉，他劍眉微微一挑，臉上出現一絲冷笑，目中射出寒光！

風閣上面這一層「隔間」極為美化並近似玄妙，冷雲深覺不解，但料知必有詭詐的，是四壁都是鑲滿紫銅明鏡，映人毫髮畢現。

四牆一共伸出三十二盞晶罩明燈，因之使閣上亮過日正當中的「天井」，由於此，冷雲能十分清楚的看到，自己臉上不知何時生出一層細小至極的紅斑，密密痲痲難以計數。

冷雲並沒有十分看重這件事，也許適才酒菜偶有刺激，這十分平常。

不平常的是，整個閣上，除遠遠一角設有一桌一椅一盞坐地高架晶燈外，不見任何擺設，就像一座新廈剛剛落成，還沒把傢俱等物遷入一樣。

既然沒有傢俱擺設，自更談不到有甚麼其他物件，所以冷雲納悶「打不死公子」說的那「牙刀」和「稀罕景兒」又在何處。

遠處一角那一桌一椅一燈，已近空廊門際，冷雲停步自然而然的走了過去。

行近時，方始看到桌上擺放着一封信柬，柬上赫然寫，金鷹府冷大公子親啓！

在柬左上方，又以紅筆加上四個醒目大字，是「稀罕景兒」！

噢！原來邱曾見所說的「稀罕景兒」，是藏在這封信柬裏面。

冷雲首先注意封上並沒有留信人的名姓，不過信柬既然是留在風閣桌上，至少「打不死公子」是知道這件事情，冷雲笑了，是一種發覺某些事情沒有出乎自己意外的冷笑。

他並沒有坐到閣中唯一的那張椅子上，左手取過桌上的信柬，就燈下拆閱。

信不祇一張，當然更不祇八行，開始寫的是「冷雲兄大鑒」，這是一種極為普通的稱呼，沒甚麼可疑處。

第一行寫的是——俗話說人有見面之情，但是有許多事和話，若面面相對的時候，反而十分不便出口，這可能就是古傳以書信代言的由來。

冷雲雙眉一皺，搖頭自語道：「開場白看不出善心抑或惡意，不過我却明白姓邱的是有話難以當面出口，若是眞的有事求我，那我就虛此一行而料錯事和看錯人了！」

自語聲低，目光自然移向了第二行。

第二行——請打開此桌正中抽屜。

冷雲又一皺眉頭，道：「邱曾見的鬼板眼眞不少，瞧瞧抽屜裏究竟藏着甚麼東西！」

他並沒有用手接觸那隻抽屜，而是以內功「吸」字訣的無倫功力將抽屜吸出，由此可見冷雲並不是眞的「美色迷心」忘懷一切。

抽屜被內力吸出尺許，內中赫然又有一封信柬，並且是業已拆過的信柬。

柬上字跡熟悉到使冷雲觸目心寒，柬封右側只有兩個字，神交！

柬中是——邱公子曾見兄親啓！

柬左下方，赫然是，弟冷浩手拜！

冷浩正是「金鷹府」的二公子，冷雲同父異母的兄弟，江湖人稱「無影神龍」，僅小冷雲兩歲，但在武林中的威名，已不亞於乃兄。

冷雲時正沉思着一件事情，他從沒想到二弟冷浩也和「打不死公子」邱曾見稔熟，並且熟悉到早已魚雁往來，冷雲奇怪乃弟怎會沒向自己說明此事！

沉思間，不自覺的取起乃弟的信柬，才待抽出一看，猛一搖頭道：「未得允許，怎能偷窺他人信件！」

話聲中已隨手又將信柬置諸屜內，那知目光偶向邱曾見桌上留柬的第三行，上面竟然寫着——請詳閱令弟專人送來的密柬！

既是邱曾見有心留字叫自己看，這自然和暗中偷窺他人信件不同，遂即展開乃弟的原柬，仔細的一個字一個字的看着。

信上字句，令人費解，寫的是——那人業已動身北上，小弟靜待吾兄佳音，消息秘密不容外洩，用意相信吾兄明白，此信必須妥善保存，異日憑此領取餘金！

冷雲雙眉鎖起，他已料到邱曾見留柬中，對乃弟信中事必有說明，移目下，果如所料。

邱曾見信中第四行是——令弟原文，似詩似文似通非通。但若經小弟說明，閣下當能恍悟，令弟第一句「那人業已動身北上」，是指閣下這次至京相親而言！

「小弟靜待吾兄佳音」一句，容我留後解釋。

第三句是為了保守一切秘密，必須將投柬人處死滅口，我已遵照令弟之意將事辦妥，目下可以告訴閣下內情，投柬人乃令弟書僮冷福！

不錯，冷雲記起來了，就在他將要離家遠赴京師的前夕，二弟冷浩派出冷福，推說要冷福去三十里舖催討佃戶欠租，原

來冷福已快馬加鞭先自己一步到了京城，天可憐只當能獲重賞，又怎知却落得埋骨異鄉。

邱曾見信中的第五行，寫的是——令弟最後那句「異日憑此領取餘金」是要我好好保管他的原信，將要憑着他的原柬，領取令弟應當付我但尚未付的半數銀兩，實對閣下說，那是萬金五千兩正！

第六行——請將令弟原柬，仍置原處，並請容我解釋令弟信中第二句話內情。

第七行——請坐，我當出面與閣下一談！

冷雲暗中冷笑着坐於椅上，並且眞的把乃弟投與邱曾見原柬，放置屜中，輕輕推關上抽屜！

詎料抽屜一關，坐椅連聲震響，冷雲警兆突生，只惜應變已遲，坐椅在這倏忽之間，變作了一具鋼鐵囚車，恰將冷雲頭顱露出，餘皆被封於囚車之內！

冷雲並沒掙扎，似是已知掙扎無用，不過他臉上的微笑變了，變的更濃，也笑的格外開朗！

笑聲未止，身後突然傳來邱曾見的話語聲道：「是甚麼事使大公子這般開心大笑？」

冷雲聞聲知人，並沒回答，反而又哈哈大笑起來。

「冷雲，你聽明白，現在你已是邱某堦下之囚，若是心存輕蔑笑個不停，惹火了邱某，莫怪要叫你嚐嚐邱某處置敵人的手段！」

「手段？邱朋友，你有甚麼手段？」

冷雲仍以朋友二字來稱呼邱曾見，若不是個半瘋，那心胸氣度就大的嚇人了！

「冷雲，邱某手段千萬，不信你就試看！」

「可笑，眞可笑，哈哈……」

冷雲又哈哈大笑起來，邱曾見閃身面對着冷雲，厲聲道：「講！你笑甚麼？」

冷笑從容的掃了邱曾見一眼，搖頭嘆息出聲道：「邱朋友，俗話說『省得一事少一煩』，你何必非問明白之後增加自己的煩愁不可呢？」

「說！邱老子人稱『打不死公子』，打都不死，不信會有甚麼事能煩愁死我，講！」

「所謂『人應自量』，又有『英雄識時務』的話，邱朋友你一定要問，冷某當然可以詳答，只是邱朋友必須沉的住氣，莫發『無名之火』……」

「少廢話，快說正經的！」

「這就說到了，首先請問邱朋友一聲，你邱朋友的功力技藝，不會高過舍弟冷浩吧？」

「這也是廢話！」

「不，請回答。」

「令弟自是高過邱某。」

「好，再問一句，你邱朋友和舍弟的交情不會深厚過我們兄弟手足之情吧？」

「冷雲，眞可惜你那『笑面神龍』的美稱，是怎樣換取來的，不錯，邱某功力差令弟遠甚，邱某也沒有你們手足之情的血緣，不過你今日的下場，却正因為『血濃於水』的緣故，太濃了不是福氣，至於邱某，對令弟有玉成之德而無利，害之事，所以令弟才會支使出邱某來，安排好美色牢籠，置你於萬刼不復的地步，這正是『血雖濃於水，而水也淡於血』的反效能，因此邱某敢狂言一句，令弟只會感激邱某，而不會對付邱某！」

冷雲未有表示，話鋒一改道：「邱朋友這次和舍弟談好的生意，可是黃金萬兩，先付一半，事成之後再取餘額？」

「現在邱某有些佩服你的料事如神了，正如閣下所言，怎樣？」

「不怎樣，只是十分奇怪，事後邱兄如何去收取餘金五千呢？」

「憑令弟那封信……」

邱曾見突然色變而中止話鋒，眼珠急轉，哼了一聲接着又道：「大不了邱某損失那五千黃金不要，何況證據在握，也不怕令弟背信滅口……」

「邱朋友，這不是你要不要五千金餘酬的事情，而是你曾否參與知道舍弟這件不可告人秘密的問題，邱朋友當然參與了，也知道了，那就是說，不論你邱朋友打沒打算還追討另外半數黃金五千餘酬，舍弟都會前來自和你結算清楚的。」

「你……冷雲，你話中有話，指些什麼？」

「事情十分簡單，目下只怕舍弟業已率領着金鷹府不少好手。到達京中！」

「就算這樣，邱某也不怕，有他那封信件為憑不信他能隻手掩盡天下耳目！」

「邱朋友，那封原始信封，已經沒有用了！」

「笑話，除非……冷雲，你敢毀掉那封信……」

說着，邱曾見大怒之下揚掌劈向冷雲頭頂！

冷雲並沒理會，突然說道：「我本來不信，舍弟會與邱朋友你們同謀，暗算殺我，但是當我看過舍弟給你的信後，不由不信了！」

邱曾見舞揮着雙掌，厲聲道：「少說沒用的廢話，那封信……」

「邱朋友勿躁，聽我說完，你並沒有見過舍弟的筆跡，舍弟本可找人代筆的，他不作此圖，用意有二，其一是避免多一個人知道他的陰謀，再就是他既然安排妥當一切，自然也包括了要你留柬使我目睹一節，是否他的筆跡，絕對瞞不過我，所以他才親自書寫……」

「既然是令弟的筆跡，邱某就穩如泰山……」

「邱朋友你錯了，信是舍弟親筆，絕沒有錯，但是邱朋友如果想持之作為憑證，或於極險時出示為護身之符的話，正好上了舍弟的大當！」

「說了半天，依舊空無一物，哼！」

「千言萬語，也不如邱朋友你親眼目睹來的實在而有力，邱朋友可以拉開抽屜，重新取出舍弟信柬，仔細看看，相信一切自明！」

「打不死公子」沉思刹那，一聲厲哼，重啓抽屜取出信柬，五指輕抖拿出柬箋，注目下，第一句仍是「那人業已動身北上」八個字！

他不由火上心頭，沉聲對冷雲喝道：「原來你是有心離間和嚇唬邱某……」

「別急邱朋友，再仔細的看下去！」

邱曾見不由目光又移到信柬上面，他

倏忽色變，箋上那「那人業已動身北上」八個字竟如「火之烤冰」，「日之蝕露」一般，一個接一個的平空自箋上消失無踪，連絲絲痕跡全沒留下！

邱曾見全身已在抖動，顫抖下，箋上所有字跡，已接連着消失不見，終於變作一紙潔淨的素箋，他再看信封，如同素箋一般，變作個空白封套兒！

他呆傻於當場，已不知怎樣才好！

冷雲適時一聲長嘆道：「字跡他人可以仿模，但這『靈隱奇墨』，却係寒家獨得的奇藥，我正是因爲信箋乃『靈隱奇墨』寫成，才相信是舍弟主謀！」

邱曾見這時着實不知該怎生是好，更不知應如何答對，仍舊拿着那封突失字跡的信箋發呆！

冷雲淡淡地又掃了邱曾見一眼，道：「邱朋友，這位敬我三杯毒酒，使我全身腫癢，功力突失的易君，恐怕並不是易君本人吧？」

邱曾見木然答道：「是『天狐』花娘子的手下。」

「怪我竟沒想到，只是她倆長的太像了！」

「像個屁你當那『富來福』是誰？」

「邱朋友介紹時不是說過，他是『福來錢莊』的東主嗎？」

「那是爲了騙你，他就是『要錢再要命』的『獨孤絕』，也就是昔日被尊府追殺萬里的『下流郎中』！」

冷雲明白了，以「下流郎中」獨孤絕的醫術，巧換眞容何異翻掌之便，難怪「天狐」手下能變成爲名門閨秀的易君！

冷雲雖身處絕境，却別有關懷，急聲問道：「眞的易君怎樣了？」

「不怎樣，她母喪不足五七，足不出戶，所用侍女又全是我這裏派過去的，所以她至今蒙在鼓裏！」

「邱朋友，你說易君仍在她自己的易府中？」

邱曾見時已漸漸沉靜下來，驀地面對冷雲厲聲道：「老子沒空和你窮泡！」

一聲哼，轉身奔行，冷雲突然揚聲喝道：「站住，聽完我說的話，答全我要知道的問題再去，否則你邱氏一族，包括留居膠高海灣的，移住遼東地區的，俱將死無葬身之地！」

「打不死公子」霍地止步轉身，一閃到了冷雲面前，手指冷雲鼻前沉聲怒吼道：「邱老子若不是嫌你現在這個模樣兒噁心，早就下手生劈了你，你們……」

「發火沒有用的，邱朋友，若想保全身家性命，只有從現在起，聽我的吩咐，否則……」

「住口！你比冷浩好不了多少的！」

「錯了邱朋友，龍生九種，種種不同，邱朋友，我如果是你，事到現在一定會放人，你放了我，我功力已失，自知遲早仍難逃過舍弟的毒手，但是普天之下，唯有我冷雲才能說明事實眞象，指出陰謀元兇而無人不信，邱朋友，得失利害，你要仔細的想想！」

邱曾見突然狂笑起來，道：「冷雲，你這些話若是早說半天，那是事實，現在晚了，太晚了，晚到普天之下只有我邱某人知道你究竟是誰，並且說出去的話，不會有人相信！」

冷雲絲毫不見驚恐震駭，仍舊十分沉着而從容的問道：「可是那三杯毒酒，改變了我的形貌？」

「你自己看吧！」邱曾見猛地將囚籠推向壁間紫銅鏡前，鏡中所現囚車上的人模樣，如同鬼魅，一臉紫疤，吊眼斜鼻歪嘴，已非人形！

邱曾見狂笑聲又起，道：「這是『下流郎中』的奇藥，『笑面神龍』死了，如今你是『鬼中之鬼』！」

邱曾見話聲一落，重又瘋狂大笑，大笑着奪門飛奔而去！

「打不死公子」也僅僅是衝到「風閣」的樓門口，倏忽黑影閃飛，迎面出現了一位不速而至的阻路客，正阻着樓門出進地方！

「打不死公子」尚未喝問，不速客已



冷雲解釋箋上字跡全失是由於他家奇藥靈隱奇墨所寫，邱曾見當堂呆若木雞。

沉聲問道：「什麼人要出風閣，報名！」

邱曾見雖說功力談不到是頂尖好手，但經驗閱歷却高人一籌，沉步暴退，功力已提聚雙臂，叱道：「你又是誰，夜闖邱某的『湖光別莊』？」

「原來你就是邱曾見呀？」

邱曾見還沒來的及再開口，當然更來不及有所行動，不速客已揮手揚聲喝道：「燈來！」

他像是「湖光別莊」的主人，邱曾見反而成了過客，這聲「燈來」，眞叫怪哉，整個湖光別莊頓時燈光火把亮子油松出現難以計數，使別莊照耀的如同白晝，妙的是亮燈明火在前，使邱曾見根本看不清任何一人的模樣，除了這當門而立的不速客。

不速客在燈明火亮後，立卽發出一陣令人聞之心凜的冷笑，接着手指邱曾見道：「憑你邱曾見，一個沽名釣譽的武林敗類，竟敢暗與『天狐』勾結，以美色迷我『金鷹府』未來的府主，巧用毒酒，陰謀殺人，說，我家大公子如今何在？」

邱曾見恍然大悟，冷雲推斷的半點兒不錯，殺家好朋友，合夥的要命人到了，並且到的快，快到出乎邱曾見一切想象之外！不過邱曾見有他那套「混世的無賴」辦法，心中一動，面色一寒，一聲狂笑道：「朋友你錯了，邱某人雖愚而不蠢，豈會當眞被冷浩牽着鼻子套上死結，一切並沒按他告訴我的辦法去作，不信朋友你回頭往最高的那座樓頂上瞧，你們大公子正好端端……」

不速客面色突變，急地轉身，下面千百明燈，也不由齊照向不速客回顧地方，照明之下，看的清楚，那有冷雲的影子！

不速客已知上當，耳邊又中斷了邱曾見的話聲，再轉顧，邱曾見已逃返風閣內，不速客羞恨之下，揮手高喝道：「放火焚莊，殺！鷄犬不留！」

「留」字餘音尚在衆人耳際未散，他却已疾射進了風閣，直追邱曾見不捨！

血濺邱家莊　火焚毒風閣

「求求你大公子，你老請說，要怎樣才能够逃過今夜令弟的無情追殺，你說，要我幹些全行，只求指點一條明路，逃過此刦！」

邱曾見直挺挺的跪在冷雲面前，狂號着，哭求着，要冷雲救他一條性命。

「打不死公子」並非眞的打不死，是更怕死！

「無賴好漢」碰上了「潑辣殺手」，不管你能多「無賴」，他是「殺定了你」，於是那套「無賴的法門」，也只有收個乾淨。

冷雲面對着紫銅鏡壁，仍是一動不動，沒開口，鏡中人又變了，非但早已不是那瀟洒絕俗奇秀的冷雲，幾乎已不能不叫他一聲「魔鬼」，世上最最醜陋最最猙獰的魔鬼！

鼻子已塌，嘴唇翻裂腫脹如猪，眉毛已全部脫落，頭髮已變作灰白，牙齒黑污，面色青紫中凸着些白白的膿包兒，眼眶裂漲，整個樣子是「鬼中之鬼」！

惟一沒有變的，是他那深深在眼眶中的一對星眸，依然閃射着晶瑩的寒光，這不能不說是件怪事！

若按平日，邱曾見一定會注意到此事，可惜今夜變生莫測，方寸已亂，靈智變失，他根本已無暇再過問和注意求生之外的任何事情。

適時，烈火濃烟已捲進了「風閣」，突地一聲木門被大力震碎的聲音傳到，接着一對赤身男女倉惶奔來，男的正是那位「玩笑公子」仇恩，女的尤施，竟會是假冒易君已數十天「天狐」手下的美女來！

假易君一見囚車冷雲的模樣，嚇的變手按着整個的臉，全身直抖，冷雲連個哼哈全沒出聲，只是冷冷的盯了她一眼。

仇恩却上前拉住了邱曾見道：「老邱，你這是怎麼說的？講好我獻出一宗絕藝，換取今夜和『小天狐』的一場歡聚，你收了東西，不但在人好興頭上放火，並且還派出殺手，你……」

邱曾見那有工夫和仇恩閒話，猛一震臂甩得仇恩遠滾八尺，厲聲叱道：「滾你娘的，你愛和那騷母狗怎麼幹就怎麼幹，別煩老子！」

仇恩被甩出八尺，跌倒地上，是根本沒有防備，摔跌之後一躍而起，暴撲而上道：「好個邱小兒，看仇老子能不能活劈了你！」

他話到人到掌到，挾勁風內力直劈邱曾見的頭頂！

突然身後傳來一聲震喝道：「仇恩且慢……」

仇恩聞聲不由一停，僅僅回顧到一半，劍氣已臨頭上，可嘆他連對方模樣全沒看到，已被利劍一劈爲二，兩片殘屍一東一西倒向兩側，腥血濺飛了假易君滿身滿臉！

火已經竄進了閣內的長廊，只因長廊建造的十分精巧，木料上等，縫隙不多，一時尚難盡化成火！

這時那劍斬仇恩的人，滑步已到假易君身側，掌中劍甩，冷叱一聲道：「淫賤至此不死何待！」

話聲中，劍鋒已削到假易君的頸間，端的快過閃電石火！

話聲傳到衆人耳際時，施劍人的劍鋒已削到假易君頸下，劍先聲遲，假易君本是非死不可，怎料使劍人好一手超絕拔俗的劍術，快鋒微偏上揚，緊貼着假易君的下巴，鼻頭，雙眉掃過，寒光閃處，假易君心頭一涼，身軟無力昏倒地上！

她剛剛昏倒，一條黑影已將她抱起，這人和那使劍人一樣，同是以黑巾蠓面，只見雙睛不現面目，所不同的是，這人臂上纏一條金色絲巾，使劍人纏一條白色布帶，其身份不同，大概是由此而分的！

這人抱着赤身裸體的假易君，目光首先掃過冷雲，冷雲却呆對銅鏡，視若不見，接着這人目光注定了業已傻楞的邱曾見，一聲冷哼，頷首向那使劍人示意道：「一個不留，殺！」

僅這刹那間的工夫，烈火已燒穿了樓板，樓上火舌橫飛，人已難以存身，這人在陰狠的下達「殺令」後，左手一揚，好深厚的功力，竟生生將風閣瓦頂擊破一洞，抱着假易君自洞孔中疾射而去！

使劍人不再猶豫，順勢出劍，削向冷

雲！

冷雲沒躲，其實他人在囚車之中，根本沒個躲處，眼見劍光已臨頭上，詎料劍鋒微偏，劍鋒竟斬於車上（其實是鋼椅），連聲震响傳出，囚車已散碎一地！

使劍人看都不看一下，劍鋒再偏，找上了邱會見！

邱會見這位「無賴好漢」，如今竟眞的一變成了「不怕死公子」，腰一挺，眼一閉，人沒動，似乎靜待人頭落地一死百了！

不錯，邱會見正打着這種主意，他所以不逃，是已知沒了逃路，快不過這位使劍的殺手，既然逃也必死還死的更慘，何不落個痛快。

劍鋒已臨，一旁剛脫囚車之苦，面目全非所謂功力盡失的冷雲，突然威凌的開口道：「封他睡穴，留他活命！」

使劍人聞聲色變，但却遵言而行，劍鋒一偏，拍昏了邱會見，人並不停，也不再看冷雲，舉步欲行！

冷雲聲調越加威凌的又道：「你用的是『血痕劍』，當然你應該就是『金鷹府』四大劍王中的『仁義劍王』宋守仁，適才劍劈囚車，換回一條性命，記住，剛才並沒發生過什麼事，你已遵命殺盡應殺的人了，再就是遇上機會，不妨勸勸老二，『天狐』門下無不十惡難赦，尤其他抱去的一個，正是『小天狐』花咪咪，留之必成大害，你去吧！」

使劍人究竟是誰，並不一定，冷雲叫他作「宋守仁」，也許，不管他是否宋守仁，他並沒管，也沒轉身，背對冷雲道：

「伏請再念為勢所迫之苦！」

冷雲揚聲道：「住口，老主人難道不能為爾作主？」

「不能！這是事實！」

冷雲聞言駭然色變，急聲道：「簡短些快說。」

「是，老主人及主母，雙雙走火坐僵，已難舉步！」

「當眞？」冷雲一步跨到這人身側，握住這人的右腕道：「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

「在敝府大公子走後次日！」

使劍人乖巧的很，並不承認已經認出了冷雲！

冷雲也有意思，道：「很好，守定一點忠心，保你半生平安！」

使劍人以極低的聲音說道：「請轉知『黑爺』（指白爺老黑而言），小心『桑家毒針』，據說那是黑爺唯一的尅星！」

冷雲沒接話，使劍人已騰身飛起，自先前拖走假易君「小天狐」花咪咪那人所留樓頂洞孔中，疾射無踪！

冷雲不慌不忙的抓起邱會見，整個風閣恰好在這個當兒倒塌下來，火舌飛起十丈，濃烟捲飛半天，湖光別莊成了「火光別莊」，映紅了半片天，直燒到日上三竿，沒人救火，怪！沒人逃走，怪！更怪的是，大太陽底下，清楚的看到火場四外數十分散包圍火場的大漢，不言不動，更目注火場不懈！

× × ×

老黑已急成了「熱鍋上的螞蟻」。

冷雲曾經和他約定過，他是夜夜到，一直耗到大前天的清早，才和大公子走了個迎碰頭！

大公子作過手式，告訴老黑說當夜三更相會，會後卽刻動身離京回程。

夜三更，他去了「鐘鼓樓」，直等到四更半，別說大公子的人，連影子也沒見半個！

不過他站的高，望的遠，遠遠的已發現有個地方着了火，火勢燎原，猛烈至極，映紅了半片天！

他曾想去救火，又怕大公子正好趕上時候來，無奈何，頭一轉，作出不見不煩的樣兒。

天要亮了，鼓樓上已待不下去，只好長嘆一聲飛身而下，邊往所住的旅棧去，一邊自語道：「這眞是『溫柔不住住何鄉』了，難道，當眞已『此間樂，孤不思蜀？了麼』」

回到客棧，老黑是又睏又乏又餓，睏佔先，倒頭大睡，醒來已近黃昏。

洗過臉，要塡「五臟廟」，登上一家酒醇菜香的酒樓，點了酒菜，邊吃邊下決心，不管大公子是怎麼說的，他今夜要暗地一探那「湖光別莊」，見上大公子一面，問個清楚明白！

正自斟自飲間，座中酒客有人突然談到昨夜那場直燒到天亮的大火，說話的人聲音雖小，怎奈老黑耳朵偏偏太靈，聽了個清楚明白！

昨夜火場，竟是「湖光別莊」，一把火燒了個淨光，別莊中據說正在宴客，計數賓客主人及僕婦等共四十二人，全部喪命火穴，火太猛烈，時間又燒的太久，四十二人的枯骨皆成焦炭，已分不出男女，也數不清人數，總之，死了個乾淨！

更怪的是，別莊主人邱會見，位於西城的祖宅，也在半夜起了火，一家老小十九口，無一活命，焦骨未散，這次好數，不缺一人！

老黑那還有心腸喝酒用飯，一口氣奔到「湖光別莊」，誰說不是，別莊早已片瓦無存，他翻、搜，尋覓了大半天，直到天黑，連半絲綫索全沒發現！

眞沒有嗎？不！他曾看過仍然放置在地上，僅僅以草蓆遮蓋的焦骨殘骸，其中絕對沒有他懸掛心懷的大公子冷雲，這道理只有他一個人明白！

他另外一個收穫是，所有焦骨，僅僅三十九具，別莊中如果眞當是有四十二人的話，有三位已逃過此刧，並不在數！

他自這三十九具焦骨上，又發現了一件事，內有七具女屍，除四具女屍是眞的被火燒死外，餘下三具女屍和三十二具男屍，都是先遭刄斬後被火焚，由此可見「湖光別莊」的這場火，是人為的，是仇殺後為毀屍滅跡而放的火！

老黑就有這種罕奇的能耐，並且不止這一種，而是懷具多種奇特的本領。

他既然沒在「湖光別莊」發現大公子的骸骨，連夜又搜索到邱會見出事的本宅，仍然沒發現大公子的骨骸，他安心了，不過也更進一步證實了他的看法，是仇殺，邱宅上下死難者，俱皆先被奇絕陰功所傷，後始死於烈火，而那種歹毒的陰功，對老黑來說，並不陌生！

「湖光別莊」和邱氏本宅，全沒有他

要找的人在，天已亮了，他竟不嫌冒昧的找上易府，易君的家宅！

易府男主人死已多年，女主人易君之母，死未過五七三十五日，按說門口應有素串紙表一類的東西，但並沒有。

易君慈親故世不久的事，老黑並不知道，但他和大公子是有所為而來，尤其是他，焉有不在暗中探查明白的道理，所以老黑所知道有關易府的事，多過大公子冷雲！

老蒼頭應門，似是剛剛起身畧現「神不守舍」，老黑並沒注意這些，對老蒼頭直言來自長安「冷府」，也就是「金鷹府」，會見女主人姑娘易君。

老蒼頭回答的妙，說易君姑娘已有多日未回府中，說是長安貴府中的冷大公子來了，姑娘表兄邱公子，親自接去姑娘，大概住在邱公子的「湖光別莊」，要老黑去「湖光別莊」求見！

老黑沒再開口，含着他似乎是不應該有的笑容，告辭而去。

入夜，老黑是藝高人胆大，何況他非找到大公子冷雲不可，這義無反顧，他潛進了易府，發覺整個廣大富貴而堂皇的易府，竟走的不剩一人，唯一的疑點，是門自裏面上門插關，這證明府中有能高來高去的武林好手！

老黑仍不灰心，重新仔細的搜遍易府，沒有地道，別無門戶，當眞無人，只好蹀脚而去。

老黑鐵了心，非找到大公子的來龍去跡不可，從「湖光別莊」起火，他一連三天三夜，水米沒有打牙，搜遍了應該搜的地方，找遍了可疑該找的人，其結果依然是空空二字，毫無所得！

第四天一大早，老黑總稱一晚上睡了個好覺，大概因為睡的好，所以人聽明了些，也靈活不少，一下子想起來個早就該去却始終沒想起來的地方！

他直打自己的頭，並且忘形的提高聲調自語道：「是『狗把腦子掏着吃了』，竟忘記了那個地方，若是去已遲，就誤了事，姓白的黑小子，你就趁早用褲腰帶找棵歪脖子樹上吊吧！」

他臉都沒洗，更不用說吃早點，天上還有小星星在眨眼，他已經飛馳到「湖光別莊」去的大道上！

別莊附近雖然沒有隣舍，但別莊前箭餘外，却另有其他富室的幾座別莊，老黑仍然是亂摸，摸上一戶別莊，只因這戶人家屋宇特別寬廣，相信是附近一帶最最有錢的人家。

有錢的人家全怕事，越是怕事也越是注意着發生的各種事，老黑相信，應該是能問出些先前不知道的眞情來，他抱着希望和很大的信心。

他並不知道這家富戶主人的姓氏，這沒關係，門本來就是讓人敲的，敲錯了門，大不了說聲「恕冒失」，總不致於犯下殺頭的大罪。

他毫不猶豫的坦然敲門，敲的還是眞响，只怕里路外全能聽到！

有人應門了，沒見人先聽到聲音和迅疾的脚步，兩聲不耐煩的「來啦來啦」，是十分厭惡敲門聲音過大。

門一開，是位中年漢子，奇怪這漢子在乍見老黑時，神色竟倏地一變，十分驚駭，雖說轉瞬間已恢復了從容，又怎能瞞過老黑那快過「夾剪」的一對神眼。

中年漢子皺着眉頭問道：「你找什麼人？」

老黑故作沒有發覺對方神改色變，十分客氣的說道：「在下找誰全行，既然是你老哥應門，那就算在下找你老哥來的好了！」

老黑這話語含雙關，中年漢子不由不往壞的地方想，於是再次神色一變，很快的接話道：「你這話可眞怪，找我？我又不認識你。」

老黑再次故作沒有發覺，嘻嘻地笑着說道：「老哥，俗話說一遭生兩遭熟，在下是來打聽事的，所以說不論找上那一位全行。」

「沒見過像你這樣打聽事的人，大清老早，拍門拍的山响，你當別人全是為你好打聽事活着？哼！」

老黑直笑，中年漢子在一聲冷哼後，伸手就要關門。

老黑沒攔，搖着頭道：「我若是你老哥，就不會關門不理會的！」

中年漢子濃眉一挑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老黑笑道：「你老哥剛才說過，大清老早拍門吵人，現在在下知道你老哥已經起來了，就算關上門，在下還是會敲府上的門環，免得再吵別家……」

中年漢子無可奈何的苦笑出聲，道：「你好像是跟我泡上啦，算你狠，說吧，你要打聽什麼事，只怕我未必會知道！」

「知道知道，你老哥一定會知道，對了，還沒請教老哥你尊姓大名是……」

「這是『兵馬司』甘大人的別莊，我是這別莊的副管事，叫甘甯。」

「兵馬司」這個衙門，老黑聽說過，也知道是幹啥的，這個門口裏的人，個個頭生兩隻「無形角」，難纏難惹，衙門的勢力大，姑不論這位甘大人在「兵馬司」是個啥脚色，反正老黑一介平民是惹不起人家，不是嘛，俗話有「民不與官鬥」的警句，何況這個衙門平常拿殺人就不當回事！

誰知老黑竟沒有理會，眞像是吃過熊心吞下豹胆，硬是天地不怕，並且從容的一拱手道：「在下請教的是，『湖光別莊』起火的當夜，甘老哥，你可聽到什麼沒有？」

「沒有，什麼全沒聽到，我們相隔不近！」

「只怕相隔太遠，甘爺你連火光全沒看到？」

「一點不錯，是沒看到。」

「唔！」老黑在一聲冷哼之後，話難聽了，道：「那場火從三更直燒到大天亮，跡象顯示是惡徒預謀殺人後，放火滅跡，『湖光別莊』主人邱會見，不是盞省油的燈，當夜宴客，還有位一跺脚天下武林俱驚的人物，以此推斷，必有一場罕見的搏殺，貴府距出事地點僅有箭遠，閣下除非又聾又瞎睡如死猪，否則你這不知道的答覆，就是存心要隱瞞些什麼了！」

「住口！你好大的胆子！」甘甯怒目瞪視着老黑，沉聲叱道：「你弄弄清楚，

甘府不是普通百姓，兵馬司是專管緝捕罪犯惡徒的衙門……」

老黑一聲哈哈，中途接口道：「對極了，閣下說的太對了，所以在下才必須請教清楚明白，『湖光別莊』被惡徒殺人放火後，大人捕獲了多少名匪衆？口供問的如何？」

甘甯一楞，當時語塞難答。

老黑牙一咬，沉聲道：「莫非貴府上和那羣殺人之後又放火的匪徒認識，所以才遇事裝聾作啞不聞不問，一推六二五的說是不知道？」

「反了！反了！」甘甯羞、怒再加上心寒胆怯，有心狂吼，意在驚動府中其他的人。

老黑何等高明，嘿嘿冷笑連聲道：「閣下少來這一套，在下會靜靜的候着，你儘管大大方方的到裏面去討救兵，不必要在門口這樣『鷄貓喊叫』的！」

甘甯的狂吼聲，果然驚動了裏面的人，一位五旬年紀黃臉，矮而瘦的老者，邁步出現，目光陰森的掃過老黑，話却對着甘甯說的，道：「你這差使可眞的越當越回去了，也不瞧瞧這才什麼時辰，就大呼小叫的沒個完，若把大人給驚醒了，那罪過你受的了？」

甘甯沒開口，老黑竟冷笑兩聲替甘甯打上不平，道：「我說這位你可別儘自埋怨甘老哥，如果不是在下擾他，他又怎會鬼哭狼號的叫個沒完，在下一個平常的老百姓，不太懂作官人的事，所以根本就沒想到太陽全晒着屁股啦，這位甘老爺還在睡『大頭覺』，看來『兵馬司』緝捕罪犯的差使，準和他沒什麼關係，要不這個時候早忙的團團轉了！」

老黑的話是大白話，老實話，可就偏不像「安善順民」說的話，那年頭，一個小小的七品縣令，有所謂「滅門」的威勢，又道是「父母官」，老百姓就等於他的孝子賢孫，若是叫你「倒退着横裏走」，你就不敢「翻着跟斗行」，誰有老黑這種不怕滅門誅族的天胆，敢對「作官的」講道理說實話？

甘府上剛出來的這位老者，可就不像甘甯那麼嫩，那麼好惹了，母狗眼一翻，一聲冷嘿之後，打着道地的「官話」道：「你口音含混，吐字不清，不像是京中人氏，講家住何處？姓什麼？作何營生？」

老黑火了，呸的一聲，一口濃痰正好吐在老者的前胸上，老者勃然變色，才待再次叱斥，老黑已一步邁進了大門，手一伸，右手的食指已指在老者的鼻尖上，粗楞的罵道：「你老小子說，黑爺是幹啥營生的？放明白，黑爺不是人犯，是苦主，這裏是百姓人家，不是『兵馬司』的大堂口，你老兒擺的那門子狗官架子，你說，你算個什麼東西？」

老者雙目已罩上殺氣火雲，不言不動，就在老黑話剛說完，指在他鼻尖上的手指頭還沒收回去的一刹那，五指倏出，疾逾石火閃電抓向老黑的右手腕，用的是「碎金指」力，並暗合「斷魂拂」功，打算一下子就擒住老黑，更叫老黑落個終生殘廢。

老黑沒動也沒躲，自然是被老者在腕上「拂」過並抓個結實，拂中抓住，老者臉上現出個獰笑，沉喝道：「老夫不和你一個鄉下人一般見識，還不給老夫滾回去靜等挺屍！」

「滾」字出口，老者猛抖臂腕，不含乎，眞的有人「滾了」，並且是一滾拔升丈二，空中一個翻身，叭的一聲「狗吃屎」摔倒地上，門牙碰落三顆，咀唇變作「猪」兒樣，一挺，兩挺，不再動了！

甘甯在老者沉喝聲「滾」的當兒，由不得哈哈大笑起來，笑聲正濃，也看清了滾飛摔仆地上的人，並非老黑而是喝「滾」的人，笑聲劃然中止，變作張口結舌目瞪如呆！

猛地一個冷顫，甘甯恢復了神智，抹頭往宅中便跑，老黑一聲冷笑，伸手抓住了甘甯的脖頸，連聲的說道：「不讓去，咱們是說明白，這可是你親眼目睹的事，我動全沒動，這位老伙計人老童心在，竟喜歡『鯉魚跳龍門』的把戲，跳是跳的够高，只是氣力不濟，半途上摔了下來，這不能怪誰，誰也不能怪對不？」

甘甯幾乎被揑死，大張口喘粗氣，啞着嗓子連聲道：「好好，不怪，誰也不怪，你先鬆手，鬆手，我……我喘……喘不出……」

老黑眼角掃處，猛然看到有人，已經鬆手，人跨前半步，已被揑的有些昏迷的甘甯，不由伸手反抓住老黑的手臂，先定神，好站穩，然後再想出氣的辦法。

這時宅內來人已到了甘甯的身後，倒楣的是甘甯正背對大門，這當然是老黑有心搗鬼，不但這樣，老黑故意雙手合在甘甯手上，甘甯左手又正好爲穩住身形抓在老黑胸前，這情形使人發生錯覺，認爲是甘甯扭住老黑不放。

老黑使壞索與使到家，變作惶恐的樣子急聲道：「這算什麼？算什麼？你看見的，我動全沒動，他用錯了力自己摔倒，你却抓扭着我不放，難道『五城兵馬司』的大人們就會這樣欺壓良善横不講理？」

甘甯昏了頭，被老黑顛顛倒倒的言語給說迷了心竅，一時間因不知該怎麼好，竟沒很快的鬆手。

「叭」！突然自甘甯身後，伸出一隻手來，實實硬硬地給甘甯來了個「脖拐」（打後腦下頸是北京當地打人的土話）。

這下子打的够響也够重，老黑借機鬆了手，作出好像拙力用的太過，一屁股坐到地上哎哎喲喲的直摸前胸後背呼着痛。

甘甯莫名其妙的挨了下重的，老黑又正借機鬆了，甘甯是先罵後回頭道：「他媽的，敢偷襲老子……」

一回頭，把沒說完的話全堵在嗓子眼裏啦，原來站在他面前，剛剛賞他一巴掌的人，正是本宅的主人，甘化雨甘大人！

甘甯低下了頭，甘化雨目光閃射着煞氣，手指摔臥地上的老者，道：「扶牛爺進去，有什麼話，等會兒好好的稟告個清楚！」

甘甯應着是，半抱半背的把那位牛姓老者背進宅中，轉向後進。

這時，自甘府別莊中擁出四名精壯漢子，一色的紫勁衣，皮褲帶兒，快靴，人手一把歪杷子圓鈎鞘快刀，赤紅火纓兒，一排着站到甘化雨身後。

最左側靠別莊大門石獅的那漢子，微一躬身對甘化雨道：「跟大人回，牛爺不可能是自己失足，請大人恩准，容屬下問問這個人！」

甘化雨微一搖頭，雙目寒光罩住老黑，以威凌低沉的聲調道：「你是那道上的，怎會鬧事鬧到本大人的別莊來了？」

老黑一聽，心頭火已不打一處來，這可好，原來甘府上上下下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說話全是七分官威三分横，偏就不講道理。

心裏有火，老黑說的話就難聽了，嘻嘻一笑說道：「我說這位，是人嘛可得說人話辦人事，我鬧事是你看見的？至於說鬧事鬧到你府上，這更笑話了，從頭到尾我是站在大門外，沒進過尊府，怎麼？莫須有？欲加之罪？哼！眞是笑話！」

甘化雨幾幾乎被老黑給氣的吐血，老黑能言善道，甘化雨並不氣，他氣的是老黑一連說的「莫須有，欲加之罪」這兩句，何況甘化雨生平沒受過這個，被個「活老百姓」教訓一頓，他怎能作罷！

不過甘化雨是有名的「笑煞星」，怒極而笑道：「好口才，只可惜你生不逢辰，現在已經不是『六國』時代，縱横之說皆無實用，不錯，也許是『莫須有』，可能本人是要『欲加之罪』，鄉下人，本大人當眞如此，你又能怎樣呢？」

說着，甘化雨一揮手，四名精悍漢子倏忽射出，將老黑包圍正中。

老黑笑了，笑的十分開朗，突然他把臉一扳，冷冷地道：「官老爺，請教是用官威抑或是談江湖？」

甘化雨聳聳肩道：「談江湖如何？」

「那就請先報個名！」

「本大人兵馬副司甘化雨！你呢？」

「小民長安『金鷹府』老黑！」

老黑這兩個字，沒嚇住甘化雨，那是因爲山高路遠，甘化雨孤陋寡聞！

可是長安「金鷹府」的名頭，甘化雨却嚇了一跳，一跳跳綻了他那張苦水寒臉，神態上也改變不少。

老黑在報名之後，接着說道：「雖說有句『民不與官鬥』的話，但那要分什麼事，官老爺，現在，咱們有官司可打了，『湖光別莊』主客同時遭人暗殺，而後放火滅跡，老黑要向副司大人，討索主謀兇犯……」

「住口！」甘化雨雙眉一皺道：「本大人問的是你『鬧府』罪過，和『湖光別莊』有何關係？別莊失火，已有該管地方着手偵查，你明白？」

「抱歉，我就是因爲不明白，才來請教！」

「就爲這個和本大人門下爭執？」

「不是爭執，是他們仗勢欺人！」

老黑早已看出甘化雨想找個台堦下來，可偏就不給甘化雨下台，並且話趕話話擠話似乎存心惹事！

甘化雨無法再忍，才待咬牙揮令手下擒人，適時府中突然走出一位六旬老者，看去似是甘府師爺清客一流，在附身和甘化雨悄悄幾句後，甘化雨微一頷首，語調十分温和的向老黑道：「湖光別莊是邱氏家業，你來追查可有原因？」

「有我們主人在大火前作客莊中！」

「哦，是貴府上的什麼人？」

「緊要的人！」這話等於沒有回答一樣。

甘化雨找到了下台的堦石，道：「這就不怪朋友你心焦急躁了，甘某事前不知，朋友躭待，對湖光別莊突遭火焚的事，的確已由官家着手偵查中，不巧的是出事之夜，甘某另有公事留守兵馬司，所以知之不甚詳盡。」

老黑並不是在想和甘化雨過不去，也順水人情改了語調道：「大人可還另有消息指示在下嗎？」

「這麼辦，我立刻親自調卷偵查內情，一有發現立卽知會朋友你，但不知朋友你落脚在……」

「珠寶市的『天福店』，八號。」

「好，多則五日，少是三天，必會有可靠消息，不過，朋友你似乎應該直言，貴府作客的是那一位，這樣查起來較爲方便。」

「大人恕過，老黑目下還不能說，不過可以告訴大人一句話，這人設若不幸，足可引使長安金鷹府中千百好手，齊下京師！」

這話身爲兵馬副司的甘化雨，實不便答覆，僅以一聲吁嘆遮過。

老黑心中暗笑，話却好聽，道：「如此一切煩瀆大人，適才在下冒失之處，亦望大人海涵。」

「小事小事，不爭不吵不成相識，朋友，甘某別莊大門，隨時爲朋友大開。」

「是是，短不了總還要拜叩大人的，告辭。」

老黑在拱手爲禮下，坦然轉身大步而去。

威震天王坊　悲見死榜名

甘化雨在目送老黑眞的走沒影子之後，雙眉初卽緊緊鎖起，臉寒如同嚴冬，轉對六旬老者問道：「這件事以先生來看，該如何才好？」

師爺模樣的老者，悄然道：「解鈴應是繫鈴人，是他們消息失靈，冷雲帶有隨從高手竟不知道，咱們惹不起這個黑小子，推給他們是上上之策！」

甘化雨也低聲道：「但是得人錢財與人消災，推給他們合適嗎？」

「東翁，他們疏忽，他們應該『亡羊補牢』！」

「好，目下也只好先走這步棋了。」

說着，甘化雨微微嘆了口氣，搖着頭轉身向宅中走去，甘甯不知何時已到了門口，並且緊上兩步恭敬而低聲的說道：「大人，他能找到此處，事不平常！」

話中有話，甘化雨怎會聽不出來，停步威凌說道：「你究竟是想說些甚麼？」

甘甯忙道：「他曾去過易姑娘家。」

甘化雨一楞，低沉的說道：「講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

「事情過後的第二天，大人不是吩咐小的陪着『關係方面』來的『任爺』，去易府上爲任爺主人取東西嗎，可巧正趕上這個報名叫老黑的敲門，任爺急快的抓起一身蒼頭衣服，穿好應門，把他應付過去，所以……」甘化雨神色一變，接口道：「姓任的可有交待？」

甘甯遲疑的答道：「話是有一句，不過……」

「好狗才，有話竟敢回府去後隱瞞不報……」

甘甯惶聲道：「大人息怒，只爲那話不太好聽……」

「講！一個字都不許遺漏的講清楚，快！」

「是是，任爺應付去了這黑小子之後，回來直擦汗，對小的說他剛剛是打發去了個追命的閻王，要小的告訴大人，立卽辭官遠走高飛，否則事情如被黑小子弄明白的話，有一個算一個全活不了，大人您想這種話小的怎敢當眞的回給您聽？」

甘化雨猛一跺脚道：「好一羣過河拆橋的匹夫，快備馬，我非問問他們究竟是存着什麼心不可！」

那六旬年紀的師爺，眼珠直轉，吩咐甘甯道：「快去備馬，兩匹，快！」

他不待甘化雨開口，接着又道：「東翁，任爺他們是學生引介的，學生論公論私，都不能置身事外，所以要陪東翁一道去一趟。」

甘化雨含笑頷首道：「也好，多先生在場，遇事也可有轉圜的餘地。」

「東翁，」師爺壓低聲調道：「殺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能無，請東翁換身勁衣，並請暗中帶好兵刄及暗器。」

甘化雨認爲很對，頭一點，疾步回轉後宅。師爺也沒閑着，乘甘化雨而準備當空，回轉他的私室。等甘化雨一切束齊重回府門外時，師爺已先到一步等在一旁。

雙雙上馬，縱鞭疾馳，飛馳出了西直門。馬行十里，轉向一條小道，小道彎繞，又三里，已然看到遠遠的樓閣，是個十分龐大的山莊，莊前箭遠建有一座豪華的牌樓。馬過牌樓，沒停，不過甘化雨在馬上抬頭掃過牌樓上面，那是三個大金字——天王坊！

「天王坊」高大豪華的星石牌樓，刹那間莊門已迎馬而立！

「天王坊」高有六丈的莊牆上，遍插着鋒利不亞如劍刃刀鋒的「竹槍」，竹槍都是用「桐油」泡過，而不沾濕，日難晒枯，四季長綠，多到也難以計數的竹槍，使六丈高牆變作了六丈二尺。

竹槍橫出尖枝，漆以碧綠，日間不覺它的詭詐險惡，入夜，却成了夜行人的殺身尅星。

甘化雨和他那位師爺的兩匹馬，在「天王坊」巨大寬厚的兩扇夾鋼重門前停蹄，坊丁只是問了聲名姓來歷，就揮手出現一面綠旗，坊門頓開，雙馬馳入。

甘化雨的這兩匹馬，考究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馬是一匹純蒙古種的千里名駒，這沒有錯，馬頸間及前雙腿前，有特殊的護頸皮革，馬的雙肋，皮革護遮長過金蹬五寸，看來神駿威武至極。

這種護馬的配備，本是大將疆場搏敵所不可缺少的，如今甘化雨改良了這些配件，使能有大用並不碍輕靈。

由於他這四馬上的特殊配備，使人一望卽知他不僅是位身懷功力的緝捕官，並且也能馬上逞雄。

他馬鞍左側垂革上，斜釘着一個筋皮囊套，微露着十三支金亮的銅頭，渾圓，大如鴿卵，其餘部份隱插套中，從囊套長度推測，所插不知名的十三支物件，大約每支長尺八左右，因爲他向不輕露這十三支物件，所以誰也不知道究竟是什麼要人性命的傢伙！

馬停在前大廳外，下馬後，接待的人已恭敬而前施禮道：「家主人已在廳中恭候甘大人大駕，請。」

甘化雨笑了笑，下馬時順手一抖，竟將插有十三支無名傢伙的囊套抖落，腕子一翻，揹向背後，囊套正有四根筋帶，恰好緊扣前胸，並及左腰！

接待的人神色微楞，目光却看着師爺，師爺趁甘化雨在前，對接待人微一頷首，閃退一旁。

師爺時已下了馬，含笑向前悄聲對甘化雨道：「東翁，這樣不大好吧？」

不大好的意思，自然是指着囊套而言，雖說不知所插何物，但總是個能殺敵傷命的兇器沒錯！

誰知甘化雨淡笑說道：「先生也許不甚清楚，這是聖上所賜之物，就算上殿面君，這東西也不摘的！」

言下之意，一是解釋了東西的由來，再就是聲明「天王坊」總比不得金殿，面聖也帶，何況目下。

師爺沒有再開口，只好笑笑，二人遂在接待人肅請下，登堦過門進入大廳。

廳中，坊主早已在座，是位五旬年紀的紅面老者，甘化雨和這位坊主很熟，連業已坐成燕尾的兩側坊內三五十位高手，也認識過半，主人起迎，客人稱謝，虛套一番賓主落座。

獻過茶，侍者退向遠遠一側，甘化雨不待坊主動問，首先拱手道：「請問坊主，那位『任三賢』任朋友如今何在？」

坊主面含微笑反問甘化雨道：「大人是有緊要事情找他？」

甘化雨臉上笑容依舊，道：「正是，有幾句話要向他請教。」

坊主一聲哈哈道：「大人有話請對我說就是，任三賢已離開了『天王坊』！」

「哦？」甘化雨微愕之後，笑容消失，肅色道：「請問他去了何處？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大人！」坊主的笑容也消失了，有些不悅的反問道：「莫非老朽還不能爲大人分憂？莫非那幾句話除任三賢外，別人不能代答？」

「坊主！」甘化雨久經官場，老於江湖，焉能聽不出這位紅臉坊主話中之意，掃了坊主一眼，霍地把臉一扳道：「恰如坊主之言，別人難以代答，也難以替甘某分憂，所以坊主最好能請出他來……」

「甘大人，老朽說過，他已遠行！」

「總有個目的之地吧？」

「抱歉，那地方太遠了！」

「遠到他今生不能回來了？」

「大人又說對了，任三賢去的地方，正是他今生已不能再回來的地方！」

甘化雨懂了，心頭也寒凜不已，眼珠一轉，一聲長嘆，說道：「既然如此，也只好一切作罷，冒造之處，坊主多多担待，告辭！」

他說走站起來就走，紅臉的坊主並沒有攔他，反而是他一向視若親信的師爺，

倏忽起座到了他的身前，伸手阻住了他的進路。

他不由一楞，師爺已開口道：「大人當眞就這樣的回去？」

甘化雨仍然沒有多想什麼，點着頭道：「回去吧，任朋友既然不在，不如早回去商量一下該怎樣辦好。」

「甘大人！」師爺的神色和話語全變了，道：「只怕回去沒有什麼用的，別忘記那個老黑已經找上了大人！」

甘化雨心頭猛驚，不用再多想什麼，業已明白這位親信師爺究竟是何來路了，由不得暗中悔恨交迸！

甘化雨既已悔恨，更知厲害，心中電旋般下了決定，臉上不現形色，作出仍未發覺師爺來歷的樣子道：「這不要緊，一問三不知，諒他一個江湖人，莫非在這京城之內還敢殺官造反不成！」

「殺官造反」一句，似是有心說給坊主和師爺聽的。

那知這位師爺絲毫不怕，臉一冷，頭一搖道：「甘大人你錯了，江湖人和平常人不同，他是天地不怕，如果找不到冷雲，別說殺一個像大人你這樣的官，就算直闖禁宮，他又有何懼！」

「放心先生，」甘化雨强壓着滿腹怒火道：「他殺我沒那麼容易！」

「不是老夫說話沒有顧忌，如果他眞的一刀一劍殺了甘大人你，那到可以『滿天雲霧散』，沒了問題，怕只怕他生擒了你甘大人，而你甘大人又受不得某種罪過，說出內情，甘大人，天王坊不是容易建立起來的，斷然不容如此葬送！」

此可忍孰不可忍，忍耐是有一定限度的，甘化雨就算是個泥人，也有土性，何況他平日就沒受過這種窩囊氣，聞言雙眉猛挑，冷冷地哼了一聲道：「于毅，你是『天王坊』的人？」

于毅，正是師爺的名字，是他當甘化雨師爺時用的名字，如今甘化雨一聲于毅，喊突了整個大廳中的人。

那紅臉坊主，這時哈哈狂笑着說道：「甘大人，事到如今，咱們已不妨打開天窗說亮話了，所謂于毅……」

甘化雨沉聲接口道：「本大人知道，所謂于毅，應該是這『天王坊』眞正的坊主，江湖人稱『追命奪魄』的『鬼先生公孫子彤』！」

公孫子彤神色微微一變，接着一聲哈哈道：「我說甘大人，你大概也就是剛剛想明白的吧！」

說着，先時的師爺如今的公孫子彤，大馬金刀坐上了坊主寶座，紅臉人，退坐於次。

甘化雨面無懼色，話鋒一變道：「公孫子彤，你可是有人要殺我滅口？」

公孫子彤悲嘆出聲道：「甘大人啊，你我賓主一場，按說總有香火的情份，只是如果留下了你，可就危害了我，俗話說人不自私天誅地滅，甘大人，你何不索性成全了老夫？」

「很好，動手吧，甘某不會束手待斃，並且萬一不幸，殺官的罪名也足以叫爾輩天涯亡命寸步難行！」

「當然當然！」公孫子彤陰森一笑道：「不過那要有人證物證才行，現在你甘大人一死，誰又知道是死在此地？誰又明白是死於老夫之手呢？」

甘化雨冷哼連聲道：「本大人早有安排，不信你就動動本大人瞧！」

公孫子彤驀地右手高擧，握一黑皮小册道：「甘大人，你可就是憑仗府中所留的『自誌册』？瞧，已入老夫之手了！」

甘化雨怒目無言，原來凡是「兵馬司」的官員，因緝捕罪犯難免突遭不測，都有「日誌」的規定，將外出目的，地點詳列册上，註明時日，萬一不幸，官家可憑此而獲線索，爲之捕兇復仇。

如今「日誌册」已到公孫子彤手中，可見行前公孫子彤已存殺己滅口之心，事到現在，甘化雨反而放落了心，看開已是必死局面，他立卽全心待敵，準備一搏生死多殺幾名惡徒。

公孫子彤收起册子，突然溫和的笑道：「我說甘大人你仍是有第二條路走！」

「謝了，甘某已經認命，不走第二條路！」

老江湖自有他可圈可點的地方，已知與虎謀皮，遲早是個死字，苟安偸活而定城下之盟，就不是英雄人物了！

公孫子彤似乎沒想到甘化雨會如此回答，微一猶豫之後道：「甘化雨，好死可不如死賴活着……」

「住口！給甘爺滾下來，甘爺要拿你開刀！」

「甘化雨，你當眞要找死？」

「公孫老兒動上手死的未必是我！」

公孫子彤獰笑出聲道：「老夫十招之內要破爾肚腹，斬爾四肢，你準備好！」

「好」字出口，沒瞧見公孫子彤閃動，人已站到了甘化雨面前五尺地方，只憑這份輕身功力已是使甘化雨亡魂喪胆！

適時，大廳外面突然有人冷冷地說道：「够威風，不含乎，可惜我老黑早與甘大人有約，等他代我捕兇破案，所以閣下這十招，我老黑代甘大人接下了！」

話聲落，人影現，老黑已站到甘化雨並肩處！

公孫子彤暴退七尺，兩旁匪徒猛地起座，老黑視如無覩，笑對甘化雨道：「我說甘大人，你可是小長白金家集出身？」

甘化雨一見老黑現身，眞眞是久旱而逢「甘雨」，臉上頓時現出安慰的笑容，道：「黑朋友你怎麼知道？」

老黑一指囊套中十三支物件道：「你背着老金頭的看家活計，能瞞過我？」

甘化雨城府够深，道：「黑朋友和家師是……」

「怕你不信，是老兄弟！」

一句「老兄弟」，安頓下甘化雨的懸心，道：「我感激朋友你仗義……」

「且慢，別看我和令師是老兄弟，橋是橋路是路，除非你現在點點頭事後把陰謀暗算這冷大公子的經過說出，否則……」

「放心，我有什麼會說什麼，半個字不滅！」

「那好，退！」

一聲「退」，甘化雨已躲向老黑身後，一步步退向門！

公孫子彤一聲獰笑，手一揮，數十名高手飛身閃影攔在門前，恰將老黑和甘化雨包圍在正中！


公孫子彤被那奇醜青年扣住腕脈。

老黑視如不見，臉上笑容依舊，對甘化雨道：「你自己量力，能敵對方好手幾人？」

甘化雨豪放的說道：「你能纏住公孫老兒的話，其餘的全交給我！」

他倆答對，使天王坊上上下下都動了怒氣，紛紛怒叱中攻上，老黑果如甘化雨所說，身形倏起，直撲向公孫子彤。

公孫子彤早知老黑是何許人也，也曾恩忖自非對手，並且暗中已和副手紅臉老者姜成招呼過，暫避第一招後，卽雙雙合手纏住老黑，使手下弟兄先得機殺了甘化雨，使無後顧之憂。

因之老黑暴起猛撲，公孫子彤和姜成，雙雙飛身倏退丈八相避，詎料上了大當，老黑身影自空中倏地旋飛回頭，超過了甘化雨，撲迎上十數天王坊中好手，誰也沒有看清老黑的招法和所使兵刄，耳邊只聽到一片悲號慘吼，腥血四濺，殘肢橫飛下，十數好手無一倖免，俱皆仆臥廳地之上動也不動！

得此良機，甘化雨怎會怠慢，猛破廳門飛闖出去，一連兩次拔身飛縱，已到了前院廣場上面。

老黑一招得手，震住羣匪，人隨甘化雨身後，站於廣場靜待再次血搏！

公孫子彤百忙中檢看地上死者傷痕，似皆爲利刄斷腹殘肢而死，神色一變，面前倏忽多了一人，姜成時已率衆追出廳去圍住老黑和甘化雨，廳內多了一人和久久不見公孫子彤走出廳的事竟然無人注意。

公孫子彤突見人影，立卽探手出掌直插這人的胸口，公孫子彤一身功力該說是一流高手，那知現在碰上了專制一流高手的超絕人物，腕脈倏忽已爲這人抓住，驚駭之下方始注目，來者竟是一位奇醜而臉上滿生濃泡的漢子！

公孫子彤一掙，不但未能掙脫，全身勁力突失，揚聲欲喊，來者二指輕彈已封了他的穴道，然後沉聲道：「帶路，到『天王秘室』！」

天王坊中有座天王閣，天王閣就是僅有姜成和他公孫子彤知道的「天王秘室」，不料來者竟然知道這個地方，公孫子彤已有不祥的感覺！

他本不願帶路，無奈人不由已力不由己，何況明看是他帶路，其實等於來者押他前往。

進入「天王閣」，來者鬆脫了公孫子彤的腕脈，却又突出二指按在公孫子彤「期門」穴上，道：「聽明白，本公子話不說兩次，你現在功力盡失，並已被我『錯手血指』點了經脈，每隔盞茶時間，要受次人難忍受的活罪，而你啞穴被封偏偏呻吟無聲，所以休想有人能够救你，不過你若合作，在發作前用暗號通知『秘室』中人打開門戶，本公子就解去你身受的痛苦，願否在你，本公子現在靜待消息，願意時，可以連點三次頭！」

公孫子彤心中雖是怒恨交迸，無奈一切皆如來者所說，口難出聲，功力被封，已比個平常人不如空自恨怒是何補於事！

但他對所謂「錯手血指」的功力，並不相信，他走江湖多年，根本沒聽說過這門功夫，那知心頭才犯疑慮，突覺痛自心頭，接着一身筋骨似遭大力擠壓般收縮，那種奇酸苦痛癢廝的滋味，正如來者所說，是人難忍受，又苦出聲不得，只痛的一身上下暴抖不止，約盞茶之後，痛楚倏失，人也萎頓地上。

這奇醜的來者，這時冷冷地說道：「你可還想再嘗嘗第二遍滋味？」

公孫子彤搖頭不迭，接着想起來者的吩咐，又一連點了三次頭。

來者一笑，扶起他來，他只好掙扎着帶路到一座巨大佛座前，手叩座下硬木拜墊，一連三快三慢兩次，佛座倏忽中分，出現了一道門戶！

奇醜的人好大胆，坦然邁步和公孫子彤進入門內，走未三步，門戶自封，下有石階，直達秘室門外。

公孫子彤再次以暗號叩門，門聲嗡嗡

，竟像鐵製！

通過暗號，秘室門開，這次奇醜的人暴然將公孫子彤推入，他緊隨其後一閃站於牆角！

果如其料，公孫子彤暴然撞進，被人兜胸一掌飛出去，那人在看清被傷的是公孫子彤時，也發現奇醜人的身形，立卽沉聲喝道：「是你封住了我這徒兒穴道？」

奇醜的人不答此問，面色一正道：「是你一心要用陰謀毒手計算金鷹府的？」

秘室中，明珠照亮，看的清楚，室中人竟是個年過花甲的禿頭斷失一隻左手的老者！

老者左手齊腕斷失，但却換上一隻爪形鋼鈎，乍看似是鷹爪，實則却較鷹爪多出兩支彎勾的尖鋒！

奇醜的人目光掃向地上的公孫子彤，暗暗有些懊悔，自怪老人左手鋼爪上的血漬看來，公孫子彤十有八九早已喪命！

想到這裏，奇醜的人有了主意，道：「老丈可願先聽我幾句，然後動手？」

怪老人嘿嘿陰笑着說道：「講吧，門已封，老夫如果不告訴你開啓的方法，你今生今世休想能够出去！」

奇醜的人對怪老人的威脅，無動於衷，道：「公孫子彤既然是你的弟子，請先探視一下他傷勢才對也許他還有救……」

怪老人冷冷地接道：「他沒救了！」

奇醜的人雙眉一皺，才待開口，怪老人已接着說道：「不過這沒有關係，老夫殺了你替他報仇！」

話剛說完，怪老人已大步逼上前來。

奇醜的人擺手道：「且慢，說清楚以後動手不遲！」

怪老人陰哼一聲道：「你的廢話眞多，說吧！」

「老丈可能賜示尊姓大名？」

「你是眞心的問？」

「在下像開玩笑嗎？」

「好，聽清楚，老夫名叫『死榜餘生』，也叫『餘生丈人』！」

「死榜？」奇醜的人不由駭然重復一句，並有所回憶的說道：「我好像曾經聽人說起過，只是一時之下想不起來那人是誰……」

「哼！那人是你那早就該死的父親，劊子手『冷天冰』！」

「啊！老丈知道在下是誰？」

「笑話，你變成這個樣子，是老夫策謀，『金鷹府』發生逆倫之變，那冷浩一反常態下手親生父母，也是老夫的巧妙安排！你功力盡失……」

怪老人話鋒突然自動停下，這奇醜的人，正是冷雲，立刻接口道：「老丈怎不接說下去了！」

「怪？」怪老人搖頭不解的說道：「你既然已變成這個糢樣，應該已經功力全失才對，又怎會……」

冷雲開朗的笑了，道：「老丈果已自承陰謀暗算寒家及在下，現在再請問一次，可是實情！」

怪老人厲聲怒叱道：「你敢不信老夫的話？」

冷雲笑道：「既是事實，在下就要請老丈看上一次奇妙的變化了！」

說着，冷雲倏忽身形一旋，當面再次對怪老人時，那奇醜的模樣果已消失無踪，換上他那本來瀟洒而英挺奇俊的笑臉。

怪老人狂吼一聲暴然撲上，冷雲身形飛移，怪老人撲了個空，駭然止步道：「你……你竟學會了『大風天』的『天風八法』！」

「不敢欺瞞老丈，這是師門傳授！」

怪老人咬牙切齒道：「你是說那『風雲天』是你的師父？」

冷雲笑臉上出現嚴肅的一面，道：「正是！」

怪老人恨聲道：「如此說來，冷浩的『失心』症狀，也是矯作出來的了？」

冷雲正色道：「舍弟失心疾症，出自老丈毒丸陰謀，並非矯作，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被敝恩師看破，雖然費却百日工夫，總算救得舍弟，進而知道老丈的陰謀，我兄弟方始矯作不知，故意上當……」

怪老人暴吼道：「這又爲什麼？」

冷雲皺眉道：「老丈這話就問的奇怪了，以陰毒策謀對付寒家，企圖使寒家逆倫弑父，使在下不成人形的是老丈你，我弟兄若不矯作上當，今朝又怎會找到老丈，找不到老丈，對老丈作爲目的和原因，豈不是更不明白……」

「住口！難道風老兒看破端倪，救好冷浩，就沒告訴你老夫與爾冷氏一家結仇的經過？」

「恩師只說要在下兄弟自己去想辦法，獲知眞象！」

「冷天冰也沒對你兄弟諭示什麼？」

「不瞞老丈說，家父早在三年以前，因習功走火，自散一身功力成了個普通人，將家業賜傳在下後，已永不出世隱於他處！」

「他想歸隱？哼，除非老夫已死！」

「老丈，家父自散功力，僅僅換取了步履安詳，就算和老丈昔日結仇，今朝也該放手時且放手……」

「冷雲！你不知昔日仇情，空言無補，老夫索與叫你明白明白這恩仇由來，然後你說句公道話看老夫這仇能否罷休！」

話聲一停，怪老人閃身到了角落處的書櫥旁，拉開櫥門，取出一卷文件，猛地拋向冷雲道：「你自己看！」

文件由空冉冉飛下時，冷雲心中一動，念頭一起卽落，伸手由空中接去了那卷文件，緩緩展開！

那是一張羊皮以珍珠末粉配以硃沙寫成的字，最前面兩個大字赫然是：死榜！

再看下面，寫的是——卽按此榜所列人物，於三十日內搜而誅之，不得脫漏一人！

再看下去……冷雲的面色變了，變作一片蒼煞，當他全部看完之後，帶有歉意的問怪老人道：「家父就是榜上所列的『金吾總緝』？」

「不是他又是那個混蛋？」

冷雲眉頭一皺，道：「然則死榜之上，可有老丈的名字？」

「當然有，緊靠着大學士下面的。」

「原來前輩就是『神手人猴』車老英雄！」

「哼！現在你全弄明白了吧？」

「車前輩，彼時各爲其主，家父只是奉旨秉公，雖說手段狠辣了些……」

「住口……什麼叫各爲其主？究竟誰才應該是主？那個眞是叛逆？朝議削藩，並非良謀，那老賊非但不遵聖旨，並以『清君側』莫須有的名義，盡起燕趙雄兵，叔謀侄位，自封爲帝，殘殺異己，誅大學士十族，劊子手就是爾父，老夫護主，落得斷手而逃，此仇此恨，老夫永生難忘，志在必報！」

冷雲想了想道：「前輩可容晚輩說幾句話？」

怪老人車軒，沉聲說道：「有屁就快放！」

冷雲道：「前皇建立，過份懦弱，今上雖說總不該叔謀侄位，但這多年來的作爲，足證是位最好的皇上……」

車軒怒叱道：「住口！老夫不是和你談論宮中是非！」

「是是，前輩指教？」

「指教個屁，雖然老夫多年心血，被風老兒一手破壞，但是老夫只要此心不死，總有復仇之一日，就日下來說，冷雲，你已是死定了！」

冷雲早知究竟，故作不解道：「前輩當知若動上手，在下是不會束手待斃的，如此則前輩所說在下死定之事，就很難預知了！」

車軒哈哈一笑道：「老夫不必動手，你就會自化一灘臭水而亡！」

冷雲嗤笑一聲道：「前輩可是會些兒妖法？」

車軒手指握於冷雲手中的「死榜」道：「此榜之上，塗有奇毒藥物，人若觸之，半個時辰之內，化爲臭水，你握着它多時……」

冷雲突然開朗的一笑道：「前輩專會唬人，這榜是前輩拋給在下的，若說中毒，前輩你……」

「老夫是以左手鋼爪拋於爾，何曾觸及？」

「就算如此，現在在下如果將此榜觸及前輩呢？」

「老夫自有解藥！」

「車前輩，在下有備有防而來，否則焉敢獨闖龍潭虎穴，說實話，在下並未實握此榜，而是以『大乘凌虛攝物』神功翻看，所以……」

話鋒停，手臂抖，一聲震响，羊皮的「死榜」變作鋒利斧刄般，直插入石牆之中，僅僅外露一角，這手功力，頓令車軒改容相向！

也因爲冷雲現露了這手功力，使車軒激動的心情平靜下來，人一靜，靈智明，車軒想起了很多事情，最後，終於笑了，道：「冷雲，看樣子你不像對老夫毫無所知？」

「不敢相瞞，在下知道一切有關前輩的事情。」

「對老夫出身和功力這方面呢？」

「知道的不多！」冷雲一笑，接着又道：「不過已够在下應用的了！」

「老夫相信也是如此，否則你沒這胆量獨闖虎穴來見老夫！」

冷雲沒有回答，報之醉人的微笑。

車軒殘眉微皺，眼珠一轉道：「老夫認爲你除了必欲偵知結仇內情外，另有事情要跟老夫說，可對？」

冷雲十分恭敬的說道：「前輩料事如神。」

車軒冷冷地說道：「別虛套，更別忘記老夫無時無刻不在想要你的性命！」

冷雲長嘆一聲道：「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不過前輩若能提個變通的辦法，在下必然遵行。」

車軒突然盯了地上的公孫子彤一眼，目光重又現出狠毒的怒火，搖頭道：「血還血，命償命，再無其他辦法變通！」

冷雲作個無可奈何的樣子又沒開口。

車軒忍不住道：「復仇事暫放片刻，你講，另外還有什麼事情？」

冷雲想了想道：「事情很多，讓在下從『湖光別莊』那場大火說起吧，」話鋒一頓又道：「一條條一件件講，這樣較爲清楚，第一件是昨夜初鼓到三更，在下已與舍弟同心合力清除了敝府的叛徒……」

「好，老夫想象的到，說下去！」

「第二件，舍弟保全了那『打不死公子』邱曾見的性命，這本是準備萬一時作人證用的！」

「此人薄情寡恩而無恥，留之害多於益！」

「感謝前輩的指示，不過他總是在下未來妻子的表哥，一點香火情是要留！」

「說到你那尚未過門的妻子，冷雲，只怕這才是你獨闖龍潭虎穴的來意吧？」

「在下願候前輩再進一步的賜示。」

「可以，她好好的。」

「前輩可容在下和她見上一面？」

「不行，這要等我們恩仇清了的時候再說。」

「前輩，車，冷兩家的仇怨，與易府何干？」

「這你就不清楚了，易三冬老兒，當年正是你父親左右手，道地的帮兇！」

「前輩，恩仇清了前，要如何才能放出易君？」

「老夫說過，不行！任何辦法，都不行！」

「如果在下說，以『天王坊』所有的性命交換，也不行嗎？」

車軒一楞，沉聲道：「老夫幾乎忘記，他們怎樣了？」

「敝府白先生，兵馬司甘大人及舍弟，時正斬殺彼等，也許生擒不少？」

車軒突然哈哈的大笑起來，道：「冷雲，天王坊上上下下，除公孫子彤外，都是老夫爲復仇安排的『工具』，死盡斬絕老夫不會掉半點淚珠！」

冷雲突然低低地問道：「前輩，對南苑那戶『車姓』人家的安全……」

車軒驀地冲冠暴道：「冷雲你敢？」

冷雲道：「在下的是不敢，只請前輩以易君交換雙方安全！」

車軒沉思久久，猛一跺脚道：「算你贏了，不過冷雲，父債子還，老夫和你的一場生死較搏，你怎麼說？」

冷雲誠摯的說道：「前輩可容在下至誠的爲當年事贖罪？」

車軒又復冷靜下來道：「一搏之外無他策！」

冷雲低下頭去，刹那後，慨然道：「好，前輩釋放易君，在下保證南苑車氏的安全，當見過易君後，願領前輩賜教的時

」

車軒正色道：「大丈夫？」

冷雲也正色道：「死無悔。」

車軒大步走向秘門，觸動機關，秘門倏啓，道：「走，止住外面的爭搏，辦正經事！」

冷雲頷首，緊隨車軒身後，步出「天王閣」到達大廳前的廣場。

廣場上，甘化雨已然受傷，由金鷹府趕到的冷浩護守，老黑獨力搏鬥十數名高手，看上去如同兒戲。

冷雲和車軒的露面，中止了打鬥，車軒告訴冷雲，可至易君府中相待，夜二鼓，他必携易君前往，然後就是冷雲和他的生死之戰。

冷雲慨然承諾下來，立即告辭，和甘化雨及冷浩與老黑離開了天王坊！

原來遠在長安城的「金鷹府」，本是不知業已遭人暗下毒手巧使陰謀，多虧了武林奇俠「大風天」風雲天看破冷浩異與常人的地方，暗中注意，並治癒了冷浩的「失心迷」症。

冷天冰認爲應該想個辦法找出幕後元兇，才使冷浩矯作依然未復神智，進而偵知元兇所在。

巧的是元兇這時又進行了第二步計劃，以易君的名義騙誘冷雲京師赴約，於是風雲天和冷天冰設好牢籠使冷雲冒險走進對方陷阱，然後虛與委蛇的等待良機，一網打盡對方。

老黑更奉有密諭，一切皆係矯作，冷浩及金鷹府高手，在「風雲天」暗中領率之下，和冷雲同日到達京中，暗地裏偵探一切，終於瓦解了對方陰謀，並借機焚毀罪源的「湖光別莊」。

風雲天爲了警告甘化雨，才暗示老黑前往生事，如今反而和甘化雨成了朋友。

內中最最出乎風雲天意料之外的，是主謀人車軒的問題，尤其是牽出了多少年前冷天冰的一段往事，令風雲天深感難以三全其美。

現在，風雲天和冷雲，冷浩，老黑及金鷹府數十高手，已回到易君府，原來風雲天正是易君的舅父，這也是邱曾見之所以不死的原因之一。

冷雲說出和車軒會面談語內情，風雲天爲了大難，論功力技藝來說，冷雲未必就會怕了車軒，只是以情以理來講，冷雲無法和車軒動手！

可是事情已然約好，武林中人，名信勝過生命，何況還關聯着一位無辜紅顏易君的生死。

老黑很少開口，這時突然說道：「風爺，老黑生晚，沒能够和這位車爺交交朋友，不知道這位車爺，究竟爲人作事是怎麼樣？」

風雲天一伸姆指道：「手段辣，心不狠，是個講信義的好漢子，要不當年大學士又怎會看中他？」

黑老突然莫名其妙的說了句話，道：「這樣說來，他的腿不慢，大學士冤受十族之誅，他却能够逃得活命，僅僅失去一隻手掌，太過僥倖了！」

話中之意別人不懂，風雲天十分明白，搖頭道：「那是你們主人有心放他生路的！」

冷浩開口道：「風叔，您說車前輩會不會有同道朋友助拳？」

這個問題風雲天早就想過了，而正怕車軒不是單獨應戰，一是車軒明知己方人手衆多並且功力深厚，其二是如果一切只是車軒在暗中策劃的話，似乎不會週到至此，不僅巧爲利用了邱曾見，並且還有甘化雨。

設若車軒另外還有同路的人，這人是誰就很難推斷出來了，根據昔日事端仔細思索，似乎「死榜」之上現尚生存世上的，只有一個車軒，當然，「死榜」上那些人的親友不少，如果也參與此次事件之中，結局只怕非流血千里變爲武林一場大的爭搏不可了！

最後商妥，不論車軒有多少接應，冷雲用前約扣住車軒，以他二人的一場較搏，來了斷多少年來的所有恩怨，設若變生意外，則由風雲天，老黑和冷浩及金鷹府中此刻所到的好手應付。

爲了晚間可能發生的龍爭虎鬥，冷雲晚飯過後就開始調息，未來一戰關係至深了，不容他掉以輕心。

正二更，有人擊門，風雲天聞聲放落了一半懸心，磊落而來，就算相搏也必光明無私，黑老開門，門外只有車軒和一位秀極美極的姑娘，不用說，正是易君。

車軒大方的使冷雲先接易君回房，然後聲明他本來是另有幾位同路同仇敵愾的朋友，現在經他以約誓相勸，衆友已退出是非之事，目下只等他和冷雲一戰而分勝負後，了斷一切！

冷雲再次現身，話已不容再說，車軒立東，冷雲立西，一聲請，誰也沒留情，誰也不後退，倏忽相合各出全力化作兩團影子攻殺不已！

車軒以成名數十年的「七柔爪」進襲，冷雲以「天風八式」回手，那勁風捲飛起細石幼沙，沙石不外散，緊隨着動手二人的飛旋身法發出厲嘯，風雲天暗中搖頭，捉對兒的兩個人，上來就各自施展出陰柔內力的吸壓功夫，這要比內功抵掌還危險十分，再加上被捲起飛旋的沙石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重，石砂互磨厲嘯凛人，誰若一個敵抵不住，休講被對手陰功壓實，只說那業業重有千斤的砂石旋風暴然撲落，也必體膚盡裂肢斷飛殘而亡！

雙方功力已發揮到絕頂，一人之力業已無法中止是戰，又十招，風雲天已看出不對，外裏的砂影，已成洪流，遮住人影，而動手的人擊出十成功力，非但不能如願擊臨對手身上，反而全被洪流吸盡，於是洪流重量越大，飛旋越疾，雙方有一不支，結局必係偕亡，老黑也看出變生不測，和風雲天不約而同暴喊出聲，雙雙以全力撲上，對旋飛的砂流擊去，一聲巨震，砂流散落，四人俱皆倒地，萬幸失力而無傷，車軒目光四移，一聲長嘆，猛頓足，飛身去，臨行話聲入耳，他要風雲天告訴冷天冰，即時隱退告老武林，金鷹府速傳冷雲，免招奇禍！

風爺聽從了，果然在事後月餘，金鷹府傳出消息，冷雲成婚並接手爲金鷹府的主人，而冷天冰，風雲天和老黑，同時告退武林，遠隱山水之間，而「死榜」一篇，至於亦全篇終結。

（完）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

無風自動

魏力·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木蘭花和安妮循着追踪儀的指示，追到新建成大頭碼，大頭碼上泊着一輛她們追踪的車子，木蘭花在行李蓋上取回追踪儀後，逕登船要找奧特船長，一高級船員往見船長後回來說船長拒絕接見她們，安妮正欲發作，木蘭花卻突然改變主意，道歉着和安妮離開輪船，她告訴安妮弄錯了對象，並要安妮看那輛車的行李箱蓋，安妮說看不到什麼——

迷離命案　神秘陷阱

木蘭花笑了一下，神情雖然未見沮喪，但多少有點苦澀，道：「就是因爲看不到什麼，所以我才肯定要追的，不是這一輛車子。安妮，那輛車子在公路上馳過，速度極快，我射出這枚無綫電波發射儀時，距離車子大約是十呎，而那柄發射儀的射程是一百五十呎，所以，當發射儀射中車子的時候——」

木蘭花才講到這裏，安妮已明白木蘭花在說些什麼了，她忙道：「車身上，附着發射儀的地方，應該出現一個凹痕！」

木蘭花點頭道：「就算不是凹痕，也應該有一點痕跡，可是這上面——」

安妮又伸手在行李箱蓋上撫摸了一下，然後接上去道：「一點痕跡也沒有！」

木蘭花抬了抬眉，向前走去，安妮又跟在後面道：「蘭花姐，我們再去追？」

木蘭花搖着頭，道：「遲了，我們根本不知道那輛車子駛向何處，如何追法？」她吸了一口氣，畧停了一停，才又道：「還好我見機得早，不然，我們在船上，要是鬧起來，那可得出笑話了！」

安妮苦笑了一下，點了點頭，她心中在想，還好自己和木蘭花一起來的，要是和穆秀珍一起來的話，現在只怕已經在船上鬧得天翻地覆了！

木蘭花走向她們駛來的車子，一面眉心打着結，來到了車邊，才道：「安妮，我們要對付的人，心思十分愼密，他將發射儀放在一輛和他的車子外型，顏色相同的車子上，那是存心要我們出醜！」

安妮咬着下唇，點了點頭。

木蘭花拉開車門，正準備進入車子，只見兩個警官，向他們疾奔了過來。

木蘭花知道有什麼事發生了，是以停了一停，那兩個警官也奔到了近前，喘着氣，其中一個道：「蘭花小姐，方局長正通知全市警員，在留意你的下落！」

木蘭花「哦」地一聲，道：「方局長？他有什麼事情找我？」

另一個警官立時接口道：「不是方局長有事，是穆秀珍小姐——」

安妮吃了一驚，忙道：「秀珍姐怎麼了？」

那兩個警官互望了一眼，神情很尷尬，像是有說不出口的難言之隱一樣。

的確，在熟知木蘭花或是穆秀珍兩人的警務人員而言，叫他們說出穆秀珍因爲有謀殺的嫌疑而被捕，那眞是十分難以啓齒的事情！

× ×

木蘭花和安妮兩人，還沒有走進了方局長的辦公室，就聽到了穆秀珍的嚷叫聲，木蘭花皺了皺眉，安妮踏前一步，推開了門。

方局長坐在桌後，神情顯得很無可奈何，穆秀珍就站在桌前，一面大聲嚷叫着，一面還在用力拍着桌子，她在叫道：「我的律師來了，你們只管去搜集證據，我不怕上法庭，小心法庭判下來，我沒有罪，我就定要控告你辦案不力，騷擾——」

穆秀珍講到這裏，陡地轉過身來，伸出手指，直指着站在一邊的楊科長鼻子。

楊科長站着，臉上的神情，依然是那麼冷漠平板，彷彿穆秀珍根本不是在對他發脾氣一樣。

穆秀珍一轉過身來，也看到了木蘭花和安妮，所以她連珠炮一樣的話，也立時住了口。

木蘭花道：「秀珍，不要衝動。」

穆秀珍的聲音更大，手指依然指着楊科長的鼻子，道：「不要衝動？好笑，這殭屍無緣無故，說我是殺人兇手！」

方局長的神情十分尷尬，不知說什麼才好，楊科長却仍然十分鎮定，道：「我沒有說你是兇手，我認爲你有最大的嫌疑，警方就有權拘捕你查詢！」

穆秀珍怪叫了一聲，伸出的手指，縮了回來，可是她的手立時握成了拳頭，看樣子，她立即就要一拳擊向楊科長的鼻子了！

木蘭花也在這時，一步踏了進來，揮手重重地拍開了穆秀珍的拳頭，沉聲道：「秀珍，他說得對，這是他應負責任！」

穆秀珍仍然氣得滿面通紅，方局長站了起來，道：「蘭花，你來了可好了！」他一面說，一面望了穆秀珍一眼，神情無可奈何地搖着頭。

安妮在一旁，看到了這種情形，忍不住笑了出來，因爲她可以想像得到，穆秀珍不知鬧到什麼田地，難怪方局長的神情要這樣尷尬了！

穆秀珍瞪了安妮一眼，罵道：「沒良心，有什麼好笑的，我犯了謀殺罪！」

安妮連忙柔聲道：「秀珍姐，你不會謀殺人的，事情一定會水落石出，你急什麼？」

穆秀珍被安妮一說，氣平了許多，這時候，一個律師也匆匆走了進來，道：「行了，保釋的手續，全辦妥了！」

方局長瞪了楊科長一眼，道：「不必辦什麼保釋的手續，警方弄錯了，穆小姐沒有嫌疑！」

木蘭花立時道：「方局長，我們並不要求享受任何特權，還是照手續辦事的好！」她又轉身向楊科長，道：「楊科長，如果你需要秀珍的口供，我担保她一定合作，隨傳隨到！」

楊科長仍然沒再說什麼，神情也很冷漠，只是發出了一聲冷笑，向方局長行了一禮，轉身就向外，大踏步走了出去！

等到楊科長出去後，方局長才嘆了一聲，道：「他辦事也太古板了一些！」

木蘭花並沒有表示什麼的意見，只是道：「局長，如果沒有什麼事，我們想先回去了！」

方局長忙道：「可以，可以！」

木蘭花向外走去，穆秀珍還在咕咕嘀嘀，拉着安妮，大聲道：「我們走！」

她們離開警局，回到了家中，一路上，穆秀珍和安妮兩人，沒有停過講話，互相將分手之後，所發生的事，詳細地說了一遍。

而木蘭花，自始至終，只說了一句話，那是在穆秀珍講到當她回到屋子，上了樓，再下來的時候，看到安東尼教授的那份手稿，已經不見了的時候，她問道：「你肯定那份手稿失蹤了？」

穆秀珍的答覆，自然是肯定的，木蘭花也就沒有再說什麼，只是用心聽穆秀珍講述着。

回到了家中，穆秀珍坐倒在沙發上，安妮也覺得十分疲倦，可是木蘭花却只是喝了一杯牛奶，披了一件外衣，又走了出去。

穆秀珍叫道：「你到哪裏去？」

木蘭花道：「我到戴維斯少校墮崖的地方去看一看。」

穆秀珍道：「我帶你去！」

她一面說，一面已經跳了起來，木蘭花搖頭道：「不必了，我自己可以找得到，你和安妮，還是休息一下的好，我們要做的事情多着啦！」

穆秀珍聽到「我們要做的事情多着啦」，又高興了起來，她是一個靜不下來的人，各種各樣的麻煩事，在她來說，是越多越好！

木蘭花出了屋子，穿過花園，走出了後門，照着穆秀珍所說的，過了公路，她幾乎不必化什麼工夫，就立即看到了那一大堆被踏得東倒西歪的灌木，她踏着木枝，向前走去，一直來到懸崖邊上。

向前望去，陰沉沉的天空之下，是一望無際的海洋，浪頭捲起來，拍在崖脚下

的石塊上，濺起甚高的水花來，寒風仍然很勁，將她的頭髮，吹得散亂。

木蘭花緩緩地轉着身子，察看四周圍的情形，由於大量的警務人員，曾經到過，灌木叢和原來的樣子，已經完全不一樣了，但是還可以看出，在濃密的灌木叢之中，要藏一個人，冷不防給戴維斯少校一刀，應該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

在這件事上，楊科長認定穆秀珍是疑兇，自然是判斷得草率了一些。

可是，在木蘭花的心裏，同時又升起了一團疑雲：戴維斯少校爲什麼突然要逃走？而且，爲什麼他逃出了屋子之後，就直穿過公路，來到了懸崖邊？

照說，兇手是沒有理由事先知道少校會逃到懸崖邊上來，而在這裏等着殺他的。可是事實上，兇手却在這裏等到了戴維斯少校！

這是爲什麼？是不是少校早已知道這裏的灌木叢中躲着一個人，以爲那個躲着的人，可以幫他擺脫穆秀珍的追逐，却未曾料到那個人竟然下手殺了他！

這種推斷，是相當合邏輯的，而且，木蘭花也想起，戴維斯少校才一進來的時候，就顯得很不安和有點恐懼，他在講話之中，也一直吞吞吐吐，那更可以肯定，當他決定來找自己之後，曾經遇到了一些什麼不平常的事，他所遇到的事，一定使他感到了極度的困擾！

木蘭花轉過身，又慢慢地走了回去，當她又回到屋子時，立時遇上了穆秀珍的焦切地想知道答案的眼光，木蘭花來到鋼琴前，坐了下來，揭開了鋼琴蓋，專心一致地彈起鋼琴來。

穆秀珍嘆了一口氣，坐立不安，木蘭花却專心彈着琴，每當她的腦中充滿了種種難題，而想不出任何頭緒來之際，她的辦法是索性將所有難題，一切拋開，專心一致地去做另一件事，讓紊亂的思緒，暫時停頓，等到再開始思索時，就比較有條理了。

穆秀珍自然知道木蘭花有這個習慣，所以她等了一會，就進廚房去，和安妮一起去造飯了。

等到客廳裏的琴音結束，她們也端出了飯菜來，在飯桌上，木蘭花又是一向不討論什麼問題的，在穆秀珍而言，那頓飯簡直悶氣之極。

等到吃完了飯，木蘭花總算才開口了，她一開口，就問了一個問題，道：「昨天晚上，和我們作對的，共有多少人？」

穆秀珍立時道：「四個！」

安妮却想了一想，道：「五個！」

穆秀珍瞪了安妮一眼，道：「四個，兩個矮子進屋來，一個駕車人接應他們，還有一個兇手，殺了戴維斯。」

安妮道：「進屋子來的，可能是三個，因爲那兩個人，沒有機會偷走那兩本手稿！」

穆秀珍眨着眼，木蘭花點頭道：「不錯，應該是五個，那個偷手稿的人，我猜想就是熄了總掣的那個，因爲撣邦族人，對現代化的東西，不見得會如此熟悉！」

穆秀珍道：「那個兇手，我想是土人，只有土人才能行動像貓一樣，一點聲音也不發出來。」

安妮道：「那個駕車來接應的人，當然不是土人了！」

木蘭花微微一笑，道：「好了，我們已經有了結論！」共是五個人，三個撣邦族的土人，兩個不是！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穆秀珍又接着道：「對付戴維斯少校，搶安東尼教授的手稿！」

木蘭花點着頭，穆秀珍十分高興，又道：「他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穆秀珍說出了這一點之際，她不禁有點沮喪，因爲對方的目的既然達到，那麼換句話說，就是她們的失敗！

木蘭花徐徐地道：「是的，他們的目的完全達到了，要是我估計不錯的話，那麼，這五個人不會再出現，我們也可以沒有事了！」

穆秀珍像是被彈簧彈了起來一樣，直跳了起來，道：「蘭花姐，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我還背着殺人的嫌疑，這件事，決不能就這樣算了！」

安妮拉了拉穆秀珍的衣袖，穆秀珍却憤然甩脫了安妮的手！

木蘭花笑道：「秀珍，你太心急了，我的話還沒有說完，我的意思，那幾個人，不會再來找我們，所以下一步，該由我們採取主動，去找他們！」

穆秀珍立時高興起來，道：「對，去找他們，到緬甸北部的森林去！」

木蘭花搖了搖頭，道：「如果沒有指定的地點，在緬北的山區和原始森林地區，找五個人，那比大海撈針還難得多！」

安妮道：「安東尼教授的手稿不見了，戴維斯少校也死了，還有誰知道那座寺院的所在地？」

木蘭花的聲音很平靜，道：「有，當時，有戴維斯少校領導下的英軍，還有平瀨大佐，和他領導下的日軍，只要費點工夫，可以查出來的。安妮，你到英國去，查查當時和戴維斯少校在一起的人——」

木蘭花還沒有講完，穆秀珍就道：「對，我到日本去找平瀨大佐！」

木蘭花搖頭，笑道：「秀珍，你忘了，你是疑兇，不能離開本市的！」

穆秀珍揮着手，道：「理他的！」

木蘭花的表情，變得很嚴肅，道：「一定要理，秀珍，這是法律程序，是不能破壞的！」

穆秀珍漲紅了臉，木蘭花又道：「你在家裏，作爲我和安妮的聯絡中心，我們每天都要聯絡，打電話回來，報告各人的發現，你的責任很重！」

穆秀珍哀求地道：「讓安妮在家裏担任聯絡，我到英國去，好不好？」

木蘭花堅決地搖着頭，穆秀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攤在沙發上，整個人，像是洩了氣的皮球一樣，安妮雖然有心想幫穆秀珍，可是也想不出什麼辦法來，只好無助地搖着頭。

第二天，木蘭花和安妮就走了，家裏只剩下了穆秀珍一個人，穆秀珍在心中，將楊科長又罵了一千六百多遍，頹然倒在床上，拿起一本小說來，又放了下去，心中安慰着自己，木蘭花和安妮到日本和英國去，也不見得什麼有趣，要等她們回來，有了資料之後，一起再到緬北的原始森

林裏去，那才有味道。

原始森林本來是充滿着神秘的，一座古怪的寺院，一口會無風自動的大鐘。

一口大鐘，怎麼會無風自動，發出聲響來的？這可能是整件事情的關鍵，穆秀珍雙手交叉，嵌在腦後作枕，想想出其中的究竟來，可是却一點也沒有結果。

她哼了一口氣，閉上了眼睛，既然沒有什麼事情可做，還是睡上一覺吧，可是，她才閉上眼睛，電話忽然響了起來。

穆秀珍在床上一個轉身，從床頭櫃上，拿起了電話來，她聽到電話裏有一個急促的聲音，道：「喂，喂！」

穆秀珍一肚子沒好氣，大聲道：「喂什麼，你找什麼人，別光是喂！」

電話那邊靜了片刻，聲音聽來已不是那麼慌張，對方講的是英語，可是却十分生硬，一聽就可以聽得出那是一個日本人在講話，道：「木蘭花小姐，我要向木蘭花小姐講話！」

穆秀珍吸了一口氣，正準備大聲回答「木蘭花不在家」而將電話放下，可是在那一剎間，她却改變了主意，她一個人在家裏，悶得無聊，聽那日本人的口氣，像是有什麼着急的事情，聽聽他究竟有什麼事來找木蘭花，也是好的。

所以，她的回答在一轉念後，就改變了，她用純熟的日語回答道：」我就是，閣下是——」

電話裏可以聽得出那個日本人，像是心頭放下了一塊大石一樣，吁了一口氣，道：「蘭花小姐，請原諒我的冒失，我是平瀨，你當然不認識我——」

穆秀珍一聽得「平瀨」，立時坐了起來，平瀨，那可能就是平瀨大佐！木蘭花到日本去找他，他却來到了本市！穆秀珍感到莫名的興奮，忙道：「如果你是以前的平瀨大佐，我知道你！」

電話那邊畧停了片刻，穆秀珍一連「噢」了兩聲，心中在後悔，要是自己的話，將對方嚇走了的話，再要去找他，就十分麻煩了。

幸而，在停了半分鐘之後，電話中又傳來了聲音，道：「是的，我以前的軍階是大佐，木蘭花小姐，我以可來看你麼？我有一件十分難以解決的事，請原諒我的冒昧，我是在戴維斯少校那裏，知道你的大名，我想你已經見過了戴維斯少校！」

穆秀珍高興得直跳了起來，道：「快來，你要盡快來，我等你！」

電話中傳來了一下答應聲，就掛上了，穆秀珍放下了電話，握着手，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來，自己對自己道：「這叫作人算不如天算，哈哈！」

她下了樓，在客聽裏等着，她預算平瀨二十分鐘之後可來到，可是這要命的二十分鐘，却慢得不可思議，每次當她抬起頭來看鐘的時候，分針只不過移動了一點點，就是秒針的移動，也慢得多！

好不容易，過去了十五分鐘，穆秀珍聽到門外有汽車停下來的聲音，她就衝出屋子去，看到一輛街車停在門口，一個日本人正自車中走了出來。

穆秀珍已經來到了鐵門口，打開了鐵門，那人轉過身來，望了穆秀珍一眼，道：「木小姐？」

穆秀珍點着頭，道：「請進來，平瀨先生！」

那日本人的身材很高，也很壯實，不過看起來相當蒼老，而且，他臉上那驚惶的神情，是無法掩飾得過去的，他那種驚惶的神情，令得穆秀珍想起戴維斯少校來時的情形。

穆秀珍和他一起進了屋子，平瀨取出烟來，可是他的手在不住地發抖，穆秀珍道：「你要不要一杯酒？」

平瀨道：「要！要！」

在穆秀珍去斟酒之際，平瀨有點神經質地在踱來踱去，道：「蘭花小姐，我無法和戴維斯少校聯絡，你見過他，他在那裏？」

穆秀珍將酒遞給了平瀨，平瀨接了過來，穆秀珍攤了攤手，道：「你見不到戴維斯少校了，他死了！」

這句話才說出口，穆秀珍就知道自己說錯話了，一時之間，她真恨不得重重打上自己兩個耳光，罵上自己一萬句蠢蛋！

她的話才一出口，就聽得平瀨發出了一下充滿了恐怖的呼聲，手一顫，手中的酒杯也跌了下來，在玻璃咖啡几上，跌了個粉碎，同時他不住後退，臉上的肌肉抽動着，雙眼之中，佈滿了恐懼的神色。

穆秀珍看到了這種情形，實在不知說什麼才好，她忙又道：「你不必怕，少校他不過是死了，他——」

穆秀珍忍不住大叫了起來，因爲她本來是想安慰平瀨幾句，可是她說起來的話，竟是如此之蠢！

隨着穆秀珍的一下大叫聲，平瀨又發出了一下更恐懼的叫聲來，轉身便向外衝了出去！

穆秀珍自然不肯放他離去，叫道：「別走！」

她一面叫，一面追了過去，平瀨走得十分快，完全是一個人在生命受到威脅之間逃命一樣，穆秀珍緊跟在他身後，轉眼之間，便衝出了花園的鐵門，平瀨奔上了公路，他却不是沿着公路向前奔，而是直穿過公路，奔進了公路對面的灌木叢中。

穆秀珍在後面追着，一面大叫道：「不！不！快停止，快停止！」

可是平瀨却還是向前直衝了出去，穆秀珍也緊隨在後，穆秀珍拚命向前奔着，去勢比平瀨快得多，眼看平瀨來到了懸崖上，穆秀珍已經可以伸手抓到他了，穆秀珍也毫不猶豫，伸手向他肩頭抓去，那時，平瀨簡直已經一隻腳踏出懸崖了！

穆秀珍抓住了平瀨，正想罵他幾句，平瀨突然用力一掙，那一掙的力道極大，將穆秀珍撞退了半步，而平瀨的身子，已經向着懸崖之下，直跌了下去！

穆秀珍在那剎間，實在是啼笑皆非，攤着手，張大了口，簡直就像是泥塑木雕一樣，直到她的身後，響起了一個冷冰冰的聲音，她才陡然轉過身來。

她看到了楊科長，就站在她身後，神情冷漠平板，道：「這次我全看見了！」

穆秀珍用盡全身氣力，叫了起來道：「你看到了什麼？」

楊科長道：「我看到妳將一個人推下懸崖去！」

穆秀珍陡然用手掩住了臉，身子搖幌

着，氣得幾乎昏了過去！

穆秀珍雙手掩住了臉，只覺得天旋地轉，她並不是害怕，而是氣得快瘋了！

同時，她不由自主，陡地叫了起來，她忽然發出了大叫聲，也是人在極度生氣的情形下，一種自然而然的反應，不過她叫得如此突然，倒令得在她身前的楊科長嚇了一大跳。

穆秀珍叫了足有半分鐘之久，才放下手來，喘着氣，瞪定了楊科長，仍然是滿面怒容，毫不客氣地罵道：「你這殭屍，一直陰魂不散地跟着我？」

楊科長冷笑一聲，道：「這是我的責任，要不是我一直在監視着你，我也不會看到你——」

穆秀珍又陡地尖叫了起來，伸手直指着楊科長，道：「你看到了什麼？」

楊科長的神態，鎮定而冷漠，道：「我看到的一切，或許無關重要，但是憑它記錄下來的一切——」

楊科長說到這裏，揚了揚手，在他的手中，有一隻扁平的黑色盒子，那黑色的盒子，看來不會比一包二十支裝的香烟更大一些。

穆秀珍仍然氣得眼前金星直迸，她也沒有心思去弄清楊科長給她看的是什麼東西，只是立即大喝一聲，道：「那是什麼鬼東西？」

楊科長的口角，抽動了一下，在尋常人來說，這一下輕微的動作，可能並不表示什麼，但是面目平板，幾乎一絲不變的楊科長的臉上，突然有了這樣的神情，那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來，是一種勝利微笑！

他接着道：「這是一具袖珍的電影錄影機的攝像管，楊小姐，我相信，這記錄下來的一切，足以使我有足夠的證據拘留你！」

穆秀珍伸手，在額上重重地拍一下！她知道，楊科長和自己，事實上並沒有什麼過不去，他之所以監視自己，完全是因爲他對工作負責。可是穆秀珍更知道，自己並沒有殺人，沒有殺戴維斯少校，也沒有殺平瀨大佐！

可是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穆秀珍也知道，不論自己怎樣說，都是說不明白的了！

本來，穆秀珍確信自己沒有殺人，楊科長要拘留她，她大可以像上一次一樣，再跟楊科長到警局去的，但是這時，她心中亂到了極點，因爲發生的事，實在太詭異了！

戴維斯少校之死，已經是疑雲陣陣的怪事，而如今平瀨大佐忽然又重蹈戴維斯少校的覆轍，自屋子裏飛奔出來，奔到這裏，跌下了懸崖了，這樣的怪事，連續發生了兩次，如果說其中沒有極其隱秘的內情，穆秀珍說什麼也不服氣！

在這樣的情形下，穆秀珍覺得自己要做的事，是迅速地去查明這件事的眞相，而不應該作爲謀殺疑犯，接受警方的拘留，去浪費時間。

穆秀珍本來就是一個性子衝動的人，這時，如果有木蘭花，或者有安妮在場，事情可能不一樣，但是偏偏她們兩人不在，只是穆秀珍一個人！

穆秀珍迅速地轉着念，心中已經有了決定，而當她有了決定之後，她反倒鎮定了下來，居然向楊科長笑了一笑，道：「你又要拘留我了，嗯？」

楊科長顯然還不知道穆秀珍有了什麼樣的決定，所以他的態度仍然十分認眞，道：「是的，我要拘留你！」

穆秀珍忍不住大聲叫了起來，道：「你有沒有想到，結果仍然和上次一樣，只不過在白費你和我的時間？」

在穆秀珍而言，又這樣大聲問了一句，可以說是她忍耐的最大限度了！

不過楊科長仍然堅持道：「這一次不同，我已經記錄到了一切經過，我一定要拘留你！」

穆秀珍大叫一聲，道：「好！」

穆秀珍叫着，向前跨出了一步，楊科長也在這時，伸手出來抓她的手腕，可是穆秀珍的動作極快，楊科長的手才伸出來，她手腕陡然一翻，已經反扣住了楊科長的手腕，接着一扭身，已經將楊科長的手背，反扭了過來，楊科長的身子，也轉得背對着穆秀珍，他陡然怒吼了起來。叫道：「你想拒——」

可是他下面的那一個「捕」字，還沒有機會說出口，穆秀珍已然用力一推，同時鬆手，將楊科長的身子，推得向前直跌了出去！

她在楊科長的身子向前跌出之際，立時揚起手來，一掌斜斜地擊下。

她究竟還不是太任意胡來的人，雖然她這時在那樣做的時候，已經完全不考慮後果會怎麼樣，但是她的一掌，還是留了力，只用了三成力。

那一掌，砍在楊科長的頸上，楊科長發出了一下悶哼，身子半個旋轉，直仆進了灌木叢中，穆秀珍「哈哈」一笑，向灌木叢外，奔了出去。

不過，她才奔出了一步，就陡地一呆，因爲她看到公路對面，就在木蘭花屋子的轉角處，站着一個探員，那探員的身邊，放着一座小型的錄影機，穆秀珍和那探員隔得雖然遠，可是却清楚地可以看到，那探員張大了口，神情驚駭莫名，分明是他看到了穆秀珍怎樣擊倒了楊科長的一切經過！

穆秀珍只是畧怔了一怔，立時又大踏步向前走去，當她穿過公路的時候，還向那探員招了招手，那探員顯然不知所措，穆秀珍哈哈笑着，奔進了花園的鐵門，讓鐵門開着，不到一分鐘，她已經駕着車，以極高的速度，衝了出來，這時，那探員仍然呆若木鷄地站着，直到穆秀珍的車子，絕塵而去，那探員才陡然地叫了一聲，向着楊科長跌倒的灌木叢，奔了過去。

這一切，就是穆秀珍的決定，穆秀珍決定不和楊科長去化費無聊的時間，而她要利用這些時間，去偵查戴維斯少校和平瀨大佐的死因！

可是，當她擺脫了楊科長，駕着車，在公路上疾馳之際，她不禁有點後悔，她倒並不是後悔砍了楊科長一掌，而是她想到，她根本一點綫索也沒有！在茫無頭緒的情形下，她該如何着手呢？

不過穆秀珍是行事不考慮後果的人，雖然她一點頭緒也沒有，甚至不知如何開始，但是她心中仍然很樂觀，覺得可能在

木蘭花和安妮回來之前，她可能已將整件事，查得水落石出了！

一想到這裏，穆秀珍又高興了起來，吹着口哨，趕過了前面的七八輛車子，風馳電掣，直向市區馳去，她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就在她心情輕鬆，駕車飛馳之際，警局裏已經像是翻天覆地一樣了！

× ×

警局裏發生的事，得一件一件來說。

方局長在警局的會議室中，正在召開一個會議，參與會議的，全是一批高級警官，那是警方例行的業務會議，往常，這種會議，大多數是由高翔主持的，但高翔正在巴黎的國際刑警總部，參與國際性的反毒工作，所以會議由方局長主持。

會議正在進行中，會議室的門，「砰」地一聲，被打了開來，一個警官，神情倉惶，面色煞白地闖了進來，令得所有參加會議的人，都怔了一怔，方局長正想出言斥責，可是看到那警官的神情，他也可以知道，一定有什麼大事發生了！

他忙站了起來，而那警官，也來到了他的身前，喘着氣，道：「局長，才接到報告，謀殺調查科的楊科長——」

那警官講到這裏，可能是因爲太緊張了，所以竟窒住了難以再說下去。

方局長皺着眉，道：「楊科長到哪裏去了？他應該來參加會議的！」

那警官直到這時，才能接下去說話，他的話，是在極其驚懼之下，叫出來，道：「楊科長死了！」

這「楊科長死了」五個字，等於五顆突然爆發的定時炸彈一樣，會議室中的所有人，都站了起來，方局長也一時之間，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另外有幾個高級警官，異口同聲地問道：「誰發現的，詳細情形怎麼樣？」

那警官喘着氣，道：「楊科長的助手，范探員才打電話來報告，詳細情形，他也沒說，他只說他還在現場，而且，他是親眼看到兇手行兇的！」

方局長已定過神來，道：「兇手是什麼樣人？」

那警官的口張開了又閤攏好幾次，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方局長自是不耐煩，喝道：「說，什麼人？」

那警官的聲音顯得很嘶啞，道：「穆秀珍，穆秀珍！」

穆秀珍的名字，和謀殺楊科長的兇手，聯在一起，在會議室中所引起各人心頭上的震動，簡直比「楊科長死了」這個消息更甚！

在會議室中的各高級警官，全是資歷極深的警務人員，他們自然也深知木蘭花，穆秀珍的爲人，而忽然之間聽到了穆秀珍竟然殺了一個警方的高級人員，心中所受的震動，自然不問可知了！

一時之間，會議室中，竟亂了起來，方局長忙高舉雙手，道：「各位靜一靜，這件事，請知道的人，暫時保守秘密，不要對任何人說！」

會議室中靜了下來，方局長也不由自主喘着氣，道：「我要到現場去看看！」他又向兩個高級警官指了指，道：「你們和我一起去，再調謀殺調查科的有關工作人員，法醫，盡快趕到現場！」

方局長一面說着，一面大踏步向外走去，到了會議室的門口，他又轉過身來，再叮囑了一句，道：「在事實的眞相未曾徹底澄清之前，請大家保守秘密，相互之間，也不要交談！」

會議室中的各人都點頭答應，方局長走了出去，他指定的那兩個警官，也跟了出去。

二十分鐘之後，方局長和兩位警官，以及大批調查科的人員，法醫，都已經趕到了現場。

現場的所在地，就在木蘭花住所的門口，方局長對這裏自然很熟悉，楊科長俯伏在公路邊的灌木叢中，法醫正在作小心的檢查。

方局長不由自主，用力按着自己的手指，令得手指的指節骨，發出「格格」的聲響，他一直望着那位范探員，范探員的身子一直在發着抖，簡直什麼話也講不出來，直到醫生替他注射了鎮定劑之後，他才能講出連貫的語句來，由此可知他心中的震駭，是如何之甚！

范探員喘着氣，道：「局長，楊科長叫我一起來監視穆秀珍，我和他，都帶着錄影機的電視攝像管，一切經過的情形，包括穆秀珍殺那個日本人和楊科長的情形，全錄下來了！」

方局長的心中，亂到了極點，道：「哪裏又冒出一個日本人來了？」

范探員道：「我也不知道，那日本人好像有事去找穆秀珍，後來又奔了出來，穆秀珍追出來——」

范探員說到這裏，法醫已站了起來，道：「死因幾乎可以肯定了！」

幾個人同時問：「怎麼死的？」

法醫現出很難過的神情，他和楊科長一起工作有許多年了，再也想不到會有今天這樣的情形發生，楊科長慘死，而由他來檢驗屍體！所以他的聲音有點哽塞，道：「頸骨斷折致死，我可以肯定，引致頸骨斷折的原因，是因爲受了重擊，並不是任何兇器的重擊，而且空手道重擊手法的結果！」

范探員的聲音之中，充滿了恐怖，他陡地叫了出來，道：「是穆秀珍打的，我親眼看到穆秀珍一掌打下去，楊科長就倒下地去了！」

方局長深深吸一口氣，道：「一切照尋常的案子處理，范探員，錄影機呢？」

范探員道：「在，回到警局，就可以將錄到的一切，全播放出來！」

方局長向跟着自己來的兩個高級警官，望了一眼，道：「我們先回去看看經過的情形——」他畧停了一停，向木蘭花的屋子望了一眼，道：「屋子沒有人？」

一個高級警官搖頭道：「沒有人，我已經去看過了！」

方局長道：「留兩個人在屋子裏，木蘭花一回來，就請她和我聯絡！」

另一個高級警官道：「方局長，穆秀珍駕車逃走了，是不是要下令通緝？」

方局長的心中，一陣難過，沉聲道：「好，通知所有的巡邏車，注意穆秀珍的下落！」

× ×

警方人員會注意她的下落，這一點，

穆秀珍也是早料到的了，所以，她在駕車進入市區之後，立時停好了車，在車子的行李箱中，提着一隻小小的手提箱，離開了車子，走進了一家高貴的餐室。

在餐室的洗手間中，穆秀珍打開了那隻小手提箱，箱中全是極具實用價值的化裝用品，穆秀珍是化了五分鐘的時間，就使她自己，變成了一個中年婦人，然後，她又離開了那間餐室！

× ×

在警局，方局長和幾個高級警官以及范探員，一起在電視機前，心情沉重地去看，錄影機接駁了電視機之後，錄影帶轉動着，電視螢光幕上，就出現了當時的情形。

首先在螢光幕上看到的，是平瀨的到達，穆秀珍開門，帶他進去，接着，就是平瀨衝了出來，穆秀珍在後面追出，一先一後，橫過了公路。

范探員道：「那日本人在屋子裏，只逗留了五分鐘左右的時間。」

方局長「噓」了一聲，仍然注視着螢光幕，他可以清楚地看到，穆秀珍追着那日本人，進了灌木叢，直奔向懸崖，在那時候，由於灌木叢的掩遮，是以日本人和穆秀珍之間的動作，不是看得很清楚，但是也還可以看得出，穆秀珍和那日本人之間，在拉扯推撞，接着看到那日本直跌了下去，穆秀珍木然地站着。

接着，螢光幕上的畫面一變，看到楊科長已到了穆秀珍的面前，穆秀珍雙手掩着臉，像是在大聲叫着。

范探員又道：「從這裏開始，是我執行錄影工作的！」

方局長雙手握着拳，他的心情，十分緊張，因為如果范探員所說的是事實的話，那麼，他就可以看到穆秀珍行兇的經過了！

方局長當然不相信，也不希望穆秀珍真的會下手殺死一個警方的高級人員，可是他也知道，范探員既然那麼說，一定是有根據的，他決不會在快要可以看到事實的真相之前來撒謊的！

方局長緊緊握着拳，他看到穆秀珍和楊科長在說話，好像是在爭執，接着，就看到穆秀珍突然出手，捉住了楊科長的手背。

這時，所有在電視機前的人，都緊張得屏住了氣息，然後，他們一起看到穆秀珍推出了楊科長，而以極漂亮的空手道「手刀」，在楊科長的後頸，砍了一下，而楊科長整個人，仆進了灌木叢之中！

看到了這裏，方局長不禁發出了一下呻吟聲，同時，也立時想起法醫的話來，法醫在檢查了楊科長的屍體之後，曾不斷地說楊科長是頸骨被斬斷致死的，而那是空手道重手法打擊的結果！

方局長覺得很口乾，木蘭花姐妹在技擊上的造詣，他是知道的，他決不會對穆秀珍的一下重擊，可以致人於死而感到懷疑！

房間中靜到了極點，螢光幕上繼續出現的，是穆秀珍一面笑着，一面走了過來，可是接下來，在螢光幕上出現的情形，却多少有點奇怪，只看到穆秀珍奔過了公路，不過，只看到了兩隻脚，而看不見她的人！

方局長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范探員苦笑，道：「我……看到她打倒了楊科長，又向我走了過來，我……我不知道怎麼才好，我……手中的電視攝像管，掉到了地上！」

方局長吸了一口氣，點了點頭，他明白了，因為電視攝像管落在地上，所以角度低了，就只能錄到人的雙脚，而看不到整個人。

再接着，就看到一輛車子駛出來，然後，又看到一雙脚，向前走去，那是范探員的雙脚，來到灌木叢中，又看到范探員俯下身來，當他俯下身來的時候，鏡頭的角度，剛好可以錄到他的臉，有幾根灌木枝遮着他的臉，不過還是可以看出，他的臉上，現出了駭異莫名的神色來！

事情再也沒有疑問了，的確是穆秀珍下手，打死了楊科長！

方局長的心中，亂到了極點，在那一利間，他不知想起了多少事，他甚至想起了在穆秀珍初作新娘時那次失蹤的事件，結果是一個女匪整容改裝，來假扮穆秀珍，要不是木蘭花機警，誰也發現不出來（事詳「失蹤新娘」，「怪新郎」兩書），那麼，現在這個下手打死楊科長的穆秀珍，是不是也是女匪扮的？而木蘭花和安妮，又去了何處？

方局長嘆了一口氣，幾個高級警官都望着他，方局長道：「這件事，我的意見，還是暫時保守秘密，有穆秀珍的下落沒有？」

一個警官道：「才接到的報告，發現了木蘭花的車子，不過車上沒有人，那日本人的屍體還沒有撈到！」

方局長又嘆了一口氣，伸手按在電話上，然後，拿起電話來，撥了一個字，道：「請接巴黎長途電話——」

× ×

在國際刑警總部的檔案室中，高翔和來自世界各地的高級警務人員，在共同工作，他們正在詳細研究幾個大毒犯資料。

高翔全神貫注他在審閱着各種文件，所以，當一個女警官來到他身邊的時候，他完全不知道，直到那女警官開口，他才抬起頭來。

那女警官道：「高先生，有你的長途電話，方局長打來的。」

高翔「哦」地一聲，站了起來，他立即知道，有什麼不尋常的事發生了，因為要不是有極不尋常的事，方局長知道他現在的工作很重要，是決不會來打擾他的。

高翔跟着女警官來到了辦公室，拿起了電話來，只見他的臉色越來越蒼白，使得辦公室中的另外幾個警官，都以極奇異的日光望着他。

高翔聽到了一半，就突然叫了起來，道：「不會，那是不可能的！」

接着，他的神色更蒼白，他的手已有一點發抖，當他取出一支烟來的時候，甚至因為揸不住那支烟，而跌到了地上，一個意大利警官替他將烟拾了起來，點着火，放進了他的口中，同時輕拍着他的肩。

高翔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道：「蘭花呢？好，我立刻就回來，馬上回來，對了，我向他們借飛機，自己駕駛，立刻就回來！」

高翔放下了電話，幾個警官立時極關切地圍了上來，高翔和他們一起工作的時間雖然不多，但是他的工作能力，早已贏得了所有人的敬佩，是以大家都很關切他，高翔面對着這許多關切的眼光，他實在不知道說甚什麼才好，過了片刻，他才道：「那一位，請帮我替我準備一架小型噴射機，我有極要緊事，馬上要回去！」一個白頭髮的法國警官，立時拿起了電話來。

半小時之後，軍用噴射機發出尖銳的呼嘯聲，高翔已經駕着機破空而起，趕回本市來了。

× ×

穆秀珍化裝成了中年婦人之後，一直在想着，自己該怎麼着手，她想到，自己應該先查一查，平瀨大佐是什麼時候到本市的，到了本市後，又是住在什麼地方！

這是一件相當簡單的工作，交由警方來處理的話，自然更容易，但是穆秀珍自己要做起來，倒並不容易，幸而她還記得平瀨大佐的名字：平瀨榮作。

她來到了一個電話亭中，在走進電話亭中之前，先換了一大堆硬幣，然後，翻看電話簿，一間一間酒店，打電話去問，是不是有一個平瀨榮作的日本人，住在酒店中。

穆秀珍本來是最不耐煩做這種事情的，可是這時，她一心要在木蘭花和安妮未到之前，將事情查一個水落石出，所以耐着性子，打了一個電話又一個，重覆着同樣的問話，她的運氣居然不錯，在問到了第十七家酒店的時候，就得到了肯定的答覆。

那家酒店是綠野酒店，酒店方面的回答是，是的，平瀨榮作先生住在九六〇號房間，他是兩天前到的！

穆秀珍在聽到了酒店的回答之後，畧呆了一呆，她立時想到，平瀨南來是兩天之前到的，那樣說來，他是和戴維斯少校同一天到本市的了，可是，為甚麼他到了兩天，才來找木蘭花呢？

穆秀珍想到了這個疑點，可是她是粗心大意慣了的，她隨即揮了揮手，沒再去想深一層，他走出了電話亭，心中很高興，因為她已經有了行動的步驟，她準備先到平瀨的房間中去查一查，看看是不是可以獲得什麼資料。

穆秀珍來到綠野酒店的門口，她可以肯定沒有人注意她，她來到電梯門口，和一雙一望而知是新婚夫婦的男女，一起進了電梯。電梯到九樓，她走了出來，逃開了一個侍者的注意，來到了九六零號房門前。

要弄開那樣的一扇門，在穆秀珍而言，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情，當她推開房間的門時，她畧呆了一呆，平瀨來看她的時候，好像很是潦倒，穆秀珍倒未曾料到，九六零號房，原來是一間美麗的套房。

穆秀珍反手關上門，向前走去，她才走了兩步，就聽得臥房的門，發出了一下聲響，穆秀珍的心中，陡地一凜，平瀨是住在這裏的，而平瀨已經從懸崖上跌下去，這裏是不應該有人的了！

可是，房門上發出的那一下聲響，却分明看出有人要從臥房中走出來了！

穆秀珍的反應極快，立時身子一閃，閃到了一張沙發之後，當她閃到了沙發之後的那一利那間，她實在驚訝得張大了口，發了出聲來！

沙發後面，早就躲了一個人！

那個人穿着白色的衣服，蹲在沙發後面，身裁相當矮小，蹲在那裏，看來就像是一個孩子一樣，不過，那顯然是一個短小精悍的成年人！

穆秀珍從來也沒有遇到過這樣尷尬的事，那個早就躲在沙發後的人，看來也是偷進來的，穆秀珍和他對望着，一時之間，實在不知道該怎麼才好。

而這時候，房門打開，一個人走了出來，穆秀珍定了定神，向那矮小的人，作了一下手勢，轉過頭去看自房間中走出來的那個人。她一眼看到了自房間中走出來的那個人之後，整個人都怔住了，接着，她也忘記自己是偷進來的了，陡地站了起來，指着那人，道：「你——」

然後，她才說了一個字，腰際突然麻了一麻。

穆秀珍由於在利那之時，所看到的事，實在太意外了，所以全神貫注，完全沒有再去注意身邊的那個蹲着的矮小的人。

直到這時，腰際陡地一麻，她知道自己中了暗算，才陡地轉過頭去，只見那矮個子，手中拿着注射器，在注射器中，是一種暗綠色的針液，正好注射器自她的腰際拿開！

穆秀珍不知道那暗綠色的注射劑是什麼東西，可是她却可以知道，自己遭了暗算，她登時怒不可遏，大喝一聲，一脚就向那矮個子踢了出去。

那矮個子就在她的身邊，手中拿着注射器，還日光灼灼地望定了她，穆秀珍的那一脚，實在是沒有踢不中他的道理的。

可是，那矮個子的動作，却快得出奇，穆秀珍一脚踢出，他就倏地一個跟斗，翻了出去，而穆秀珍一脚踢空，身子自然不能保持平衡，向後一仰，幾乎跌倒，當她忙用手扶住沙發背時，屋子中的一切，却旋轉過來，在她面前的一切，全在轉動着，越轉越糢糊，而不到一秒鐘之間，就變得什麼也看不清楚了。

她想要叫，可是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叫了出來，她勉力想自己不要昏過去，但是她知道自己做不到了，她仍能做到的只是用戒指在沙發背上用力劃着，塞進手指去，再又拉出來，將那枚戒指，留在沙發背內，緊接着，眼前一黑，人就倒了下去。

穆秀珍在不到三秒鐘的時間內，就倒了下去，倒下去之後，自然什麼都不知道了！

現在，再來說說安妮和木蘭花。

安妮到英國，一切的經歷，十分平凡，她查到了戴維斯少校的記錄，完全沒有什麼可異之處，她曾打電話給穆秀珍，可是聽電話的却是一個警員，安妮追問發生了甚麼事，那警員又不肯說，安妮心中一急，立時趕了回來。

木蘭花的遭遇，却多少有點不同。

木蘭花在日本並沒有逗留了多久，可是她的收穫，却着實不少！

在旅程中，木蘭花已經想好了自己到達日本之後，應該採取的步驟。她是要去調查一個日本在作戰時的軍官，她知道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日本全國，從政府到人民，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件事，都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矛盾心情。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是侵略國，而又遭到了失敗的命運，日本人對發動侵略，未始不後悔，但對於失敗，卻也覺得慘痛，他們默默地接受失敗，而心理上變得十分敏感，敏感到了不願意再使人提起當年戰爭這回事，可是卻又不免緬懷當年日軍幾乎橫掃亞洲的那種勝利滋味。這就是為甚麼一發現有當年的日軍，在菲律賓或是甚麼地方的叢林之中，藏匿了三二十年，一旦回國，就受到舉國上下熱烈歡迎的原因了。

在這樣的情形下，木蘭花知道，自己如果循正常的途徑，去調查平瀨大佐的過去和現在，可能到處撞釘子，一無所獲！

她需要的是一個有特殊地位的人的幫助！

所以，她在東京的羽田機場，一下飛機，就打了一個電話，給一個能幫助她的人，那個人，是日本一個秘密情報機構的負責人，曾和木蘭花在「人形飛彈」一案中合作過的大庭龍男。

要找到像大庭龍男這樣身份神秘的人物，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木蘭花的電話，只不過打到一個聯絡員，木蘭花報出了自己的姓名，和告訴聽電話的那個人，自己將會住在甚麼酒店，就放下了電話，她知道，大庭龍男一定會來找她的！

可是木蘭花卻未曾料到，大庭龍男竟來得如此之快，她才走進酒店大門，就看到大庭龍男向她迎面走了過來，木蘭花心中很高興，和他熱烈地握着手。

大庭龍男笑道：「蘭花，很對不起，我沒有來參加你的婚禮！」

木蘭花微笑着，道：「事實上，根本沒有甚麼人參加我的婚禮，我的意思是，我的婚禮，完全沒有鋪張！」

大庭龍男陪着木蘭花上電梯，木蘭花已經將戴維斯少校，平瀨榮作大佐的事，和她來日本的目的，向大庭龍男說一遍。

大庭用心地聽着，皺着眉，道：「這件事很容易辦，戰時軍人的檔案，雖然在戰事中散失了一部份，但是大部份還在，而且你又有足够的資料，我看這件事，不必你親自出馬了，交給我來辦，你先休息一下！」

木蘭花揚了揚眉，她是知道大庭龍男的工作能力的，是以她並不推辭，只是道：「好的，我還想知道他是不是還在人世，我要和他見面！」

大庭很快地答應着，他送木蘭花進酒店的房間，又逗留了一會，就告辭離去。

木蘭花也趁機休息了一下，她睡了一覺，在酒店的餐廳中進了豐富的一餐，再回到房間時，已經接到了大庭的電話了。

大庭在電話中沒有說甚麼，但是他的聲音很急促，只是說他馬上要來，從他的語氣聽來，毫無疑問，他是發現了甚麼。

此後，當大庭進來時，木蘭花第一句話就問：平瀨現在在甚麼地方？

大庭略怔了一怔，道：「這個人，在戰後肯定回到日本來過，不過是出現了很短時間就神秘失蹤了，而他在戰時——」

大庭打開了公文箱，取出了一隻牛皮紙袋來，放在几上，繼續道：「他在戰時的身份，也十分特殊，他的官銜是大佐，可是他的實在職位，卻是陸軍情報部的參謀！」

木蘭花皺了皺眉，道：「奇怪，情報部的參謀，沒有理由帶兵在緬甸北部的叢林區和盟軍作戰的！」

大庭一面點着頭，一面自紙袋中抽出檔案來，道：「是的，而事實上，你看這裏，這裏寫得很明白，一九四三年時他奉派到緬甸去，並不是去作戰，而是去和一個德國和意大利兩國組成的考察團，担任聯絡工作的！」

木蘭花呆了一呆，道：「在我的知識範圍之中，記不起德國和意大利曾聯合組織過考察緬甸北部的團體！」

大庭攤着手，道：「不但你的知識範圍中沒有，我的電腦系統中，也沒有這回事！」

木蘭花來回行了幾步，拿起幾張檔案看，看着平瀨大佐的照片，她極力想記憶起，自己是不是在甚麼地方曾經見過這個人，可是卻沒有結果。

木蘭花的聲音很平緩，她道：「看來，這件事，在當時就有着極秘密的內情，那個所謂考察團，多半是一種掩飾，從表面的情形來看，像是三大軸心國，在緬甸的北部，有極秘密而重要的行動！」

大庭神情佩服地點着頭，道：「可是，當時的行動是甚麼？是建造一座古怪的廟？」

木蘭花並沒有立即回答，只是來回行着，足足過了三分鐘之久，她才停了下來，大庭的視線，一直停留在她的身上。

木蘭花停了下來之後，吸了一口氣，道：「你的電腦系統，資料很完全？」

大庭龍男現出驕傲的神色來，道：「在亞洲歷史方面，我這裏找不到的資料，全世界都找不出來了！」

木蘭花坐了下來，道：「好，那麼你替我查一查，在一九四三年九月起，到戰事結束，在緬甸的日本軍隊，曾有過甚麼不尋常的舉動，我的意思是指大規模的軍事調動，或其餘類似的行動！」

大庭的神情有點疑惑，道：「為甚麼只查大規模的行動？」

木蘭花笑了笑，道：「你想，一九四三年九月，正是歐洲戰場上戰事吃緊的時候，德，意兩國，居然有興趣注意到偏僻的緬北叢林地區，我想，如果有事，一定不會是小規模的行動吧！」

大庭也笑了起來，搖着頭，道：「可是很難想像有甚麼大規模的行動！目的是甚麼？」

木蘭花道：「不知道，一定要到那裏，才能知道！」

大庭有點疑惑地望了木蘭花一眼，來到了電話旁邊，拿起電話，搖着號碼，照着木蘭花的吩咐，說了一遍，木蘭花又就整件事，徵求了大庭的一點意見，大庭也說不出所以然來，二十分鐘後，電話響了，大庭聽着電話，他越是聽，就越是望着木蘭花，現出十分佩服的神色來。

他放下電話，第一句話就道：「蘭花，真給你料到了！一九四三年底，到一九四四年初，駐緬甸的日軍，有一個團，在參謀總部的命令下開赴緬北！」

木蘭花卻一點也不高興，道：「一個團？我想像中，應該有更多人！」

大庭幾乎叫了起來，道：「是有更多人，這個團赴緬北的目的，是負責一條長警戒綫，而在警戒綫之內，據說有超過五萬以上的民伕在工作！」

木蘭花陡地站了起來。

一直盤據在她心中的疑團，到這時，開始現出了一點頭緒來了！她立時道：「據說？」

大庭龍男點頭道：「是的，據說——」他的聲音變得很低沉，繼續道：「因為不斷有民伕被驅往緬北，但是從來也沒有一個回來過，據估計，繼續被押往緬北的民伕，約有五萬人，可能他們全都死在緬北叢林之中了，所以沒有人知道他們在那裏，幹過些甚麼！」

大庭龍男講到這裏，停了一停，然後用更低沉的聲音道：「戰爭真殘酷！」

木蘭花嘆了一聲，戰爭真殘酷，這句話，是不用爭辯的了，她只是和大庭握着手，道：「很謝謝你的幫助，我想我已經找到我要找的資料了！」

她略停了一停，才又道：「我看你還要繼續查平瀨的下落，他才是知道整件事情真相的人，我看他一定還活着，而且，他也肯定是一個危險的人物！」

大庭用心地聽着，又追問了一句，道：「蘭花，你以為他們在緬北，做了一些甚麼？」

木蘭花搖頭道：「真的，我不知道，我要實地去查，才會有結果！」

大庭笑了起來，道：「有結果，通知我！」

木蘭花作一個手勢，道：「一定！」

她拿起電話來，通了長途電話。

可是當電話有人接聽時，和安妮打回去的時候一樣，聽電話的不是穆秀珍，而是警員，警員又支吾着不肯講清楚穆秀珍去了何處。

木蘭花沒有再問下去，她放下了電話，立時又打電話給方局長。

木蘭花的思緒當然比安妮慎密，她可以肯定家裏出了事，而接聽電話的人又自稱是警方人員，那麼，不論家中發生了甚麼事，方局長是沒有不知道的道理的了。

十五分鐘之後，木蘭花已在方局長的口中，知道了整件事的經過，她的臉色，也不禁變得十分蒼白，她只說了一句：我立刻回來！

× ×

夜晚，木蘭花住所的客廳裏，聚集了不少人。

安妮緊靠在木蘭花的身邊，緊緊握着拳，才從北歐趕回來的雲四風，神情極其煩躁不安地在行來行去，高翔和雲五風無助地望着他。

方局長坐着，輕咳了一下，他覺得應該有人開口說話，可是他又不知道該說甚麼才好。

所有的人，全都已經看過了錄影機記錄下來，當時的情形，他們心情的沉重，自然不言可喻。

難堪的沉默，是安妮首先打破的，她大聲而激動地道：「秀珍姐不會殺人！」

安妮一面叫着，一面用求助的目光，望着木蘭花，她心中怦怦跳着，只盼聽木蘭花的意見，其餘的人，顯然也是和安妮同樣的心思，是以一時之間，目光全集中在木蘭花的身上。

木蘭花在各人之中，神情是最安詳的，雖然，她的心中一樣很亂，而且也為穆秀珍的音訊全無而憂心，但是她卻不會在臉上顯出來。

她並沒有立即出聲，然後，才以十分肯定聲音道：「是的，秀珍沒有殺人！」

安妮陡地吁了一口氣，緊握着木蘭花的手。

方局長道：「可是錄影機——」

木蘭花很少隨便打斷他人的話頭，可是這時，方局長才一開口，她就揮手打斷了方局長的話頭，道：「是的，錄影機記錄了一切經過，但是有幾點不可不注意，其一，那個日本人，我已經可以肯定他就是平瀨榮作，是整件事情中關係人物！」

方局長道：「他死了！」

木蘭花望了方局長一眼，沉聲道：「應該說，他失蹤了，因為警方並沒有像戴維斯少校那樣，發現他的屍體！」

方局長苦笑着，道：「難道你認為一個人從那樣懸崖上跌下去，還能生存？」

木蘭花的聲音更鎮定了，她道：「我不知道，因為錄影機未曾記錄到他跌下去的情形，而且事實上，我們在放出錄影帶來的時候，都曾細心地反覆地看到秀珍和平瀨爭執的情形，我的結論是，在懸崖邊上，秀珍是想拉住平瀨，而不是推他下去！所以，楊科長的判斷是錯誤的，他雖然是認為秀珍殺了平瀨！」

方局長嘆了一聲，道：「或許楊科長是判決錯誤，秀珍的脾氣又不好，所以才失手殺了人！」

木蘭花望着方局長，道：「局長，你的意思是，秀珍至少是犯了誤殺罪？」

方局長道：「事實是——」

木蘭花再一次打斷了他的話頭，站了起來，道：「秀珍曾在楊科長的後頸上砍出了一掌，我又反覆看了她這一掌打下去的情形，十次以上。秀珍的空手道造詣，自然可以一掌砍死一個人。」

木蘭花講到這裏，頓了一頓，神情又變得嚴肅起來，繼續道：「但是，以我對空手道的認識，或者是任何對空手道有深切認識的人，都應該可以看得出，秀珍的那一下『手刀』，只不過發了三成力道，並不足打死人，只不過能令得楊科長昏迷過去而已！」

雲四風望着木蘭花，欲語又止，方局長沉吟了一下，木蘭花不等他開口，又道：「我完全是根據客觀情形而下的判斷，絕不是因為秀珍和我的關係，所以才飾辭為她開脫。如果認定秀珍殺了楊科長，那只是將事情簡單化，是一種不負責任，偷懶的看法！」

方局長苦笑了起來，木蘭花的詞鋒銳利，令得他無法辯駁，而且他也素知木蘭花的人格高尚，決不會顛倒事實來維護穆秀珍。

（未完）

兩期完俠情哀艷故事

江南·文
盧令·圖

歌聲劍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柱跟隨師伯甘大鵬遠遊苗疆，一則歷練江湖經驗，二則打探師父下落，那日踏入苗疆地帶，目睹土霸霍光明恃勢凌人，調戲婢女花雅及縱使惡犬向花雅情人石頭行兇，鐵柱仗義伸手，痛懲霍光明後縱之使去，那晚，甘大鵬和鐵柱投宿郝木森家，獲悉郝木森正遭沙旺霸迫害，鐵柱代抱不平，往找沙旺霸，抵達沙家，遇霍大肚的武師李龍及王通往沙家報訊，李、王二人發生衝突，王通受傷，鐵柱制服李龍，脅迫他同進沙家，適沙旺霸他往，大鬧沙家莊後返回，郝木森恐沙往找金花，適甘大鵬回來——

劍芒誅妖蠱　歌韻縛芳心

鐵柱道：「師伯，你怎麼現在才回來？你去過金花家了？」

「去過了！沙旺霸那小子眞在那裏，作威作福，我一氣之下，使他變作太監，今後他再也不能欺負女人了！」

鐵柱歡呼道：「好啊！這小子眞現眼報！太好了！」

「什麼叫太監？」郝木森詫然問，鐵柱一怔，隨即告訴他，他聽得哈哈大笑，說是報應！

不錯，這是報應。似沙旺霸這樣的人，確是需要報應的，如果沒有報應，那就老天不開眼了。

但是，沙旺霸受了報應，問題仍然沒有解決。郝木森受到意外的興奮刺激，沒有想到這一點，稍後，冷靜下來就感到不好了。他問：「伯伯，金花呢？他們肯放過金花？」

「他們當然不肯，但形勢對他們不利，由不得他作主了！我要他們答允了條件才放他們離開！」

「他們離開之後，你也離開？」

「不錯，我看着他們遠去了之後才離開的！」

「伯伯，你上當了！」他們一定在你離開之後再回去對付金花！或者放了蠱才去！伯伯，你讓我看看，你的後頜可有紅印！」

「不會有的，你怕我中蠱？」

「奇怪！沙家是有名的蠱師，怎麼會不放蠱呢？難道他們變了？」

「不是他們變了，是他們想不到有這種事發生！他是去做新郎的，怎會帶蠱？難道要向新娘種蠱？當然不會呀！」

「這也是！但他們回去之後，便不同了！」

「那也不要緊，蠱神奈何不了我！」

「可是金花，我眞担心！」

「你担心什麼？我已把她帶到這裏了，你還担心什麼呢？」

「怎麼？金花在這裏？」

「我早來了，你的傷怎樣了？」

「好多了，金花，你見過這兩位大哥！」郝木森給金花引見鐵柱與李龍。

「金花姑娘，你們談談吧，天快要亮，我們要歇息了，如果發現有什麼不妥，可以叫我們！」

「謝謝你，伯伯！兩位大哥！」金花倒很大方，不比一般女子那麼怕羞。

甘大鵬等走後，金花便坐到郝木森身邊，互相依偎着。

「金花，你說，這幾天，你哥哥怎樣了。」

「別說了，我沒有哥哥，我哥哥早死了！那畜牲不是我哥哥，他不是人！」

「這也難怪你氣的，說眞的，如果不是看在你面上，我早把他宰了！你知道，姓沙那小狗做了太監？他惡貫滿盈，應有此報！」

「我聽你們說過！」

「你知道什麼叫太監不？姓沙那小狗，該有這種報應的！」

「你們早先說過，我可聽不清，太監是什麼？」金花好奇地問。

「太監，太監，唉，你叫我怎麼說好呢？」

「怎麼？不能說？」

「不是不能說，是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這倒奇了！人家姓沙的當太監，有什麼不好意思？又不是你自己當太監！」

「胡說八道，我當了太監，你……」

「我怎樣？」

「你便不會愛我了！」

「你才胡說！不管你當了什麼，我都揍你！你快告訴我，太監是什麼？」

「太監是……」郝木森扳着她的肩頭，湊近她的耳朵低說。

她羞得低了臉，低說：「胡說，你騙人！」

「眞的，你剛才沒聽我們說，姓沙那小狗今後不能再欺負女人？不聽我們說，這是他應得的報應？」

「眞的？你沒有騙我？太監眞是這樣的？」

「怎麼不眞？你不聽鐵大哥說，太監是在宮廷中侍候皇后妃嬪的？要是他和正常人一樣，皇帝怎麼放心？你想想自會明白了！」

金花回想早先鐵、甘等人的話，心下明白了，羞態也更顯了。她低聲說：「這眞是報應，姓沙那小狗，不知污辱了多少人，這一次，叫他有得受了！森哥，早先我說你是太監，你不怪我吧？」

「當然不怪，我又不是太監！」

他們兩個纏着一個「太監」，說了半天，要不是聽到鷄鳴，還不知說到什麼時候才停止呢！

各人都睡熟了，甘大鵬聽到有獵獵之聲，陡然坐起來，一手揑着符訣，一手抓着七首，凝神注目，面向門口，突然，他勁道貫指，把手中七首一彈而出，電射而去，「卜」一聲插在門上，手中揑着的符訣一點也不放鬆。

七首插在門上，插得很深，但雖然如此，七首仍然顫動不休，似乎有人用力拔除七首，祇是力道不够，無法拔得起。

七首不動了，門上却流漏出黑色的水來，腥臭無比，自七首插處直向下流，直滴到地下。

「這是你自己找死，怪不得我！」甘大鵬自語，揑着符訣的手指放開了。七首則仍然插在門上，並沒有拔出來。

這一夜，再無其他異事，倒是沙家却鬧了個天翻地覆，死人燒屋，哭聲震天，慘悽極了。

沙家自從火起之後，時在隆冬，百物乾燥，雖是下雪天，一樣是百物乾燥，火勢一起，風一吹，那還撲得熄？火起風勢，風助火威，轉眼便燒了三間房子，亂成一團，直至燒了七間房子，才算截斷了火頭，遏止了火勢，損失已經不少了。

後面燒了七間房子，自己毀了三間截斷火路，合共恰好是十間；前面困攻鐵柱與李龍兩個，却是死傷數人，勞而無功，連火箭也失靈，收不到效果。要不是及時撲滅流矢帶來的火種，幾乎又釀成另一場大火呢！

沙家如此，沙旺霸去了金花家，不但未得到金花，反變了太監回來，雖不致喪命，却比喪命更慘，他才二十多歲，未來的日子正長，怎麼辦？再說，沙家僅此一子，才會嬌縱成這個樣子，竟被人家閹了，變成太監，今後還有什麼用？廢人一個而已，要靠他接宗傳代那是妄想了！沙家對此豈會甘心？因此，連夜派人到金花家去算賬，結果抓去了金花的哥哥！金花失踪了，不知去向。

沙家有豢養着的蠱師，專司放蠱之職，他奉命追查金花下落，便放蠱追踪，追查到甘大鵬，却被甘大鵬先下手為强，抖出七首，揷死蠱神。蠱師在沙家等候消息，突然慘叫一聲，雙手猛在胸前亂抓，鮮血自手指縫中流出來。

供奉蠱神的神枱燈熄滅了，蠱師慘叫哀號，撼人心魄，這都不是吉兆，沙老爺已知不妙了，但他素知蠱師功力高强，對他信任十足，所以明知不妙，仍望有奇蹟出現。

可惜，奇蹟沒有出現，奇事却出現了，由蠱師身上流出來的血，凝結成一條大蜈蚣，有頭，有脚，有尾，任誰都看得出是一條蜈蚣！由此可見蠱師所供奉的蠱神是蜈蚣。

沙家蠱師死了，這對沙家的影响甚大。沙家上下人等都敬服蠱師，蠱師成了他們的大衆靈魂，他們都有一個信念：蠱神是萬能的，蠱師也是萬能的，他們如果有什麼解決不了，出動到蠱師，馬上便可以解決了，這樣的例子，過去已有不少，所以各人都深信不疑，沒料到這一次失靈了，蠱師死了，蠱神也死了！今後再無所恃，再無所倚靠！這怎不使各人如喪考妣？

沙老爺這幾十年來都過得平平穩穩，自小就受到尊敬，自小就只知享福，不識憂慮，想不到臨老却遭此打擊，使他氣恨交加，當堂暈倒，病倒了。

「老爺，阿旺蠱師在生時不是說過，他有一位師兄，功力比他更高？老爺何不請他來幫忙？」一位謀士向沙老爺獻計。

沙老爺點點頭，說：「他肯來嗎？」

「老爺說請他來替阿旺蠱師報仇，他份屬同門，必然肯來。」

「好吧！你……嗯，不成！」

「爲什麼？老爺？」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怎麼去請？」

「這個我知道！阿旺蠱師曾經對我說過！」

「那麼，你叫人去請吧！」

「好！我去安排好之後，再請老爺下令出發！」

沙家忙於找人報仇，郝家却喜氣洋洋，談笑無禁。

郝木森顯得最爲開心，但也詫異地說：「甘伯伯，我眞有點奇怪，沙家怎麼變得如此善良了？全無半點報復的跡象？」

「你很希望他報復？」

「不，我當然不希望，但他不是這樣大量的人。」

「你說得很對，他不是個大量的人，而且，碰上這樣的事，大量的人也未必受得了，所以，姓沙的更受不了！」甘大鵬說。「不過他已經報復過了！」

「什麼？他報復過了？」

「不錯，他已經報復過了，他昨夜已經派了蠱神來，給我殺了！」

「甘伯伯，你殺了沙家的蠱神？」

「你不信？那是一條大蜈蚣！如果我沒有料錯，沙家的蠱師也是死了！」

「眞想不到，甘伯伯，你有此本事！甘家的蠱師曾參加過比賽，擊敗了二十多個蠱師，奪得第一位才當上沙家蠱師，歷年來，不知害死了多少人，想不到却給甘伯伯殺了，眞是大快人心！」

「郝木森，你別高興得太快，正如你剛才所說，甘家是不會就此罷休的，做蠱師的也總有他的一羣朋友，他們都會出面替死者報仇的，不管眞是爲死者還是爲了沙家那個蠱師職位，他們都會爲死者出頭的！如果我猜料不錯，三兩日內，就會有人找上門來了。」

「那怎麼辦？別的容易對付，蠱却來無踪去無迹，無法應付的！甘伯伯，這一趟，又要倚仗你老人家了！」

郝木森憂形於色，各人也都望着甘大鵬。甘大鵬道：「對於蠱，我也所知不多，不過，皮毛是知道的。就不知他請了什麼人來！」

「我已經托朋友去打聽了！」

「那很好！且等消息來了再說吧，現在說也沒用。」

但話是這麼說，各人的心情還很沉重，注意力依然集中在蠱上。

午前，有人回報了，一切均如甘大鵬所說，但蠱師方面，是無人能夠猜得到。

郝木森一聽沙家派人去請阿旺蠱師的師兄阿興，登時臉色大變，惴惴不安，他告訴大家，阿興的蠱，比阿旺高强許多，要對付，可眞不容易！各人聽了，也心如鉛壓。鐵柱看着師伯，希望他說話，但他却在沉思。氣氛十分沉悶。

甘大鵬助郝木森一臂，閹了沙旺霸，奪回金花，又殺了沙家的蠱師阿旺。但沙家不肯罷手，要請阿旺的師兄阿興來爲師弟阿旺報仇！郝木森探得這個消息，大爲不安，連鐵柱，李龍也黯然，甘大鵬默默沉思。氣氛甚爲沉悶。

過了好一會，甘大鵬說：「不必害怕，阿興，不錯是一個出名的蠱師，但他還不是最厲害的，假如他請了白眉鬼婆來，就要小心了！現在，他只請了阿興來，還不嚴重，你們放心好了，遇到意外，不要大驚小怪，我會對付他的！」

「師伯，你眞能鎭壓得住？不怕報復嗎？」

「事急馬行田，只好見一步行一步了，有什麼辦法？總不能坐着不動，斂手待斃呀！是不是？」

「伯伯，請你老實說，你懂不懂放蠱？能不能治蠱？」

郝木森嚴肅地問。各人傾耳的靜聽。

「郝木森，你問得直率，我也不瞞你！我不是蠱師，不會放蠱，也不會治蠱，我只是抱着一點，天地有神明，邪難勝正，憑了一個正字，我不怕跟他們鬥，我雖然無必勝把握，自料他們要想勝我，恐怕也不容易。至於放蠱，治蠱，都非我所長了。」

甘大鵬表明立場，各人都肅然起敬，隱隱還有這樣一種信心，覺得他確有可能鎭邪之正氣。

這一天，各人的心情都很沉重，因爲大家都知道，一場可怕的明裏暗裏都要搏命的鬥爭就要開始了。

到了午間，郝木森和金花兩個在一起，正談着這場可怕搏鬥的可能結果，突然，金花「嘩」然驚叫，猝然把手伸到郝木森身上大力一拍，把一條五色斑斕的蜈蚣撥向地面，旋卽用脚去踏死牠。

「這是怎麼回事？怎會有五色蜈蚣的？」郝木森怔怔地說。

「這怎麼知道？我也是第一次見到！啊，牠的形狀眞可怕，顏色倒是不錯！」金花回憶着！

「你眞大胆，敢用手捉牠！」

「我也覺得奇怪，平時我是對什麼毛虫都怕的，剛才，我也不知怎的，竟然忘記了害怕！」

「我知道，因爲你怕我受傷，便忘記了自己的危險！金花，你眞偉大！」

「你胡說，我……哎呀……」她正感到心甜，猛然發現自己身上也有一條彩色的蜈蚣，並且已經由衫袖鑽進了裏邊，這一來，怎不令她花容失色，驚惶大叫。

這是事起倉卒，無暇考慮的，怎麼辦？一個念頭閃過，還未作決定，自救的本能已經使她動手除衣了。

除衣，這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雖然苗族不比漢族那麼重禮教，但苗漢雜處的貴州，相互同化，雙方都會沾染了對方的習俗，金花又是一個出色的美女，卽使染有苗族的習慣，在一個陌生人面前寬衣還是十分難爲情的，雖然那個陌生人其實並不陌生，是她的愛人，是她的未婚夫。

可是，爲了安全，她顧不了許多，迅速把上衣除光，也幸而她除得迅速，彩色蜈蚣已經快鑽進褲頭去了。

「你這死毛虫！」這一回輪到郝木森替金花捉毛虫了。

除去毛虫之後，郝木森幫她穿上衣服，她已羞得低下了頭，臉紅過耳了。

「這毛虫，會不會是阿興蠱師放的？」金花突然說出一句，提醒了郝木森。於是，他拖着金花，急急去找甘大鵬。

甘大鵬不在，鐵柱也不在，只留下一個李龍在那兒練刀術。他一見郝木森便停了手，向郝木森打招呼。郝木森問起甘鐵二人，李龍兩手一攤，作了一個表情，說：「我也不知道。他叫我不可亂走動，在這兒等他們，就匆匆走了！我閒着沒事，便練起本行來了！」說罷，又作個表情，尷尬地笑笑！

「甘伯伯沒說去那裏嗎？」金花輕輕地問，但神情的焦灼已溢眉表，誰也看得出來！

「沒有！」李龍說。

「這怎麼辦？」金花望着郝木森，似乎無限憂心，使得李龍這樣一個人，也爲她担上了心事，影响力之大，可以想見！

「金花，現在急也沒用，我想，甘伯伯和鐵大哥匆匆而去，必有原因，說不定就是爲我們這件事呢！他一定會爲我們安排的，我們還是別打擾李大哥，我們先走了，等一會甘伯伯和鐵大哥回來，請你告訴他們一聲，我們有事要見見他們！」

「是什麼事呢？」

「是關於蠱術的事，我也說不清楚！要甘伯伯才會明白！」

「哦，有這種事？那就眞要等甘大俠回來才能辦了！你們有事先走吧，見到甘大俠或鐵柱，我會替你們說的！」

「謝謝你，我們走了！」金花與郝木森兩個交代清楚，再稱謝而退。

金花雖然告別了李龍，心中總是忐忑難安，走路也提不起步，走的很慢。她心中，記着好幾件事，比如會不會再遇上彩色蜈蚣？牠早先何以不咬？再遇上了，會不會咬？假如在衆多人面前遇上，怎辦？

她想起除衣就覺得臉紅，在郝木森面前除衣，還可以忍受，因爲她愛他，她知道遲早都會要如此的，不過時間問題而已，但在別的人面前，那是萬萬不能的！若果遇上蜈蚣怎辦？她感到一陣顫慄，急急要趕回家中了。

金花與郝木森兩個，記着鐵柱與甘大鵬，特別是希望甘大鵬快點在他們眼前出現。但希望未必就能如願的，而且，能够迅速得如希望一樣的實現，世間更是少了，金花與郝木森兩個的希望也是一樣，許久也沒有見到甘，鐵兩個人回來。

鐵柱與甘大鵬去了那裏？原來他們確是有事出去的，並非純粹去玩那麼簡單，不過，他們出去時是一齊，實際却是分頭辦事，並不是在一起的。這是他們在離開李龍之後走了一段路之後才決定的，因爲情勢有變，迫使他們分頭進行。

鐵柱要去找一個人，可是要找的是什麼人，他自己並不知道，因爲甘大鵬並沒有告訴他，甘大鵬只把那個人的形貌向他說了一遍，而且說的十分詳細，至於那個人是什麼人，却沒有說，因此，鐵柱並不知道，無法猜想。他只是依照師伯所說的路程去找那個人，師伯說他若然見到那個人，自會知道就是他要找的那個人，他也深信不疑。

不過，鐵柱却有一個奇怪的想法，那就是，他過去和師伯相處的日子不算短，從來不曾聽得師伯提到這兒的事情，這次回來，也朝夕與共，並未分手過，師伯並未離開過多少時候，何以師伯對這兒的事物如此清楚，師伯何以知道有這樣一條路？有這樣一個人？鐵柱一邊走一邊想，對身邊的景物都放棄欣賞了。

突然，有尖銳的女子尖叫救命聲，這一聲叫，使沉思中的鐵柱清醒過來，停了步，定一定神，從第二聲判定方向便飛快的跑過去。在奔跑中，他聽到有個男子的得意笑聲。只聽得他哈哈地笑說：「你叫呀，叫呀，怎麼不叫？哈哈！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就是叫破喉嚨也不會有人聽到，就是有人聽到，也不敢來救你！你還是乖乖的自己把衣服除了吧！惹得我性起了，嘿！我把你的衣服全都撕成碎片，看你怎麼出去見人！」

男的話聲一落，女的又叫救命了！鐵柱這時已經肯定了方位，並且還找到一個棘叢遮蔽得很好的石洞入口。他想也不想，一閃身就衝了入去。一看洞中情形，當堂臉紅過耳，原來有一個全身赤裸着的男子，正在扯着一個少女的下裳。上衣已經沒有，裸露了，她一面叫救命，一面拚命的抓實褲頭掙扎，那個男的醜態畢呈，似乎十分性急，左手猛的扯女方下裳，右手揚起，就要打在女的臉上，口中却刻毒地罵！

驀然，他的右手被人抓住，扭向背後。他不自禁的「哎呀」一聲，同時左手也鬆了，還未看得清楚，只見黑影一閃，右臉先中一掌，「拍」聲，清脆玲瓏，他又不自禁的「嘩」叫，跟着，他的臉上，身上都中了招，痛得他「哎呀，哎呀」大叫，同時，雙手按着肚子，彎了腰，蹲了下去。

這個男子很年輕，大約只有二十三四歲，一身肌膚白白淨淨，和其他男子有點不同，似乎平日甚少晒太陽，而是慣於養尊處優的公子哥兒。他怔怔的瞧着站在面前的陌生青年。

「滾！你給我滾！」鐵柱一脚飛起，把他踢得跌出了幾步，他爬起來，抓起自己的衣服向外狂奔，鐵柱把女子的衣服丟給女子，說：「快穿起來！」說完，自己轉過了臉，走開了幾步，那女子給這意外嚇呆了不知怎麼做才好，直至此時，才急急穿衣，衣服却有好些地方給撕裂了，露出肉來。

「走吧，你自己認得路，快回家去吧！」鐵柱對那個女子說，那個女子却聽不懂她的話，他也聽不明白，兩個都動口動手，十分忙碌。但是，還是懂一些，不懂一些。不過，由於一個是救人者，一個是被救者，在感情上是沒有敵對與不滿，所以儘管雙方不能全懂對方的意思，也不會發生爭執吵架。

突然，陣陣歌聲傳過來，歌聲倒是十分悅耳的，鐵柱不知道唱些什麼，只覺得動聽，那個女子却臉色大變，又氣又恨地咒罵，由表情與語氣就可以證明這一點。因此，鐵柱也爲之悚然動容，急問原因。結果，那個女子費了好些唇舌才能使鐵柱明白之後，也生氣了，他握實拳頭向空中一揚，猛地向下搗，憤然說：「狗娘養的，剛才不曾把他宰掉，我眞後悔！」

那個人唱些什麼呢？使得那個女子與鐵柱都如此憤怒？原來他以歌聲，告訴人家，說有個美雅的女子和一個不知名的青年通姦，給他無意中碰上了，立卽予以指

責，勸他不可，可惜他們不知醒悟，不聽他的勸告，反嫌他多事，打了他，還怕他外洩，要殺他！幸而他逃得快，才沒有被殺死！他又說出他們通姦的地點，叫人快些去抓住他們，給別人作誡，也替他自己報仇！

這是顛倒黑白，歪曲事實的誣衊，鐵柱與那個叫名美雅的女子聽了自然是大爲憤怒了。

不過，這個唱歌的不是普通人，他是當地有名的歌手金天生，被公認爲男子中唱得最好的一個，他長得也漂亮，因此，極受女性愛戴，他一直以來恃靚行兇，憑歌挑誘，已不知汚辱了多少婦女。有的被辱之後，怕被人取笑，不敢出聲，有的確是自願的，更不會出聲，因此，在婦女們心目中，有人目之爲魔鬼，有人美之爲天使。但不管怎樣，他是一個受婦女們歡迎的歌手則是事實。他爲一些青年人所羨慕與嫉妒也是事實。因此，此刻當他的歌聲傳出，便有不少人爲他鳴不平，自動按照他所說的地方去尋找浪子淫娃，要替金天生出一口氣。

美雅知道當地的情形，不想鐵柱受寃枉，勸他快走，但他不肯，他以這是關係到美雅的名節，不該受誣受污，自己要走，當然能走得掉，可是自己一走之後，美雅更加百詞莫辯，水洗難清了！他是一個有俠義心腸的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早先與自己無關，自己可以不理的，自己還是插手理了，這時與自己沾上了關係，更加不該引退了。

鐵柱不肯走，美雅也沒有辦法，同時還十分感動。不自禁的向他說了好些感謝的話，和他產生了一種微妙的感情。

那是白天，是午後時光，只要眼睛沒有毛病，就能够看得很遠，而且看得十分清楚，鐵柱練過眼力，比別人尤勝一籌。他在美雅還沒有發覺之前，向前面一指道：「那邊有好幾個人匆匆趕來，可能是上了姓金那狗賊的當，來找我們的！」

「眞的？有多少人？」美雅駭然反問道。

「大約有十二三人！」

「啊，這麼多，鐵大哥，你快跑吧，再遲，就跑不掉了！」

「我根本不打算跑，你放心好了！」

「你不打算跑，這對你，對我都沒有好處呀，何必冒這個險！」

「我跑了，對你會有好處？」

「那倒不是，一樣沒有好處，但對你有好處呀，你爲什麼不跑？」

「我才不怕他們，你放心，他們傷害不了我的，我不怕他們，我要看看那些狗賊來了沒有！」

「你還想打他？他們人多，他們會帮忙他的，你何必這樣？」

美雅勸着，人家已經迫近，陸續現出身形了，在這些人當中，有認識美雅的，有美雅的相好，也有美雅的對頭，相好的爲她惋惜，替她說好話，對頭的則相反。至於鐵柱，却沒有人認識，沒有人替他說話了。

「這傢伙好大胆，居然敢打我們的歌手！」

「殺了他，替金嗓子報仇！」

「對，殺了他，替金嗓子報仇！」

「他是什麼人，如此大胆，動手呀，還等什麼？還要聽他胡說八道？」

一片嚷叫聲，都是對鐵柱不利的，美雅爲他不平，替他說話，反而引來一陣粗言穢語羞辱。

「住口！」鐵柱在各人嚷叫中，陡然大喝一聲，他這一聲，把對方的所有聲音都掩蓋住了。他這一聲的氣勢，也把各人嚇窒，都不自禁的停了口，聽他說下去。

鐵柱在各人噤聲之後，繼續說：「金天生這狗賊呢？他怎麼不敢來見我？他在那裏？叫他來見我！我倒要看看這小賊有什麼本領，居然騙得你們這樣服服貼貼，聽他的話！」

鐵柱屹立不動，眞如一根鐵柱。他嚴肅的神態，洪亮的聲音，都給對方一種凜不可犯的感覺。雖然他的話有大部份人完全聽不懂，小部份人只能聽到一些，却也有能够完全聽懂的人！所以有人問：「朋友，難道我們的歌手寃枉了你？難道你沒有幹過那種事？」

「你既然聽得懂我的話，那就最好了，你們不認識我，你們認識美雅姑娘，我的爲人怎樣，你們不清楚，可以不信，你們了解美雅的爲人，她的話你們應該可以相信，我不否認打過姓金那狗賊，我並且後悔不曾把他宰掉！他自己幹出沒有廉恥的事，給我撞破，要不是我動手，美雅姑娘早給他汚辱了！」

「你這話可有證據？他說你與美雅有染，美雅當然帮你！」

「你們爲什麼看不見？美雅的衣服不是給撕破了？她的臉不是傷了？手也傷了？這會是和情郎幽會的現象嗎？這是遇到了强暴時反抗的結果，你們爲什麼不會想想？」

「你們不會在事後做出來的樣子？」

「你們想推卸罪責，什麼事不可以做出來？這不能作證！」

「那麼，我問你們，兩個人幽會，當然不會一見面就幽會吧？他們必須先有感情，大家都有意思了，才會幽會吧？」

「這個當然，還用說！」

「你們恐怕不是第一次了吧？嗯？」

「說，你們是第幾次了？」

幾個人爭着說話，咄咄迫人。

鐵柱道：「我說今天還是第一次你們信不信？」

「好呀，你終於承認了！」

「不管是第一次還是第二次，總之你是承認了，你還有什麼說話！」

「承認什麼？你急昏了頭啦，我說我跟美雅姑娘，今天才第一次見面，我是昨天傍晚才到這地方，怎能今天就和美雅姑娘幽會？你們不是胡說八道是什麼？眞氣人！」

「哼，還氣人呢，誰知道你是什麼時候來的？」

「那麼，你們當中，可有人認識我？我如果早來了，和美雅姑娘有往來了，你們自然不會不知道，你們說，有誰見過我嗎？」

「我見過你，我認得你！」在大家都沉默中，突然有個人叫起來。

「大烟五，你認識他？」有人反問，

語氣十分訝異，似乎不大相信。

「不錯，我認識他，你們誰能把他抓住，我們老爺必有重賞！」

「你們老爺要抓他？爲什麼？」

「昨夜在我們老爺家中殺人放火的就是他，我老爺正要找他算賬呢！」

「你有沒有認錯人？眞是他？」

「不會錯，我認得清清楚楚是他！」

「嗯，我問你，昨晚在沙家鬧事的可是你？」有人喝問鐵柱。

「不錯，你們既然知道了，我也不瞞你們，昨晚大鬧沙家的是我，昨天早上打傷霍大肚的兒子霍明光的也是我，破了沙家蠱師的蠱法的也是我，閹了沙旺霸，使他做了太監，今後再不能汚辱婦女的則不是我自己，却是我的朋友！但是，要汚辱美雅的則不是我，是你們姓金那狗賊，我話已說完了，你們還要怎樣？」

「這麼說，你是姓鐵，叫鐵柱，住在郝木森家中？是不是？」

「不錯，你想怎樣？」

「啊，這麼說，我們眞是上了當，寃枉好人了！你昨晚幹的事，我們全知道了，都十分敬佩，因爲你替我們出了一口氣，我們還想到郝家去見見你呢，都因爲怕給沙家的人知道，不得了，所以不敢。想不到在這裏見到，剛才我們上了姓金的當，多多得罪，多多冒犯，請你原諒！」

「我還有事，我已經耽了許多時間，該走了，你們如果沒有別的話要說，我可要走啦！」

各人既然知道鐵柱的身份，敬愛還來不及，怎會再加留難，自然是沒有話說，於是，鐵柱向他們一拱手，一個轉身，飄然而去，迅速消失了。在他背後，引起一陣議論，那是難免的。美雅不再被罵爲淫娃，反受到尊敬，成爲大家訪問的對象，這樣的結果，絕非金天生所能够意料得到的。

鐵柱別過各人而去，不久，又聽到美妙的歌聲，清趣悅耳，而且，他還聽懂了歌詞，聽得歌聲清越悠揚，鐵柱放慢了步，心想：這姑娘唱得眞好聽，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樣好聽的歌！花雅說，他們這裏唱得最好聽的要數花苞，這姑娘，該不是花苞吧？鐵柱邊聽邊想，只聽得那歌聲唱道：

假若你要找朋友的話，
就請找我吧！
我的模樣不漂亮，
我的樣子也不苗條，
像我這樣的姑娘，
世上是很多的，
但我的心，
世上却是難找的！

×　　×

假若你要找朋友的話，
就請找我吧！
我沒有多少粧奩，
也沒有綢緞綾羅，
像我這樣的窮姑娘，
世上是很多的，
但窮人的心，
却是最善良的！

歌聲充滿了感情，似向情人傾訴，又似向惡人控訴。鐵柱聽着，不由的重複了幾遍之後，突然豪興大發，就着對方的口氣唱道：

假若你要找朋友的話，
就請找我吧！
我的模樣並不俊俏，
我的身子也不魁梧，
像我這樣的人材，
世上是很多的，
但我的心，
世上却是難找的。

×　　×

假若你要找朋友的話，
就請找我吧！
我沒有高樓大屋，
也沒有黃金白銀，
像我這樣的窮人，
世上是很多的，
但窮人的心，
却是最善良的！

×　　×

但窮人的心，
却是最善良的！

鐵柱忘記了師伯的叮嚀，有的歌可以答，有的歌却不可以答，一答上了，就容易惹麻煩，此刻，人家的姑娘找朋友，他忘了禁忌，竟然回答了，自己還沾沾自喜，高興自己有此急才，有此歌喉呢！

鐵柱的歌聲洪壯嘹亮，充滿男性魅力，和金天生的歌有迥然不同的分別。

金天生的歌喉，在花江，北盤江水域一帶，是被公認爲第一把歌手的，事實上他確也唱得清脆悅耳，十分動聽，可惜的是脂粉味太濃，缺乏男子氣概，假如將他與鐵柱的歌比較，確是歌如其人，一個是少見太陽的俊俏公子，一個是肩寬腰闊，眉粗眼大的鐵漢。

金天生的歌喉，當地的人早已聽慣，一聽就聽得出來，鐵柱的歌喉却是極爲陌生的，給人以新鮮刺激的感覺。大家都覺得鐵柱的歌，寬厚無比，如排山倒海而來，和他們平時聽慣了的完全不同。因此，聽到的人都自問與問人：「這是誰唱的？怎麼過去未曾聽過？」

有人也會說：「這是誰？唱得這樣恢宏！」

各人猜測着，却無人猜測得到。

這時，突然傳出金天生的歌聲：

北山上有兩股泉水，
兩股泉水一樣清澈如鏡，
寨子裏有兩個姑娘，
兩個姑娘一樣漂亮美麗。

×　　×

不知那股泉水最清明？
不知那個姑娘最眞心？

歌聲剛落，早先那清脆的女音又响起來了，回答得眞快啊，只聽她唱道：

南山上有兩隻雄鷹，
兩隻雄鷹一樣敏捷聰明，
寨子裏有兩個青年，
兩個青年一樣魁梧俊俏。

×　　×

不知那隻雄鷹最聰明，
不知那個青年最鍾情？

鐵柱聽得心中一急，也接上去唱：

北山的姑娘心明如鏡，
有主見的姑娘最聰明，

南山只有一隻是眞雄鷹，
另一隻不是雄鷹，是害人精。

× ×

俊俏的青年未必可靠，
會說話的人兒心腸壞，
會唱歌的青年會騙人，
受害的姑娘數也數不完。

鐵柱這歌唱出來，聽到的都大吃一驚！因爲他自己也是個會唱歌的人，怎麼好這樣唱？他實在是太大意，還是存心開玩笑？這話別人想不通，但金天生却是想得出來的，因爲他聽出了鐵柱的口音，知道他就是早間打過自己的人，自然他這時歌詞所指的也是自己！爲此，他對鐵柱又氣又恨，恨之徹骨，恨不得把他殺掉！

不過，金天生也有意外的感覺，他萬料不到鐵柱的歌會唱得這樣好，另創一格。金天生也感覺到鐵柱的歌，氣勢磅礴，如江河壯闊，沛然而至，比之他自己靠尖峭的音色悅人，實在是大有分別。他過去一直自恃，認爲難有敵手，此刻却有自卑感覺了。他曾經和鐵柱交過手，吃過虧，此刻雖然只是歌聲碰頭，人未碰頭，他也胆怯，不願和鐵柱碰在一起了。這是他聰明的地方，因爲君子不吃眼前虧，他若與鐵柱發生正面衝突，吃虧的必然是他，這是可以肯定的，前車可鑑，他怎敢再與鐵柱碰頭？

不過，他是不甘心的。他有幾位要好的朋友，都有一身武功，其中兩個更是同門的師兄弟。他們都和金天生有極深厚感情，他此時便決定去找他們帮忙，請他們出馬對付鐵柱。他這想法，除了他本人以外，包括他那幾位朋友與鐵柱在內，都不可能在事前知道，更不可能及早防範！

但是，他雖然要走的，他要去找朋友帮忙，却不甘心，也怕那會唱歌的姑娘上了鐵柱的當，所以在臨走前還高聲唱出另一支歌：

綠色的苦瓜，
兩頭尖尖身子長，
看起來很漂亮，
吃了便知道苦了。

× ×

紅色的嘴巴，
嘴唇尖尖舌頭長，
說起來很漂亮，
聽了便上當！

× ×

我有事要先走了，
聰明的姑娘自己會看會想，
什麼時候我再回頭，
要看姑娘對我的心意怎樣了。

金天生眞眞走了，因爲他唱完這一句之後，久久再沒有唱，等到他的歌聲再傳來，已經是相隔很遠很遠，隔了好幾座山頭了。

金天生瀕走留下那幾句歌，對他自己是十分有利的，使別人容易產生誤會，即使有人說他的壞話，也只是人家詆譭他，不是事實，可是鐵柱聽了却氣壞了。他是直性子，明明說了眞話，却反被咬了一口，如何受得？因此他的歌詞更加凌厲了。他唱道：

白天總是白天，
黑夜也總是黑夜，
黑白是非必須分清，
怎容得混淆倒顛！

× ×

黑心的狼會害人，
狐狸也會扮外婆，
善心的姑娘呀，
小心狐狸和黑心狼！

× ×

姓金的小子心腸壞，
被他損害的人已數不淸，
姑娘若再上他的當，
受害的人將會再加多一名！

× ×

我是一位過路客，
無須留姓及留名，
我說的話句句眞，
我要揭他的羊皮只是路見不平！

× ×

月夜的溪水分外清，
姑娘看人要看眞，
若不相信我的話，
三天五日便見分明。

× ×

言盡於此言難盡，
姑娘啊你必須小心謹愼，
嘴甜的人未必可靠，
識人要識眞心的人。

× ×

嘴甜的人未必可靠，
識人要識眞心的人！

鐵柱由於恨金天生，和喜愛那位姑娘的歌，怕她上了金天生的當，不禁用上了眞感情，所以唱出來也特別動人感人。他唱得山鳴谷應，那宏亮的歌聲，由於用上了內勁，响得更久，傳得更遠，許久許久還在空際廻蕩，使人聽得迷了。

這已不是一般歌手所能辦到的事，這更不是金天生這樣生活不正常，心術也不正常的歌手所能唱得出。那位唱歌的姑娘也受到感動了。她本來對他的勸告存有輕視，認爲他是惡意傷人，心存不良的。此刻却改了主意，相信了他的勸告，眞對金天生存有戒心了。她很希望能見鐵柱一面，看看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但是，她沒有達到願望，她一連唱了幾支求見的歌都得不到回答，不知人家是走了，還是不願與她見面，躲了起來。

那個女子，因此有所感觸，幽幽地唱出：

藍藍的天空飛來一隻白鶴鳥。
一隻孤單的白鶴鳥！
展翅廻旋，
昂頭高叫，
又寂寞又悲傷，
因爲牠失去了伙伴。

× ×

青青的河畔上坐着一個姑娘，
一個孤單的姑娘！
低頭沉思，
默默不語，
又寂寞又悲傷，
因爲她失去了友情。

歌聲哀感動人，似乎也動了眞感情，唱來眞如猿啼鶴唳，感人肺腑，動人心絃。

歌聲在天際繚繞，許多聽到的人都給

撥動了心絃，有所感觸，戚然寡歡，更有人泫然淚下。鐵柱仍沒有走遠，仍然聽到她的歌聲，亦爲之黯然。但他硬着心腸離去。

鐵柱走了一個時辰左右，到了矛江口附近，已經接近北盤江了，他想：快了，快可以見到那個人了，心中不覺一樂。怎料就在這時光，突然由路的兩旁竄出四個大漢來，一齊排成一字，擋住鐵柱的去路，不許他通過。

這四個人的突然出現，使鐵柱感到一陣臉熱，因爲他認爲讓對方到了面前才發覺，實在太丢人了，無論如何是一件丢臉的事。爲了掩飾自己的羞愧，他決定在這幾個人身上爭回面子。

「你們想怎樣？我是個過道的，一無財，二無寶，更與你們無怨無仇，請讓出路好不好？」

「讓路？只要你懂得規矩，按照規矩行事，我們自然會讓路！兄弟們，你們說是不是？」

「對！正是這樣！」幾個人，一齊回答。

「什麼規矩？請說！」

「你是眞不懂，還是裝蒜？」

「告訴你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明白了？」

「你是要收買路錢？」

「不錯！看來你還不算太蠢！」

「可是，我已經說過了，我一無財，二無寶……」

「廢話！看不出你把金錢看得比生命還寶貴，我剛才還讚你不太蠢，看來是讚錯了！」

「沒錢就把衣服除下來！」

「還不動手，要等老子動手不成？」

「如果要老子動手，你就得連命也留下了！」

四個人四口刀子在鐵柱面前幌來幌去，冷氣森森，刀光閃閃，十分嚇人。鐵柱看着他們，胸膛湧起一股熱潮，翻騰着，要衝出胸膛了。他强忍着，沉聲說：「你們行個方便好不好，別迫人太甚！」

「我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不留下買路錢，休想過去，你自己想吧！」

「就是皇帝老兒從此過，沒有錢也過不去！」

「這麼說，是沒得商量了？」

「有錢有得商量，沒錢與鬼講話！」

「你沒錢，我倒有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你跟我們回去！」

「跟你們回去？去幹什麼？」

「去霍家送死呀！你不知道？霍家出了錢要抓你？活的……」

「活的五千両！死的五百両！小子，你倒很値錢呢！五千両，可不是個小數目呀！」

「好呀，說了半天，原來你們是霍大肚子的走狗，爪牙，這就眞沒得商量了！來吧！你們既然是霍大肚的人，你們不動手我也要動手呢！來！來！還不動手，等什麼？」

四個大漢互相對望一眼，臉上現出神秘的笑意，其中一個先動手，一招「斜身殺虎」，刀鋒砍向鐵柱的手肘，打法十分出奇，竟不攻擊對方要害。鐵柱一愕，却不深作考慮，手腕一翻，屈指疾彈，「錚錚」兩下彈在對方的刀背上，對方只覺手腕一顫，虎口疼痲，幾乎連刀也握不穩，「哎呀」一聲，急向後退。

「那裏走！」鐵柱追上去，右手一伸，打出一招「震山塡海」，掌勁甚烈，眞有摧山碎石之勢，但他並未用盡，已有黃衣大漢橫裏砍過一刀，疾劈他的手臂，迫使他變招換式。

「來得好！憑你們這一手，確可以收買路錢了！但要勝我，還嫌未够！」說話時右手一沉，猝然轉身，左掌陡然斜飛，來一記「后羿射日」，不避而避，以攻退攻，迫使黃衣漢後退廻避。

但是，早先四個大漢是個別迎擊，此刻却是聯成一氣，擺成陣勢了。一個對一個，他們自覺功力所限，不能對付得了鐵柱，聯成刀陣之後，鐵柱反而覺得四面受制，對方的功力增加一倍以外，還互相照應，不管他攻擊任何一個，另兩個必然出手相援，迫他回救，還有一個則守在一旁，以作後備，補其不足。這樣的打法，對他自然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就算他不即傷在對方刀下，也必會弄致筋疲力竭，無法應付。

「不！我不能這樣受制，我要用武器了！」鐵柱在心中對自己說，暗作決定，然後把一柄刀背特厚，刀鋒特狹的刀拔出來，冷然說道：「來！你們也該試試我的刀法了！」他陡然刀環全身，一圈一繞，四個大漢均似覺他的刀鋒指向自己，不自禁的擧刀還擊，結果是四個人都接上了一招，「叮叮噹噹」一連四响，四個人都感到手腕痠痲，虎口欲裂，給嚇了一大跳，但也激起了雄心，四刀齊出，兩上兩下，分由四個方位進攻，登即把鐵柱困在刀光之內。

「來得好！」鐵柱一躍而起，左手一彈，右手抖刀，他以全身勁力集中在一個對手的刀上，對方如何抵受得住？「哎呀」一聲，刀向天飛，人向後退，虎口已裂，鮮血直流。鐵柱何等迅疾，衝開了一個缺口，立卽回手反擊，再打掉一個對手的刀，「噹」跌在地上。他此時已穩操勝券，豪氣干雲，再向另兩個持刀的撲去！招已發，勢已成，却聽得背後傳來一個蒼勁的口音：「大胆！竟敢在我這地方撒野！」聲音似在背後，他一驚，不暇傷敵，馬上轉身，却看到人家還在廿丈過外，不由的感到一陣耳熱，心中暗叫慚愧。同時，也肯定來人內力深厚，不在自己之下，心中倒是絲毫不敢大意的了。

不錯，鐵柱猜對了，來人確不是個易與的人，因爲那四個大漢都叫來人做師傅，徒弟已如此，師傅當然更勝！

來人五十左右，一臉正氣，倒不似是個奸邪之徒，和鐵柱估料的不同。但他又想：人不可貌相，相是不可靠的，他的門人既然是霍大肚子的爪牙，他也不會好到那裏去，我不能憑他的容貌去斷定他的爲人！

來人把鐵柱由頭到脚，又由脚到頭看了幾遍，臉上流露出滿意的神情，微微地點頭，道：「你好大胆，竟敢和姓霍的作對，你不想活了？」

「管他姓霍不姓霍，他不講理，我就要管！」

「你以為你管得了？你逃得出他的手心？」

「這個你別理，你想拿賞錢，動手好了，我不怕姓霍的，也不怕你！只要是跟姓霍的一鼻孔出氣的人，任他多麼强，我也不怕，我也要跟他鬥一鬥！」

「那麼，好吧，在十招之內，你不落敗，我就放你過去，要是你接不了我十招呢？」

「我不管你十招廿招！除非你把我殺掉，我就會跟你拚下去，我不會向壞人低頭，你想我跟你一樣做姓霍的當走狗，休想！」

「好吧，你可以動手了，我倒要看看你這些日子練了些甚麼東西，敢對我如此無禮！」

「你看吧！」鐵柱猛然發出第一招，使的是一記「金風玉露」，刀過生寒，對方微一抬手，道：「這一招還不錯！」他不避來招，伸手經接，及至鐵柱的刀鋒將要砍到，他卻猝然把手縮退袖內，衣袖一翻，把來刀捲住了。同時沉手邁步，用另一隻手抖出袖去，拍打鐵柱面頰，道：「這是第二招了！」

鐵柱本已料到這位對手功力必高，但仍料不到他高到這個程度，所以給他的衣袖捲住了刀，這才大為吃驚。急忙運足內勁，手腕一轉，居然把刀退了出去，但臉上已感到疼痛異常，不得不點足倒退，還好對方沒有追出，反而讚了一個「好」字。然後再說：「來呀，還有八招！」

「好，我跟你拚了！」鐵柱奮力再撲，揮刀狂攻，一口氣連攻了五招，雖然仍未傷及對方半根毫髮，也未能迫使對方後退，但已阻遏了對方的反擊。當鐵柱稍為一歇時，對方便說：「還有三招！再來，再來！只要你能再在這三招內保持不敗，可以就通過了，你可要小心啊！」

鐵柱心中甚為奇怪，這個對手到底是甚麼人？怎麼如此和顏悅色，對於自己連過七招，不但不緊張，還臉有喜色，是為了甚麼？他想不通，也無暇再想，暗中一閃念頭，第八招第九招都發出了，並且都過去了，可是，到了第十招，他一刀劈下，對方再以衣袖捲住，並且在此同時，袖緣一拂，拂中鐵柱的虎口，再加以一抖抖開衣袖，正是鐵柱拚命抖手奪刀之際，一失阻力，自己便失去重心，不由自主的向後連退幾步，手中刀竟是把握不住，掉到地下。

「怎麼，你還是應付不了我十招！服不服？」

「不錯，武功我是不如你，但你要我就此罷手，還是辦不到！」

「你還不服？」

「除非你把我殺掉！」

「還是十年前的牛脾氣！你跟誰來的？到底要去那裏？」

「我跟師伯來！去那裏，你不用問！我不會告訴你！」

「怪得你有這個胆，敢跟霍家結怨了，原來有師伯撑腰！你剛才那一招『金風玉露』是師伯傳你的吧？」

「你知道我師伯是誰？怎知不會是我師傅傳的！」

「我當然知道！你師伯可是姓甘？叫大鵬？是他叫你去找一個甚麼人吧？」

「你，你怎會知道？」

「這麼說，你師伯必是遇上了難題，可能碰上高强的對手了！你拿這個回去見他吧，你要找的那個人，他在三日前曾經對我說過，有這樣一個人會前來找他，我當時不信，現在不能不信了！你快回去吧，不用再找了，他已經離開，你找不到他的了！」

「你這話當眞？」

「你不信可以自己去找，但在你失望時，已經連師伯也見不到了！還是聽我說，快走吧！」

「好！謝謝你！」鐵柱轉身要走。

「等一等！讓我看看你這柄刀，怎麼刀鋒這樣狹，刀脊又這麼厚？」他接過鐵柱遞出的厚背刀，翻翻覆覆看了幾遍，還用手指去敲，去摸，好一會才還給鐵柱，道：「好了，你快走吧！」

鐵柱再拱手致謝而退。他急急往回走，走得比來時更快。這一方面由於天色將近黃昏，也比來時路熟，更心急於回去見師伯。他不知剛才那個人是誰，但對他的話却頗為相信，眞怕回去遲了，會見不到師伯，所以跑得極快。

不過，久經訓練的人，雖然跑得快，還是耳靈過人，比普通人聽得更加遠，和聽到更加細微的聲音的。鐵柱在急奔中，仍然聽得不遠處有人聲細碎地傳來，其中竟然牽涉及沙家和花苞的名字。沙家與他有特殊關係，花苞這個名第一次是由花雅口中聽到，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所以一聽就激動了心潮，放慢了脚步，留心的聽了。

說話的有好幾個人，其中有一個這樣說：「金天生這小子眞好艷福，連花苞也成為他的禁臠，她的歌唱得那麼好，她的肉一定比其他人嫩滑！」

「你別小子小子的說，給他聽到了，小心挨罵！」

另一人道：「聽金大哥說，花苞愛上了那個姓鐵的小子，只怕未必就肯和金大哥相好呢！」

「由得她嗎？你怕金大哥制服不了她？她若反抗，只怕要多吃苦頭！」

「我們的金大哥，狠起心來，哼！」

鐵柱怒叱道：「住口！金天生在那裏？快說！」

「臭小子，你吃了豹子胆了？敢罵……哎呀！你打人！」「拍」一聲，有人倒地，「蓬」一聲，又一個倒了地。

「快說，姓金的在那裏！」

「我說，我說！」

「走！帶路！」鐵柱抓着一個。不久，來到一個洞口，聽得洞內傳出聲音，鐵柱推着那個人入去查看。

「金，金大哥……」

「甚麼事？滾出去，等會再說！」

「金大哥！姓鐵那個人，來了！」

「他來了？你來告訴我幹甚麼？抓住他，殺了他！你……哎呀……」

「姓金的，你終於落在我手裏了！好小賊，你要害花雅，我饒你一次，你却倒過來咬我一口，要害我，現在，你還有甚

麼話說！該死啦！」

金天生卜一聲跪了下去，連連叩頭求饒，鐵柱不理他，轉向瑟縮一隅的一個少女，問道：「你是花苞姑娘嗎？沒甚麼事吧？」

那姑娘整理好衣服，站起來，走到金天生身邊，一脚踢出去，她不會武，也不知人身何處是要害，她只是恨金天生，所以踢他一脚，沒想到他跪着，她那一脚，鞋尖正好踢在金天生的尾龍骨上，痛得他慘叫一聲，倒在地上打滾，幾乎暈了過去。他痛得撒了一泡尿，狼狽萬分，使得花苞又羞又驚，退了幾步遠，再也不敢走近了！

「哼，你想用詐死嚇人家？似你這種人，留下來也沒用，還是趁早送你回老家吧！」

「好漢饒命！好漢饒命！好漢……啊！」一聲慘叫，再沒了下文。花苞嚇得發抖，腿也顫了，走不動了！

「花苞姑娘，我要走了，你怎樣，送你回去吧，順路不？」

「不，我走不動，站也站不直！」

「這怎辦？我沒有時間，不能在此陪你！我一走，他們又不會放過你！」

「你，你姓鐵？」

「不錯，我叫鐵柱！」

「你，你，你……」

「我怎啦，姑娘，有話你好說呀，我要走了，我要去救人，眞不能留啦！」

「你現在去那裏？」

「我去郝木森家！」

花苞道：「那好極了，你肯帮忙，揹我一程？」

「我揹你？你是個姑娘……」

「難道你要把我丟下不理？」

「好吧！你快上來，攬實我的頸子！」鐵柱有記憶以來，還是第一次這樣親近過女人，他感到一團火般貼在背上，另有一種微妙的感覺，雙手按實花苞的臀部，又暖又有彈性，也是前所未有，頸子給她一下一下的吸呼，覺得又暖又癢，那滋味也極新鮮。總之一句話，這一切全是過去所未有過的，因此，他產生了玄妙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幻覺。

花苞在開始時似乎有點怕羞，不開口，但走了一程見鐵柱還是不說話，她就自己先開口了。她問很多，每問一次，鐵柱的頸子就痠癢一次，他叫她不可，她索性呵他，吹他，弄得他也不知是好受還是難受。每當此際，他的手指便不自覺的在她臀部大力按一下，或揑一下，使她也忍不住全身顫動以致叫饒才止。

一路上兩個就這麼互相捉弄對方，反而增進了感情，熟絡許多，變得無拘無束了。

郝家在望了，鐵柱放慢了脚步，道：「前面就是郝家，走幾步就到了，你下來吧，給人家看到不好意思！」

花苞道：「怕甚麼，這樣子有甚麼不好？我好舒服呢！我才沒這麼笨，下來自己走的！」

「我的姑奶奶，妳行行好，快下來吧！給人家看到我揹了個大姑娘，那多難為情？」

「怕甚麼？我不怕你怕？你的臉皮比我還嫩，我才不信呢！」她揑一下他的臉頰。他也揑一下她的大腿，並且站直了身子，她覺得大腿痠軟，夾不實他的腰，他的手又抓她胳窩，她更難受，結果是鬆了手，站到了地下。

他轉過身，目光直視她的胸脯，看得她直瞪眼，他說：「剛才，我眞怕壓疼了你！」他是語出眞誠，她却羞得抬不起頭來。

「走吧，剛才不怕羞，現在又不肯走了！你看，有人在那邊站着了，快走吧！」他把她的手腕抓住，扯着走，她只好跟着。

「鐵大哥，你來得正好，你師伯和人家打得難解難分，我們都帮他不上，你快來！」守在門口的是郝木森，他見到鐵柱，顧不得責問花苞和跟她打招呼，扯了他就向內走，花苞畧一遲疑也跟了進去了！

屋內，甘大鵬凝站不動，劍向外指，忽東忽西，十分吃力，但內指之處却虛無一物，全無所見，鐵柱見狀，大叫：「師伯放心，我來帮你！」

「你，別過來！」甘大鵬說話分了神，已無法支持，被迫後退了一步，劍也顫得厲害。各人見狀更驚。但鐵柱如何肯聽師伯的話？他撲上前，伸手拔刀，就朝師伯所指的地方猛斬過去。各人只見他一抖手，一道紅光疾射而出，比刀鋒長出二尺過外，紅光一閃，各人都聽到一聲慘叫，同時看到幾點鮮血洒下，隨即寂然無聲，甘大鵬也頹然坐下不動。一室之內，雖無聲音，靜得使人難受。

過了好一會，甘大鵬才悠然睜大雙眼，問道：「鐵柱，你找到師傅啦？他怎麼說？」

「師傅？沒有！」

「你剛才刀上的紅光，不是師傅施的法？」

「不是！我沒見過師傅，也沒找到你叫我去找的人！我只見到幾個霍大肚的爪牙！」

「霍大肚的爪牙？你怎知道他們是霍大肚的爪牙！你把經過說說！」

鐵柱把經過說了。

「你說他有東西給我，怎麼不拿來？鐵柱，你弄錯了，打倒你那個人，就是你師傅，也是我叫你找的人！」甘大鵬肯定的說，及至看了鐵柱給他的書簡之後，更道：「你自己看吧，這是你自己帶回來的，當不會偽！」

鐵柱接過去看，只見上面寫上寥寥幾句：「師兄！謝謝你對鐵柱的照顧，還教他武功！

「阿興不足怕，師兄諒可對付，我已借重鐵柱，必要時他會助你一臂！

「白眉鬼婆正在練一毒蠱，估計月底可練成，我正在尋求尅制之法，到時我自會前來找你！

「相叙之日不遠！容再暢叙！謹候近安

師弟叩首」

「師伯，他眞是師傅！」

「你還有懷疑？」

鐵柱懷疑道：「那四個大漢呢，他為甚麼要抓我？」

「他們都是你的師弟，但他們自己不知道！」

鐵柱一拍腦袋道：「啊，我眞該死，我還罵了師傅……」

「咭咭！」花苞忍不住笑。

「你笑甚麼？」

「我笑你呀！你白天不是勸我要帶眼識人？你自己却沒帶眼，見了師傅也認不得，還罵他，又跟他動手，多胡塗！」

「你胡說！」

「你自己說的，又否認啦！」

甘大鵬問道：「鐵柱，她是誰？你怎不告訴大家？」

「花苞，快過來見過我師伯！這是李龍大哥，這是郝木森大哥，這位是金花姑娘！」

「我們過去見過面的，不要介紹了，花苞，你怎會認識鐵大哥的？」金花好奇地問。其他人知道她是當地第一名女歌手，也對她多看幾眼。

花苞道：「鐵大哥叫我識人要帶眼，別上了人家的當，我覺得他老實，就認識啦！」

花苞沒說眞話，鐵柱見她向自己眨眼，也不說穿，於是，花苞幾乎被金天生污辱了的經過，各人全不知道。

由這一晚起，花苞就住在郝家，與金花在一起，姊妹相稱，倒叫得親熱。白天，花苞有時會出現在鐵柱身邊，纏着他教她武藝。各人都看得出，她對鐵柱有特殊感情，鐵柱也喜歡她。

花苞相當聰明，學得很快，連甘大鵬看了也暗暗稱讚，覺得她是一塊練武的好材料，不但不阻止鐵柱教她，自己也加以指點呢。因此，花苞進步得很快，快得連她自己也感到滿意。

這幾天，沙家自阿興蠱師無緣無故中刀身死之後，立即就派人去請白眉鬼婆，他派出得力下人，帶備重禮去請，以爲必然成功的，不料派去的人，禮物是沒有了，白眉鬼婆也不見，沙家自然是大爲訝異，追問原因，知道自己的人去遲了，白眉鬼婆在早一天已給霍家接了去不在家了！

「那麼，爲甚麼不把禮物帶回來？」主人厲聲喝問。

「我們，事先不知道。先送上了禮物，他收了，才告訴我們，我們怕得罪了白眉鬼婆，會對主人不利，所以，不敢索回禮物！」

「蠢材！給我滾！」主人大喝一聲，各人如獲大赦，匆匆離去。

沙家請不到白眉鬼婆，自然不敢再去招惹郝家，因此，郝家在這幾天，甚爲安靜。

鐵柱曾問師伯，幾時再起程！師伯說，暫時不走了，且等會過白眉鬼婆之後再作打算。

「啊，這眞好！我可以繼續練武藝了！」花苞聽說鐵柱不走，高興得叫起來。甘大鵬看她一眼，微笑着，她知道，她剛才的歡叫，是情不自禁的，由衷的呼叫，決不會僅僅是爲了可以繼續再練武藝那麼簡單。

幾天過後的第一晚，甘大鵬幾個人在一起聊天，突然眼前火光閃爍不定，甘大鵬情知有異，一擺手，急道：「走開！走開，你們快躲開一點！」

各人都迴避了，只有鐵柱不肯，於是，已經躲開了的花苞又鑽了回來，站到鐵柱身邊，再也不肯離開，甘大鵬知道形勢已急，無法再理會他們，只好讓他們站在一旁。

遠遠傳來慘厲的叫聲，叫得使人胆寒，撼人心魄，十分難受。這叫聲，足以擾亂對方心志，摧毀對方鬥志，鐵柱也皺了眉頭，顯然是受到影响。

遠處傳來慘厲的呼叫之外，還夾有幽怨的哭聲，哀聲斷斷續續傳來，哭得雲愁霧慘，叫人心緒不寧。除了甘大鵬定力够之外，各人都受到影響了。甘大鵬見此情形，大爲吃驚，正不知如何是好，花苞突然抱住鐵柱，唱出歡樂的歌聲。她的歌聲十分悅耳，清脆，使人如處春天，如在歡樂中，把對方的哭聲淹沒了，把愁雲慘霧吹散了。各人都精神振奮，甘大鵬也不例外。他高興極了，想不到花苞的歌唱會破了對方的哭嚎。

花苞擅於唱歌，過去每天都唱，這幾天沒唱過，正悶的慌，此刻唱開了，便忍不住，一直唱下去，反而使得對方受到影响，哭嚎不出了。

驀然間，火光一幌，眼前已經多了一個兩眉灰白的老婦，正怒目望向花苞，冷然道：「臭丫頭，你有多大本領，敢破我法術！」

甘大鵬喝道：「你就是白眉鬼婆了？你年紀也不小了，怎還如此胡塗，不惜違犯天條，助惡如非，賊害善良！霍家，沙家爲非作歹。你該有個耳聞，分得出善惡！你這樣做……」

「住口！殺死阿興與阿旺可是你？」

「那是他們觸犯天條，自己找死，與我何干？你若不識好歹，也難逃公道！」

「大胆！且教你知道我白眉鬼婆的厲害！」伸手一指，便有一條白黃相間的蛇射向甘大鵬。甘大鵬一劍抖出劍花，把蛇嚇退。但是牠十分兇狠，一退落地，馬上又彈了起來，攻向他的大腿，而且不止一條。

鐵柱也拔出刀來，他一連幾刀，又快又準，刀光過處，蛇竟無法迴避，六七條蛇，都給他殺了。白眉鬼婆面有異色，大喝道：「小子，你這刀是怎麼得來的？快說！」

「總不是你給我的！」鐵柱傲然回答，氣得白眉鬼婆哇哇叫。一頓鬼頭拐杖，喝道：「好大胆，今天，你們一個也活不了！」抖出拐杖，就出現了好些蜈蚣，而且都是會飛的，在空中竄來竄去，非常靈活快捷。甘大鵬憑一柄劍已經抵當不住，鐵柱刀上的紅光也越來越弱，不足以尅制蜈蚣，看來兩個都難免爲蜈蚣所噬了。

鐵柱在力鬥蜈蚣時，還惦記着花苞，叫她快走！但她不僅不走，更逼近他，並用她那柄木劍砍刺飛撲來的蜈蚣，三個人，她的功力最差，拿的又是一柄木劍，照道理蜈蚣是應該專向她襲擊的，事實恰巧相反，蜈蚣都避開她，向甘，鐵兩個進攻，鐵柱有她在旁相助，又好一點，處境最危險的，竟是功力最深的甘大鵬，他雖然未致落敗，但已陷於苦戰境地，不易言勝了。

白眉鬼婆得意之極，磔磔地笑。挖苦甘大鵬道：「你不是叫甘大鵬？怎不展翅

高飛？你可以飛呀！你爲甚麼不飛？」

甘大鵬無法回答，苦苦支持。當他感到無法再支持之際，猛的傳來一聲雞叫，叫聲洪亮，震人耳鼓。說來也眞怪，眞是一物治一物，剛才那麼兇的幾條蜈蚣，聽到雞叫，都嚇得失了魂，再也飛不起，只能在地上爬。

白眉鬼婆俯身要抓起牠，却給一個人的一柄長劍一伸，削向她的手腕，逼使她把手縮回去，眼睜睜的看着幾條蜈蚣給那隻雄雞做了點心。

「你，你……」白眉鬼婆以爲是甘大鵬，怎知一看，却是另一個人，看清楚，又是一驚，心中暗叫不妙，因爲這不但是她的對頭，更是她的尅星！她已經有過三次敗在他手中的紀錄，對他實在怯懼。因此，她一窒之後，再接下去說道：「牛鼻子，你欺人太甚，今天，我鬼婆要跟你拚了！」

「你拚吧，你不拚，我也要啦！」來人說。「你說我欺你太甚，未免可笑。過去，你三次求饒，我都饒了你，但你一次又一次不肯改過，今天，更欺負到我的師兄與門人，如果不是我來得及時，只怕我這徒弟已給你害死了！這是你逼我出手，不是我向你挑釁！鬼婆，你有甚麼寶貝，全掏出來吧！」

白眉鬼婆無話可說了。過去，他確是饒過她三次，她也確實答允過改正三次。此刻，是她先向鐵柱二人動手，這都是事實，糟在她事前毫不知情，不知道甘大鵬兩個與道人的關係。

事情已到此地步，還有甚麼好說，她只好傾囊以拚了。

朱道士的一隻大公鷄，胃口甚好，食量甚大，把白眉鬼婆放出的一切蛇，蟲，蜘蛛，螞蟻都吞到了肚裏，身形立時壯大了許多，飛撲白眉鬼婆，翅打，爪抓，嘴啄，猛烈無比。

白眉鬼婆終於給牠啄瞎了眼珠，啄斷了咽喉，死在當場！

「這是她死有應得，不值得可惜，但人已死了，也不必再記怨，鐵柱，你去把她埋了吧！」

朱道人吩咐了鐵柱之後，便點起香燭，在郝家唸起經來，說是清淨地方，送神驅鬼，以保主人平安！法事做過之後，才和師兄叙舊，並替徒弟主持婚禮，使鐵柱與花苞結成夫婦。花苞得償心願，而且如此順利，對師公自然是無限感激，再三叩拜。

朱道人拿過她那柄木劍，嘖嘖稱奇道：「花苞，你這柄千年古桃劍，本身就可以治邪了，你能獲得這柄劍，實是緣份不淺，我總成全了你吧！這柄劍你今晚留在我處，待我替你作法，明天再還給你，以後，普通的妖邪就不敢碰你了！」

這一晚，師兄弟倆談了一夜，第二天再談了一天，第二晚又談到天亮，然後，由甘大鵬把桃木劍轉回給花苞，朱道士已於天亮前離開了。

「鐵柱，這兒有三個錦囊，你新婚過了三朝，就起程到霍家去，有疑難時，可以依次解拆錦囊，自有指示！我要留在這裏，不能陪你去了！」

甘大鵬將三個錦囊遞給鐵柱。明日，三朝之期已滿，他便帶同李龍與花苞同行，直趨霍家。

霍家還未知道白眉鬼婆已死，仍在等候好消息，直至鐵柱等到達，告以一切，他們還不相信。鐵柱解開第一個錦囊看，原是叫他聯合花雅和石頭，發動大家起來趕走霍大肚，推舉石頭爲莊主。他有點担心，遲疑不決，花苞鼓勵他，帮助他，經過一番打鬥，果然成功了。但石頭不肯，要讓鐵柱爲莊主，鐵柱出示錦囊，表示自已只是依照錦囊行事，並無私心！並拆第二個錦囊，是叫他協助石頭處理幾件大事，以安民心！鐵柱又照做了，做到自己滿意，已經是半年以後的事了。

還有第三個錦囊，是叫他夫妻倆辦妥一起之後，馬上去見師伯指示，自有道理。石頭見他堅持要去，知難挽留，也不强留。

花雅這時和石頭已經結婚了，她和花苞的感情很要好，見她要走，送了她很多飾物，花苞不能不受，便都受下了，都在見到美雅時，又轉送了給美雅，說是花雅托他代送的，美雅自然對花雅萬分感激，郝木森對石頭也讚不絕口，立即派人向他道謝和聯絡。

這時候，原來甘大鵬與師弟的意思，已經把沙家的人趕走，讓郝木森做沙家主人，使沙家變成了郝家。

郝木森與石頭都是由貧窮出身，深知窮人的苦處，他們代替了霍家與沙家之後，一切措施都和過去不同。他們自己也參加勞動和大家一樣工作，和大家一樣過日子，這樣，大家自然擁護他們，愛戴他們，肯聽他們的話。

甘大鵬在一切都感到滿意，可以放心得下之後，便帶了鐵柱和花苞兩個去找朱道士。

鐵柱曾經問過甘大鵬，他們此來的目的到底是甚麼，會否達到，怎麼停下來，不再繼續行程。甘大鵬說，他們此行目的，一是避仇避禍，二是找尋鐵柱師傅，三是找個安靜地方居住，繼續練武。現在，三個目的都已達到，自然不再前行了。

鐵柱沒有出聲，臉上綻出了笑意。他在心中告訴自己，此行最大的收穫是娶到一位聰明能幹的妻子，這是他意外的收穫。同樣，花苞也覺得這是出她意外的重大收穫，假如不是他，她可能已受到金天生污辱，此刻不知變成甚麼樣子了。每逢想到這一點，她就會情不自禁的瞟上丈夫一眼，發出內心的微笑。

鐵柱再次見到師傅之後，師傅就對他說，半年之後他便有事要遠行，勸他要利用這半年時間苦練，否則，便要後悔。朱道士還親自教導花苞武藝，促其進步。

在這段時間內，甘大鵬則專心鑽研治蠱術，以防有人代阿興與阿旺和白眉鬼婆出頭報仇。

半年時光過去，鐵柱正懷疑師傅的預言不靈，怎料午間便有人來，說是石頭派來的，因爲發現刺客，難以應付，請鐵柱帮忙。鐵柱義不容辭，夫妻一齊前往。後來，追踪刺客一直追到四川，追了三個多月追上。因爲覺得那兒風景甚好，索性在那兒定居了。這時，鐵柱才深深佩服師傅有預見之能。　（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金縷衣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小虎子隨李鵬飛往投丐帮九江分舵主白健，抵埗後，白健把他安置在十里舖的丐帮弟子崔福生家中，崔福生雖是丐帮弟子，但不以乞討過活，是靠種菜維生，小虎子過不慣刻苦生活，竟偷溜出外，與新近結交的廖長發，賴小狗私奔，他們共乘烏篷船擬往黃崗，因小虎子取出小粒金錠子為船伕窺見，强自奪去，小虎子知船伕要刼財殺人，遂心生一計，謊騙船伕說賴小狗外祖父家財萬貫，可設計發筆大財，船伕信以爲眞，遂帶他們到黃崗一個姓吳的家中住下，並介紹吳姓漢子和莫大嫂認識小虎子——

花言求活命　巧計勒巨金

小虎子又對莫大嫂一揖，道：「莫大嫂！……。」

莫大嫂一把拉住小虎子，「唉喲！」了一聲，咧咀笑道：「你這小不點，叫我大娘還差不多，來！和大娘坐在一起。」

小虎子改口叫了一聲：「莫大娘！」

莫大嫂一扭屁股，挪出張坐櫈，給小虎子坐了。

另一隻手，便半摟半抱的摟着小虎子，對小虎子顯出了她女人愛護小孩子的本性。

小虎子自懂事以來，就從來沒有享受過這份做夢也享受不到的溫馨，現在被這女人這樣一抱，他自己也說不出是一種甚麼感覺！……

總之，他覺得很蹩扭，也很難受，全身沒有一處地方舒服。

他很想自己一個人坐一張櫈子，掙扎的意圖方一顯露，莫大嫂的手臂反而抱得更是緊了，使他更是難過了，

眉頭暗暗一皺，他只好認了命，和莫大嫂擠在一堆算了。

鄔老大和莫大嫂擠眉弄眼的笑了一笑，接着叫了一聲，道：「小虎子，這兩位在黃岡城，可說是一裏一外的兩面鏡子，甚麼事有了他們兩位之一帮忙，就可說已經成功了一大半，現在我替你把他們兩位都請來了，你看好不好？」

這是趕着鴨子上架的事，小虎子能說「不好」麼？

小虎子這些年來，所過的討米生活，對他最大的帮助，就是使他小小年紀養成了善察人意的本能，和掩飾自己心事的專長。

對於這兩個人的增加，對他當然是有百害而無一利，也絕不是他所歡迎的，但他却能做到不加思索的一笑，道：「太好了！」

莫大嫂笑哈哈的道：「小虎子，聽說你答應給鄔老大五千两銀子，那麼你能給我們多少呢？」

小虎子眨了一眨眼睛道：「本來我說

想弄他兩萬兩銀子，四五得二十，所以答應給鄔老大五千两銀子，現在我就不知該怎樣分了。」

吳大爺一笑道：「咱們就向他要三萬，每個人還是五千两怎樣？」

莫大嫂搖手道：「且慢，我覺得價錢不能定得太早，要賣得適當才對，如果，小狗子他外公是李百萬，我們就向他開口要十萬兩銀子也不算多……。」

話鋒一轉，低頭向着小虎子道：「小虎子，我們還沒弄清楚，那賴狗子的外公，到底是那一家？」

本來是小虎子信口開河的事，天知道黃岡那一家最有錢，鄔老大如果早問，小虎子只怕當時就顯出了馬脚。

眞是「天無絕人之路」，莫大嫂自己帮了小虎子一個天大的忙。

小虎子暗叫了一聲：「謝天！謝地！」應聲道：「不錯，賴狗子他外公就叫李百萬！」

莫大嫂哈哈一笑，道：「各位看，我們如果只向那老小子要三萬兩銀子，豈不太便宜了那老小子。」

鄔老大皺了一皺眉頭，說道：「我們有六個人，就向他要十萬兩銀子，也不好分呀！」

莫大嫂啐了他一口，笑罵道：「看你這大笨牛，十萬兩銀子不好分，我們向他要十二萬兩行不行！」

吳大爺道：「我看機會難得，十二萬也是要，何不狠他一下心，要他媽的十八萬兩，每人分他三萬兩，發他個大財！」

鄔老大笑道：「如果每人能分五萬兩豈不更過癮。」

人心不知足，蛇吞象！

小虎子心裏倒也被那五萬兩的數字迷糊了一下，暗暗一嘆道：「這要是眞的，有多好！」當然不會是眞的，小虎子比誰都知道得清楚，因此，他開始害怕起來。

這隻紙老虎，萬一戳穿了，只怕就是甘願就死，也消不了他們心頭之恨。

小虎子想到害怕之處，不由得機伶伶打了一個冷噤，望也不敢多望他們一眼。

莫大嫂一笑道：「咱們當然是韓信將兵，多多益善，不過也不能要得太過份，萬一要得李百萬過份心痛，他一狠心之下，不要了這外孫，咱們可沒得玩了。」

鄔老大趕忙語氣一變道：「莫大嫂說得有理，我沒意見，隨你們看吧。」

吳大爺的語氣也緩了下來，道：「那就要他十二萬兩算了吧！」

莫大嫂這女人可不簡單，語氣馬上又完全變了回來，道：「我看向他要三十萬銀子，雖然過份了一點，不過我有辦法使他忍痛拿出來。」

吳大爺與鄔老大兩人四隻眼睛猛然一睜，異口同聲道：「你眞有辦法？」

莫大嫂笑了一笑，道：「當然是眞的。」接着伸手一拍小虎子肩頭道：「不過關鍵都在小虎子身上。」

小虎子一怔道：「在我身上？」

莫大嫂含着神秘性的微笑道：「不錯！關鍵就在你身上。」

小虎子只覺頭皮一痲，道：「我不懂你的話。」

莫大嫂笑道：「現在你當然懂不了，不過到時候你就會懂了。」

小虎子越聽越不懂，只好傻笑了一聲，不再作聲。

莫大嫂霍然站起身來道：「我現在就想帶小虎子進城走一趟……。」

鄔老大道：「我們到底怎樣辦呢？」

莫大嫂道：「三十萬两銀子，可不是一個小數目，準備越週詳，成功的希望越大，咱們不能輕舉妄動，現在就確定辦法，未免言之過早了。」

鄔老大笑了一笑，道：「城裏的事，我沒有兩位精通，吳大爺你的意思呢？」

吳大爺道：「莫大嫂的話很有道理，不過我不懂，你現在把小虎子帶進城去做什麼？萬一被人窺破了行蹤……。」

莫大嫂一笑道：「小虎子只是一個小孩子，誰會注意他，他又有什麼行蹤可被人窺破的，我問你，要不是鄔老大說起他，你會不會想到他滿肚子鬼？」

吳大爺一笑，道：「你這話倒是說得不錯，他最不打眼。」

莫大嫂道：「所以我帶他先去熟習一下環境，看看他適應的能力如何，然後再決定怎樣做，那就萬無一失了。」

吳大爺點頭道：「這話很有道理，我同意你的做法，……。」

小虎子猛然一抬頭，道：「可是，我不贊成。」

莫大嫂一楞，笑道：「你不贊成？」

小虎子道：「是的，我不贊成！你們問鄔老大，我們本來已經說好了，一切要照我的辦法做，現在你們問都不問我的辦法，就把我和鄔老大的約定，一筆勾銷，我可不幹！」

其實，小虎子那有什麼辦法，他這樣故意唱反調的目的，是想留在這裏等待機會，自己如果被莫大嫂帶走了，那就什麼花樣都玩不出來了。

鄔老大咧着咀巴笑道：「小虎子，那只是你我之間的事，現在多了二個伙計，情形自然又不同了。」

小虎子小眉毛一揚，還要把他僅知的江湖規矩搬出來和他理論一番的時候，莫大嫂一笑道：「小虎子，鄔老大和你的約定，照樣算數，你有好的辦法，我們一定聽你的，不過你要拏主意，總該先去瞭解現場吧！我帶你去，就是做這件工作，你自己該不該去？」

莫大嫂這樣一說，小虎子那還放得出半個屁來，當下紅了一紅臉道：「可是我去之後，我那二個兄弟……。」

小虎子話聲未了，莫大嫂解語知音的一笑，截口道：「你那二位兄弟的事，你儘可放心，你大娘自會替你作主。」

話聲一頓，忽然轉過臉去望着鄔老大面色一正道：「鄔老大，這就不是了！」

像是半天雲裏掉下一顆炸彈，炸得鄔老大一楞，道：「莫大嫂，小弟又有什麼做錯了事？」

莫大嫂丟過去一道眼色，接着右手一伸，五個手指頭翹得像一朶蘭花，在鄔老大額頭上戳了一下，罵道：「你這人呀！就是不明大義，既然和小虎子說好了合伙做買賣，爲什麼還把他們關在一旁，不把他們當伙計看待！……。」

鄔老大「啊！啊！」兩聲，恍然而悟

苦笑了一聲，接着就待有所解釋的叫了一聲，道：「莫大嫂，你有所不知，小弟不過是怕……。」

莫大嫂杏眼一橫，接口喝道：「怕！怕什麼？怕他們跑了是不是？……虧你還是大男人，整天在江湖上滾來滾去，連做人的根本道理都不懂，快去把他們請出來，同吃同坐，別叫大家跟着你這小家子氣丟人！」

鄔老大被數說得漲紅了臉，訕訕的笑了一笑，道：「大嫂說得是，小弟這就叫人去……」

莫大嫂面色一正，道：「叫人去？還要叫人去，你爲什麼不自己去！」

鄔老大搖了一搖頭，道：「好！我去！我去！」

口裏說着，人已飛快的走出去了。

莫大嫂這一呼喝嚷嚷，等於替小虎子出了一口烏氣。

小虎子心胸一暢，臉上就現出了笑容，莫大嫂看得更是心裏一喜，暗笑一聲，道：「小子，你能有多大一點氣候，老娘給你一點洗脚水喝一喝，只怕你就得昏頭轉向，不知東西南北了。」

鄔老大很快就把廖長發和賴狗子帶了回來，莫大嫂又明鑼响鼓的告訴鄔老大，要好好的對待廖長發他們，在鄔老大唯唯點頭之後，這才帶着小虎子走了。

小虎子覺得莫大嫂和藹可親，又很能體諒人家，於是對她由生而熟，由熟而產生了好感。

兩個人一路上談談說說，不知不覺就進了黃岡城。

莫大嫂家裏房子不太大，以小虎子的眼光看來，已是闊氣得不得了，有看門的老蒼頭，燒飯的老媽子和服侍她的小丫頭，而小丫頭的數量，竟有四人之多。

四個小丫頭，個個穿綢着緞，打扮得花枝招展，比鄉下大戶人家的小姐闊氣得不知多了多少倍。

莫大嫂帶着小虎子一回到自己家裏，身子向軟綿綿的綉榻上一靠，只見那四個丫頭一擁而上，有的送茶，有的打烟子，有的搥背，有的捏腿，圍着莫大嫂大忙特忙起來。

小虎子站在一旁，看得眼花撩亂，人家忘記了招呼他，他自己也忘記了自己的存在。

莫大嫂在四個丫頭奉承之下，緩過口氣來，忽然推開那四個丫頭，「哎喲！」一聲，道：「看！你們這樣一窩蜂的弄得爲娘把我們的小客人都忘記了……小虎子，過來！見見這幾位姊姊！」

小虎子被叫得記起了自己，隨之也引起了自卑之感小臉一紅，手足無措起來。

一個小丫頭笑着過來，拉着小虎子向莫大嫂身前走去，當他走到莫大嫂身前時，莫大嫂忽然又改變了主意，向那拉小虎子的丫頭一揮手道：「茜茜，你還是先替他去洗個澡吧！」

茜茜笑着應了一聲：「是！」便拉着小虎子從一道門戶走了出去。

小虎子現在是土包子進城，心裏早就迷迷糊糊，成了個木頭人，腦子完全不曉得想了。

茜茜領着小虎子走進一間洗澡的房子，只見房子中間，放着一隻紅漆大澡盆，大澡盆旁邊有一張躺椅，躺椅旁邊是一個衣架，衣架上掛的不是衣服，而是各種大大小小的浴巾。

大澡盆的另一邊，是一張小桌子，桌子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瓶子，盒子。

小虎子也看不出那些瓶子，盒子裏裝的是什麼東西，但覺陣陣濃香從那瓶子盒子裏面發散出來。

此外，房子裏還有種種奇形怪狀的東西，他因叫不上名字，也就無法知道那是什麼東西了。

小虎子眞是做夢也想不到，莫大嫂一間洗澡的房子，就這樣多名堂，當下不由看得呆了。

茜茜「噗哧！」一笑，道：「快脫衣服吧！我替你提水去！」

小虎子回過神來，茜茜已經扭着身子走出去了。

小虎子正要脫衣服的時候，心中忽然一動，忖道：「我這樣脫光了衣服，她提水回來我怎樣辦？」

這是一件多麼臊人的事件，小虎子先自紅了一下臉，不敢脫衣服了。

茜茜提來一大桶熱水，倒在盆子裏，見小虎子還沒有把衣服脫好，秀目一瞪，道：「你爲什麼還不脫衣服？」

當然，她不是生氣，是在擺大姊姊的架子。

小虎子望也不敢望她地輕聲道：「你出去吧！我自己會脫衣服。」

茜茜張大着眼睛，大叫一聲，道：「你要我出去？我還要帮你洗澡哩！」

小虎子嚇得臉色蒼白，脖子一縮道：「不！我自己會洗！」

茜茜一把扯住他的衣襟笑道：「大娘的澡都是我們姊妹們替她洗，你這小不點，還怕什麼羞。」

「嘶！」的一聲，她竟把小虎子的衣服一把撕開了。

小虎子大叫道：「你撕破了我衣服，要你賠！」

茜茜笑道：「我賠！我賠！」手底下一把一把的往下撕，只聽「嘶！嘶！」之聲，不絕於耳，羞得小虎子縮在一團，腰都直不起來了。

茜茜兩手一抬，就把小虎子提進了大洗澡盆，替他洗起澡了。

茜茜在旁邊小桌子上，取了一個瓶子，倒了一些香噴噴的東西在洗澡盆裏，盆裏的洗澡水，馬上變得滑不留手，洗在身上那種舒服勁，小虎子從來都沒想到過。

小虎子漸漸寧靜了下來，任由茜茜擺佈。

小虎子也不知多少時候沒有洗澡了，當茜茜要他站起來的時候，只見一盆洗澡水變成了爛泥湯，叫小虎子自己見了都不禁難爲情。

這裏茜茜剛替他洗好澡擦乾身子，外面另一個丫頭已給他送進來了一整套的新裝。

茜茜帮他穿好衣服，忽然抱住他一陣猛香起來，她香了小虎子一陣，接着拉着小虎子向一塊比人還高的銅鏡面前，指着銅鏡裏面的影像道：「小弟弟，你看，你長得眞漂亮哩！」

小虎子從來沒有照過鏡子，也從來不知道自己的長像如何，這時見了鏡子裏面的影相，眞不敢相信，那長得眉清目秀的小子就是自己。

他張大着一雙眼睛，訕訕的道：「你說那裏面的小子就是我麼？」

好笨拙的一句話，只招得茜茜笑得前仰後合道：「那小子不是你，難道還是我不成。」

「洗好了沒有？……。」

「來了！來了！」茜茜携着小虎子的手，向前面廳中走去。

小虎子一露面，只聽大家驚「咦！」了一聲，所有的目光似是忽然加倍的明亮了起來。

小虎子被大家看得頭都抬不起來了，脚下更是重如山岳，那還提得起來。

莫大嫂招着手笑道：「小虎子，快過來呀！」

小虎子遲延了一下，背後茜茜已是嬌笑一聲道：「娘叫你過去，爲什麼還不快過去！」

說着，雙手一搭小虎子肩頭，向前一推一送，推得小虎子站身不住，直向莫大嫂懷裏撲去。

莫大嫂雙臂一張，接住小虎子，面對面的仔細一打量，口裏叫了一聲「我的乖兒子。」就在他臉上猛香起來。

「娘！你要眞喜歡他，何不就收他做個乾兒子，我們大家也好有個漂亮的小弟弟！」

「對！對！娘！你就收了這個乾兒子吧！」

莫大嫂笑道：「這樣漂亮的兒子，誰不想要，可是也得人家願意呀！」

小虎子連思攷的時間都沒有，便被四個丫頭拖着按在地上磕起頭來。

勢成騎虎，小虎子不認這乾媽也不行了，只是輕輕的叫了一聲：「乾媽！」

茜茜大聲叫道：「不能叫乾媽，要叫『娘』！」

小虎子對於「乾媽」，「娘」之別，倒毫無感覺，於是，又改口叫了一聲：「娘！」

莫大嫂笑哈哈的拉起小虎子，摟在懷裏，指着四個丫頭，替他一一介紹起來。

依次序是：大姊茵茵，二姊菲菲，三姊莉莉，四姊茜茜。

莫大嫂特別疼愛他，也沒讓他下地向四位姊姊正式行禮．小虎子在莫大嫂懷裏就把四位姊姊叫開了。

這時，一堂和氣，大家都興高采烈，不待莫大嫂吩咐，茜茜也傳出話去，把酒菜送進來了。

小虎子乘着莫大嫂高興頭上，忽然叫了一聲道：「娘，孩兒有一件事現在是不能不說了。」

莫大嫂一笑道：「其實你不說爲娘的也知道。」

小虎子一怔，說道：「娘，你知道甚麼？」

莫大嫂含笑道：「爲娘知道賴狗子的外公是城隍廟前賣臭豆腐干的。」

小虎子臉色一變，緊張起來，道：「他們知不知道？」

莫大嫂搖了一搖頭道：「爲娘沒有告訴他們。」

小虎子吁了一口氣道：「娘，現在我怎樣辦呢？」

莫大嫂道：「你要沒有認上我這個娘，你準備怎樣辦呢？」

小虎子老實地道：「那我就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莫大嫂笑道：「你胆子倒是不小。」

小虎子道：「我們總要活命呀！」

莫大嫂點頭道：「不錯，活命最要緊，要是沒了命，便甚麼都不要談了。」

話聲微微頓了一頓，接着問道：「你們三個人到底是怎樣一回事？莽莽撞撞跑到黃崗做甚麼？」

小虎子據實告訴了莫大嫂，莫大嫂吃驚的道：「啊！你原來是丐幫弟子！」

小虎子搖了搖頭道：「我還不能算是丐幫弟子，因爲我還沒有拜在丐幫任何人門下。」

莫大嫂道：「丐幫可不好惹，不是爲娘說你，你這次不該離開丐幫的。」

小虎子道：「孩兒討了五年米了，我實在不願再當叫化子，我又沒有拜師，我想丐帮也不能勉强我。」

莫大嫂皺着眉頭道：「你已經討了五年米，怎麼還不是丐帮弟子呢？」

小虎子道：「說來話長，事情是這樣的……。」

於是，小虎子又把自己從前的生活情形向莫大嫂說了一個大概，其中有關李鵬飛部份，他可沒敢說實話，因爲他答應過李鵬飛，又對天發誓所以不敢實話實說。

小虎子沒有受過甚麼良好教育，也不知道甚麼道德良心，但在下層社會混了不少日子，却知道守信的重要和誓言的不可違背。

因此，他對李鵬飛的恨意雖然還沒有完全消滅，却也不能再說李鵬飛不是了。

何況對於那件事情的謊話他已說在前頭，在杜老爺子面前他是這樣說的，在丐幫白舵主面前他也是這樣說的，所以，他在莫大嫂面前，也不能前言不對後語，只有以僞爲眞，把僞話貫徹到底了。

莫大嫂聽他提到九嶺南坪橋杜老爺子，不禁吐了一下舌頭，道：「乖乖，原來你連杜老爺子都見到了，只要你自己不願回到丐帮去，丐帮也不會對你怎麼樣。」

小虎子忽然問道：「娘！九嶺南坪橋杜老爺子是怎樣一個人？他有很大的勢力麼？」

這是小虎子藏在心裏迷惑不解的一個問題，在乾媽面前放心大膽的提出來了。

莫大嫂面色一正，道：「不錯，杜老爺子在南七省武林之中，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他的爲人如何，我現在說了你也不懂，將來等你長大之後，你就會慢慢明白的。」

知道杜老爺子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小虎子已經覺得很滿足了，至於，杜老爺子的爲人如何，他目前還想不到這些問題，莫大嫂不說，他一點也不在意。笑了一笑，道：「管他是怎樣一個人，只要娘你能留我下來就行了。」

莫大嫂道：「有杜老爺子撐腰，娘自然可以將你留下來。」

小虎子道：「娘留下了孩兒，吳大爺

和鄔老大方面……？」

莫大嫂搖手道：「不要怕他們，他們不敢對你怎樣。」

小虎子又道：「還有孩兒那二個兄弟呢？」

莫大嫂道：「是你的兄弟，娘當然也要照顧他們，你放心好了。」

所有的難題，一下子完全解決了，小虎子甚麼心事都沒有了，心裏輕鬆，倒了一杯酒，雙手捧給莫大嫂，道：「娘，孩兒敬你一杯，表示孩兒一點心。」

咀巴甜的人，總是討人喜歡，莫大嫂樂得哈哈地笑道：「乖兒子，娘領你的情了。」

小虎子敬過莫大嫂，又大姊二姊的敬了一遍。

結果，大家都樂了。

笑聲洋溢中，莫大嫂忽然輕輕的擺了一擺手，四個丫頭的笑聲立時一歛，還正正經經的坐好了。

小虎子最善察言觀色，於是不待招呼便自跟模學樣的收起了嘻笑態度。

莫大嫂叫了一聲，道：「虎子，關於李百萬家裏的事，你還願不願意進行？」

小虎子一怔，道：「娘剛才不是說，他不是賴狗子的外公麼！怎樣還可以進行呢？」

莫大嫂道：「他是不是賴狗子外公的事，無關緊要，娘的意思是問你還願不願意帮娘發這筆財？」

小虎子道：「只要能發財，孩兒那有不願意之理！」

×　×

第二天一清早，莫大嫂帶着小虎子進了李百萬家的大門。

一進大門，迎面就遇見一個大胖子，摸着小虎子的頭，讚口不絕的道：「好小子，全身都冒着聰明靈氣兒！莫大嫂，這是那家的小公子？」

莫大嫂笑道：「二爺，你要能喜歡這小子，這小子的福命可就大了。」

莫大嫂的話，似乎答非所問，那大胖子眼睛一眯道：「莫大嫂，你又在動甚麼心眼兒，不過這次你可要小心點兒，這二天，裏面的天氣有點寒熱不調。」說着，又做了一個手式，作爲補充。

小虎子張着嘴巴，完全聽不懂。

莫大嫂「啊！」了一聲，道：「是不是爲了這個？」同時也用手式比了一比。

這個手式更怪，小虎子也更是莫明其妙。

那大胖子點了一點頭。

莫大嫂露齒一笑，說道：「我心裏有數，二爺，謝謝你。」

那大胖子笑道：「不用謝，不用謝，回頭得了甚麼好處，分我一半就行了。」

莫大嫂笑道：「二爺，你眞會說笑話，你還會看得起這點賞賜麼！……」

話鋒忽然一轉，接着道：「二爺，前些日子，夫人說『要替小公子找一個小伴兒』，你看這孩子成不成？」

那大胖子點頭道：「好極了，這孩子你是那裏找來的？」

莫大嫂道：「那裏找來的！他是我娘家姪兒子呢！」

話聲頓了一頓，嘆息一聲，道：「說來這孩子也眞可憐，最近父母都相繼去世了，落得無依無靠，我只得托人把他接到城裏來，這孩子我也好久不見了，想不到倒長得不太笨，因此送過來給夫人看看，要是夫人看中意了，日後還請你二爺多多照應呢！」

那大胖子笑着點點頭，道：「一定！一定！……。」

莫大嫂出其不意的又說道：「二爺，不知道你肯不肯賞臉，收這孩子，做個乾兒子？」

莫大嫂一上來就看出這位權傾李府的二爺，打從心坎裏喜歡小虎子，所以單刀直入的自己把話說了出來。

這一招，雖然有點冒失，但却非常有效，那位胖二爺楞了一楞，忽然哈哈大笑了起來，道：「你不怕辱沒了你家這孩子麼？」

莫大嫂笑道：「我們小戶人家，只怕高攀不上呢！你二爺賞不賞這個臉？」

那大胖子摸着小虎子的頭頂道：「小虎子，你……。」

小虎子心靈性巧，不待那大胖子把話說出口，已是撲地拜了下去，親親熱熱的叫了一聲道：「乾爹！」

那大胖子樂得呵呵笑道：「起來，起來，不要多禮了。」

他拉起了小虎子，雙手把他抱了起來，問道：「你姓甚麼？叫甚麼名字？」

小虎子早經莫大嫂暗中安排，不加思索的道：「乾爹，孩兒姓周，名字叫天吉，小名叫虎子。」

那大胖子哈哈大笑道：「你原來也姓周，那可眞是乾爹的兒子了。」

敢情，這大胖子就姓周，莫大嫂安排小虎子姓周，早就準備攀這周二爺的關係了。

周二爺是李百萬七夫人的弟弟，李百萬大小夫人共有九位，生了十八個千金小姐，只有七夫人替他生了一個寶貝兒子，母以子貴，所以七夫人蓋過了李百萬所有的夫人。

於是，周二爺也水漲船高，成了李府權傾內外的總管。

周二爺的毛病和李百萬一樣，討了二個老婆，膝下就是沒有兒子。

今天收了一位這樣靈秀的乾兒子，心裏着實高興極了，抱着小虎子竟然捨不得把他放回地上，微一猶豫道：「莫大嫂，我陪你進去一趟吧！」

莫大嫂欠身一禮，說道：「多謝二爺了。」

有周二爺陪着進去，莫大嫂心裏已是篤定了。

七夫人佔了全府中最好最大的一座院子，周二爺是舅老爺兼總管身份，領着莫大嫂長驅直入，直到七夫人自己起坐的小內廳，揚聲叫道：「大姐，你快出來，小弟有個好消息告訴你！」

七夫人在屋內應聲道：「老二，甚麼事這樣大驚小怪的！」

一掀簾子，七夫人出來了。

莫大嫂迎着七夫人萬福一禮道：「小婦人，見過夫人。」

七夫人一揮手道：「莫大嫂，不要客氣了，請坐吧！」

她口裏說着，眼睛却落在周二爺手中抱着的小虎子身上，問道：「老二，這是誰家的孩子，長得倒蠻清秀的。」

周二爺笑道：「我的！」

隨手將小虎子放落地上，吩咐小虎子道：「快行禮，見過大姑姑！」

小虎子雙膝一屈，就爬在地上拜了一拜，口稱：「大姑姑。」

七夫人拉起小虎子，笑道：「老二，別開玩笑，先把話說明白。」

周二爺道：「他叫小虎子，原是莫大嫂的內姪，我們父子兩人一見就投緣，所以我把他收作乾兒子了，大姐，你看小虎子……。」

七夫人截口笑道：「二弟，你也眞是，怎麼可以搶大嫂的姪兒子……。」

一語未了，莫大嫂又截住她的話，道：「夫人，小虎子能得二爺青睞，認作乾兒子，那是小虎子的造化，……夫人，你不知道，小虎子目前已經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兒呢！」

話聲說到後面，聲音一啞，眼淚都流出來了。

七夫人拉住小虎子，嘆息了一聲，道：「可憐的孩子！」

周二爺說道：「莫大嫂原本打算把小虎子送來給春生做伴的，請大姊收留，現在，小弟倒有點不大願意了，小虎子也是孩子……。」

七夫人笑罵道：「你剛認乾兒子就護着他了，就算他們是表兄弟，和春生做伴，有甚麼不好，難道你還怕姐姐虐待他不成。」

周二爺道：「大姊，你當然不會虐待小虎子，可是春生可不好伺候，小虎子又何苦來……。」

周二爺的好意，可叫莫大嫂不敢接受，七夫人要眞聽了周二爺的話，莫大嫂豈不弄巧成拙，壞了自己計劃，當下叫了一聲，道：「二爺，我插句嘴好不好！」

周二爺道：「你也不同意我的看法？我是爲小虎子好啊！」

莫大嫂搖着雙手道：「二爺，你的意思，自然是好極了，不過小虎子一步登天，也不能太溺愛他了，何況二爺你自己也還有個小小問題哩！」

周二爺怔了一怔道：「我自己還有什麼問題？」

莫大嫂笑道：「請問二爺你，你把小虎子帶回去，是交給大娘呢？還是交給二娘？」

周二爺可眞還沒想到這一點，聞言一楞，作不了決定。

莫大嫂笑了一笑，道：「二爺，你就是要帶小虎子到府上去，可不能叫大娘和二娘都不高興啊！」

七夫人一笑道：「二弟，莫大嫂的話說得不錯，你把小虎子交給大弟妹，二弟妹不會高興，你要是把他交給二弟妹，大弟妹只怕又有得嘮叨了，最好還是留在我這裏，春生要件，小虎子還不也要件，他們兩個人年紀都差不多，說不得你的顧慮完全多餘。」

周二爺想了一想，只好點頭道：「你們說得也是，那就先讓他們相交一段時間再說吧！」

七夫人招呼一聲，道：「小翠！」一個十六七歲的清秀丫頭應聲而到，請示道：「夫人有什麼吩咐？」

七夫人道：「你去把小公子帶來！」

小翠退出去不久，帶進來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叫了一聲：「娘！」便走到小虎子面前，拉着小虎子的手道：「你叫什麼名字？」

七夫人說道：「他叫小虎子，是你二舅的乾兒子，你該叫他一聲表弟，以後，他就陪你玩耍，你可不能欺負他啊！」

春生公子拉着小虎子一面點頭，一面跑出外面去了。

春生公子跑走之後，七夫人又吩咐那小丫頭小翠道：「你去暗暗看着他們，公子要是欺負小虎子，你就要上來回報。」

七夫人的處理，通情達理，周二爺放心的微笑了。

不久，小翠回來報告道：「他們小兄弟倆相交得非常好。」

小虎子討了五年米，最會察言觀色，討好於人，對付春生公子，那簡直不算一回事，自然哄得他服服貼貼。

一眨眼就是二個月下來，小虎子不但哄得春生公子服服貼貼，就李府全家上下大小，也相處得人人稱讚。

自然，小虎子也過了一段非常舒服的生活。

這一天，春生公子和小虎子忽然人不知鬼不覺的失踪了。

李百萬的小公子不見了，不但急煞了李府閤府上下，也轟動了整個的黃岡城。

莫大嫂聞訊之後，三脚二步趕到李府，進門就是哇啦一聲大哭：「兒呀！肉呀！我苦命的小虎子呀！姑姑原望你好，誰知却反而害了你啊，這叫姑姑有什麼面孔去見你的爺娘啊！……」

李府原本煩得不得了，再經莫大嫂惡人先告狀的這樣一鬧，李百萬心裏一生氣，就把自己關到書房裏去了。

小私廳裏，就只剩下七夫人周二爺和莫大嫂了。

周二爺搖着頭，唉聲嘆氣道：「莫大嫂！大家已經够煩了，你就別煩上添煩了吧！」

莫大嫂眼睛一翻，看似要頂撞周二爺似的，但她忽然又把性氣壓制了下去，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委委屈屈的道：「二爺，小虎子也就是你的兒子，你得替他作一份主啊！」

七夫人本來想向莫大嫂問些話，但是見了莫大嫂這副形像，那敢再招惹了，只有嘆了一口長氣，反過來安慰莫大嫂，道：「莫大嫂，你放心，小虎子和春生在一起，我們不會只找春生而不找小虎子，剛才我們老爺已經傳出話去，懸賞一萬两銀子尋人……」

外面傳來一陣呼叫之聲：「夫人！夫人！小虎子回來了。」

七夫人話聲一頓，霍的站了起來，周二爺與莫大嫂，也不由自主的跟着站了起來。

外面一陣連奔帶跑的脚步聲傳來之後，只見小虎子頭一個衝進廳來，叫了一聲：「姑姑！」就放聲大哭起來。

莫大嫂伸手一把拉住小虎子，喝聲道

：「快說！小虎子，你把春生公子帶到那裏去了？」

小虎子被莫大嫂喝得心裏一慌，哭聲止住了，却張大着嘴：「我……我……我……」「我」不出下面的話來了。

七夫人道：「莫大嫂，先別嚇了孩子，讓他慢慢說。」

伸手又把小虎子拉了過去，哄着他道：「小虎子別怕，我們不會怪你，你告訴大姑，春生他現在在那裏？」

小虎子在七夫人安撫之下，慢慢沉着下來，但仍顯得心有餘悸的道：「春生兄，他……他被壞人帶走了……。」

莫大嫂大喝一聲道：「胡說，你爲什麼沒被壞人帶走？」

小虎子畏怯地道：「我……我……本也被那些壞人帶走了，後來，他們要我帶封信回來，所以就把我放回來了。」

七夫人急口道：「信在那裏？快取出來給姑姑看。」

小虎子從口袋裏摸出一張折叠得亂七八糟的紙張，遞給七夫人，七夫人展開那張紙張，只見那紙張上寫着：

「贖命銀子三十萬兩，要錢？要命？但憑吩咐！」

七夫人吁了一口長氣，道：「要銀子好說！……快去把老爺請來……」

其實用不着人去請，李百萬已聞言自己跑進來了，在私廳外面就接口道：「有春生的下落了麼？」

李百萬走進來，七夫人將那紙片向他手中一交道：「人家要三十萬兩銀子哩！快去準備銀子換人吧！」

李百萬接過那紙張看了一眼，雙眉一皺道：「要三十萬兩銀子……。」

七夫人一看李百萬有點心痛銀子的樣子，立時怒火上衝，杏眼一睜，厲聲道：「怎麼？捨不得三十萬兩銀子！你這人，連自己的兒子都不要，留着那麼多銀子給誰用？」

李百萬急口道：「不！不！我那裏是不願出這三十萬兩銀子，只是三十萬兩銀子數目太大了，我一時那裏籌得出來。」

七夫人悻悻的道：「我不管，我只要我的兒子！」

李百萬嘆了一口氣，不敢回七夫人的話，話鋒轉向小虎子，叫了一聲，道：「小虎子，你過來，我有話問你。」

小虎子畏忌的望了莫大嫂一眼，不敢走過去。

莫大嫂道：「快過去，老爺又沒有責怪你，你只要把你知道的，告訴老爺就是了。」

小虎子畏畏縮縮的走到李百萬面前，叫了一聲：「老爺！……」

李百萬怕嚇着小虎子，把話聲儘量放得和緩地道：「小虎子，不要怕，你春生哥是怎樣被壞人抓去的？」

小虎子吞吞吐吐地道：「我們本來在後園子裏躲迷藏，春生哥叫我去尋他，他先躲了起來，我正找他的時候，只聽春生哥叫了一聲『小虎子快來』，我跑過去時，他已被一個大漢抓住了，當時我跑過去要打那大漢，誰知大漢後面又跑出來一個大漢，把我也抓住了，那大漢好厲害啊！一抓住我，我就叫不出聲了，後來那兩個大漢用麻布袋把我們裝了起來，他們是怎樣走出園子的，我就不知道了。」

李百萬又問道：「後來，他們把你們帶到那裏去了？」

小虎子道：「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我只知道那裏有兩棵大樹，他們就在那樹底下，把我們放了出來，說也奇怪，他們在我們背上拍了一下，我們又能夠說話了。」

李百萬不是武林人物，當然也不懂爲什麼在他們背上拍一掌又能說話的道理，搖了一搖頭，接着問道：「後來呢？」

小虎子道：「後來，他們就問我們的話，問出春生哥和我的姓名後，有一個漢子說，留着我沒有用，要把我撕了，另外一個漢子却說，留着我可以來回送信，於是我就被他們放回來了！」

莫大嫂吐了一下舌頭，道：「小虎子你好大的命，你要被他們撕了，豈不死得寃枉透頂。」

小虎子迷惑不懂地道：「什麼叫『撕』了？」

莫大嫂道：「撕了就是要殺了你！」

小虎子嚇得臉色一變，打了一個哆嗦！全身發起抖來。

周二爺橫了莫大嫂一眼道：「莫大嫂，你看，嚇着孩子了！」

李百萬道：「小虎子，別怕，你回來了，他們就奈何不到你了。」

小虎子道：「可是他們說要我去回信，如果我不去回信，他們就要把春生哥撕了哩！」

這一來，李百萬也嚇得打了一個哆嗦，出了一身冷汗。

七夫人更是大叫一聲，道：「你看，他們要撕了春生，還不快想辦法去！」

周二爺接口道：「大姊，先別急，我們還有些話要先問清楚……。」

頭一轉，道：「小虎子，他們說了什麼時候要銀子沒有？」

小虎子道：「說了，他們說七天之內要把銀子準備好，不，他們不要銀子，他要金子。」

周二爺道：「他們要多少金子呢？」

小虎子道：「他們說，照二十換一算，是多少，算多少，多了一兩，他們都不要！」

李百萬氣得冷笑一聲，道：「多了一兩都不要，眞够義氣！」

莫大嫂忽然插嘴問道：「他們要你回去，你怎樣去找他們呢？」

小虎子道：「他們不要我去找，他們會派人接我。……」

忽然，轉頭向着李百萬道：「老爺，他們說聽你一句話哩！」

李百萬還來不及答話，七夫人已嚷着道：「給！給！給！就這樣決定了。」

李百萬顯然也別無良策，嘆了一口氣道：「三十萬兩銀子，二十換一，是一萬五千兩金子，好！我答應他們了！」

事情決定了，大家該緩一口氣了，可是這時外面忽然跑進來一個丫頭，道：「老爺，門外來了一輛馬車，說是來接小虎子的，請老爺定奪！」

李百萬氣得大叫一聲，道：「好大胆的惡賊，氣死我也！」（未完）

石瘋子傳奇故事之二

高臯·文
盧令·圖

九臯鶴唳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楓、水紅蓮、秋兒、月兒進入公治異人府中，公治異人驟施暗算，發動機關，水紅蓮不愼中伏，爲公治異人擒去，石楓擊破石壁，率秋月二女追踪，詎至官道上已失去公治異人等踪跡，石楓猜度他們逃往蕪湖，遂與秋月二女往蕪湖追去。金陵城中退任知府任一公，愛女任天鳳大病初癒，那日陳知府帶同排教教主門徒雪鶴雷霖到來求婚，任一公夫婦招待陳知府及雷霖歡宴，並命天鳳姑娘出見，席間，陳知府知趣告辭，任一公邀請雷霖盤桓遊玩，雷霖已爲天鳳美色所醉，假作客套婉拒——

遊秦淮珠還合浦　闖任府石楓中毒

任一公道：「這麼說雷公子就是太見外了，只要你不嫌招待不週，那有甚麼不便的。」

陳知府哈哈一笑道：「遲早都是一家人，雷世兄何必客套，好，兄弟告退。」

任一公道：「大人請。」

送走陳知府，任一公立命備酒，一桌豐盛的酒筵立卽送了上來。

這是一項接風宴，主客自然是雪鶴雷霖了。

陪宴的除了任一公夫婦五人，還有任天鳳及管事邵惠。

席間三娘的話最多，邵惠的話最少，雷霖雖是冷傲，也會在三娘的挑逗之下與任天鳳作禮貌上的交談。

只有邵管事異於常人，自始至終，他硬是沒有吐露過片語隻字。

飯後三娘提議要到城裏作半日之遊。除了她，自然還有雪鶴雷霖及任天鳳了。

任一公不反對，任夫人在微笑着，似乎飯後的餘興，是經過事先安排的。

人，是有感情的，縱然是素昧平生的人，只要作幾次有計劃的接觸，情感就會很自然的產生出來。

何況雷霖任天鳳都是一般的英俊，一般的美麗，他們是應該彼此傾慕，而乳水交融的。

他們的情感的確在迅速的增長，結伴出遊也成了每日必修之課。

這天他們留連在秦淮河上，一葉畫舫，徉徜於綠水碧波之間，再加上那些壯觀的樓閣，盈耳的歌聲，實在足以陶情冶性，增加生活上不少情趣。

只是任天鳳好像沒有注意這些，黛眉深鎖着，美目中是一片迷茫，空虛，而頹傷的眼神。

這些，雪鶴雷霖全都瞧在眼裏，只是他有點難以理解。

憑他的條件，自信是可以獲得任何一個女子心許的，難道這位鳳姑娘會對他有所不滿？

如果換在任何一個女人，他早已絕裾而去了，但，偏偏他對鳳姑一見鍾情，而且越陷越深，幾乎到了無力自拔的境地。

最後他終於忍不住輕咳一聲道：「鳳妹子……」

「嗯……」

「小兄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你說吧。」

「小兄年近三旬，從未接近過任何一個女性。」

「哦。」

「但自從見到鳳妹之後，就被妳那絕代風華所傾倒。」

「嗯！」

「也許，小兄不配，才使鳳妹這般落寞……」

「嘿嘿……銀樣蠟槍頭，本來就是不配，閣下總算有幾分自知之明。」

這冷語相侵的不是任天鳳，如果是她，話說得不會這麼難聽，這麼絕。

因此，雪鶴雷霖及任天鳳全都愕然向說話之人瞧去。

那是另一艘畫舫，四名漢子正在船頭對酌。

這四人有三個都在四旬以上，只有一人身着黃衫，年齡約莫二十四五。

雪鶴雷霖向他們打量一眼，道：「適才說話的是那一位？」

黃衫少年道：「是本公子，怎麼？你可是不服？」

雪鶴雷霖目露煞光，冷冷道：「你是神箭帮的門下？」

黃衫少年道：「總算閣下還有一點見識，不錯，本公子正是神箭帮的少帮主常金龍。」

雪鶴雷霖道：「神箭帮不過是一羣江湖敗類罷了，咱們換個地方，少爺教訓教訓你。」

常金龍道：「那兒風水好，你選吧，本公子包管擺平你就是。」

雪鶴雷霖回顧任天鳳道：「對不起，鳳妹，妳先回去吧。」

任天鳳搖搖頭道：「不，我要跟去瞧瞧。」

雪鶴雷霖道：「打架有甚麼好瞧的？回去吧，鳳妹，女孩子是不應該瞧看兇殺鬥狠之事的。」

任天鳳冷冷道：「你是怕無力量保護我？」

雪鶴雷霖方自一怔，常金龍的譏笑之聲已遙遙傳來。

「不要怕，姑娘，他無力量保護於你，自有本公子一肩担待，來吧，咱們歡迎妳。」

雪鶴雷霖牙齦一咬，道：「好，咱們去。」

在北山脚下，常金龍等已列陣以待，這四名神箭帮的高手，好像當眞要擺平雪鶴雷霖似的。

面對四名强敵，雷霖沒有絲毫怯意，健腕陡的一翻，一柄狀如靈蛇的軟劍已然挺得筆直。

「不要再浪費時辰了，那一位先來賜教？」

懷抱軟劍，傲立如山，雪鶴雷霖果然名不虛傳。

神箭帮的四名高手忽然面色一變，他們似乎是瞧走了眼，直到此時才發覺這名白衣少年大有來頭。

跟隨常金龍的三人之中，有一名護法級的高階人物，他踏前兩步，雙拳一抱道：「少俠可是排教教主胡大俠的高足雪鶴雷霖？」

雷霖冷冷道：「不錯，雷某確有那麼一個匪號。」

那名護法道：「這當眞是大水冲倒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在下原海，謹代表敝帮少帮主向少俠表示歉意。」

雪鶴雷霖道：「表示歉意麼？不敢當，再說，神箭帮威懾江湖，雷某也高攀不上。」

原海道：「這麼說雷少俠是不接受咱們的道歉了？」

雪鶴雷霖道：「只要留下常金龍就可以，道歉大可不必。」

原海面現怒意道：「少俠不要做的太絕，咱們並不是怕你。」

雪鶴雷霖道：「那就不必說廢話了，請賜招。」

常金龍摘下一對奇門兵刃「劍箭環」，縱身一躍，奔到原海的身側道：「原老請稍退，讓我來收拾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原海道：「殺鷄焉用牛刀，少帮主只要替老夫掠陣就是。」

常金龍道：「不，這是我自己的事，如若我接不下來，原老再出手不遲。」

原海拗他不過，只得退後五尺。

常金龍先向立身三丈外的任天鳳瞧了一眼，再瞅着雪鶴雷霖，冷冷一哼道：「這是你自己找死，不要怨咱們神箭帮不講交情。」

雪鶴雷霖道：「雷某不懂這些，你儘管出手就是。」

常金龍右臂一晃，左手的劍箭環迎胸直擊，劍環帶着勁風，攻勢凌厲以極。

雪鶴雷霖一錯步，軟劍一顫，斜切常金龍的左腕脈門，時間火候，拿捏得絲絲入扣。

但常金龍的左臂一吐即收，右臂以懷中抱月之勢，急襲雷霖的左脅，來勢之急，宛如天河倒瀉一般。

這是劍箭雙環「三環套月」的招式，雖然算不得什麼奇招絕技，但這位少帮主使得輕靈巧快，顯出他確有一身不凡的功力。

雪鶴雷霖估不到對方變招竟如此之快，經連換兩次身法，才將這一招避讓過去，現在不得不對常金龍刮目相看了。

但常金龍究竟技遜一籌，十招以後，他那劍箭雙環不僅無力攻敵，連自保都有點力難從心。

爲了少帮主的安危，原海及另兩名神箭帮的高手一起加入了戰圍。

在長江黃河兩岸，排教的勢力十分之大，教中弟子除了武功，還會一些含沙射影的邪門法兒。

因此一般人都不願開罪排教，如若被迫動武，就得往死裏招呼。

這是神箭帮不惜以多爲勝的原因，他們存心毀掉雪鶴雷霖，以免除今後無窮的後患。

這場怵目驚心的惡鬥，並未引起任天鳳的興趣，她在一塊山石之上，坐了下來，雖是目注鬥場，但神情上却顯得一片冷漠。

忽然…………

「姑娘，令友身陷重圍，妳不想助他一臂之力？」

「啊，相公，是你……」

任天鳳猛一旋身，像風一般向後面撲去。

她似乎忘了她是一個沒有武功的深閨弱女，這返身一撲，竟像殞石一般的摔下巨石。

「妳是怎麼啦？姑娘。」

她一聲驚呼還未出口，嬌軀便已被人托了起來。

那是一個鷄皮鶴髮的老者，想不到他的身手竟是如此之高。

他將任天鳳放置地上，然後目光灼灼的對她凝視着。

「姑娘！咱們似曾相識……」

「相公！你難道瞧不出，我是你的妻子？」

任天鳳是金陵縉紳任一公的獨生愛女，也是一個小姑獨處尚無郎的名門閨秀。她竟將一個鷄皮鶴髮的陌生老者認作丈夫，難道她又患上了離魂症不成？

白髮老老忽然面色一整，道：「妳是紅蓮？」

任天鳳珠淚雙垂，悽楚的一嘆道：「是的，我是水紅蓮。」

白髮老者道：「但……」

任天鳳幽幽道：「我在鄒家別墅失手被擒，他們便迫我吃下一種藥物，然後將我加以改造，最後硬說我患了離魂症……唉……」

白髮老者聽完她的叙述之後，仍以懷疑的目光，瞅着她道：「痣可以加點，酒渦多是天生，這……咳，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

任天鳳急道：「這麼說相公還是不相信我了？」

忽然她面色一紅，螓首一垂接道：「如若我能說出除了夫婦，別無人知的隱事，相公能够相信麼？」

白髮老者道：「妳說。」

她說了，但却嬌羞萬狀，像是有地縫都會鑽下去似的。

因爲她說的是除了夫婦之間無法知道的隱事，雖然他們有着無限的恩愛，但這等事兒是只可意會而無法宣之於口的。

何況，她還是一個女人。

白髮老者一把將她摟了過來道：「妳當眞是紅蓮，唉，叫我找得好苦！」

是的，任天鳳就是水紅蓮，白髮老者自然是石楓了。

水紅蓮無限委屈的道：「可是，相公，他們使我面貌全非，……」

石楓道：「不，紅蓮，妳比以前更美了，他們將妳改造，是一種畫龍點睛的手法。」

水紅蓮道：「你喜歡這樣？」

石楓道：「喜歡，只是……」

水紅蓮道：「只是怎樣？」

石楓道：「只是我有點怕。」

水紅蓮道：「怕什麼？」

石楓道：「妳以前的美是幽蘭，在美麗之中，隱藏着一種高貴的氣質。」

水紅蓮道：「現在呢？」

石楓道：「現在的美更甚往昔，但像濃桃艷李，令人一見就會食指大動而生出佔有的想法，如此一來，咱們今後豈不憑空生出一些是非！」

水紅蓮錯愕半晌，說道：「相公說的是，不過，咱們設法恢復往日的容貌不可以麼？」

石楓說道：「除痣容易，除酒渦就難了。」

一頓接道：「這事咱們再慢慢研究，妳先說說那任一公是什麼人，他爲什麼將妳改造爲他的女兒？」

水紅蓮道：「此人身材中等，與公治異人有些相似，但我瞧不出他會經易過容，因而不敢斷定他是不是公治異人。」

石楓道：「妳知道他的身世麼？」

水紅蓮道：「聽說任一公曾經做過一任知府，而且世代簪纓，在金陵是名門望族。」

石楓道：「此人與公治異人必有關連，否則妳怎會落入他的手中？」

水紅蓮道：「我也是這麼想法，而且他必與江湖中人暗通聲息。他如此捉弄於我，必然是想利用我籠絡排教，以便逐鹿江湖，咳，相公，你是怎樣發現我的？」

石楓道：「我與秋兒月兒到過蕪湖，但撲了一個空。再回頭到金陵找妳，終於發現妳與姓雷的同遊，今日見你們遊河，我雖是不敢斷定妳就是紅蓮，仍然想跟來瞧看一個究竟……」

水紅蓮一嘆道：「可是我的武功被廢，今後……」

石楓道：「不必担憂，妳只是被封着幾處穴道而已，待咱們回去之後，我會替妳打通的。」

語音一落，接道：「他們的搏鬥已接近尾聲了，咱們走吧。」

水紅蓮道：「好的。」

他倆依偎着繞過巨石，緩緩向河邊走去。

但走出未及十丈，一股飆風忽然由後身捲來。

石楓攬着水紅蓮的纖腰，身子輕輕一旋，已避開飆風的來勢，雙眉一挑，瞅着來人冷冷道：「你這是做什麼？閣下。」

來人自然是雪鶴雷霖了，只見他那雪白的衣衫已染上斑斑血漬，而且面孔扭曲，亂髮蓬飛。完全失去原有的俊美神韻。

看來適才以一敵四的搏鬥，他是勝利的一方，只是贏得十分艱苦罷了。

別看他長像這般狼狽，氣勢仍然傲得可以，也許因爲石楓是一個糟老頭子吧。

「放開她！」

他把玩着掌中的軟劍，向着石楓作凌厲的叱喝，雙目之中，射出一股嚇人的殺機。

石楓淡淡一笑道：「爲什麼要我放開她？閣下。」

雪鶴雷霖厲聲道：「因爲我叫你放開她。」

石楓冷冷一笑，道：「雪鶴雷霖果然是一個响噹噹的字號，不過閣下還得說出一點理由。」

一個糟老頭子，居然敢跟名滿江湖的雪鶴雷霖頂撞，除了他想死，可能是一個瘋子。

不過，雪鶴雷霖心裏明白，憑適才糟老頭子的閃避身法，必然不是一個等閒人物。

他忍住心頭怒火，冷冷道：「她是我的未婚妻子，够了麼？」

石楓哈哈一笑道：「當眞麼？閣下，據我所知，她却是我的妻子。」

雪鶴雷霖勃然大怒，軟劍一顫，以秋風掃落葉之勢，猛向石楓肩頭掃來。

這一劍他已貫注十成眞力，劍氣嘶風，暗勁泉湧，像是要一劍將石楓劈作兩半似的。

這次石楓沒有躲避，只是向軟劍輕輕彈出一指。

噹的一聲脆響，軟劍跳了起來，雪鶴雷霖感到右臂一震，軟劍幾乎脫手飛了出去。

他面色一變，連退兩步之後，才勉力穩住身子，雙目冷冷的盯視着石楓，似乎不相信一個糟老頭子，竟有這般高深的功力。

半晌，他踏前兩步，哼了一聲道：「殺父之仇，奪妻之恨，這是無人能够容忍的，你如若不放開我的未婚妻子，咱們今後就是不世之仇！」

石楓面色一整道：「不錯，奪妻之恨，沒有人能够容忍，但你何不問問她是不是你的未婚妻子？」

雪鶴雷霖微微一呆道：「這還用問？鳳妹子，快過來，咱們該回去了。」

水紅蓮道：「你認錯人了，我不是你的鳳妹子。」

雪鶴雷霖愕然道：「她又犯了離魂症了，朋友，你如若不想結怨排教，請你放她過來。」

石楓一嘆道：「在下雖是不想結怨排教，總不能將自己的妻子拱手讓人，咱們言盡於此，信不信只好由你了。」

他不再理會雪鶴雷霖，身子輕輕一轉，擁着水紅蓮逕奔河邊。

雪鶴雷霖沒有追趕，因爲適才一場苦戰，他的眞力損耗過多，對石楓這等高明之人，他自問決難討得好去。

自然，他不會對這件事就此罷休的，他要以整個排教的雄厚實力，將石楓置之死地。

石楓明白這是一個不了之局，但他不在乎這些。

所謂虱多不癢，債多不愁，他已經敵遍天下了，何在乎多一個排教。

因此，他安詳的帶着水紅蓮，渡過了秦淮河，回到他們在貢院附近租的臨時住所。

秋兒月兒，正爲石楓不歸急得像熱石上的螞蟻，及見到水紅蓮，她們又同時一呆。

經石楓解說後她們明瞭了，這雙妹姊心頭一酸，一起向水紅蓮奔來。

「大姊！眞是苦了妳了。」

「大姊，那任一公該死，咱們找他算賬去。」

石楓道：「不要着急，這筆賬咱們遲早要找他算的，不過妳大姊遭了他們的暗算，一點力道都使不出來。」

秋月二女，大吃一驚，道：「那怎麼辦？」

石楓道：「我想替她打通經脈，還不致太過困難，咱們先吃飯吧，吃飽了後再說。」

秋月二女，立即擺上菜飯，石楓飽餐一頓之後，就開始爲水紅蓮疏通閉塞的穴道。

石楓功力深厚，對疏經導穴之事，應該是輕而易擧的。但兩個時辰之後，他廢然立起身來，一件灰色長衫幾乎已被汗水濕透。

水紅蓮淚光瑩瑩的一嘆道：「不要枉費心力了，相公，你快調息一下。」

爲他們護法的月兒道：「相公！有什麼不妥？」

石楓道：「紅蓮有五處穴道不通，經我運功衝擊，兩個時辰來，連一處都無法突破，好像閉塞之處……」

他語音忽然一頓，片刻之後接道：「我想紅蓮必然服食了一種損害經脈的藥物，僅憑內力，只怕很難立卽奏功。」

水紅蓮幽幽地道：「那麼，相公就不必管我了，反正死不了，以後再慢慢想辦法。」

石楓道：「別這麼說，紅蓮，咱們是患難夫妻，縱然走遍天涯，也要替妳求到解藥的，何況解鈴還是繫鈴人，咱們還可以去找任一公。」

月兒道：「對，只要找到姓任的，不怕他不拿出解藥。」

石楓道：「任一公住在那兒？」

水紅蓮道：「距離鄭家別墅不遠，只要橫過官道，沿着一條小徑，前行五里就到。」

月兒啊了一聲道：「咱們眞傻，寃枉跑了一趟蕪湖，結果誤了大事，相公，咱們現在就去。」

石楓沉思半晌道：「我有個主意，不知道行是不行。」

水紅蓮道：「相公有什麼主意？」

石楓道：「我往日行走江湖之時，對易容改裝很有興趣，後經丐帮一位友人指點，再加上自己的揣摩，對易容一道已畧有心得。」

秋兒正好走進房來，聞言接口道：「那你爲什麼不將大姊的容貌復原？」

石楓道：「除去美人痣倒是方便得很，只是她那兩個酒渦是以特殊的方法做成，一般易容術是無法做到的。」

水紅蓮道：「這顆美人痣難看死了，你就先替我除去吧。」

石楓道：「好的。」

他取來一隻盛着白色液體的瓷瓶，用竹籤沾着瓶中的液體，在水紅蓮的美人痣上輕輕點了兩次道：「三日之內，這顆美人痣一定脫落，但妳洗臉的時候，小心不要碰到它。」

月兒揷口問道：「相公！這就是你的主意？」

石楓道：「不，我是想改扮雪鶴雷霖，去向任一公騙取解藥。」

水紅蓮道：「這樣不妥，第一，咱們不知道雪鶴雷霖是不是回去過，再說任一公是一個老狐狸，這樣會弄巧反拙的。」

石楓道：「我考慮過，雪鶴雷霖心志高傲，在沒有將妳找回之前，他不會去見任一公的，至於對付那隻老狐狸，我想也不會有什麼問題，因爲他與雪鶴雷霖只是初見，咱們只要扮得逼眞，他怎能分得出眞僞？」

秋兒道：「如果雪鶴雷霖派人去任府呢？」

石楓道：「那就只有碰運氣了，我想無論情況怎樣變化，平安走出任府，還不致有什麼問題。」

秋兒道：「我跟你去。」

月兒接道：「我也去。」

石楓哈哈一笑道：「妳們都去了，誰照顧紅蓮？再說我改扮的是雪鶴雷霖，妳們跟我怎麼說？」

水紅蓮道：「相公去到任府，又怎麼說？」

石楓道：「這很容易，我說遭到神箭帮圍攻，由於寡衆不敵，因而使妳被神箭帮擄去。」

水紅蓮道：「那麼，解藥呢？你怎麼要法？」

石楓道：「我說當妳被神箭帮擄刼之時，曾出手跟他們搏鬥，我見妳招式十分精奧，只是身法遲鈍，出掌無力，分明是穴道被封的現象，任一公既有心拉攏排教，不怕他不拿出解藥。」

水紅蓮說道：「相公說的雖有道理，但此等與虎謀皮之事，我還是放心不下，想咱們不如先離開金陵，找一個地方暫時隱居，一方面慢慢設法爲我療毒，另外，可以集中咱們的智慧，研究半壁山河的隱秘。」

石楓道：「不，妳不復原，我無法安心，任一公無論怎樣狡詐，我也要去碰他一碰，何況，還有別的法子，使他交出解藥。」

水紅蓮知道石楓的心已不可動搖，只好將雪鶴雷霖的性格，特點，動作，嗓音，習性等爲石楓一一描述，以作他改扮的依據。

石楓曾經見過雪鶴雷霖，再加水紅蓮從旁指點，自然扮得維肖維妙，縱然兩人同時出現，也令人難以分出眞僞。

然後水紅蓮又將任府建築的形式，以及每一個人的形貌爲石楓解說。

當她說到五娘時，石楓及秋月二女同時一呆。

水紅蓮一怔道：「有什麼不對？」

石楓道：「她是王家玉，那任一公必然是公冶異人了。」

月兒道：「小姐千金之體，怎能做公冶異人第五名侍妾！相公，咱們一定要救她出來。」

石楓道：「她落得這般田地，推究原因，我不能不負責任，不過，此人生性乖僻，也不能不說她是自作自受，而且聽紅蓮的說法，她對現狀似乎滿意得很。」

月兒道：「不管怎樣，相公應該找她談談。」

石楓道：「好的，我到時見機而作就是。」

× × ×

任天鳳隨雪鶴雷霖暢遊名勝，在日色西沉之際，却只有雷霖踽踽獨歸。

而且他身帶血漬，面色灰敗，任何人瞧他一眼，都會知道，必然碰上了寃家對頭。

他剛剛闖進任府的大門，一羣男女已聞訊迎了出來。

領頭的是一名身着錦緞長袍，氣度雍容的中年漢子，他身後跟着三名滿身珠光寶氣，裝扮入時的美麗女人。

另有四名精壯大漢及兩名丫頭在後面跟着，他們每一個人的面部都是一片錯愕之色。

雪鶴雷霖趨前兩步，向身着錦袍的中年漢子抱拳一揖道：「任伯伯！小侄……對不起你……」

原來錦袍漢子正是任一公，他還了一禮道：「少俠似乎受了傷，不要着急，進去再慢慢的說。」

跟在任一公身後的三名女人是大娘，三娘，四娘。

任天鳳是大娘的女兒，她沒有回來，做母親的自然會着急，因此大娘迫不及待的詢問道：「適才公子派人來說，你跟神箭帮的常少帮主起了衝突，又說鳳兒是被一個老頭兒刼走，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雪鶴雷霖恨恨的道：「姓常的無故找碴，小姪不得不給他們一點教訓，但正當小姪擊敗神箭帮的四名强敵之後，鳳妹子竟被一名老者刼走……」

任一公道：「別急，他逃不出我的掌握的。」

說話之間進了廳堂，二娘五娘也聞聲奔來。

雪鶴雷霖向五娘瞧了一眼，忽然面色一變，跟着雙腿一軟，虛弱的向椅上坐了下去。

任一公冷冷一笑，說道：「少俠的傷勢似乎很重，傷在那兒？快讓我瞧瞧。」

雪鶴雷霖道：「小姪是中了毒。」

任一公一驚道：「中了毒？是怎麼中的？」

雪鶴雷霖道：「當鳳妹被灰衣老者刼走之際，小姪因眞力損耗過多，無法奪回鳳妹，於是趕往下游召集敝教人手，一面通知伯父，一面追踪灰衣老者的去向，估不到……」

任一公道：「怎樣？」

雪鶴雷霖道：「當小姪調息之時，才知道已經中毒。」

任一公道：「少俠跟灰衣老者曾動過手？」

雪鶴雷霖道：「只對了一掌。」

任一公道：「難道是他？」

雪鶴雷霖道：「伯父知道灰衣老者是誰？」

任一公道：「江湖道上的朋友，伯伯也識得幾個，少俠先說說那灰衣老者的形貌，看是不是伯伯猜忖的人。」

雪鶴雷霖道：「那人鬢髮斑白，身材高大，約莫六十以上的年歲。」

任一公道：「他右耳之上，是不是有一粒豆大的黑痣？」

雪鶴雷霖道：「小姪當時十分氣憤，以致沒有注意瞧看他的右耳。」

任一公道：「這不要緊，咱們會找到他的，你發覺中毒之後有些甚麼症狀？」

雪鶴雷霖道：「小姪發覺有七處穴道

不通，一身功力已點滴不存了。」

任一公哼了一聲道：「果然是他。」

大娘汪氏道：「老爺是說歐駝子？」

任一公道：「不錯，除了他的獨門藥物，怎能有這等現象。」

大娘道：「可是他的背……」

任一公向雪鶴雷霖瞥了一眼道：「我早就懷疑他是僞裝的人，如果他直起身來，不正是一個高大的身材？」

大娘道：「但歐駝子才不過五十左右，他的鬚髮也不會那麼斑白。」

任一公道：「妳們女流之輩懂得甚麼，黑髮染白，不過舉手之勞罷了。」

接着他由衣底取出一隻瓷瓶，倒出兩粒白色丸藥道：「少俠吃下去試試，如果不能解毒，我有辦法找到歐駝子。」

五娘道：「老爺交給我吧，雷少俠服食解藥之後，必須立即調息，大廳來往人多，只怕有點不便。」

任一公微作遲疑，終於將解藥交給五娘道：「也好，妳就帶雷少俠到鳳兒房中調息，就便照顧一下。」

五娘點首道：「好的，雷少俠，咱們走。」

雪鶴雷霖似乎有點不願意跟五娘走，但又不便形之於色，只好懶洋洋的立起身形，跟着五娘來到任天鳳的香閣。

原先侍候任天鳳的兩名丫頭紫燕藍燕也跟過來，但五娘却吩咐她們道：「雷公子療傷需要清靜，這兒不必妳們侍候。」

侍女紫藍二婢遵命退出，五娘忽然冷冷道：「雷少俠！咱們打個商量怎樣？」

雪鶴雷霖道：「五娘不必客氣，有話儘管吩咐。」

五娘道：「雷少俠內力高深，歐駝子的毒可能難你不倒，這兩顆解藥吃了也是白費，不如送給我還落得一份人情，你說可好？」

雪鶴雷霖搖頭道：「對不起，歉難遵辦。」

五娘喲了一聲道：「雷少俠一向大方，今日怎麼小氣起來了！」

雪鶴雷霖哼了一聲道：「不錯，雷某一向喜愛施捨，只不過要瞧瞧施捨的對象值不值得！」

五娘嬌靨一沉道：「此話怎講？」

雪鶴雷霖冷冷道：「這還不明白麼？作侍妾的，大都獲得主子的寵愛，妳只要撒撒嬌，使出幾記風流解數，別說兩粒解藥，要人頭他也會給妳的。」

五娘嬌容一變，呼的一聲站了起來。

不過她的怒火好像到此爲止，並沒有採取絕袂而去的行動。

雪鶴雷霖這人也太固執了，在寄人籬下的情況中，怎能對任一公的愛妾這般衝撞！

其實他們兩個人似乎全都不太正常，五娘一上來就要吞沒別人用以救命的解藥，雪鶴雷霖自然要出言無狀了。

現在他們互相凝視着，好像要瞧穿對方的內心似的。

良久，五娘忽然撇撇咀道：「還要裝麼？無論你怎麼改扮，你那雙眼神總瞞不過我。」

雪鶴雷霖道：「那就打開窗子說亮話吧，妳待怎樣？」

五娘銀牙一挫道：「你的心太狠，我不能叫你如願！」

雪鶴雷霖道：「哦，我怎樣狠法？請教。」

五娘道：「你另結新歡我不管，明知道我在這裏受罪，竟然不聞不問，我受不了！」

雪鶴雷霖哈哈一笑道：「這我就不懂了，俗語說『妻不如妾』，尤其是最小的侍妾，應該最得主子的歡心，妳還有甚麼不滿的，要不妳就乾脆投身青樓好了，那兒朝雲暮雨，夜夜元宵……」

「住口。」

五娘杏眼圓睜，煞溢眉宇，一張宜嗔宜喜的粉頰，變得一片鐵青，嬌小的身軀也在不停的顫抖，顯然，她的氣憤已經達於極點。

雪鶴雷霖寒着一張臉冷冷的瞧着她，像是欣賞一件古玩，或者是欣賞一個藝人表演似的，無論五娘是怎樣的憤怒，在他的臉上却找不出半點變化的痕跡。

五娘忽然一聲嬌叱，纖掌一揚，兩點白光，像流星一般分向雪鶴雷霖的雙目襲來。

這一手突襲，她已使出了全力，白光挾着破風之聲，來勢强勁無比。

雪鶴雷霖目光一亮，一伸手就將那兩點白光接了下來。

「多謝。」

他將接來的暗器收入懷中，目光向她一瞥，足尖輕點，便已穿窗而出。

原來五娘在氣憤之下，將解藥作暗器，雪鶴雷霖接下解藥，自然沒有再留下來的必要了。

只是在他穿窗而出之時，五娘的粉頰之上突然現出一絲猙獰可怕的冷笑，如果他能夠瞧到，她那詭譎的笑容，他必然不會就這麼匆匆一走的。

可惜他沒有瞧到，而且縱躍如飛，轉眼已到兩里之外了。

「啊，相公，你得手了？」

迎面奔來一條纖巧的人影是月兒，她迎着雪鶴雷霖叫「相公」，這位雪鶴雷霖自然是石楓改扮的了。

不錯，他確是石楓，適才被五娘王家玉認出，到手的解藥幾乎出了岔子。

現在他鬆了一口氣，因爲他總算不虛此行。

「解藥已到手了，紅蓮沒有甚麼變化吧。」

他關心水紅蓮，幾個時辰的小別，就怕她的毒傷有甚麼變化。

但他語音甫落，身後忽然響起一陣冷笑道：「水紅蓮死不了，還是關心一點你自己吧。」

這一聲來得十分突然，石楓與月兒全都大吃一驚。

不過他們知道來的是誰，因爲那是一種十分熟習的口音。

「小姐……小姐……」

月兒已聽出來人是王家玉，主婢情深，她不由忘情的呼喊着。

來人由樹叢中閃身而出，果然正是王家玉。

只不過她目蘊殺機，氣勢逼人，來意似乎不太友善。

月兒沒有查覺王家玉的神色有異，口中一聲歡呼，縱身就奔了過去。

王家玉冷哼一聲道：「站住。」

月兒神色一呆道：「小姐，妳……」

王家玉冷冷道：「不敢當，石夫人，我不是來跟你們敘舊的。」

月兒道：「小姐，妳聽我說……」

王家玉道：「不必說了，快替妳的丈夫準備後事吧。」

月兒一怔道：「小姐，妳說甚麼？」

王家玉道：「別問我說甚麼，妳何不扭頭瞧瞧？」

月兒扭頭向石楓一瞥，果然見他雙目微闔，冷汗如雨，面頰之上是一片痛苦的神情。

月兒大驚失色，急忙奔到石楓的身前道：「相公，你怎麼啦？」

石楓緩緩睜開雙目，以衣袖抹去頭上的汗水，淡淡道：「沒有甚麼要緊，咱們走吧。」

王家玉冷哼一聲，彈身一躍，攔住石楓去路道：「走？只怕沒有這麼便宜。」

石楓道：「王家玉，我雖然中了妳的暗算，妳不見得就能奈何於我，君子絕交，不出惡聲，我不與妳一般見識，希望妳不要逼人過甚！」

王家玉柳眉一挑道：「可惜我不是君子，所以你這些大道理等於白說。」

石楓道：「這麼說，妳是不願放過我了？」

王家玉道：「不錯，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石楓一笑道：「好，妳出招吧。」

月兒道：「不，小姐，妳已經傷了他，不能再乘人之危。」

王家玉怒叱道：「我傷了他妳心疼了，那你們就一起上吧。」

石楓道：「月兒，妳不要管，我自信還可以一戰。」

他適才以右手接下塗有劇毒的解藥，上了王家玉的一個大當，所幸他內力驚人，在發覺中毒之後，已將毒力迫束於右臂之上，現在他只有一條左臂可以活動，但對付王家玉，他自信還不致栽在她手裏。

王家玉怒火焚心，早已感到不耐，不待石楓說完，纖掌一揮，雙頭棒已一連使出三記截脈敲穴的毒辣的招式。

出手就是連環三招，而且每一招都是攻向要害大穴，像這等狠毒的女人，實在是江湖罕見。

石楓急忙足尖倒踏，退後三尺，同時伸手一探衣底，取出他那隻光華奪目的金戈。

但他金戈還未出手，王家玉已如影隨形的跟了上來，棒頭一顫，點向他左右期門二穴。

石楓身形微仰，金戈以電光石火的速度敲向王家玉的玉腕。

這是一記破折神刀的招式，他只是使用了四成眞力。

破折神刀是震撼武林的曠代奇功，他雖是只用了四成眞力，威力之强，仍如疾雷撼山。

王家玉估不到石楓隨手一擊，功力竟如此之高，無論她如何變招，這隻玉腕總是難以保全的了。

一個以姿容自傲的女人，如果一旦失去一隻玉手，這比奪去她的生命還要難堪，因此，她心頭一陣絞痛，一雙秀目幾乎噴出火來。

「姓石的，你好狠的心腸，姑奶奶跟你拚了。」

她放棄了逃避的想法，將全身功力聚於左手之上，不退反進，猛向石楓的懷裏闖去。

其實石楓並未存心斬掉她的右腕，因爲她出招太狠，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罷了。此時她這一情急拚命，倒使石楓慌了手脚。

如果對手不是王家玉，那就好辦得多了，只要金戈向裏面一帶，不是正好迎着對方的胸膛？對王家玉，他不能這麼做，不管王家玉怎樣淫賤，他不能不顧及往昔的夫婦之情。

但王家玉來勢極速，左手像一柄鋒利無比的短戟，一逕揷向他的腹部。

王家玉的右手原已籠罩在金戈的鋒刃之下，由於石楓去勢一窒，她已藉機脫出險境。

這個女人果然是心狠手辣，她竟然一不做，二不休，雙頭棒配合左手的攻勢，全力猛擊石楓的太陽重穴。

如果石楓沒有中毒，王家玉的攻勢縱然再凌厲一點，他也不會放在心上的，現在他的右臂形同廢物，左手的金戈又不願當眞痛下煞手，如此一來，自然要立陷險境了。

好在他功力精湛，臨危不亂，在危機一髮之際，以金戈迎上了王家玉的雙頭棒，同時身形一側，快若飄風，王家玉的左手一綫之差，緊貼着他的腰脅插了過去。

危機總算被他應付過去了，他不由暗暗吁出一口長氣。

但長氣還沒有吁完，忽然噗的一聲，胸膛竟然撞着一團軟綿綿的物體。

原來王家玉收勢不住，嬌軀向前一衝，竟一頭撞在石楓的懷裏，此時兩人胸膛相貼，臉兒相偎，這簡直是一對歡喜寃家，那裏像勢不兩立的仇人。

這是一項意外，意外使得他們同時一呆。

他們沒有移動，就這麼大眼瞪小眼的互相凝視着。

似乎他們全身的神經起了一種異乎尋常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又使他們四肢癱軟，連半分移動也不可能。

因而他們就這麼依偎着，就像一對正在談情說愛的情侶一般。

一旁觀戰的月兒大爲詫異，她走上幾步，想瞧看一個明白。

但這一眼看去，她竟然嚇得心膽皆寒，忍不住尖聲狂叫道：「相公，小姐，你們這是……做甚麼？」

敢情這一對經過悲歡離合的男女，並不是在重溫舊夢，雖然他們的胸兒相偎，臉兒相對，但王家玉的左手中指却插在石楓的脊心穴上，石楓的金戈也壓着王家玉的精促重穴。

這兩處穴道，都是人身三十六大主穴之一，只要點上一下，輕則負傷，重則必死，月兒看到此等情形，那能不嚇得尖叫出聲！

（未完）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孫玉鑫·文
盧　令·圖

情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在隋光華四十壽誕前夕，其妻弟劉秉烈與賀客杜鵬程因小事衝突，相約在劍堡外樹林中搏鬥，劉秉烈久攻不下，竟施展家傳絕技金剛指，欲置杜鵬程於死地，詎知反為杜鵬程施用陰功所傷，昏倒地上，功力盡廢，其父劉玄適時趕到，目睹愛子功力盡失，傷心之下，怒責杜鵬程心狠手辣，杜鵬程據理駁斥，劉玄無言以對，惱羞成怒之下，要與杜鵬程一搏，杜鵬程眼角一掃林外，已看到遠遠飛馳疾射而來的幾條人影，他心中忖料，來人中，必有隋光華在，遂故意揚聲高叫：是否有此必要——

坦腹消戾氣　護私生禍苗

劉玄一聲冷叱道：「何必客氣，請！請接招！」

第一個「請」字，是交待，話聲乍止，左手倏化「二龍奪珠」之勢，直插杜鵬程雙目！

杜鵬程微移身軀，已後避丈二，但却有心的揚聲喊道：「好招法，杜某甘拜下風，老英雄指下留情。」

這句話，足使業已接近當場電掣而到的幾條人影，聽得分明。

劉玄又怎知杜鵬程早存心意，自不肯一擊收手，冷嗤出聲人隨聲進追踪而上，左手五指箕張如爪，暴抓杜鵬程右肩，右手食、中二指並挺如刄，凌空對杜鵬程眉心點下。

杜鵬程目光掃及已在十丈內的來人，看出果是隋光華為首，暗暗一笑，再次躲避並揚聲道：「劉玄，殺人不過頭點地，莫太過份自取大禍！」

劉玄雖已聽出杜鵬程話中似有所指，却想不到指些什麼，面對不少武林人物，焉能虎頭蛇尾就此作罷，沉聲喝道：「老夫是不到黃河心不死，惹定了這場大禍，杜朋友儘管施展！」

話聲下，劉玄整個身子飛拔而起，以「天羅地網」一招，罩定了杜鵬程，雙臂狂抖如巨鷹雙翅，十指勁風撲落下來，七尺外已見狂飈。

杜鵬程笑了，這次並未閃避，微仰着頭，雙目射出寒光道：「恕過得罪！」

聲止人起，迎向撲下來的劉玄。

適時，隋光華已到達五丈以外，當聽清雙方答對，看明和岳父動手之人是誰的時候，神色立變，慌不迭揚聲道：「二弟留情，岳父請即收手！」

話雖不慢，惜時已遲，上迎下撲的兩個人，已接抵作堆，一觸之下，劉玄是一聲悶吭，倒翻出去，杜鵬程一聲長嘯，凌空一挺又拔升丈餘，從容而瀟洒的緩緩飄落，嘴角含着微笑，步向隋光華。

隋光華已來不及接扶劉玄，只好任劉玄摔墜地上，快步向前探視，劉玄已是身受重傷十指皆斷！

隋光華傻了，呆傻中，杜鵬程已到身前，恭恭敬敬，叫了聲「師兄」，接着以大禮拜下。

隋光華的一聲揚喝，也使所有圍觀的賓客心動，但事當緊急之下，還有不少人沒去多想，當劉玄重傷摔下地上，杜鵬程從容前迎跪行大禮的時候，大家全明白了是場自己人的誤會。

眞正了解這絕非誤會的人，只有隋光華一個，而他對雙方的關係，逼使得不能也不敢去責怪那一個，面對一干賓客，又不能不立刻有此決定，一橫心，強提出微笑向杜鵬程道：「二弟稍待，等愚兄探視過家岳後，再為詳談。」

杜鵬程沒開口，只點了點頭，對隋光華稱呼劉玄為「家岳」的話，絲毫沒有驚詫愕然的表示，這些看在隋光華眼中，越

發明白這根本不是一場誤會，也許正是一場暴風雨的前曲！

胡暢時已扶起劉玄，並且一口氣點封了劉玄八處經穴，止住流血，劉玄不知是氣昏抑或忍不住十指折斷下的痛疼，竟昏死過去。

隋光華走近胡暢，胡暢和他施了個眼色，隋光華微一頷首表示了會心，胡暢立即抱起劉玄，挾着劉秉烈，騰身疾射返回「劍堡」。

翁三泰在這個當空，趕到了，正迎上胡暢，目光掃過劉玄父子後，帶有怒火的問道：「胡老，那人呢？」

「那人」自是問的杜鵬程，胡暢明白，先不答話將劉秉烈交給翁三泰，然後低聲說道：「正和隋堡主在述舊！」

一聲「述舊」，翁三泰神色一呆，不由道：「莫非是場誤會？」

胡暢苦笑出聲道：「那人竟是隋堡主的師弟，翁兄，你說是不是場誤會呢？」

翁三泰嘆口氣，轉個身，和胡暢雙雙縱向堡中，不過翁三泰心中却在不停的想，如果胡暢沒有弄錯，以關係來講，這是一場誤會，但是身為劍堡主人師弟的人，又怎會不知道劉玄是堡主的岳父？

翁三泰想不通，其實胡暢也在想，也沒想通！

看熱鬧的賓客們，散了，誰也不好意思再逗留下去，雖說全想弄弄清楚內情，但為顧及自己和劍堡的尊嚴，都不約而同悄悄的回轉堡中賓館。

還有兩個人沒走，一位是劍堡主人隋光華，另一位自然正是杜鵬程。

隋光華緊握住杜鵬程的手，直搖頭，神色上上上下下的打量個沒完，眼睛裏，全自然的流露出欣慰關懷之情。

杜鵬程暗呼一聲慚愧，首先開口道：「大哥恕過小弟的孤陋寡聞，竟不知劉老英雄是大哥的……」

「不關緊要的二弟，」隋光華接口道：「事實俱在，不管他是那個，理字當先，金剛指該夠得上說是一門歹毒的指功，家岳似乎不會和二弟早有仇恨，僅僅為了個不成材的孩子，動手不惜全力施展指功，有此結果已夠幸運的了！」

杜鵬程羞紅着臉，有些難以為情的說道：「小弟也有不對！」

「不錯！」隋光華面色一正道：「不過二弟可知你錯在那裏？」

杜鵬程微一低頭道：「錯在不該現在過問劉秉烈……」

「不！」隋光華肅穆的接口道：「你既已來了，當然不會不知道我是此堡的主人，竟不直接令人招呼我，而投身賓館，二弟，難道你也是客人？你不該先見見我，替我分担些什麼？」

「小弟知錯了。」

隋光華笑了，一拍杜鵬程肩頭道：「走，回堡，見見你嫂子，然後咱們要好好談談一別多年的往事。」

杜鵬程笑應了，手携手，肩并肩，回到劍堡。

×　　×　　×

「見過大嫂，並祈恕過小弟堡外不知而開罪……」杜鵬程於內堡上房中，拜見了隋夫人。

隋夫人還禮，夫婦相陪杜鵬程落座，下人敬過茶，隋夫人揮手示意下人等遠遠退去後，含笑說道：「二弟，咱們雖沒見過，但光華已日夜談你多少年了，一家人，如同親兄弟，不該俗套和虛假的客氣，對二弟和家父及舍弟誤會的事，已經過去，誰也不准再談。」

杜鵬程只有應是，心中暗暗佩服隋夫人的胸襟氣度。

隋夫人接着說明，已經令人在花廳上設好酒宴，她不陪，為了必須去探視父親和兄弟的傷，但要杜鵬程別客氣，要隋光華多勸杜鵬程幾杯，暢談達旦，在下人敬陳酒宴已備好的時候，她告罪先退，隋光華和杜鵬程，移坐花廳，痛飲暢述別後一切。

×　　×　　×

探視過劉玄和劉秉烈傷勢後的隋夫人，一顆心埋在腔裏，和翁三泰悄語久久，並且召喚了馬管事兩次，才低着頭心事重重的回到上房。

使女走報，花廳上酒宴剛散，杜二俠被安置在堡主的書房中。

隋夫人立刻命使女往請隋光華，夫婦上房對坐，喚去傭人，低語細談。

隋夫人神色嚴肅而鄭重的，問及隋光華一個問題，那就是不久前堡外杜鵬程和劉秉烈的較搏，是一時的氣憤，抑或一時的誤會，或是有心的一戰！

隋光華方正磊落，答覆愛妻的疑問，十分為難，最後當然承認他的看法，不相信是場誤會。

隋夫人微微的點着頭道：「這和我的看法一樣，我已經由馬管事處證實，錯在秉烈弟，不過當時杜二弟已經知道秉烈是你的什麼人了。」

隋光華低低地接話道：「這些我早就知道了。」

知道了又怎麼樣呢，隋光華並沒說。

隋夫人神色轉為慎重，道：「光華，你不認為二弟行事有些不合常理？」

隋光華笑笑，聳聳肩道：「是又如何呢？二弟生性這樣，我總不能為這些就責怪他的！」

「這當然，不過杜二弟在明知劍堡主人是你，而也親自來了，是有什麼原因，使他寧願以普通賀客的身份，住進賓館，而不直接找你呢？」

「這難說，也許他認為有先觀察我這個師兄一番的必要！」

「對，相別多年，謹慎小心些總沒有錯，不過光華你呢？」

「我？我什麼？」

「你是不是也該冷靜的觀察一下杜二弟？」

「夫人，這話是你說，我不往別的地方想，如果換個人，只怕我會立刻拂袖而去！」

「光華，我知道你和杜二弟的感情，只是杜二弟多年來斷無消息，今朝突然現身，又發生和秉烈之間的糾紛，我聽翁叔說，近日黑道中又有蠢動，『烏家』曾傳秘令，而……」

「夫人之意，可是認為杜師弟和『烏家』有關？」

「我沒有這樣說，僅僅是要你多留些

心。」

隋光華站了起來，目光緊盯在夫人身上，冷冷地說道：「杜師弟的作爲，雖難盡如人意，但却磊落光明，別說他不會成爲『烏家』的一份子，就算眞和『烏家』有關，我相信對未來黑白兩道事務利害之爭，也將公平立身，我前面事還很多，妳忙累了一天，休息吧。」

話聲中，隋光華退出上房，信步到了花園，立於園階中，仰觀已將漸現曙光的長空，心頭不知想些什麼。

突然！隋光華聽到一絲極爲微弱的聲音，他並沒有挪動，也沒有去掃視聲音傳來的地方。

他心裏明白，有人來了，這人是有心傳出聲响，使他聽到，因爲這人如果輕身功夫到達不了絕對無聲的化境，很難僅僅傳出這樣細弱的微响，對方既是有心叫他聽到，他是用不着不大大方方的靜靜等待的。

何況別看他對千百賀客漫不經心，其實誰也沒能逃過他的暗中注意，千百賀客中，他認定只有一位能够懷具如此超絕的輕功，是那個人的話，他更不必移動和找尋。

事實證明他沒有料錯，來人已停步身後五尺，他不等來人開口，已含笑道：「二弟也難入夢？」

來人果是杜鵬程，聞言走平相齊隋光華肩頭地方道：「小弟看到大哥來到園中，特來相陪。」

「二弟，時地雖異，愚兄心情却仍似相隨恩師時一樣，你呢？」

這話一語數關，杜鵬程當然明白。

他嘆息一聲，道：「小弟不像大哥那樣洒脫。」

這話也等於答復了隋光華，他多多少少改變了一些。

「二弟，愚兄找你多年，你可知道？」話聲乍止，隋光華也嘆息一聲道：「相信你是知道的！」

「是，小弟知道，只爲相見不如不見，大哥，恕我故作不知沒來問安。」

「過去了，何不任它過去，那未來的日子，才關緊要，二弟，能放手嗎？」

「大哥，你說小弟能嗎？」

「是很難，正像愚兄一樣，只是這樣下去，結果將是不堪想象！」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自從初次伸手管下程大姑的事情，就像事情永遠纏腿似的，管個沒完，終於……呃！」

「聽說你經被陷入獄，後來……」

「我走了，但是案底永在，我已經成了個難見天光的無辜人犯，所以……」

「二弟，事情不晚，由愚兄出面，有把握洗清當年身被誣陷的事，仍然能還二弟一個清白！」

「晚了，大哥，這話如果在當年獄中說，小弟是感激不盡，也不晚，現在……大哥，就算能還小弟當年的清白，如果有人挑起近十年的事情，大哥，誰又能帮得了忙？」

「仍然有辦法的，愚兄願意承担一切，事後你我兄弟家人，重返恩師座前，建屋營種，樂待天年……」

杜鵬程笑了，道：「大哥，你能棄捨『劍堡』主人的尊位，小弟深信不疑，而小弟也能指令繼承人選，從此退出江湖，只是那並不能改變黑白兩道的敵對，甚或遠過今日的恨仇，何況有多少人不能承諾大哥就此而去，所以說大哥，那不是一條通路！」

「二弟，看來咱們兄弟，已無法避免直接表明身份了，二弟你當眞是『烏家帮主』？」

「不敢隱瞞大哥，小弟不以杜萬里這名賀壽，改以杜鵬程落名，就爲不使大哥作難！」

「烏家本已傳令，日昨刼取『三環』巨金鏢車，後竟突然撤人放行，是二弟的意思了？」

「在大哥壽慶時期，小弟不能允許有妄行舉動！」

「二弟，五日後，江南八家鏢局聯保的無數珍寶私貨，就要經過愚兄劍堡，據說走鏢前數日，已接二弟『黑帖』示警，聲明如果接下此鏢，中途必將出事……」

「大哥，小弟已經給他們留過機會，現在已是弓在弦上！」

「二弟肯聽愚兄一言？」

「大哥訓示就是。」

「放過他們，他們八家鏢局是被迫而行，身家性命皆已操諸人手，鏢若平安送抵京中，愚兄敢代彼等承諾，今後絕對不再保送官府托送的任何物件！」

杜鵬程，也就是杜萬里，他雙眉緊緊鎖起，沉思多時，一仰頭道：「大哥可知這些東西是誰保送的？」

「當然知道，是吳三桂這個狗奴！」

「好，家鄉兵禍，父母死難，你我失所，這是誰的恩賜？」

「二弟錯比了事，愚兄當然知道這個道理，但八大鏢局，業已上了賊船，立有血約，局主及鏢師們的家小，皆爲當地官府請進後堂，明是照拂，實則監管，鏢若丟失，人皆死數，二弟，愚兄請你放手，並非甘願放過吳賊呈献他主子的這些東西，而是爲了百餘無辜的性命！」

「大哥，小弟黑帖投進，早過吳賊的『禮命』，他等爲何仍然承保！」

「二弟問的好，他們開設的是鏢局，營業就是代客保送物件，吳賊召彼等相談時，他們皆曾謝拒，吳賊說過，不保可以，八大鏢局即日收市，因爲既不保鏢，不容虛設鏢局而犯『武禁』，八大鏢局無奈之下，才被迫接承……」

「大哥要小弟怎樣放手法？」

「愚兄已知二弟部屬，部份追隨鏢車不捨，步步追踪，部份埋伏前途，設下陣式，只聽二弟一令，立即動手，祈望二弟能即下令論，暫棄追躡和阻刼，愚兄承諾於事後令八大鏢局設宴致謝。」

「大哥，官府中人刁猾奸詐無比，有此一必有彼二，今後誰能保証，八大鏢局不再甘受威脅？不再保送官銀？」

「這點二弟放心，愚兄即刻會和八大鏢局相商，着令他們早作打算，遠離吳賊勢力圈內。」

杜萬里已有了決策，頷首道：「小弟答應大哥了，不過這要小弟親自走上一趟，但大哥承諾的事情，也請辦到才好。」

隋光華臉上的愁雲，一掃而光道：「

二弟放心，速去速回，愚兄當捧酒恭待，其他不須掛懷。」

× ×

杜萬里一笑而去，他離開劍堡的時候，天色正好現金霞，似乎象徵着事端美好而祥和。

× ×

距劍堡三十里的官塘道上，時爲清晨，八大鏢局包括局主及一流鏢頭計三十二人，趟子手八名，押保着僅僅一輛四馬巨大的鏢車，目的地是劍堡，因爲業已到了劍堡主人壽慶的正日子。

不久前，他們正和一騎飛馳而交錯過去的快馬，走個迎面，那馬快到似若電掣，他們竟沒有看出馬上人的樣子和衣着，更不知那人正是他們的追命無常。

杜萬里和八大鏢局的人交錯而過時，心頭泛起一陣恨怒，八大鏢局看似是爲順道祝賀隋光華壽慶而來，實則是要拖得隋光華下水，也就是說，他們找到了個有力的靠山，要依靠着隋光華渡過一次必死的難關！

杜萬里已答應過隋光華，這次放手，所以心頭雖然泛起怒火，仍未停騎，尤其是他知道，手下的「天踪」十六騎，必然已追躡而到，即將途遇。

果然，他又飛馳了不足十里，業已發現手下「天踪」十六騎中的老么，「追風無影」天十六的人馬影子，他停騎路中，相待人到。

天十六遠遠已發現了杜萬里，可惜他並不認識杜萬里，這話說來够怪，其實却很容易解釋，杜萬里不論是在帮中或帮外，除掉三五份屬「烏家」死黨的親信外，誰也沒有見過他的眞正面目，天十六僅僅是「烏家」門中二流角色百數十人中的一個，自是認不得現以眞正面目阻路帮主。

不過有人阻路，天十六立即應變，在遠隔五六丈地方，已放慢坐騎，三丈時停蹄凝目，並不開口，但全身勁氣力道業已提聚，任何突變亦能應付，這正是杜萬里平日傳教部卒對敵要件之一。

不開口自然不會走神，是精神貫注的要務，凝目覩敵，不畏暴出突然的任何襲擊，如是本身已立不敗之基。

杜萬里滿意的點點頭，慢催坐騎近隔丈二時，停蹄說道：「其他的人呢？什麼時候可以到？」

天十六仍舊不開口，但那持緊的左手和鬆垂着右手的衣袖，已微微拂動膨脹，杜萬里笑了，說道：「不能怪你認不出我來，天十六，這是『墨皇獨絕』在跟你說話！」

天十六的神色陡變，才要下馬，突又中止，愕然而深深疑駭的看着杜萬里。

杜萬里一笑道：「帮中弟兄能見到我眞面目的，你是第六個人，記住，不准向外人道及！」

話聲一頓，杜萬里只是向身後略以觀望，再轉對天十六時，杜萬里霍然已成了「烏家帮主」，天十六這次毫無猶豫，滾鞍下馬拜於地上。

× ×

正中午，一片密密的黑松林內。

杜萬里召集到這次派出追躡鏢車的一干手下，是「天踪十六騎」「天殺十二星」「天風三奇」和另兩位一叫「烏天老」一叫「烏天翁」的兩大護法。

杜萬里示諭部衆從即時起，在沒有接到他親口令諭或代傳的「墨玉」令前，不得下手八大鏢局的鏢車，那怕是任由彼等安抵京師，也不准妄動！

「天殺，天踪和天風」等手下，無不恭敬應命，烏天老却殘眉一挑道：「老漢敢請帮主指示，這究竟是爲了什麼？」

杜萬里冷冷地目光掃過烏天老道：「是帮規抑或是慣例，本帮主的令諭還要再加解釋？」

烏天老狀極恭順道：「帮主恕罪，老朽只是因爲此行業已勞師動衆，如果中途歇手，恐怕有碍本帮聲譽！」

杜萬里哦了一聲道：「莫非本帮此次的安排，消息業已走漏？」

烏天老一呆，不知該如何答對才好，烏天翁知道「走漏消息」的罪名有多大，生怕烏天老答錯了話，立即接口道：「帮主萬安，本帮行動的消息，怎會洩露，天老賢弟之意，是說凡屬我帮指揮的江湖各門，事前皆已接獲我帮令諭，着令嚴密監視八大鏢局這次行鏢的一切，如果我們中途收手，他們勢將疑畏不安！」

杜萬里冷冷一笑道：「你確是要比天老會說話的多，這不是問題，本帮僅僅是要他們注意對方，並未示諭本帮有出手刼取之意，至多由你再傳下一道令諭，示知彼等不得妄自出手即可！」

烏天翁道：「屬下謹遵令諭，不過屬下聽說，這次刼取此鏢，出於本帮前『烏家八族』的公議，只怕『八族』等已傳下『烏木族令』，如此除帮主親臨動手當地阻止外，他人難以爲力！」

杜萬里又一聲冷哼道：「這難不住本帮主的，立即傳諭回去，八族不得妄動，再諭示手下，三日內不得刼鏢，這話你聽明白了沒有？」

烏天翁掃了烏天老一眼，低身道：「屬下聽明白了，就去辦！」

「很好，」杜萬里接着又道：「日以响箭，夜傳燈號，限時十二時辰，將論令傳佈回去，誤時誤限因而誤事，莫怪本帮主將以帮規從事！」

烏天翁和烏天老，同聲恭應。

杜萬里冷冷地又問道：「還有什麼要我告訴你們的嗎？」

烏天翁硬着頭皮道：「帮主既有放過這次紅貨鏢車之意，請示屬下等應靜待其他論令，抑或就此回程？」

杜萬里略以思忖道：「暫待諭示，等待接得『烏木族令』後，可着『天風三奇』老大，親自向我稟知，那時你們可以立即回程。」

烏天翁恭應着，杜萬里揮手向「天殺十二星」，道：「爾等立即改換衣着，以眞正面目隨我赴會劍堡！」

烏天老忍不住揚聲叫道：「帮主，且慢！」

杜萬里雙目中射出寒光，道：「什麼事？」

烏天老道：「本帮『天殺』一組，例爲行動之用，祖傳帮規是永不現露形踪面目，祈帮主之恩！」

杜萬里冷笑一聲道：「祖規也是人所

創立，如今已非昔比，烏家幫已不能永隱幕後，必須磊落光明的明建門戶，所以自即日起，『天殺』一組將爲本幫主之護衞，並須皆以眞正面目現身人前！」

烏天老一咬牙，沒有吭聲，烏天翁以商量的語氣說道：「這事情太大，幫主可能在返幫後召集族人時提出，然後再爲更改？」

杜萬里一字字威嚴而鄭重的說道：「不必，還有話嗎？」

事情到此地步，烏天老和烏天翁，自是不能開口，以搖頭作答，表示已經沒話可說。

杜萬里再次揮手，「天殺十二星」立即隨行於後，撥轉馬首，如飛而去。

烏天老目送杜萬里去遠，恨聲道：「天翁，他變了！」

烏天翁道：「早就變了，這要怪當年老大，如今你我難以爲力！」

「不然！」烏天老冷哼一聲道：「走，我自有辦法！」

他倆領率着其餘的人，遠出松林的另一端，疾馳而去。

× ×

篝火三五，阻不住如水的夜涼！

圍火人圈，一共三處，三處互距五丈，靜悄悄鴉雀無聲！

再仔細看，在這互隔五丈品字圍火的三處人圈外，約二十丈寬廣的一個極大圓圈，是人靠人臂的坐定難以計數的黑衣人，烏家門衆已傾巢而出，在烏家八族的「烏木族令」調集下，來到相隔劍堡僅有五十里的山野，靜待族令上諭。

剎那，正中的三五篝火集堆一處，火光立即闊展許多，那品字形的三個人圈，也圍成一堆。

烏家門衆人人明白，決策就要傳佈下來，更已料到是個震動天下武林的決策！

族令上諭秘密而迅速的傳開，盞茶光景，烏家門衆皆已接獲令諭，他們誰也不必和誰招呼，各歸各隊，各有各責，轉瞬間最外的千百人影，皆已散盡。

正中的六人堆，又分作了三處，突然那位於品字最上一處人圈中，有人沉聲喊道：「有請天踪老大和老么！」

另一個圈中立刻閃出兩個人來，幾步已到了正中的人圈外。

剛才喊話的人，時已自地上站起，火光照明下，看出是烏天老。

烏天老目光盯注在天踪老大和老么身上，冷冷一笑道：「事已緊急，所以老夫不能不直接了當的說明召喚兩位的原因，剛才有族老提出，對兩位難以信任，兩位怎麼說？」

天踪老大心頭一緊，目光示意天踪十六後，激動的說道：「敢問是那位族老提出此疑，可有什麼憑証証明本領隊不堪信任？」

烏天老沉聲叱道：「就憑你這句問話，已足証實心懷異志而有餘！」

天踪老大也正是天踪一隊的領隊，他話聲也轉爲十分不服的抗聲道：「只怕是天老你要借刀殺人吧？」

烏天老陰森的一笑道：「有人提醒老夫，說你們是杜萬里的親信，難道這是假的？」

「烏天老！」天踪十六怒叱道：「你好大胆子敢不以幫主相稱，直道名姓？」

烏天老嘿嘿的陰笑着，道：「適才族議，已經推翻了杜萬里放棄刼鏢的亂命，你們也會參加，莫非耳朵有了毛病，沒聽清楚？」

天踪十六冷冷的一哼道：「現在仍然當着傳佈族令的族老，烏天老你可以問上一句，推翻幫主諭令是有的，可是沒人說過罷除幫主的尊位！」

烏天老聳肩邪笑道：「老夫說你等是那杜萬里的親信，現在又有了証明，並且更已証實你倆並非烏家出身的門下，凡我烏家中人，皆知道祖規所定，幫主之議如遭族令推翻，也就是宣佈這個幫主已被罷除。」

天踪老大目光掃向傳令族老烏天成道：「請問果是如此？」

烏天成輕蔑的一掃天踪老大，冷笑着說道：「不假，並且也等於宣佈了杜萬里的死刑！」

天踪老大已知自身將要立遭慘死，故作出駭然之色轉向天踪十六道：「老么，這就不怪烏天老直稱幫主名姓了，老么，人貴相知，盡管杜幫主下場可想，但我們仍是烏家幫的門下，杜幫主的令諭，被人加以『亂命』二字而摒棄，反之，我們也能摒棄另一亂命，所以老么，這裏的事由我來，你快去！」

烏天老等人，剛才沒聽出天踪老大話裏有話，等聽出不對的時候，天踪十六已飛身而起，一射十丈而去！

天踪十六騎，是烏家幫主經杜萬里親自挑選而傳授的門下，其他功力技藝或許難敵同門中人，但輕功却高超過同門多甚，當烏天老頓足而起的時候，天踪十六早已遠出數十丈外，追已無及！

天踪十六雖然逃去，可是天踪老大已被烏天翁和烏天成等圍起，天踪老大撤劍而攻，僅僅十合，已被烏天老擒住，點封了穴道扔摔地上。

天踪老大人雖被擒，却暗覺奇怪，天踪十六已逃，必然是飛奔劍堡，向杜萬里告警，按說烏天老等人應該立令手下飛騎追殺才對，那知烏天老等人却若無其事，更沒傳令追捕，使天踪老大忐忑不安。

適時，烏天成突然開口道：「差不多了，我們也要快些接應，否則若有失誤，慘敗的只怕不是劍堡了！」

天踪老大並不傻，所封穴道也不碍出聲，這時業已由烏天成的話中，明白自己和天踪十六上了當，立即厲聲喝道：「你們好惡毒的心腸，算盤打的太過如意，天踪十六未必是逃向劍堡！」

烏天老時已聽出天踪老大想明白了一切，哈哈大笑道：「四外皆無逃路，老夫早有準備，只給他留下劍堡這條活路！」

「烏老狗！」天踪老大罵道：「就算你說的對，天踪十六也未必能叫開劍堡的大門！」

烏天老一聲陰笑道：「這你不必掛心了，劍堡一向是不關大門的，老夫放走天踪十六，是另外別有安排！」

「別有安排？」天踪老大不由心驚胆寒的吼道：「說，是什麼安排？」

烏天翁在旁嘻嘻兩聲道：「告訴你有

什麼關係，你已是死定的數，我們早在天踪十六身上施了手脚，他會平安進入劍堡，也會見到杜萬里和隋光華，那時天踪十六已非天踪十六，而變成我們烏家門的蠱神，當三聲巨响傳出後，他立即血身自炸，劍堡……」

「狗養的！」天踪老大一聲斷喝，拚力起身，烏天老右足暴抬，已踢中他的心口，人被踢飛五丈，落地時業已狂噴鮮血不知人事！

烏天老踢飛天踪老大，立即揮手道：「成老說的對，接應要快，走！」

他們像陣旋風般跨馬飛馳走了，五丈外，那一片腥紅的血地上，搖搖幌幌地爬起了本是死數的天踪老大。

天踪老大不是曾被點封了穴道嗎？不是應該無法挪動嗎？何況烏天老那一脚，是提聚了七成內力踢出的，又是兜心踢中，怪哉他竟然沒死，並且還能掙扎爬起，是什麼道理呢？

這當然有他的原因和道理，只是目下一連串好戲登場，看下去吧，到時候保你恍然大悟。

× × ×

雖然他沒有騎着馬，雖然他是從五十里外奔跑來的，但他眞快，快過世上任何的寶馬龍駒！

他！天踪十六，終於在四更以前跑到了劍堡。

隋光華的壽慶，過了，剛剛過。但是酒宴尚未收拾，因爲人太多，太熱鬧，侍役人丁來不及收拾乾淨。

大半的賀客，全回到賓館安睡了，他們準備天亮告辭主人回程。

近百位賓客，是不準備再睡的，在賓館大廳中閒話天地，反正再過個半更次天就亮了，江湖人武林客，雖說日日天南，夜夜東北，但能相逢一堂而無所爭執的把臂夜談，只怕十年難有一次，何況主人備有瓜菓香茗宵夜妙品，暢叙無間，正人生偸得半「夜」閒的趣事！

另外有十二位佳賓，這時已被請到內堡的「暖閣」中，由隋光華親自相陪，邊飲邊談，談着幾件大事。

大事之一，是隋光華當衆無秘而坦誠的，重新給大家紹介他的師弟杜萬里，說明了杜萬里的身份，烏家幫幫主！

佳賓無不震驚，包括少林寺的木木監院，丐幫刑堂長老鐵心石，泰山劍派掌門人程棟，朝陽堡主李三冬，胡暢及八大鏢局四位代表人，另一位一身重孝的少年，更是虎地起座！

隋光華目光轉向少年，誠摯的說道：「霍家兄弟請坐下，不必激動，你的事我會問過杜師弟，稍待杜師弟必有令你滿意的答覆。」

霍姓少年那張本已蒼白的臉，寒冰如鐵，道：「晚輩着實心急，可能先請杜幫主答覆一句，事情是不是烏家幫幹的？」

杜萬里並沒有起座，目光罩定霍姓少年道：「要答覆的話，就把這件事情由根至源弄個明白，霍老弟願意嗎？」

霍姓少年霍飛雲，是武林有名的「彈指神通」霍六絕的獨子，霍六絕是劉玄的盟弟，因此論霍飛雲的身份，和隋光華應是平稱。

劉玄先時令翁三泰領率劉秉烈到劍堡，正因接獲霍六絕傳書，內云途遇可疑人物，料係强仇，請劉玄接應。

劉玄去了，但去晚了，霍六絕雖有六絕之技，仍不免慘死中途，只有霍飛雲一個幸逃六劫，爲劉玄所救，始知下手强敵爲烏家幫中殺手！

如今隋光華坦述杜萬里的身份，霍飛雲再難忍耐，杜萬里的奇特答覆，越法使霍飛雲憤恨，立即沉聲道：「此正在下所願，杜幫主請講！」

人不自私，天誅地滅，八大鏢局的四位代表之一，那位「三環奪魂」索彤，此時突然揷口說道：「霍老弟，事有先後，可能先容老朽和杜幫主談妥八大鏢局的事情？」

霍飛雲搖頭道：「索前輩恕罪，小侄喪父毀家於前，而貴八大鏢局的鏢，如今還完整無缺的在劍堡中，小侄愚蠢，實不解八大鏢局現在就和烏家幫談什麼勁！」

別看霍飛雲年輕，這幾句話却勝過老江湖，竟說紅了索彤的老臉。

另一位鏢局代表，八方鏢局的局主「金棍震八方」方子玉，此時冷冷地接話道：「霍朋友，話不是這麼說的，不錯，霍朋友尊人不幸的事，是在前，但是商同隋堡主，此時此地要和杜幫主開誠一談的，却是我們八大鏢局，所以……」

霍飛雲突然接口道：「好，在下就先讓貴鏢局談，只怕『與虎謀皮』，一塲空談！」

杜萬里笑了，笑着對索彤和方子玉道：「兩位放心，有關八大鏢局這撥官家紅貨的事，杜某已經把重點稟陳過隋師兄，敢說不是壞消息，所以煩請兩位稍待，容杜某先和霍小友解決了雙方事務可好？」

索彤老江湖，聞言知意，立刻答道：「恭敬從命，杜幫主請。」

霍飛雲似乎看不慣這些，臉一扭，冷哼出聲，不過索彤等人沒理會他，當然就不會引起爭執！

杜萬里臉上仍舊帶着笑容，對霍飛雲道：「霍小友，坐下談，話不是一句……」

霍飛雲立如山嶽，冷冷地接口道：「杜幫主恕過，目下霍飛雲還不能承認雙方算是朋友，所以請莫以『小友』二字稱我，再說霍某要問的話不多，正好一句，那就是殺死嚴父的人，是否貴幫門下？」

杜萬里把臉冷了下來，道：「霍飛雲，你若不是聾子，應該聽到我先時的聲明，要談就從頭說起，並且不是你問我，而是我問你！」

霍飛雲雙眉挑舞，怒容已現，但當目光接觸了杜萬里那冷如寒冰亮若明燈的雙眸後，怒容頓失，似不自主的答道：「好吧，你問！」

杜萬里道：「令尊親率貴府二十多名一流好手，遠出千里，爲了什麼？」

霍飛雲道：「追人！」

「追誰？是男是女？」

「非答覆不可嗎？」

「霍飛雲，除非你不想知道令尊死因，否則必須答覆杜某一切問話！」

「追我的繼母！」

「你繼母何往？」

霍飛雲漲紅了臉，答不出話來。

在座無一不是老江湖，少林監院一聲佛號道：「杜施主，人之隱秘，獲知無益，放過這一句問吧。」

杜萬里搖頭道：「禪師恕我方命之罪，事情全在這一問上！」

霍飛雲知道不答不行，頭一低道：「她是被人誘騙逃離家中的。」

「誘騙她的人，可是一個名叫『烏承業』的鏢師？」

索彤突然以懷疑的神色接話道：「杜帮主，這不可能吧，烏承業我們全熟，是八方方老弟鏢行中的一位二鏢頭，功夫不含乎，人更方正，怎會……」

霍飛雲代替杜萬里答覆了索彤，道：「正是烏承業！」

八方鏢局局主方子玉，不能不開口了，道：「霍老弟，並非方某自誇自己的鏢師正派，實在那烏鏢頭是個磊落光明的漢子，年前請假兩月，說是返鄉娶妻，他曾說明雙方文訂有年，女方極美……」

杜萬里突然問道：「方局主可知烏承業妻子的名姓？」

方子玉頷首道：「知道，烏鏢頭說過，我們並且合送他一面雙心金牌，上刻他們夫妻的名字，她叫……」

「且慢！」杜萬里阻止方子玉說出女方名姓，轉問霍飛雲道：「令繼母尊姓芳名，何處人氏？」

霍飛雲道：「她是貴州人，姓赫，叫珍娃！」

方子玉不由愕然道：「怪了，赫珍娃正是烏鏢頭妻子的名姓！」

杜萬里一擺手，阻止方子玉再說下去，也阻止了其他人的疑問，轉向霍飛雲道：「你不會不知道令尊是怎生結識你這繼母的，請講！」

霍飛雲着實有些話難以出口，不由沉聲道：「這算什麼？老父如何結識赫珍娃是私事，如今我要知道的是兇手何屬，杜帮主請莫把話題向遠處空虛的地方推！」

杜萬里一聲冷哼道：「我知道你說不出口，我不怪你，身爲人子，實在不應談論尊親過失，讓我替你說，如有不對而失實的地方，你可以立即糾正！」

霍飛雲驀地揚喝道：「算了，反正我早知殺父兇手是些什麼人，遲早我總能報復這份仇恨，現在不問你了！」

杜萬里嘿嘿地笑了，不理會霍飛雲，一字字平靜的說道：「方局主說的對，烏承業的確是請假返鄉娶妻的，不過他多少隱瞞了些事情，譬如他是『烏家』一份子這一件！他回到貴州，已經見不着那心愛的未婚妻子，因爲早在半年前，赫珍娃隨她父兄到昆明，爲置辦婚嫁衣物，事畢全家滇池舟遊，不幸船碎人亡！」

杜萬里的話一停，老江湖們都知道好的還在後面，所以沒人開口。

杜萬里目光射罩着霍飛雲，冷哼一聲才接着說道：「其實並非眞的遇上人力難抗的不幸天災，而是事出人爲，有人看中了赫珍娃的美艷，在滇池中作了手脚，殺其父兄而擄其女以逞淫慾……」

「住口！」霍飛雲驀地狂吼道：「你顚倒黑白，先父只是誇讚她好美，並無他意，是『滇南三英』買先父的好，竟作出那種事來！」

「不錯！」杜萬里接口道：「赫珍娃也是這樣對烏承業說的，不過令尊他事後不但將錯就錯，並且悄悄毀屍滅跡，霍飛雲，這你又怎麼解釋？」

霍飛雲語塞，杜萬里轉對座中羣俠道：「因爲不見屍骨，烏承業心中不死，通知了『烏家八族』，是我親下令諭，一隊高手到達滇池，只用兩天時間，找出內情，遂由烏承業爲首，將赫珍娃救出，一因事情發生時，霍六絕並不知情，再因赫珍娃不願醜事揚出，烏承業等人方始僅僅將她救走，不料霍六絕竟召集所有高手，一路追殺，十二門下慘死十人，僅烏承業和兩名輕功特佳的人逃得活命，赫珍娃也身受重傷，死於『烏家帮』中，因之惹起『烏家八族』族老之怒，以『烏木族令』傳示杜某，於是才有霍六絕及『滇南三英』等喪命的事，現在事已講明，那位認爲杜某處置不當的，請說個道理出來，杜某願負其責！」

沒人開口，都知道霍六絕沒有道理，武林以淫爲殺不可赦的大禁，而霍六絕偏偏犯了這個禁忌，誰還肯說半個不字！

杜萬里目光又找上了霍飛雲，道：「霍飛雲，如果談武林是非，你爹該死，如果說殺父恩怨，你身爲人子當報，現當武林各方家的面前，杜某答應你，任你爲父復仇，但目標只限杜某一人，用什麼手段隨你，並且我會放過你三次不死，記住，是三次，第四次時，莫怪杜某要取你項上人頭了，你請吧，最好通知劉玄前輩一聲，然後爲你那死去的父親守孝！」

霍飛雲走了，連劉玄的面全沒見。

索彤在霍飛雲走後，馬上談到本身的頭痛問題，杜萬里說明了日前出堡處理事件的經過，只要求八大鏢局，下不爲例，至少不應再保份屬吳三桂的物件。

索彤代表八大鏢局答應下來，少林監院此時透露了個極端秘密的宮廷消息，清室已有「削藩」之意，正百般試探各藩心思，吳三桂是清室最最不能放懷的一藩，這次吳三桂運送大量珍寶於清室，也正是已獲消息而有心探路，所以說今後八大鏢局，已不可能再接受吳三桂的委托。

杜萬里對這個消息十分感慰，至少他不必再爲今後「烏家帮」和白道之間鏢行的事煩心，這樣對「烏家帮」的門下，也有了交待。

當然，杜萬里沒有料到烏天老、烏天翁暗中作怪，業已引使「八族」族老錯覺，怒傳「烏木族令」，非只罷除了他帮主的尊位，並已把向不輕用的「血光分屍」歹毒的大法，加諸天踪十六身上，以求將劍堡羣俠一舉誅殺！

就在一切正事業已談妥的當空，隋光華的大弟子麥民天，突然領率着奔馳而至劍堡的天踪十六到了廳中，用不着多問，杜萬里已知出了大事。

他離座而起，目光緊罩天踪十六身上道：「發生了什麼事？」

天踪十六雖說輕功極佳，五十里路一口氣拚命飛奔，臉上早已變了顏色，由外堡而入內堡，多少得到些微喘息時間，但仍喘息如牛，以簡單的句子答道：「烏天老反了，挑起八族長老公憤，已傳『烏木族令』，將對八大鏢局不利！」（未完）

俠情長篇連載小說

流浪兩匹狼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浪悔恨自己一時孟浪，錯將孝女夏侯芬擊傷，致使她被官府所擒，事後，江浪知道了夏侯芬的身世及行刺曹金虎動機之後，心中愧疚萬分，決定不顧一切，要把囚於牢房的夏侯芬拯救出來，那晚，江浪和裘方潛入牢房，詎爲牢卒發覺，大聲喝叫，裘方獨力拒擋官兵，江浪擊倒捕快後打開牢房，向夏侯芬說明到來刧牢原委，這時，整個牢房擠滿了人，燈光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晝，這場面使得江、裘二人大驚，驀地夏侯芬自牢房縱出，手中戴着斷鍊，左右一分把撲奔近來的兩名兵士擊倒——

拚命劫牢獄　失陷作階囚

夏侯芬嬌軀向前一欺，大聲道：「還不快走！想死麼！」

兩隻手霍然向着江，裘二人背後猛力一推——二人倒是沒有想到這一推的力道竟是這麼大，再一聽她口氣這般急促，頓時間嚇了一跳，雙雙縱身，隨着她這一推之勢盡本身之力用力的縱身而出！

夏侯芬在掌推二人的同時，自己也飛身而起！

三個人是「品」字形的縱起當空！

就在他三人方自縱起的一刹那，但只見火光連閃之下，轟！轟！轟！一連三聲火槍大响之聲！

三枝火槍發自三個不同的方向，是採取三面夾擊的方式，齊向一個焦點轟擊過來——

只可惜，仍然是慢了一步！

當然，設非是夏侯芬見機得早，江，裘二人萬萬難以逃得活命！

三個人就像是三隻跳躍的青蛙，身子再也不能逗留，一路飛縱着倏起倏落，直向衙門外奔出。

× ×

一陣子忘命般的疾奔快跑。

也不知跑了多少路，反正是眼前已看不見燈光，只見稀稀的一片月色，和幾點星光！四面是高低不平的一些土堆，螢火虫像鬼火般的四面飄動着！

江浪一馬當先，首先飛縱向一個土堆上！

等到他身子落定之後，才知道自己立身之處，原來是一片墳塲。

夜風襲面，虫聲唧唧！

他身子一落定，喘了幾口氣，即見夏侯芬已現身而至！

她雖然手脚上都戴着鎖鏈子，可是看上去却無碍於她的行動——

只是她顯然很累的樣子！

身子落下之後，她一隻手按着墓碑，連聲的喘息不已——

這時候，才又見裘方一路起落着撲到眼前！

三個人誰也顧不得說話只管喘息着。

江浪首先恢復了平靜，隨後是夏侯芬，裘方仍在大聲的喘着！

江浪關心的道：「你的傷怎麼樣，要不要緊？」

裘方擺了擺手，意思大概是說不要緊，他兀自不停的喘着——也難怪，這一陣子快奔，少說跑出了幾十里以外！

江浪打量面前的夏侯芬，道：「姑娘可知道眼前這是什麼地方？」

夏侯芬微微長身，縱落在墳頭之上。

她雙手抱着膝頭，四下看了一眼，又搖搖頭！

江浪微微一笑道：「無論如何，姑娘妳總算已經自由了，可喜可賀！」

夏侯芬打量着他，一笑道：「你的意思是要我謝謝你可是？」

「我沒有這個意思！」江浪道：「這麼做，不過少安我心而已！」

夏侯芬點點頭道：「你的武功眞不錯，是我十年來所僅見，只是奇怪，我却沒有聽見過你的名字——」

她頭偏過去又看了看裘方一眼道：「還有你——像你們這樣功夫的人，不應該是默默無聞的人！」

裘方哈哈一笑道：「姑娘妳還眞說對了，可不是就因爲這樣心裏才不帶勁兒，所以咱們兄弟兩個這才想着要在江湖上闖闖嗎！」

夏侯芬點點頭道：「你們會闖出來的！只是別幹壞事！」

說完，她由墳頭上躍下來！

江浪一怔道：「姑娘這就要走？」

她眼睛晷似含情的向江浪一瞟道：「我們總算認識一場，你害我入獄，又救我出來，我雖然受了點內傷，却也不碍事，也不打算再追究——只是我有一個條件，你答應了我才肯走！」

江浪嘆息道：「姑娘關照就是！」

夏侯芬道：「我要你跟我較量一下武

功，看看我們兩個到底誰本事好！」

江浪不禁怔了一下，苦笑道：「原來姑娘心裏還記掛着前番之恨！」

「那倒不是的！」她冷冷的道：「因爲我就是不相信你功夫比我高！」

江浪一笑道：「妳的武功原本就高過我！」

「你也不用客氣，我們比過再說！」

「姑娘這又何苦？」

夏侯芬皺了一下眉道：「你倒是比不比？我們三十招分勝負，無論勝敗，我馬上就走！」

江浪想了想，遂即站起身來。

夏侯芬一笑道：「對了——」

她轉過身來向裘方道：「麻煩你計一下招，三十招一到就叫停！」

裘方哈哈一笑道：「好！這個事我願意幹！」

江浪眼睛打量着夏侯芬，心裏別有見地！

他身子向外縱出丈許以外，兩隻手向空中一舉，道：「來吧，姑娘！」

夏侯芬道：「你不用劍？」

江浪一笑道：「彼此又沒有仇恨，何必用什麼劍？」

夏侯芬笑道：「那也好，可是你可要小心我手上的鎖鏈子！」

江浪道：「姑娘手下留情！」

話方出口，夏侯芬已清叱一聲，縱身而起，當眞是勁似風，靜若山！

她身子霍然向下一落，手中鏈子已貼着地面掃了出去。

「唰！」的一聲，那條鏈子就像蛇般的向着江浪一雙足踝上繞了過去！

江浪鼻中哼了一聲！

任何人都會以爲他身子要縱起來，其實却不是如此！

相反的，他身子却立在原地上紋風不動。

「唰啦！」一聲，鎖鏈子已纏在了他的雙足上。

夏侯芬用力向後一帶，覺得對方身子竟是重如山岳，休想拉動分毫！

她心裏猝然一驚，不等招式用老了，遂即向後一撤鎖鏈子，同時身子向左一翻，手上的鎖鏈子已嘩啦一聲抖了起來。

這條鎖鏈子却較先前的那一手更爲厲害，抖起的鏈梢有如是一桿槍般的勁猛，霍地直向着江浪咽喉上扎了過去！

江浪一抬手，以中食姆三指，只是一拿，已經揑住了鎖鏈的尖端！

怪的是那截鎖鏈子，在二人拿推之下，竟然變成了一根鋼棍般的硬挺——

江浪緩緩的推出去，夏侯芬又慢慢的推回來。

最後這條鏈子就停在了空中，不進不退！

看起來，兩個人實在是勢均力敵。其實，這其中却是大有差別。

夏侯芬一把抓，而江浪顯然只用了三根手指，只是這種現像却並不顯著，江浪當然心裏有數，夏侯芬也許不會注意到！

兩個人顯然是在較量一場內力！

挺直硬朗的一條鎖鏈，在一度相峙之後，忽然一下子軟了下來！

夏侯芬秀眉一挑，兩手鏈子霍地向後一帶，她身如旋風般已轉到了江浪右側。

那兩截鏈子在她後帶時，早已如同蛇般的纏在了她的一雙手腕之上。

在她再次的一聲輕叱裏，兩隻粉拳同時掄出，一奔上胸，一奔小腹，雙拳上夾着極爲勁猛的風力。

江浪忽然一驚，一聲叱道：「好！」

雙手同出，不偏不倚，正好抓住了夏侯芬的兩隻拳頭。

緊跟着身子一個倒翻，翩若驚鴻般的已到了夏侯芬身後，「呼——」的一陣疾風，當眞是快到了極點，即令當事者的夏侯芬却也大吃了一驚！

在動手過招上來說，江浪實在已算制了先機。

夏侯芬却是不甘心——

她身子「呼！」一個疾轉，似見江浪的手正自收回，夏侯芬雙掌一沉，有如躍波的一雙金鯉，只聽得「叭！」一聲。

兩隻手，同時擊中了江浪的兩邊的肩頭！

他身子一陣搖幌，後退了三四步，才拿椿站住！

夏侯芬展眉一笑道：「你輸了！」

江浪抱拳道：「姑娘技高一着，江某不是對手！」

裘方由高處掠身下來，道：「才五招不到，夏姑娘就贏了，佩服，佩服！」

夏侯芬注視着江浪道：「其實剛才你幾乎已經勝了我，你知不知道？」

江浪搖搖頭說：「不知道！」

夏侯芬一笑說：「回去好好想想吧！」

說時眼神裏洋溢着愜度的自負，話聲一落，足下輕點，已經飄身而出！

江浪緩緩抱拳道：「姑娘珍重！」

夏侯芬身子原已縱上了一座石碑，聞聲忽然停下，回過頭來。

二人只當她要說些什麼，可是她却沒有出聲！

良久——她才緩緩轉過身子，足下輕蹬的縱着，不消一刻，已消失無踪！

裘方看着她的背影，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好一個漂亮的大姑娘！」

江浪却在發怔——他像是在想着一件不解的謎團！

裘方一笑道：「這一手虎牢救美，我可眞是佩服你，你看見她剛才的眼神兒沒有？」

「怎麼樣？」江浪這才警覺過來！

「怎麼樣？」裘方吃吃笑着：「那個丫頭孩子，心裏八成是有了你啦！」

江浪微微一笑，不予置理。

裘方嘆了一聲，道：「落花也有意，流水也有情，你爲她犯險受難也化得來，只是我這根蠟燭却是做定了！」

江浪說道：「你胡說些什麼，我們走吧！」

裘方笑了一聲道：「我胡說？你少撇清吧，我問你，剛才你明明可以贏了她，爲什麼手下留情？」

江浪苦笑一聲，說道：「原來你也看出來了？」

「我怎麼會看不出來？我可不是瞎子呀！」

「你就是瞎子！」

裘方一怔道：「這怎麼說？」

江浪兩手慢慢伸出，同時張開，就在掌心之內，一邊一個，兩粒閃閃白光的珠子！

「咦——」裘方說道：「這是那裏來的？」

江浪道：「你還說你不是瞎子？——竟然會沒看見我動的手脚！這是我由她耳朵上摘下來的！」

裘方忙走過去，由他掌心裏拿起那兩粒珠子看了看，覺得十分圓潤，只是並無扣鎖以供配戴！

他不解的道：「看來倒像是一對耳珠，只是我怎麼沒看見她戴呀？」

江浪冷冷一笑，道：「你掂掂這對耳珠的份量如何？」

裘方試了試：「好像很重！」一怔道：「莫非這對珠子是鋼做的！」

「你猜對了，正是鋼鑄的！」

兩顆小小珠子碰在一起，發出清脆一陣「叮！叮！」之聲，果然是鋼鐵所製！

江浪冷笑道：「這對珠子暗藏在那位夏侯小姐耳垂之後，爲一對磁石所吸住，正面自是不會爲人所見，如此看來，必是一件厲害暗器，這位姑娘也必定練有『彈指神功』才能施展！」

裘方還不十分瞭解他的意思，道：「彈指神功又怎麼樣？」

江浪冷冷的道：「莫非你忘了，會這種神功的人武林之中寥寥無幾！」

裘方似乎還沒有想起來，傻傻的偏着頭在想。

江浪搖搖頭道：「由此證明你凡事都不經心，我且問問你的左腿上那個疤是怎麼來的？」

裘方愣道：「是褚天戈傷的呀！」

「虧你還知道是褚天戈所傷！」江浪冷笑着道：「那麼我再問你，褚天戈用什麼傷你的？」

裘方霍然一驚道：「彈指金丸——啊！莫非……」

「事情還不一定！」江浪冷冷一笑道：「不過就我所知，整個熱察境內，就只褚老頭一人得擅此功！這位夏侯小姐諒非是家傳淵源，很可能就是褚老所傳授！」

「啊——有這種事？」

江浪苦笑了一下，道：「這只不過是我的猜想而已，到底如何，却有待進一步證明！這事情很容易！」

裘方道：「怎麼證明！」

江浪道：「當初褚天戈以彈指金珠傷你左腿之時，那枚金珠卡在你骨節之內，被我取出之後，一直藏在身邊，拿出來比照一下也就知道了！」

說完探手入懷，取出一個軟鮫皮，打開來伸手入內摸出了一枚小小金珠。

裘方忙走近看——

黑暗裏雖是看不清楚，可是拿來與那兩枚銀色的耳珠一比較，却是一般大小。

唯一的區別，也就是顏色不一樣！

江浪接過來，就目細細觀查了一陣之後，一時黯然無語。

「怎麼樣？」

「絲毫不差！」

江浪一面說一面把這三顆珠子重新收好。

裘方驚道：「這麼說，夏侯姑娘是褚天戈的什麼人？是他的徒弟？」

「有可能！」

裘方恨惡的咬了一下牙，道：「早知如此，還救她幹什麼？」

江浪嘆了一聲，道：「但願是我猜錯就好了，要不然——哼！恐怕遲早要兵刄相見！」

裘方搖搖頭道：「褚天戈當年是個無惡不爲的大盜，夏侯小姐乃是官門之女，怎會與他是一路的？」

「這就很難說了！」

他看了看天，臉上現出一些焦急的顏色。

不可否認，這位夏侯姑娘，確曾使得他爲之心動，只是眼前他却要儘量的打消掉這番感觸——多麼可憐的一種感觸——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已！

他不禁聯帶的，又想到了褚天戈這個人！

——那個在沙漠裏縱橫半生的倔強老人，確是他生平第一大敵。

一想起他，江浪就情不自禁由脊椎骨裏泛出絲絲冷氣，想到他那隻「獨脚銅人」上鬼神不測的奇妙武功。

——那個人，慣於披着一領血紅色的皮裘，胯騎在他的那隻「火雷紅」上，來去如風，當眞是神氣不可一世！

最驚人的該是褚天戈那一身刀槍不入橫練功夫，當眞是「金剛不壞」身體！

爲此，江浪曾痛下了三年的苦功，練成了「一元指」的絕功。

功夫練成了，却失去了仇人的踪影。

傳說「獨眼金睛」褚天戈，已率部遷居到漠南的「阿巴噶左翼旗部」，改「金沙塢」爲金沙郡，褚天戈自封爲「金沙郡」的郡王，手下統率着數十名勇武驃悍的部下！

人們再也不稱他是「金沙塢」的瓢把子，强盜頭了，都稱呼他爲「金王爺」！

「金王爺」的武功更高了。

江浪不知道今天是否還是不是他的對手，可是他受業的恩師焦先生——那個身世如謎，來去如風的老先生，却一再告誡他們，囑咐他們不可輕舉妄動。

每一次焦先生都告訴他們說時候還不到，這句話他們聽了怕不有十幾次了。

焦先生把他們復仇的信心完全動搖了，而他老人家自己，却因事遠走江南，一去多年，直到如今，還不見他轉回來！

像是很久很久的事了。

今夜如非是夏侯芬耳上的一雙銀珠，他們也萬萬不會想這麼多，這麼遠，這麼深……

×　×

踐踏着一地的月夜，懷揣着滿腔的惆悵——

江浪裘方兩個人返回到客棧之內！

整個「迎賓閣」顯得異常的寧靜，黑漆漆的不見一些燈光！

兩個人施展輕功，輕巧來到了房前。

傾耳聽了聽四下裏沒有一點點聲音。

裘方推開了門，兩個人悄悄步入。

江浪由身上摸出了千里火，舉手一幌亮着了，過去把燈點上。

燈光一閃——

他忽然覺察到了什麼！

「不好！」他驚叫了一聲，方自一拉袭方，正待向門外撲出！

「不許動！」

窗戶外探進了一桿槍來，緊接着房門口，人影連閃，現出了四個人，兩桿抬槍端在手腕子上，火摺子閃閃的發着光，只要隨時往火繩子上一湊，馬上就是轟然一聲大响！

江浪，袭方兩人乍然一驚，對於這種猝發的事件，眞有點驚惶失措！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即見一個身着箭袖官衣，戴着頂子的武官，手裏拿着一口腰刀，由後面擠了進來。

「就是這兩個——」他用手裏的刀一指二人道：「給我拿下來！」

「慢着！」

江浪大喝一聲，道：「我們犯了什麼罪？」

那名武官嘿嘿一笑，道：「我也犯不着告訴你，有什麼話，你二位到衙門裏說去！給我拿下來！」

人羣裏一陣子聳動，又多出了兩桿抬槍來！

人在屋裏，想跑却沒辦法！

兩個人相覷一眼，苦笑了一下，什麼也不再多說，自動的伸出了手來！

上來了兩個人，一人手上拿着一套鎖鍊子，向着二人頸子上一扔，嘩啦！的一下子套了上——

江浪右手一翻，抓住了鍊子一縮，就勢用力的向後一帶，叱一聲：「闖！」

袭方早已待機欲動！

兩個人幾乎是同樣的勢子。

上來的兩個官差想不到對方在如此情勢之下，尚還有這麼一手，禁不住身子一跨，相繼被對方力帶的鎖鏈扯跌在地！

江浪右掌同時向外猛的遞出去！沉實的掌力使得迎面的抬槍手身子霍然向後翻倒！

他身子猛的向外閃出，袭方緊緊隨在其後，像是兩頭出閘的猛虎，就直向屋外闖出！

現場頓時一陣大亂——

在衆口叫喊，雜亂聲中，兩個人已經衝出門外。

門外情形比門裏面更糟——

兩個人也先別高興，江先袭後，身子剛一衝了出來。頓時聽得一人大喝道：「放！」

「轟！」的一聲大响，一片鐵沙子兒迎面射了過來！

江浪大吃一驚，剛剛衝出的身子，猛的收回來，若非他門關得快，這片槍子兒，準照顧到了他身上，不被打成馬蜂窩才怪！

身後的兩桿槍可頂在了腰眼上。

兩個人這一次才算死了心！乖乖的讓鎖鏈子把雙手扣上！

那名小武官冷笑着道：「再跑跑看看？火藥子兒可是沒長眼睛！不怕死，你們就再試試！押下去！」

人羣裏伸出了好幾把長桿子鈎槍，分別搭在了二人肩上。

就這樣鈎着，拉着，把江袭兩個人帶走了。

過了兩堂案子，情形不太妙！

主審的官子是那位赤峯縣的總兵官孫大人——也就是主審夏侯芬的同一個人。

罪名再顯著也不過——傷官刼獄。

而且，另一項更大的罪名也正在搜集之中——那就是前面所謂的「驚駕謀刺」之罪！

如果這項罪名一經認定之後，兩個人要想活命，只怕是難比登天。

其實就只前一項殺官刼獄的罪名已經足够使得二人綁赴法場，人頭落地死有餘辜了！

大概是兩個人身上的功夫太好了，又因爲有了前車之鑑，這一次兩個人可不再像對付夏侯芬那般的優裕了。

孫總兵一上來就每個人照顧了一百下殺威棍，雖說是功夫好，也被打了個皮開肉裂，然後押下了地牢。

× ×

一燈如豆——

兩個人面對面的蹲着，誰也不吭聲。甚久，江浪嘆息了一聲道：「這都是我連累了你，是我害了你！」

袭方凄然一笑道：「說這些幹什麼！早先還是我害了你呢！要不是我那一箭惹的漏子，也不會到處像龜孫子一樣躲躲藏藏的了！」

江浪冷冷的一哼，道：「話雖如此，我却是不甘心就這麼死了，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

他長長的嘆息了一聲，身子站起來，沿着地下室四面走了一圈，手裏的鐐子不時在牆上擊着。

如此敲打了一陣之後，他才算完全死了心！

「有辦法沒有？」袭方眼巴巴的問！

江浪搖搖頭，頹然的在牆根裏坐了下來！

「這是幹什麼！」袭方道：「已經悶了好幾天了！他們打算把我們怎麼樣？」

「凶多吉少！」

江浪只說了四個字，就垂下頭不再多說！

「那意思是要砍腦袋子了？」

袭方一下子跳起來，像是很衝動的樣子，可是馬上他又安靜了下來。

「死了就死了吧！老大——腦袋掉了不過碗大的一個疤拉子——」

也不知道還有什麼好笑的！只見他埋着個頭吃吃不停的笑了起來，一雙肩膀像抽筋了似的聳動着。

「滑不滑稽！老大！」他抬起臉來，笑得眼淚都淌了出來：「沒死在獨眼金睛褚天戈手裏，却死在了牢裏，想一想叫人綁上法場，大炮三聲人頭落地——」

說着他又嘻嘻哈哈的笑了起來——

江浪一雙眸子，含有極深情誼的看着他！

袭方雖是在笑，可是任何人却都看得出來，這種笑實比哭還要難受。

果然他笑聲一頓，却又情不自禁抽抽搐搐的哭了起來。

二十來歲的大男人，哭起來實在不大好看！

他埋着頭，用手揮着臉上的淚！

江浪仍然是呆呆的看着他，但是他眸

子裏却已爲淚水所浸滿——那不是爲着自己感傷什麼，實在是目睹着袭方這般，於心不忍！

他們之間的情誼竟是這般的深！

江浪很清楚這位一向任性慣了的拜弟，無論是喜怒哀樂，他都是很直率的表露出來，較諸自己的含蓄與內在，實在大異其趣！

其實袭方僅僅不過比他小兩歲，但是江浪却一直像個大哥哥般的照顧着他。

兩個人曾經出死入生，數度的進出於褚天戈的「金沙塢」匪穴內外，殺了數不清的悍匪巨盜——

而如今，父母深仇尚還未報，竟然會陷身囹圄，等待着「砍頭」的來臨，這番內心悲憤確實有言不盡言之悲痛與遺憾！

袭方像狼般的哭號了幾聲，驀地由地上躍身而起，他手脚齊施，已把身子攀住了一扇通氣的鐵柵圓窗之上，然後用力的一陣子搖幌！

地牢裏發出一陣子「轟隆！」的聲音，像打雷似的，那扇鐵窗仍然不爲所損！

江浪嘆了一聲道：「沒有用的，老二，下來吧！」

袭方手脚一鬆，沉重的落身而下！

他一聲不哼的走向牆角，蹲下來，再也不吭聲了。

四隻眼睛對看着！

江浪苦笑道：「老二，你臉抬高些，讓我看看！」

袭方怔了一下，依言把臉抬高了。

江浪在他臉上看了半天，苦笑了笑道：「信不信由你，我們死不了的！」

「爲甚麼？」袭方精神一振，霍地站起，再追問一句：「爲甚麼？」

江浪一笑道：「你臉上還沒有死的顏色！」

袭方氣餒的又坐了下來，他苦着臉道：「難爲你到這個時候，還有心說笑！」

江浪微微的閉起了一雙眸子，臉上悠然神往——

他慢慢的道：「昨天夜裏，我作了一個夢，夢見你我死中逃生，有貴人逢凶化解——」

說到這裏，他搖搖頭，覺得很是無稽，也就不再多說下去！

袭方遂即又發出了冗長的一聲嘆息！

這聲嘆息尚還未消失以前，只聽見梯口處的那扇大鐵門响了一聲。

鎖鏈子叮噹的一陣子亂响。

大鐵門「砰！」一聲，沉重的推了開來。

一大蓬晝光照射下來——

兩個人猝然一驚！

即見一小隊紅纓子官兵，簇擁在門前，刀出鞘，弓上弦，一副殺氣騰騰模樣。

却有一個前堂的典吏，高聲喧着：「人犯江浪，袭方大刑出堂！」

袭方臉色一變，看着江浪慘笑道：「老大——咱們來生再見吧！」

事到臨頭，他倒是不再懼怕了！

抖了抖手脚上的鎖鍊子，大步走了過去！

江浪長嘆一聲，也自跟出！

來到了梯前，即有兩名大漢，各自在二人原已十分沉重的足鐐上加了一枚大鐵球！

那名典吏催促道：「快！快！」

即由那兩名大漢提起了大鐵球，用力的把二人推上石階，袭方怒聲道：「老子會走，推甚麼？」

說着揚起手上的鐵鏈，就要向這名漢子頭上砸下去。

江浪忙喚道：「老二——」

袭方氣呼呼的把雙手放了下來。

「認命吧！」江浪道：「何必爲難他們！」

袭方嘆了一聲，不再多話！

一行人遂即步出了地牢！

外面早已戒備好了。

四名快刀手，兩人一組，各把一口青濛濛的鋼刀，架在了二人左右頸項之上！

時間似乎早已過了午時，西邊的日頭，斜掛在天邊上，江浪看了一眼，心裏不勝驚異。

要是問斬，絕不可能是這個時候——

「是過晚堂吧？」他向着那名典目史招呼着！

「到了你就知道了，問甚麼？」

經過了一座圓月洞門，眼前是一條長箭道，兩側戒備森嚴的站滿了兵勇，三步一崗，五步一哨，一直站排到大堂口上！

二人拖着沉重的一身刑具來到堂前！

却見一名身着藍緞子長衫的講究差人，早已候在那裏，他趨前附在那名典吏耳邊小聲說了幾句，那名典吏臉上頓時現出了驚異之容！

他遂即回頭關照道：「把他們給我押進去！」

二人方自一驚，已爲身後兩名大漢推了進去！

他二人身子方一進來，那名典吏即吩咐把兩扇堂門關上。

大堂上冷清清的不見一個人，不要說主審的官了，就是兩堂的衙役也不見一個人。

看到這裏，江浪袭方俱都怔了一下！

那名典吏遂即吩咐四名快刀手道：「辛苦你們四位了，下去歇着吧！」

兩名刀手收回了腰刀，抱拳而去。

典吏轉向那位藍衫差人道：「就這樣去行麼？」

藍衫差人打量着二人道：「你們兩個聽清楚了，熱河郡王爺，要親自問案，現在總兵大人陪侍在花廳看茶，你二人却要仔細了，王爺可不比我家總兵好說話，你二人膽敢信口雌黃，定必眼前就落得個身首異處！」

江浪一笑道：「我二人區區小民，竟然也會驚動了王爺的大駕，倒也是面子不小！」

那名典吏冷笑道：「死在眼前，你小子還敢胡說八道，等一會見了王爺，你要是敢這麼說話，我就服了你！」

袭方一聲朗笑插口道：「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打，還有甚麼敢不敢的，你們少廢話，惹得老子火起，就給你們撒上一陣子潑，叫你們眼前就落得在王爺駕前，交不了差！」

這番話果然生了些效果。

那名典吏與藍衫差人，對看了一眼，頓時臉上變了一下顏色！

前者冷冷一笑，揮了一下手，身後的兩名大漢，遂即用力的把二人推行上道！

一行六人由大堂內側門進入。

眼前是一道朱紅色的長廊，廊子裏兩邊擺設着應時的盆景，兩旁庭院花樹繚繞，景緻可人！

這條長廊子的一端，即通向總兵大人的花廳！

只是此刻看來，排場却較昔日大大的不同。

廊子兩側，排站着兩列藍緞官衣的王府親兵，由一位頭戴着藍頂子，四品官階的武官統率着。

這名藍頂子的四品武官，似乎等了甚久，臉上早已現出不耐之色！

先見的藍衫差人這時忙上去，向着那名武官打了個扦道：「回呂大人，人犯帶到！」

姓呂的武官往前上了幾步，不耐的打量着江，裘二人，道：「就是他們兩個？用得着這麼上刑嗎？」

典吏回話道：「回大人，這兩個人犯身上都有功夫，奴才怕出了差錯——」

姓呂的刨了一下他的馬蹄袖，支使說道：「你們下去吧，這兩個人交給我！」

那名典吏應了一聲道：「喳！」

打扦退後——他當然不會眞的就離開，職責所在，可不能掉以輕心！

姓呂的武官臉上這時才帶出了一絲笑意，他向着江浪裘方微微點了點頭，一笑道：「兩位老弟造化不少，王爺很有開釋你們意思，好好的往上回話，錯不了！」



呂姓武官對江浪和裘方說，王爺似有開釋他們之意。

江浪，裘方心中一驚！二人對看了一眼，眞有點莫明其妙！

姓呂的眼睛一瞧身邊的人，輕聲道：「後站！」

包括押護江，裘二人同來的那兩名大漢，俱都向後面退開來！

這名武官這才向着二人一笑道：「王爺有心愛才，你們兩個是想死想活？」沒頭沒尾的這麼一句話，使得二人頓時一怔！

江浪鎭定了一下，苦笑道：「大人的意思是——？」

姓呂的武官笑道：「兄弟爲你們二人着想，等會進了花廳，只管把各事推說不知，王爺自有爲你二人活命開脫之法。」說到這裏頓了一下，乾咳一聲，又道：「當然，要是你們兩個想稱英雄，那可是天皇老子也救不了你們！」

江浪點點頭道：「呂大人關愛，小民豈敢不從，只是……這位王爺……？」

姓呂的一笑道：「見面就知道了，我家王爺囑咐兄弟關照你二人，萬萬不可堂上相認，要知道朝廷的王法如此，我家王爺却也不願落下一個循私包庇的罪名——二位可知道吧？」

江浪冷冷的道：「軍爺是有心拿犯民開玩笑吧！」

姓呂的一笑道：「豈有此理，你二人進去就知道了！隨我來！」

言罷返身帶路！

江浪裘方怔了一下，遂即跟隨其後，一直來到了花廳門口！

門前站着兩名跨刀的衞士，另有一名穿月白長衫的老文士模樣的人立在門內。

那名武官遂向着他抱拳道：「方先生久候了，請轉稟王爺，人已帶到！」

立在門內的老文士點點頭道：「呂爺辛苦了——」

一雙小眼上下打量着二人道：「搜過身沒有？」

姓呂的武官道：「搜過了！」

爲了謹愼起見，他遂即走過去，又在二人身上摸索了一下！

姓方的老先生大概是職掌王府總文案，看上去派頭很大，一隻手摸着唇上的小鬍子，頻頻的打量着二人——

「你們兩個聽了，我家王爺是有心開釋你們，有問就答，不問不許多話，聽見沒有？」

二人點首答應！

方先生遂即高聲道：「王爺與孫總兵都在裏面，還不跪下受審麼？」

姓呂的武官兩隻手一拉二人頸上鏈子道：「跪下！」

到了這個節骨眼還有甚麼好說的！

兩個人順着那武官的一帶之勢，雙雙跪倒！

方先生遂招呼道：「打簾子——」

即由兩名聽差的各拉簾繩，把花廳正面的大竹簾捲了起來——

於是隔着迎面的一排落地長窗，可就看見了花廳裏的一切！

地板上鋪着厚厚的一層毛氈藏氈，好大好講究的一座花廳。

兩壁上懸掛着名人的書畫，古董架子上擺滿了許多瓷瓶，各式的鼻烟壺。

沿着花廳兩側，外「八」字排開了兩列伴隨王駕的差人，左面一列是青衣小帽的聽差的，右面一列却是身着勁衣的糾糾武夫。

就在這文武兩列差人的首端滙集之處，擺設着兩張太師椅，右面坐着的是總兵孫大人——

他打點着精神，百倍的陪着小心！

左面側身半倚的身着湖色蟒袍的正是大清國皇親——「熱河郡王」鐵崇琦王駕千歲爺！

由於這位王爺坐鎭的熱察地方，乃萬歲行宮所在之處，每年入夏皇上多來此處避暑，入秋的圍獵更是王室一大盛事。

鐵崇琦也就成了一切籌備指揮布署的頭兒，手下有三鎭的兵力，甚至於遠在盛京的盛京將軍，也都要凡事請示一番，遙遙的歸他節制！

這樣的一個人物，當然非凡等閒，簡直是「炙手可熱」了！

緊緊挨近王駕的是兩名六品帶刀衞士，各着官衣，左手拖着那柄黛綠包銅的大刀鞘子，右手却揝握着飄着綠繸子刀衣的大刀之柄——好魁梧的一副架子！

江浪和裘方，隔着這排敞開的長窗，雙雙跪倒在磚地的廊子下面——

過了幾次堂也都有了經驗——

當官問案的都不大喜歡犯人直眉豎眼的瞧着他們，總得作出一副垂首膽戰的樣子，要聽見驚堂木一拍叫「抬頭」才抬頭，這才够上味道！

江浪，裘方雖說是昔日來去縱橫，稱得上「草莽英雄」，可是這等的官威，却是畢生僅見！

老實說，心裏可都帶着幾分害怕！

只是在開簾的一刹那，似乎看見上方那位王爺上身穿着欽賜的黃馬褂子，下面是碧海天青的蟒袍，頭頂上是紅得刺眼的頂子老大的一顆「東珠」結在正中——

果然是八面威風的一位王爺！

相形之下，那位孫總兵可就差多了！

五爺似乎低聲在與孫總兵說些甚麼。聲音很低，門外的人聽不清楚！

遂聞那位總兵官單手一拍椅把子，大聲呼道：「王爺吩咐，犯人抬頭答話！」

江浪，裘方打了個哆嗦，相繼抬頭仰臉！

這一抬頭可就禁不住相繼大吃一驚！

——好熟好熟的一張臉！

不是別人，正是那位最上首，八面威風的「熱河郡王」鐵王爺！

一點都不錯，就是這張臉——

就是前此，哥兒倆個攔道打刧，遇見的那位輕衣簡從坐在馬車裏的藍衫體面人物！

這一驚，哥兒倆個可是嚇得呆了。再定眼瞧瞧，可不是嗎！

——三十左右的年歲黑紅黑紅的那張臉，精明幹練的一雙眼睛！

不就是那個人嗎？

所不同的不過那時候，他穿着的是一襲便衣，沒有這種排場，隨身只有兩個跟班和兩個車把式，而今天這種穿裝打扮，當然是大大的不同了。

兩個人眼睛再一轉，看見了他跟前的那個當差的——其中之一，也是熟人！

——那個自稱爲「鐵侍衞」寶熙的跟班兒不就是他嗎！

當然是不會錯了！

若非剛才那位呂軍爺關照，裘方可忍不住眞會出聲招呼了！

兩個人萬萬想不到當初攔道打刧，承他義助黃金十兩的那個人，竟然是眼前這位八面威風的王爺！

這一驚可眞是不小！

江浪認清了對方之後，禁不住雙目下簾，暗道了聲我命休矣！

果眞是兩罪併發，還會有活命之機？

眼前的王駕千歲，由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殺官刧獄，你們的膽子不小——這件事已然驚動了聖駕，聖上面諭，着令嚴查前番圍場謀刺在逃的欽命要犯，是否也就是你們兩個——」

才說到這裏，裘方已大聲喊了一聲寃枉。

他一面叩頭道：「啓稟王爺，犯民天膽也不敢冒犯聖上，實是大大的寃枉！」

一旁的孫總兵見狀向着王爺抱拳道：「稟王爺，這兩個犯人刁頑的很，請令由大刑侍候！」

「熱河郡王」鐵崇琦微微一笑道：「不必如此，本爵受天子之命，要詳查此案，務期勿枉毋縱，一意刑求不是辦法！」

孫總兵連口的稱着是，額頭上已見了汗，王駕威風，已令他心驚胆戰，一聽王爺口氣裏有責備之意，那裏還敢多口，當時噤若寒蟬的陪坐一邊，再也不敢多嘴。

鐵王爺冷冷一笑道：「這件案子，本來不難處理，只是其中牽涉着謀刺聖上的罪名，却不可草率從事——」

孫總兵躬着腰，連聲道：「喳！喳！請領王爺的旨意！」

鐵王爺微微一笑道：「孫子斌——這件案子你辦不了的，由本爵把人犯帶回去吧！」

孫總兵閃出一步，單膝跪地道：「王爺恩典！」

鐵王爺點點頭道：「本爵回去了，我看你事不宜遲，就在今夜，把人犯押解到熱河，直交郡王府，我會着人與你安排一切。」

孫總兵又道了聲：「喳！」站起來打上一個扦，道：「卑職謹尊王旨！」

鐵王爺點頭道：「你小心着辦，我也就不躭誤你了！」

言罷站起！

就有人高喚道：「王爺起駕——」

在場各人，一齊躬下了身子。

鐵王爺在兩名貼身的侍衞護送之下，向內門步出——隨伴王駕的文武從員，亦相繼離開，僅僅留下了那位兢驚從事的孫總兵。

他不敢怠慢，即令將人犯收押，遂即找來師爺，趕緊辦理了一份公文，指派了一名營官，親自帶着火器營的兩哨官兵，押解江浪裘方上道趕赴熱河！

一堂熱烘烘的官司，不過是三言兩語也就告一段落，對於江浪裘方來說，却仍然是個生死未知之數，一切禍福也只有付諸命運的安排了。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刀客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魚山谷殺曹烈後，當他向董其武追問是誰出賣上官兄弟行踪，董其武似已懾於其威而答稱好，事到如今董某只好答應了。魚山谷滿以爲董其武是屈於他的神威下，萬料不到董其武其實是在向鬼鏢段如玉打招呼，暗示答應段如玉早先要求的一筆代價，爲他們對付魚山谷，使得魚山谷在不防下遭了段如玉的暗算。天將黑，仍未見洪四歸，白天星向老蕭迫去，張弟知道白天星宣告要殺的男人便是老蕭，緊張關頭，驀見洪四站在店門口，張弟一聲驚呼使得在座者皆驚訝得抬起頭來——

裝瘋偵刺客　陋屋隱强人

不過，他們馬上就弄清了這是怎麼回事。

因爲，洪四在鎮上並不是一張生面孔，關心他的人雖不多，認識他的人却是不少。

「啊！洪四。」

「果然是洪四！」

「天黑了沒有？」

「剛黑。」

「好傢伙！」

「牆上那份無頭告示誰寫的？」

「你到現在還看不出來？」

「誰？」

「嘿！」

「噢——」

洪四慢慢的走了進來。

老蕭悄然退去。

白天星坐下，長長嘆了口氣。

大廳中幾十雙眼光，如今都像利箭似的，蝟集在他一個人身上，每一雙眼光中，都充滿了無限的驚奇。

「寫無頭告示的人，原來就是這個浪子？」

大廳中忽又出現出一片出奇的沉寂。

因爲每個人都亟待知道：像洪四這樣一個貌不驚人，身份卑微的小人物，何以會被人綁架？

綁架的動機何在？

而他跟這個姓白的浪子，又是什麼關係？

而這個姓白的浪子，又何以能憑三言兩語，隨便放放空氣，就能使綁架者安然獲釋歸來？

於是，大家的眼光，又從白天星身上，慢慢移去洪四身上，想聽聽這個無故被人綁架的車行老闆說什麼。

洪四走過來，好像顯得很高興似的道：「你們果然在這裏！」

白天星拉開一張櫈子，示意他有話坐下再說。

洪四坐下之後，掃了兩人一眼道：「昨夜發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我到現在還是一頭霧水。你們猜我今天一整天，都到什麼地方去了？」

白天星沒有打岔，只於眼光中露出詢問之色，他知道每個人都在等着聽洪四的，一定不高興這時有人從旁插嘴。

洪四皺了一下眉頭，接下去道：「事情是這樣的：昨天夜裏，我去七星莊跟柳二胖子玩牌九，一直玩到五更將盡，散場之後，我從莊內走出來，突然打陰暗處閃出一人……」

大廳中更靜了。

「那位仁兄我根本就不認識他，他拔出一把七首，頂在我腰眼上，要我識相一點，乖乖的跟他走，不許聲張。」

白天星點點頭，示意他說下去。

「我說我也是輸家，身上只剩下兩吊錢，那曉得話還沒有說完，他就賞了我一刀！你們瞧，就在這裏。」

衣服上果然有個洞，還可以看到一片已變成暗褐色的血漬。

白天星點點頭，仍然沒有開口。

洪四說到這裏，兩眼望向桌面，似乎餘悸猶存，想喝杯酒壓壓驚。

但是，桌上沒有酒，只有冷菜。

他只好乾咳一聲，接着說下去：「我——只好忍痛住口，乖乖的跟他走。他押着我走去鎭後那座五通祠，祠內已有一人等在那裏，那個人我也不認識。然後，他們開始盤問我，問我認識你白頭兒多久？你白頭兒武功是跟誰學的？師父叫什麼名字？平常用什麼兵刄？」

張弟暗暗皺眉。洪四並不笨，當着這許多人，爲什麼要說這些呢？

他偷偷瞥了白天星一眼。

奇怪的是，白天星不僅沒有攔阻之意，神色之間，似乎還在鼓勵洪四快點接着說下去。

「你白頭兒想想，這些叫我怎麼回答？不錯，你白頭兒待人好，沒有脾氣，不拿架子，我們一起喝過酒，也一起賭過錢。可是，天曉得，要不是大家說你是這位張兄弟的師兄，我洪四根本就不知道你白頭兒練過武功！」

張弟暗暗鬆了口氣，原來是他白操心，洪四不僅不笨，事實上比他想像的還要機警得多。

「他們見我樣樣都回不知道，十分惱火。其中一個又亮出七首，馬上就要給我顏色看，另一個則勸他忍住些，慢慢的來。勸解的那位，一方面開導我，要我實話實說，免受皮肉之苦，惹火了他那位伙伴，到時候他幫不了忙。」

白天星終於忍不住，插口問了一句道：「後來呢？」

這無疑也是現在每個人都想問的一句話。

洪四端起冷茶，喝了一口，緩緩道：「後來，就這樣耗着，他們還讓我躺下，也不給我吃的，直到太陽快下山，其中一人忽然走進來，把另外那人喊出去，不知說了幾句什麼話，然後他們就告訴我，說你們師兄弟在熱窩等我，叫我快來。我現在來了，你們果然在這裏。——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大廳中人人面上露出失望之色。

因爲洪四說了這老半天，有用的話，並沒有幾句。

大家僅能隱約聽出，綁架洪四的那兩人，似乎跟白天星有段樑子，但又不敢向白天星直接下手，他們以爲洪四是白天星的朋友，所以把洪四綁去，想先從洪四口中，摸摸白天星的根底——如此而已！

白天星喊來老蕭，吩咐道：「洪四既已無恙歸來，那份告示可以拿掉了。」

老蕭哈腰道：「是！」

白天星又轉向洪四道：「那兩位朋友也許只是拿你開開玩笑，既然沒有發生什麼事，就不必再去提它了，回去洗個澡，換換衣服吧！」

洪四苦笑着嘆了口氣，懶洋洋的站起來走了。

白天星放下酒錢，朝張弟點點頭，也跟着站了起來。

他示意張弟先走一步，自己則繞去靈飛公子座前，俯下身子，低聲笑道：「只要文章眞的好，總會有人欣賞的。我說我的文章還可以，公子現在該相信了吧？」

×　×

長街上冷清得像大年夜。

家家店門都已緊閉。

天空無星無月，只有冷風撲面如刀。

兩邊店門縫罅中雖有燈光笑語傳出，但朦朧的燈光，和隱約的笑語，完全像是來自另一個遙遠的世界，它在陰暗的長街上洒下誘惑，却並未爲長街上行人帶來絲毫親切與溫暖。

冷風中夾着泥沙，也夾着斷續悽厲的狼嗥。

難道狼羣也已嗅到了血腥氣？

×　×

張弟走在黑暗中，不時扭頭向身後四下張望，好像那些燈光照射不到的角落裏，隨時都會有人跳出來似的。

白天星長長嘆了口氣道：「只不過一壺毒酒，一支冷鏢，就使你緊張成這種樣子，以後的日子如何打發，眞叫人替你担心……」

張弟面孔微微一熱，忍不住有氣道：「那得問你啊！」

白天星轉過身來，揚臉道：「什麼事問我？」

張弟瞪眼道：「你如果少賣點關子，老老實實告訴我事情的來龍去脈，我心裏有了底子，又怎會如此緊張？」

白天星目光轉動了一下，道：「你想知道一些什麼事？」

張弟道：「我想知道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白天星微笑道：「不要緊，一件一件的來。」

張弟道：「我想知道的第一件事是，如果洪四眞的出了意外，你說的那一男一女，究竟是指誰和誰？」

白天星道：「男的是老蕭。」

「女的呢？」

「何寡婦。」

張弟像是嚇了一跳，睜大眼睛道：「你——你說什麼？」

白天星一字字地重複道：「我說何寡婦！」

張弟彷彿還沒有能夠聽清似的，呆呆地瞪着眼睛，好像還在等着白天星重說一遍。

白天星嘆了口氣，緩緩道：「在七星廣場上，我說爲了救回洪四一條命，也許會做出一些你不高興的事情來，你其實那時就該想到這個女人是誰了。」

張弟呆了好半晌，才訥訥地說道：「這……這種事，跟……跟她又有什麼關係呢？」

白天星又嘆了口氣道：「這只怪她做得太不够聰明，因爲你去通知洪四，是從她那裏出發的，別人絕沒有機會發現這個秘密，如果洪四出了事情，這個涉嫌者是誰，可說比黑字寫在白紙上，還要清楚分明。」

張弟氣得面色發青，恨恨地說道：「好個狠心的惡婆娘，早晚我非要她好看不可。」

白天星搖搖頭道：「你這種想法，就完全錯了。」

張弟道：「你還以爲這婆娘是個大好人？」

白天星道：「那倒不是。」

張弟道：「否則該怎麼說？」

白天星道：「這件事，你要怪只能怪我，怪我欠攷慮，不該貿然交給你這份差使。」

張弟道：「如果不發生這件事，我們豈非要一直蒙在鼓裏？」

白天星道：「並不盡然。老實說，自從我來了七星鎭，如艾鬍子，老蕭，葛大，胡老兒，以及這位何大姊，我就一直都在監察之中，如今遺憾的只不過是面皮撕破得太早了點而已。」

張弟道：「不管怎麼說，這口氣我總嚥不下去。難道你打算就這樣子放過了他

們？」

白天星微笑道：「他們肯答應放過我們，就很不錯了。」

張弟道：「既然如此，那我們又爲什麼不來個先下手爲强？」

白天星笑道：「他們肯釋放洪四，無異表示還不想馬上反面，他們既然有這份耐心，我們又有什麼等不得的？」

他笑了笑又道：「這次雖然害洪四吃了點小苦頭，其實也並非全無收穫的。」

張弟惑然道：「什麼收穫？」

白天星微笑道：「這樣一來，至少爲你心頭上，減去了一份負担。這以後，你無論怎麼做，你就不會再覺得是你對不起她了！」

張弟垂下頭去，沒有開口，默默向前走了幾步，忽又站定下來，望着白天星道：「你以爲楊燕楊環這兩姊妹，眞是古無之那老毒物的外甥女？」

白天星沉吟着點頭道：「是的，這一點大概不假。」

張弟注目接着道：「那麼，你覺得洪四這次被人綁架，會不會就是那老毒物耍的花樣？」

白天星搖搖頭道：「不可能。」

張弟道：「何以見得？」

白天星道：「因爲那老毒物並不想證明什麼，退一步說，卽使他摸清了我的身份，我猜這老毒物他也絕不會把我這個一品刀放在心上。」

張弟訝然道：「這老毒物眞的如此自負？」

白天星笑了笑，道：「所以，你應該不難想像得到，如果這老毒物認爲，我眞有奪取錢麻子的能力，他大可以直接下令要我去動手，而不必多此一舉。」

張弟道：「這樣一說，我就更不懂了。老蕭跟那老毒物既非一黨，這對姊妹豈不是成了捨棄自己的舅舅，反而去爲不相關的外人効力了麼？」

白天星微笑道：「目前的情形，正是如此！」

張弟道：「你對這一點，會不會感覺有點奇怪？」

白天星笑了笑道：「奇怪當然是有一點奇怪，不過，也並非完全不可理解。」

他不待張弟開口，又笑了一下道：「爲了金錢的利害關係，有時親如父子兄弟，都會互懷鬼胎，勾心鬥角一番，一個平時很少往來的舅舅，又算什麼？」

張弟皺皺眉頭，沒有開口。

白天星笑道：「你不是說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問嗎？還想問什麼？」

張弟輕輕嘆了口氣，四下張望了一眼道：「我們現在要去那裏？」

白天星笑道：「你不問了麼？」

他馬上發覺這是一句廢話，於是咳了一聲，又接着道：「要去的地方……咳咳……太多太多了，毒影叟那裏，錢如命那裏，或者是何寡婦那裏，實在都應該過去走一走……」

張弟不覺一怔道：「何——何寡婦那裏，你還想去？」

白天星笑道：「爲什麼不可以去？是我們什麼地方得罪了她？還是她什麼地方得罪了我們？」

張弟道：「洪四的事情怎麼說？」

白天星道：「洪四的事情怎麼樣？你能說一定與她有關？你在這件事上握有確切不移的證據？」

張弟搖頭道：「隨你怎麼說，我不去就是不去！」

白天星道：「我只是說可以去，並不是說一定非去不可，你不願意去，不去就是了。」

張弟道：「那麼我們現在究竟要去什麼地方？」

白天星道：「去找洪四。」

張弟不覺又是一怔道：「這個時候去找洪四？」

白天星道：「不可以？」

張弟道：「已經有人懷疑你跟洪四之間，不是普通的泛泛之交，你這時候跑去找他，豈非擺明了告訴別人，你跟這位洪四的關係的確不比尋常？」

白天星笑笑道：「事實上跟你想的剛巧相反。」

張弟道：「這話怎麼說？」

白天星微微一笑，說道：「我問你：如果有人爲了你的事情，受了像洪四這樣的委屈，按照人之常情，你在事後，該不該去慰問他，表示一下你對他的歉意？」

張弟遲疑地道：「可是——」

白天星微笑道：「怕別人不作如是想，對嗎？我告訴你，錯了！碰上這種事情，只有捨死忘生之交，才用不着說抱歉。我們如果不去看望洪四，才會引起別人的懷疑，我們現在去看望他，正是不希望別人還有這種想法！」

張弟點點頭，沒說什麼。他覺得白天星的這種想法，果然不無道理。

有很多事情，就是這樣的，你的忌諱愈多，麻煩也就愈多，如果你坦然處之，不當它一回事，麻煩有時却反而會離得你遠遠的。

像這一類的道理，說穿了雖然簡淺，但如果不經過白天星加以剖析，却又往往很少有人能想得如此透徹。

這也正是張弟以前時常爲此氣不過白天星，如今則轉變爲對白天星由衷佩服的地方！

白天星緩緩移動脚步，忽然笑了笑道：「這當然只是一種藉口。」

張弟不禁一愣，轉過頭來，問道：「藉口？」

白天星側臉望着他，笑道：「你可知道洪四也是個很會享受的人？」

張弟茫然道：「那一方面的享受？」

白天星笑道：「很多方面——尤其是飲食。」

他又笑了一下道：「他看中現在的這位洪四嫂，不是爲了別的，就是因爲這位洪四嫂燒得一手好菜。」

張弟道：「你這扯到那裏去了？」

白天星道：「這位洪四嫂不僅菜燒得好，手脚也很俐落，我猜洪四澡一洗好，桌上的酒菜，就已堆滿了。」

張弟道：「原來你是想去揩油？」

白天星笑道：「我們可以打個賭。」

張弟道：「打什麼賭？」

白天星笑道：「我們走進去時，如果桌子上只有一副碗筷，你要我輸什麼，我

就輸什麼！」

張弟又是一愣道：「你的意思是說，洪四已料定我們會去？」

白天星正待開口之際，街旁一家舖子中，忽然傳來一陣歌聲：

虎門龍爭勢若何
百年豪傑苦無多
將軍老在秋江上
手撚銀髭作浩歌
一自沙場戰罷歸
劍華生澀馬空肥
風穿伏虎蓮花帳
塵鎖蟠龍帥字旗
戰策兵書慵再展
六韜三畧有誰知
昨宵夢到相持處
血迸金瘡污鐵衣……

歌聲渾雄悲壯，隱雜鐵拔節拍。聽來令人心胸一寬，豪逸之氣，油然而生。

白天星突然止步。

歌聲一頓，隨卽响起一片喝彩喊好之聲。

張弟悄聲道：「這不是黑皮二牛的豆腐店麼？」

白天星點點頭。

張弟又道：「這批人是什麼時候住到牛二店裏來的？」

白天星搖搖頭，沉吟不語，似乎在思索一件什麼事。

張弟指指店門，低聲道：「你認識裏面唱歌的這個人？」

白天星點頭。

張弟道：「這人是誰？」

白天星道：「金槍客熊飛。」

張弟眉梢一揚，道：「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白天星道：「應該說是一個很可怕的人物。」

張弟道：「如何可怕？」

白天星沉聲道：「等會兒，你問洪四好了，洪四對他們四個人，比我還要知道得清楚。」

張弟一怔道：「四個人？」

白天星道：「一般人稱之爲『天山風雲四傑』。又叫『天山四醜』！」

×　　×　　×

桌子上果然不止一副碗筷。

四菜一湯，三副碗筷。

洪四坐在一邊吸旱烟。

他們走進屋子時，洪四嫂正把一隻大暖壺放上火爐。

白天星扭過頭來扮了個鬼臉道：「我說如何？」

洪四嫂笑笑，轉身走了，就好像看到自己家裏的人回來了一樣。

洪四磕去烟灰，站起身來，手一擺道：「來來，菜冷了不好吃。」

桌上的四樣菜是：紅燒栗子鷄，韮菜炒鷄雜，油炸開花豆，醬，醋，蔴油三仙湯泡老豆腐。

湯是青菜百頁湯。

四菜一湯，總共加起來，還值不到兩錢銀子。

不過，材料雖然普通，經過一番巧妙的搭配之後，却成了有乾有濕，可以喝酒，可以下飯，經濟而色香味俱全的一桌菜肴。

燒菜，煑飯，是女人的天職；飯菜做得好，也不算什麼稀奇。

要成爲一個好主婦，爲難的事，只有一件。

那便是要能在匆促之間，以最節儉的開銷，辦出一桌既合時令，又合客人口味的菜色來。

張弟暗暗感嘆。

他眞不明白，像小孟嘗吳才等人，整日裏蠅營狗苟，追求的究竟是什麼？

在他們心目中，洪四也許只是個卑微的小人物，實際上他們又有誰比洪四更幸福？

張弟感嘆之餘，不禁又暗暗立下一個決心。

等會他們從這裏回去之後，他一定要提醒白天星，以後無論發生什麼事，最好能設法別使洪四牽連進去。

洪四沒說什麼客套話，他們一坐下去，洪四就替他們斟滿了酒。

酒香撲鼻，色如綠玉，居然是京師駱家酒坊出品的「貴妃青」！

白天星喝了一大口酒，問道：「結果怎樣？」

這句沒頭沒尾的話，當然只有他們三個人聽得懂。

洪四搖搖頭道：「一點收穫沒有。」

白天星點點頭，又喝了口酒，似乎並無意外或失望之色。

洪四接着道：「侍候情刀秦鐘的莊丁是缺咀孫二，據孫二說，這位情刀比什麼人都守規矩，按時用餐，按時安息，自品刀會舉行以來，幾乎從不輕易走出莊門一步。」

白天星皺眉沉吟不語。

張弟本來想問天山四醜的事情，但又怕打擾了白天星的思緒，只好忍住沒有開口。

洪四忽然笑了笑，道：「不過我另外却發現了一個秘密，只是不知道這個秘密有沒有可供參攷的價值。」

白天星抬頭道：「什麼秘密？」

洪四微微一笑道：「我認得出那兩個劫持我的人！」

白天星一哦，微感意外道：「那兩個傢伙你以前見過他們？」

洪四微笑道：「說起來這兩人你也熟得很。」

白天星道：「本鎭人？」

洪四笑道：「你還記不記得，去年秋天熱窩裏發生的那樁風波？」

白天星一怔道：「是丁森和鄒强那兩個傢伙？」

洪四點頭，張弟忍不住插口道：「丁森和鄒强是誰？」

洪四笑道：「廖三身邊的兩員得力虎將。」

張弟也不覺怔了一下道：「廖三的人怎麼會幹這種事？難道又是兩個新的虎胆買勇？」

洪四聳肩道：「誰曉得？」

張弟又道：「去年熱窩發生的是件什麼風波？」

洪四道：「去年兩人爲了跟一批辰州

來的客人爭一個紅姑娘，把對方打得落花流水，想不到對方也不是省油燈，大約過了二十多天，竟找來了北邙五虎兄弟，多虧廖三陪盡笑臉，又送了一筆厚厚的程儀，才算沒鬧出大事情。」

白天星忽然問道：「你怎麼認得出是他們兩人的呢？」

洪四笑道：「如果換了別人，的確不易認出，因爲兩個傢伙僞裝得實在高明，不僅容貌方面沒有破綻，甚至連語音腔調，都完全改了樣子。」

白天星目光一閃，微笑道：「因爲你常跟他們賭錢，所以於無意之中發現了他們一些習慣性的小動作？」

洪四大笑道：「要得，要得！」

張弟忍不住又問道：「兩人有些什麼習慣性的小動作？」

洪四喝了口酒，笑道：「姓丁的發狠時，喜歡捲衣袖，捲兩下，又拉直，說不上幾句話，就會重複來上一次。」

張弟道：「姓鄒的呢？」

洪四笑道：「姓鄒的說話，除了有點婆婆媽媽的之外，最易犯的一個動作，就是喜歡伸出一根指頭，在別人面前一上一下的幌個不停。」

張弟道：「這個動作並不特別呀！很多人不是都有這毛病嗎？」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你爲什麼不問他伸出的是那一根指頭？」

張弟果然轉向洪四道：「姓鄒的伸的是那根指頭？」

洪四道：「中指。」

張弟用自己的手指頭比試了一下，忍不住皺眉道：「這多難看。」

白天星微笑：「這是南方沿海，某一府人民所特有的習性，那裏的男男女女，據說對一根中指都運用得十分靈巧。」

張弟正想接着打聽天山四醜到底是何許人時，洪四嫂忽然探頭進來問道：「什麼時候吃飯？」

洪四臉色微微一變，隨即沉臉揮手道：「少嚕嗦，還早，還早！」

張弟見了暗暗詫異。

洪四的性情，一向並不暴躁，同時洪四嫂也沒有說錯什麼，他幹嗎要以這種態度對待洪四嫂？

白天星畧畧側身，向張弟悄聲問道：「你有沒有見我喝醉過？」

張弟道：「沒有——怎麼樣？」

白天星低低一笑道：「你今天可以見到了。」

張弟一怔，正想問他這話是什麼意思時，白天星已轉過身去，向洪四舉杯道：「來來，兄弟，喝一杯！過去，咱們不算什麼，從今以後，我浪子可說是你兄弟的救命恩人，你兄弟可得經常辦點酒菜，孝敬孝敬我這個浪子才好。」

張弟不覺又是一怔。

這是什麼話？

他剛覺得洪四好像變了性情，怎麼白天星也一反常態，忽然說出這種不三不四的話來了？

只見洪四陪笑道：「當然，當然！不過，咳咳，今天，我看你還是少喝一點的好。」

白天星瞪眼道：「爲什麼？你當我已經醉了？」

洪四忙道：「不，不，你海量，你海量，這點酒那能醉得了你。」

白天星忽然一拍桌子道：「壺來！有沒有醉，我喝給你們看。」

洪四只好把酒壺送過來。

白天星雙手捧壺，骨都骨都，竟一口氣將兩三斤貴妃青喝得點滴不剩。

洪四呆在那裏，直翻眼睛。

白天星放下空壺，抹抹咀巴，打了個酒呃道：「怎麼樣？你們看我——」話沒說完，忽然通的一聲，人已栽倒下去。

洪四大驚，慌忙起身跑過來道：「唉，唉，我們這位白頭兒就是好勝心强，這下你看如何是好？」

張弟也過去幫忙道：「沒有關係，他酒量一向不錯，剛才是喝得太猛了些，找個地方讓他躺躺，過一會就好了。」

於是，兩人將白天星搭進臥室，白天星四仰八叉的往炕上一躺，醉得就像死了一樣。

張弟要留下來守着白天星，洪四拉了他一把道：「不要緊，讓他睡，我們出去吃點飯。」

他們走出臥室，洪四嫂忽又探頭進來問道：「要不要再添酒？」

洪四臉上忽然浮起笑意，朝洪四嫂點點頭道：「酒不要了，拿飯來吧！」

張弟心頭生疑，瞪着洪四道：「你們究竟在攪什麼花樣？」

洪四一笑，低聲道：「我女人笨手笨脚的也有兩下子，我和老白知道今晚一定會有人來窺探我們的動靜，所以事先吩咐她在外面留心守望，她剛才進來問我們什麼時候吃飯，就是暗示我們屋頂上有人來了。」

張弟恍然大悟，原來洪四嫂問什麼時候吃飯，竟是事先約定的一句暗號。

原來洪四斥喝洪四嫂，白天星佯狂買醉，都是做給別人看的！

他想了想，又道：「可是你們——」

洪四微笑道：「沒有看到我們事先私下交談聯絡，是嗎？用不着了，我們共事已久，無論什麼事，無論多少話，只消一個眼色就够了！」

張弟又指指屋頂，悄聲道：「現在呢？走了沒有？」

洪四笑道：「走了，我女人問要不要添酒，也是一句暗號。」

張弟朝臥室呶呶咀：「那麼該可以把他再叫出來了。」

洪四笑道：「那裏去叫？他早不曉得追下去多遠了！」

× ×

臥室幔後，有道暗門。

白天星從暗門中閃出時，正好及時看到一條灰色人影掠離屋脊。

但他仍然隱身暗處，屏息不動，並沒有馬上追上去。

事實證明他這份小心並不是多餘的。

因爲那條灰色人影剛於夜色中消失，從另一個角落上，突又如鷹隼般飛起一條黑色人影。

現在，白天星不再等待了。

他眞氣一提，身形如輕烟般掠出，緊綴於黑衣人身後。

由於夜色太濃，白天星無法看清第一個離開的灰衣人正領先奔向何方，不過他並不爲這一點担心。

他知道只要釘緊前面這個黑衣人，就絕不愁會失去灰衣人的踪影。

這正應了一句俗語：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灰衣人是蟬，黑衣人是螳螂，他是黃雀。

雖然只是匆匆一瞥，也已看出，第一個離去的灰衣人，身手相當不弱，尤其是一身輕功，更見火候。但是，無可置疑的，灰衣人的輕功，顯然仍較黑衣人要稍遜一籌！

三條人影，沿着小河，起落如飛，直奔七星廣場。

白天星暗暗高興。

因爲他設計誘捕的，本來只是最前面那名灰衣人，如今半路又殺出一個程咬金，使情况由單純而轉趨複雜，自是大爲提神之至。

只可惜他高興沒有多久，掃興的事情就來了。

就在快到七星廣場時，他前面的那個黑衣人，身形一緩，忽然停頓下來。

那黑衣人站定之後，顯出一副踟躕不決的神情，似乎正在攷慮還要不要繼續跟踪下去？

白天星只好跟着於一排矮樹後面隱起身形。

那黑衣人稍稍猶豫了片刻，終於下定決心，不再跟踪前面那名灰衣人，身形一轉，又循原路朝鎮上飛掠而去。

現在輪到白天星傷腦筋了。

這兩人究竟那一個重要？

灰衣人爲什麼要暗中窺察他們的動靜？那黑衣人又爲什麼要偷偷跟踪這名灰衣人？

兩人既然來路不同，他應該選擇其中那一個繼續跟踪下去？

× ×

七星鎮上的百來戶人家，一般說來，生活都還算過得去。

其中也許只有楊大瘤子一家三口，日子過得清苦一些。

楊大瘤子本人年老多病，成日咳嗽不斷。

兒子叫小瘡疤，是個白痴，二十多歲的人，懵懵懂懂的，除了吃飯睡覺，什麼都不知道。

媳婦小楊嫂子，是從小檢回來養大的，姿色雖不出衆，人却極爲勤勞賢慧。她自跟小瘡疤成親以來，儘管夫妻之間有名無實，却從來不曾有過一句怨言。

一家三口，兩間破屋，所有的入息，就是後面兩畝菜畦的收成。

像這樣一戶人家，當然談不上什麼享受，一天能有兩頓稀粥，不餓着凍着，就很不錯了。

屋內一燈如豆，兩扇木板門雖已上門，一陣陣砭骨冷風，仍不斷從縫罅中吹進來。

小瘡疤打了個呵欠，眼淚鼻涕，全都混去一起，他咀裏唸唸有詞，誰也聽不懂他在說些什麼。

楊大瘤子坐在一堆乾草上抽旱烟，因爲連廉價的烟絲也買不起，他一向吸的都是玉蜀黍鬚做的烟絲。

這種玉蜀黍鬚做的烟絲，唯一像烟絲的地方，便是吸起來特別嗆嗓子。

楊大瘤子本來就有咳嗽的老毛病，一吸起這種旱烟來，更是咳得滿臉通紅，連氣都喘不過來。

可是，他不吸這種烟絲，又吸什麼？

他如果連這點小小嗜好也戒除掉，這種窮苦的日子，又叫他如何打發？

灶搭在屋後，小楊嫂子坐在灶後。

灶洞裏有火光閃動。

雖然已經快起更了，這一家顯然還沒有吃晚飯。

晚飯吃得這樣遲，是因爲沒有下鍋米？還是因爲吃得遲一點，可以省下明天早上的一頓呢？

這兩種想法，其實都錯了。

眞正的原因，應該是如果吃得太早，怕被隔壁人家聞到香氣。

因爲現在鍋子裏煮的，既不是碎米飯，也不是野菜粥，而是一鍋香噴噴的白水肉！

肉鍋端上桌子，居然還有一籠蒸得軟軟的細麵大饅頭。

小瘡疤一雙眼睛登時瞪得又圓又亮，口水已經流下口角。

他不問三七二十一，像餓狼似的，抓起一個饅頭，就伸到鍋子裏去蘸肉湯。

楊大瘤子臉泛紅光，咳嗽也好了。

只有小楊嫂子仍然站在一旁，兩眼望着門閂，似在等候什麼。

沒過多久，門外果然響起一陣輕微的剝啄之聲。

小楊嫂子連忙過去開門。

木門拉開，一陣冷風吹進來，同時像魅影般悄悄走進來一個人。

這人一身黑衣，面蒙黑紗，雙目奕奕如電。

楊家父子並無吃驚之色，仍然吃喝如故，黑衣蒙面人目光四下一掃，似乎頗感滿意。

他在桌上放下一隻小布袋，然後推開一扇小門，走進那個僅有小房間。

小楊嫂子小心地將布袋打開，從裏面取出兩樣東西。

一包碎銀，一包烟絲。

小瘡疤望也不望一眼，因爲他對這兩樣東西都不感興趣。

他感興趣的只是肉和饅頭。

楊大瘤子一看到那包烟絲，就像見到了心肝寶貝似的，馬上放下筷子，連難得一嚐的肉和饅頭，也拋去一邊，顧不得再吃了。

黑衣人一走進房間，房中便傳出一陣悉悉率率的寬衣聲，和一聲唧唧噥噥的細語聲。

房中原來藏着一個女人？（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譚雲、楊玉燕扮作王府近衞，隨侍七王爺晉宮見駕，岳秀等被阻於殿外，未幾聽見七王爺傳出暗號，岳秀命譚雲阻纏守殿外兩太監，他則以奇異身法閃進殿中，皇帝身旁兩太監以岳秀擅闖內殿，雙雙出手要制岳秀於死，岳秀與鬥，將兩太監制服後，跪地向皇上請罪，皇上未予加罪，反命岳秀將兩太監處死，而譚雲也將守門太監擒入殿內，這時殿外傳來吵聲，岳秀請旨定奪，皇上賜諭自衞殺人可免死，未幾侍衞宮副總領邊昆、梁德安步入殿中，皇上問他們來此作什，並令他們退出——

皇宮蒙聖寵　內苑護王爺

左首執劍的邊昆，回顧了梁德安，低聲道：「梁兄，咱們是否該退出去。」

梁德安低聲道：「皇上分明已受要挾，咱們出其不意，先把他們制服，豈不是大功一件。」

邊昆道：「兄弟也有此感。」

但聞岳秀說道：「草民等一不爲名，二不爲利，只因不願坐視大明山河，落於屑小……」

手執長劍的邊昆，突然大喝一聲，飛身而起，連人帶劍，直對岳秀撲了過去。人還未到，長劍已然化作寒芒，點向岳秀的後背。

岳秀跪在地上，並未站起，身子倏忽間，向旁側閃開四尺。

邊昆一劍落空，脚落實地，岳秀已挺身站了起來，冷冷說道：「閣下好卑下的手段。」

邊昆道：「你混入皇宮內苑，圖謀不軌，人人得而誅之，在下殺了你爲國除害就算是手段毒辣一些，有何不可……」

岳秀淡淡一笑，道：「在下怎沒有聽到過皇上的令諭？」

邊昆道：「咱們久在侍衞宮中，只要一見皇上的手勢，神色，即可知曉聖意，自然用不着他龍諭手詔了。」

岳秀回顧了黃衣人一眼，只見他端然而坐，神色如常，誰也不知他用心何在？當眞是天威難測。

譚雲和楊玉燕，在室外時，和人打鬥的十分激烈，但兩人進入了養心殿後，目睹四海崇敬的大明天子，竟然不敢輕易出手。

測不出龍心喜怒，岳秀只好自作主張，望了邊昆和梁德安一眼，冷冷說道：「兩位聽着，兩位決非在下之敵，但在聖駕之前，在下不願傷人，如是兩位逼的在下別無選擇，那就很難說了。」

邊昆冷笑一聲，道：「大胆匪徒，狂妄已極，我先生擒於你，打入天牢，再行文州府，誅滅九族。」

喝聲中，連劈三劍。

這三劍很快速，但見劍光閃閃，流星飛芒一般，直捲過來。

岳秀避開了三劍之後，忽然間，展開反擊，右手一探，五指已扣住了邊昆的右腕，一震一甩，竟把邊昆的長劍，奪了過來，健腕回翻，長劍已然逼在邊昆的前胸之上，冷冷道：「你想死，還是要活。」

劍尖直逼在邊昆的咽喉之上，只要岳秀輕輕向前一送，立刻可以使邊昆死於劍下。

處此情景之下，邊昆再也充不起英雄．好漢。

但面對聖駕，他也說不出告求饒命的話，只好一閉雙目。

但神色間，却流現出無比的恐懼，身軀也微微發抖。

很多年養尊處優的生活，已使他失去了那一股驃悍之氣，對死亡，生出了無比的恐懼。

梁德安舉起了手中單刀，却不敢向前逼進。

岳秀一面在折騰邊昆，但最重要的，還是看看皇帝的態度，他如眞的不要自己殺人，自會下令攔阻。

但皇帝沒有下令，七王爺却開了口道：「兄弟，不能在此殺人。」

其實，岳秀也沒有殺人的打算，左手疾出，點了邊昆的穴道，右手却把奪得的長劍，還入邊昆身上的劍鞘之中。

兩個動作，在同一時間完成。

左手微微用力一撥，把邊昆的身體，推向梁德安，一面口中道：「接着他。」

梁德安來不及還刀入鞘，左手一探，接住了邊昆的身體。

不待對方開口，岳秀已冷冷說道：「我點了他的穴道，閣下能任職侍衞宮的副總統領，想必極爲精通點穴之術了。」

梁德安道：「點穴手法，算不得甚麼奇藝絕技。」

岳秀道：「那很好，你把他的穴道解開，我就算敗在了閣下的手中。」

梁德安道：「君子一言。」

岳秀道：「快馬一鞭。」

梁德安道：「好！望你言而有信。」

岳秀笑一笑，道：「那是自然，但如閣下解不開，那又如何？」

梁德安道：「我立刻退出養心殿，辭去侍衞宮的副總統領之職。」

岳秀道：「好！你如解開了，我就束手就縛，任你處置。」

梁德安冷冷說道：「希望閣下不要變卦。」

連出三掌，拍了邊昆三處穴道。

但見邊昆流現出痛苦之色，頭上也見了汗水。

梁德安怔了一怔，急急地把邊昆平放地上，施展推宮過穴之法。

岳秀倒是言而有信，袖手旁觀。

這時，倒是有很多的侍衞，湧到了殿門口處，但因未得梁德安的招呼，不敢擅闖進來。

推拏了一刻工夫，不但未能解了邊昆的穴道，反而造成了邊昆更大的痛苦。

梁德安看的清楚，邊昆是在咬牙苦撐，沒有叫出聲來。

岳秀淡淡一笑道：「梁副統領，別再獻醜了，你整治的他已經快忍不住了。」

梁德安舉手拭去臉上的汗水，道：「你用的甚麼手法？」

岳秀道：「別問我甚麼點穴手法，只問閣下要不要履行諾言。」

梁德安抬頭望了龍鳳案後的皇帝一眼，看他神情肅然，一語不發，當眞是天威難測，不知他在想些甚麼？

岳秀突然飛起一脚，踢的邊昆身子翻轉了兩次，但邊昆經此一踢，人却突然站了起來。

敢情，這一脚踢活了他的穴道。

梁德安低着頭，未說一句話，轉身向殿外行去。

皇帝未喝止，岳秀未攔阻，任他出殿而去。

邊昆穴道雖然被點，但他神志一直很清明，岳秀和梁德安的談話，他一直聽得很清楚，所以，緊隨梁德安身後而去。

七王爺低聲道：「兄弟，你在聖駕前，和人動手相搏，還不快向聖上請罪。」

岳秀微微一皺眉頭，轉身拜伏於地，道：「草民岳秀，請聖上恕罪。」

黃衣人笑一笑，道：「起來，起來，你處置的很好，武功高明，又不暴虐，在江湖上，你是一位仁俠，如是用於國家，那是一位安邦定國的大臣了。」

岳秀道：「七王爺春風化雨，草民常承教誨，才有此小成。」

黃衣人回顧了七王爺一眼，說道：「七弟，這樣好的人才，你爲甚麼不推荐給我？——」

輕輕咳了一聲，又道：「岳秀，你願意入朝爲官麼？」

岳秀道：「草民疏懶慣了，不習官場規矩，而且，無意仕途。」

黃袍人啊了一聲，道：「岳秀，你這一身武功文才，埋沒於田園之中，豈不是可惜的很麼？」

岳秀道：「草民修習的是丹道之術，講究的是獨善其身，實不能在朝効命，萬歲明鑑。」

黃衣人嘆息一聲，道：「七弟，士爲知已死，你有這樣一位知己的高人，好叫我美慕。」

這也許由衷之言，輕輕吁一口氣，對岳秀說道：「你不願入仕，我也不勉强你，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這個皇帝有多大的權利，我能給一個江湖人些甚麼？讓我查查看，我要賞你一件東西。」

岳秀道：「謝過萬歲。」

黃衣人一揮手，道：「你們在殿外候着，我要和七弟商討一些事情，不過，不要離遠，七弟招忌很多，參他奏摺，不下十本之多，你們守在近身，便於保護。」

身爲一國之君，說出此等之言，內情中的痛苦，實已形諸於外了。

岳秀拜伏於地，道：「草民等在聖駕之前放肆傷人，罪該萬死。」

黃衣人嘆口氣，道：「恕你無罪，去吧！」

岳秀再拜起身，正待離去，黃衣人突然一揚手，道：「岳秀，接住。」

一點綠芒，疾飛而至。

岳秀伸手接住，凝目望去，竟然是一塊綠色珮玉。

這珮玉色澤如翠，不見一點雜質，入手之後，有一種溫柔的感覺。

一面雕龍，一面刻鳳。

七王爺道：「岳秀還不快謝厚賜。」

岳秀心中暗道：「這塊玉雖然名貴，但在富有四海的君主之手，那就算不得甚麼了。」

心中念轉，人已依言又拜了下去。

黃衣人輕輕揮手道：「你們出去！」

岳秀，譚雲，楊玉燕，魚貫走出了養心殿。

這時，養心殿外，還站着數十個侍衞宮的武士。

大約，他們已瞧出了情形不對，也自知無力勝人，所以，就未再衝入殿中。

岳秀輕輕吁一口氣，道：「看來，侍衞宮仍在調動人手。」

譚雲道：「岳兄，那些太監的武功，似是高過侍衞宮的人。」

岳秀道：「咱們如是不入皇宮內苑，怎知道皇宮之內，也有着如許紛爭。」

楊玉燕道：「咱們提心吊胆的不敢全力施爲，生恐鬧出人命，但那些太監侍衞却是那裏致命，向那裏下手，對抗起來，咱們吃虧不少。」

岳秀微微一笑，道：「如是情勢逼迫，自保要緊。」

楊玉燕低聲道：「侍衞宮，一向收羅江湖高手，也還罷了，那些太監之中，怎的能有如此高明的武功。」

岳秀嘆口氣，道：「如是我的看法不錯，整座皇城，已爲人所控制，他雖貴爲一國之君，只怕也已身受挾持了。」

譚雲道：「岳兄，難道咱們眞要担負起清君側的大任麼？」

岳秀道：「咱們爲七王爺而來，應該如何，只有聽七王爺的號令了。」

譚雲道：「就兄弟所見，這位大明皇帝，倒是一位有爲之君。」

岳秀道：「內宮蘊變，大權似已被閹臣把持，矯詔旨，更皇諭，羣臣雌服，縱有一些憂國憂民的耿直之士，也空有一腔報國熱誠，難以發揮，爲大明王朝，萬萬蒼生，咱們實也應該盡份心力，我想皇帝留下七王爺，大約也是討論此事了。」

楊玉燕突然微微一笑，道：「大哥，你大展神威，連敗了宮中太監，和侍衞宮中人，他們心中對你定然極爲恨怒，豈肯善干罷休。」

岳秀笑一笑，道：「他們自然不會善干罷休，不過，他們已對咱們看成了勁敵，所以，他們沒有把握之前，不會輕易動手。」

楊玉燕望望佈守在數丈外的侍衞宮中人手，道：「大哥，這些侍衞宮中人，是否和內宮太監，合於一處？」

岳秀道：「看起來，雙方還沒有結合於一處，當今也不是一位簡單人物，似是在利用侍衞宮，和宮中的太監，保持一個很微妙的平衡。」

楊玉燕低聲道：「大哥，他們會不會加害七王爺。」

岳秀道：「會！七王爺經略七省，手握重兵，對他們是一個很大的威脅，殺了七王爺，也就等於解除了他手握的兵權，如若再派上一個他們自己的人，手握江南重兵，那就可能使他們爲所欲爲了。」

楊玉燕道：「你是說，他們眞的弑帝造反，奪下大明江山。」

岳秀道：「看來時機還不到，他們要利用皇帝。但如他們勢力太大，內應外援，全部佈署好了，也可以謀位弑君。」

譚雲道：「岳兄，你看，皇帝是否已了解到自己的處境。」

岳秀笑一笑，道：「我想早已知道了，不過，他似是很了解自己，所以，裝三分糊塗……」

譚雲接道：「貴爲帝國君王，京畿擁住重兵，爲甚麼不調動大軍，一舉間，盡殲閹臣，清整內宮。」

岳秀笑一笑，道：「你怎知他沒有這個打算，不過，這是一場大大的豪賭，三皇宮內苑，都已被人控制，身側是否還有親信之人，連他也不敢相信，皇令也許無法出都門，但要消息一旦洩漏，他可能先遭弑殺，所以，他不敢輕易下注。」

楊玉燕道：「大哥，看來，作皇帝，也不是頂快樂的人。」

岳秀笑一笑，道：「這要看怎麼作了，如是愛國愛民的皇帝，天下大事，集於一身，一字之錯，就可能造成寃獄，大劫，那自然不太舒服，辛勞甘苦，尤過常人，但如是躭於逸樂的皇帝，那就大不相同了，後宮佳麗，粉白黛綠，六部八卿，分享國事，他可以不聞不問，過他的逍樂日子。」

譚雲道：「這個皇帝，似乎還不是躭於樂的人。」

岳秀道：「國家大事，不是咱們這等江湖人所能妄作論斷，還是聽從一下七王爺的高見吧！」

譚雲道：「岳兄說的是……」

目光一掠人手愈聚愈多的侍宮中人，接道：「這些人，只是把咱們謹愼的圍住，用心何在呢？」

岳秀笑一笑，道：「很難預料，照說，這一股力量應該是忠於皇帝的才對，但看來，又不完全的像，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侍衞宮中，和那些太監們，還未聯合一處……」

楊玉燕接道：「我知道了，侍衞宮和這些內苑太監們，各有首腦人物，他們聽命於不同的人。」

岳秀道：「對，大概是如此了，但重要的是咱們無法分辨出，他們聽命於甚麼人？」

這時，侍衞中，突然行出一個胸垂白長髯的黑衣老者，遙遙一揮手，道：「那一位請和在下答話。」

岳秀低聲道：「譚兄，你去應付他一下。」

譚雲一抱拳道：「閣下有何見教？」

黑衣老者道：「老夫朱九，不知閣下聽人說過沒有？」

譚雲怔了一怔，說道：「六月飛雪朱九。」

朱九笑一笑道：「想不到，老夫十幾二十年未在江湖上走動了，竟然還有人記得老夫。」

譚雲道：「老前輩盛名卓著，天下有何人不知大名。」

朱九道：「言重了，言重了……」

語聲一頓，接道：「三位既知道老夫之名，想必是大有來歷的人，但不知三位可否給老夫一個面子。」

譚雲道：「啊！但不知咱們能否作得主意。」

朱九笑一笑，道：「虎入深山，龍歸大海，江湖人物江湖老，如是諸位作不得主意時，老夫倒可提供一個辦法。」

譚雲道：「一走了之？」

朱九道：「侍衞宮中人，不會派人追殺，老夫聲譽担保，送諸位平安離開。」

譚雲笑一笑，道：「老前輩，也在侍衞宮中聽差麼？」

朱九輕輕咳了一聲，道：「老了，老了，退休了，不過，目下侍宮衞的總領頭，是老朽一位多年小兄弟，老夫，不得不以退休之身，仍留在侍衞宮……」

譚雲哦了一聲，道：「聽說侍衞宮有五位長老，閣下想就是五老之一了。」

朱九笑一笑，道：「閣下這點年紀，對江湖中事，似是知道不少。」

譚雲道：「誇獎，誇獎，在下常年在江湖上行走，別的沒有學到，但對江湖中的人物，却是知道的很多。」

朱九雙目圓睜，盯注在譚雲的臉上瞧了一陣，道：「朋友，可否把姓名見告老夫？」

譚雲笑一笑，道：「朱老，不是在下怕事，但江湖上有一個流傳的規矩，凡是可能和侍衞宮中人作對的人，向來都不會留下姓名。」

朱九道：「這規矩什麼時間流傳了，我怎的一點也不知曉。」

譚雲道：「流傳不久，那是因爲侍衞宮中的力量太大，江湖人，憑一股血氣之勇，可以和侍衞宮中人以命相搏，但他們不願留下後患。」

朱九道：「閣下之意，老夫明白了，你們怕牽累家人。」

譚雲道：「是！侍衞宮既有江湖人的狠毒，也有官兵可以借重，咱們作老百姓的，如何有抗拒的能力呢？」

朱九冷冷說道：「年輕人，有一件事，只怕你沒有想到？」

譚雲道：「什麼事？」

朱九道：「侍衞宮中，對待稍有名氣的江湖朋友，一向都很客氣。」

譚雲道：「可惜，咱們早已投入七王爺的幕府，倒也不便，再爲侍衞宮中的上賓了。」

朱九一皺眉頭，道：「年輕人，剛才，你擊退了本宮中兩個副總領班，近三日中，本宮人手，連受挫折，這是否都和你們有關呢？」

譚雲道：「這個麼？在下不能說全然無關，但有很多事，應該是和我們沒有關係。」

放低了聲音，道：「朱老，你是否覺着，京城裏很複雜，似乎是還有一股勢力，在京城裏，和侍衞宮衝突。」

朱九沉吟了一陣，道：「你是說內苑府麼？」

譚雲道：「什麼是內苑府。」

朱九道：「那就是太監們留在宮中的住地。」

譚雲道：「這個，在下不懂了，不過，咱們除了和貴宮中人動手之外，還曾和幾位太監，也動過了手。」

朱九道：「哦！」

譚雲道：「那些太監的武功，十分高强，在下一直奇怪……」

朱九道：「什麼奇怪？」

譚雲道：「他們的武功，高明的很，不在侍衞宮的高手之下。」

朱九道：「深宮內苑，豈是常人能够瞭解的地方。」

譚雲道：「一個幼年淨身進宮的人，應該是沒有學武功的機會才是。」

朱九道：「那是內苑府的事，老夫不願和你辯論，我們只談此刻的形勢。」

譚雲道：「此刻形勢很簡單，只要老前輩，讓讓路，咱們就過去了。」

朱九道：「閣下想的眞是便宜……」

譚雲道：「那老前輩意思是……。」

朱九道：「我的意思麼？是想勸諸位放下兵刄，束手就縛。」

譚雲道：「很好，很好，閣下想的很妙。」

朱九皺一皺眉頭，道：「年輕人，你可是在和我老人家開玩笑麼？」

譚雲道：「沒有啊！」

朱九道：「你這麼嬉皮笑臉的對待老夫。」

譚雲回顧了岳秀一眼，道：「咱們應該如何？」

岳秀笑一笑，道：「咱們麼？反正要等七王爺，閒着也是閒着的，該怎麼耍耍，你自己作主了。」

言下之意，那已經說的很清楚了，不要譚雲心存顧忌。

譚雲聽懂了，但朱九也聽懂了。

朱九雙目一翻，望着岳秀，道：「閣下是什麼人？」

岳秀笑道：「在下的同伴，既然不肯告訴你姓名，我又怎能會講。」

朱九道：「年頭變了，這些年輕人，眞的是已經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楊玉燕手中扣着兩枚蜂翼鏢，暗作戒備，隨時可以打出。

岳秀冷冷說道：「朱老兄，皇上未傳令諭，七王爺鵬程萬里，侍衞宮中人，似是犯不着和我們結仇。」

朱九一皺眉頭，道：「你是說……」

岳秀道：「咱們已傷了幾個內苑太監，既未見皇上怪罪，那證明了，皇上已無怪罪之意。」

朱九沉吟不語。

岳秀低聲說道：「縱觀目下情勢，貴宮似是不用趕熱鬧，以侍衞宮中耳目之靈，錯開了今天之後，諸位隨時都可以找到我們了。」

朱九笑一笑，道：「聽閣下一番宏論，倒也有幾分道理。」

岳秀道：「老前輩究竟是多年的老江湖了，什麼事，一點就透。」

朱九冷冷說道：「小兄弟，你的話很有道理，但就這樣讓老夫退走，老夫又有些不太甘心。」

岳秀道：「那容易，老前輩要如何才能甘心，但請吩咐。」

朱九陰沉沉的笑一笑，道：「咱們江湖人，總不能舞文弄墨，作兩首詩吧？」

岳秀笑一笑，說道：「朱老說的是，武人武打，不過，在下不希望鬧出流血的事。」

朱九哈哈一笑，道：「這麼辦吧！咱們各就所學，露一手出來，如是你們確有過人之能，老朽作主，侍衞宮人，不再攔阻各位。」

岳秀道：「好！那就請老前輩出個題目吧！」

朱九突然探手入懷，取出了一把制錢，伸開手掌，笑一笑，道：「閣下要不要數一數看？」

岳秀道：「不用數了，一共是九枚制錢。」

朱九道：「好眼力。」

右手一抖九枚制錢，盡皆投入空中。九枚制錢，高升了五丈之後，才力盡向下沉落。

就在制錢向下沉落時，朱九突然飛身而起，一道寒芒，捲飛而出。

但聞一陣波波輕響，制錢和寒芒，同時不見。

朱九又落回原處，右手一抬，道：「接住。」

一把制錢，投了過來。

岳秀伸手接着，仔細看去，九枚制錢，都由中間劈斷，九枚制錢，變成了一十八個。

岳秀點點頭道：「好刀法，而且，刀刄也够鋒利，制錢被切的如此整齊。」

朱九哈哈一笑，道：「雕虫小技，不値識者一哂。」

岳秀突然一抬右手，十八個分爲兩半的制錢，直升了六七丈高。

制錢力盡而落時，岳秀突然說道：「兄弟，寶劍借我一用。」

伸手握住了楊玉燕身上的長劍，飛騰而起。寶劍一揮閃起了一片寒芒。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之後，岳秀才落着實地。

平伸寶劍，那些制錢，有如落雨一般，一排落在了劍身之上。

排的整整齊齊，不過，由十八變成了三十六枚。

原來，十八塊半枚制錢，又被岳秀劍光中分，變成了三十六枚。

在場之人，都是行家，暗中計數了一下，兩人斬斷制錢，化費時間一樣，不同的是，一個只斬九枚，一個斬了十八枚。

朱九的雙目盯注在岳秀手中長劍瞧了一會，突然一揮手，道：「好！好，諸位請過了。」

岳秀笑一笑，道：「不行，咱們還要等候七王爺。」

朱九愣了一愣，轉身而去。

原來，這中間，還有一個很大的秘密，不足爲外人道，那就是兩人手中的兵刃，有着很大的不同。

朱九袖中藏的一口紅毛寶刀，有斬鐵斷金如摧朽木的鋒利，但岳秀手中，只是一把平平常常的寶劍。

那必需要靠深厚內力，貫注劍身之後，才能斬斷制錢。

一眼之下，朱九心中已然有數，他和人相差的太遠，不可同時而語的距離。

岳秀緩緩把長劍還入楊玉燕背上的劍鞘之中。

侍衞宮中人，也隨着朱九退了回去。

譚雲低聲道：「岳兄，技驚羣豪，他們已知難而退了。」

岳秀道：「在下覺着奇怪的，也就是這些了，他們對皇上擁戴，仍是不够忠誠，更說不上保護嚴密，難道侍衞宮，也是被別的人指揮麼？」

譚雲道：「眞要如此，那實在是一件很可憐的事，內苑府，侍衞宮，似乎是都不受他的節制。」

岳秀道：「這大概就叫大權旁落，一個人高高在上，却又不能掌握實權，心中那一份痛苦，實非人所能忍受，我想皇帝心中很痛苦。」

譚雲道：「這天下第一的人君之位，不知是多少人夢寢以求至尊，但他的快樂何在呢？」

楊玉燕低聲道：「七王爺出來了。」

岳秀轉頭望去，只見七王爺緩步由養心殿中行了出來。

忽然間，大殿一角處，飛出了一道寒芒，直向七王爺捲了過去。

岳秀吃了一驚，一提氣，直撲過去。

他在惶急之下，全力施爲，這一次飛躍，已如閃電飛矢。

但雙方面距離太遠，岳秀雖然有舉世無匹的輕功，也無法趕救得及。

眼看七王爺就要傷在那寒芒之下，突然一團金光，由殿中飛了出來，噹的一聲，迎中寒芒。

就這一緩的工夫，岳秀已然撲到，右手一揮，一股潛力，應手而出，逼止對方刀勢，左手搗出一拳。

但聞一聲悶哼，一個黑衣人滾到了七八丈外。

原來，岳秀全力施爲，用出了輕易不用的百步神拳，拳勢未到，那一股潛力，已山湧而至，擊在那黑衣大漢前胸之上。

這一擊，力道强猛，那黑衣大漢被震的口吐鮮血而死。

七王爺雖然沒有被傷到，但他感覺到那股凌厲的刀風，直到肌膚。

原本養尊處優的七王爺，突然間，也變的勇敢，望着岳秀笑一笑，道：「這人的刀法很快，但你的拳勢更快。」

岳秀伏身拾起了一顆金色的圓珠，回頭向殿中望去。

見皇帝端坐在龍鳳案，微笑頷着首。

岳秀隨手把金珠藏入袖中，低聲道：「大哥，救你的是聖上。」

七王爺一怔，道：「聖上會武功。」

岳秀道：「會，而且，武功還不錯，他遙發一珠，救了你的性命，如非他及時一擊，只怕小弟要救援來遲了。」

七王爺道：「那我得去謝謝他。」

岳秀道：「不用了，也許皇上深藏不露，別有用心，咱們先別揭穿這件事。」

七王爺略一沉吟，道：「好！咱們走吧！」舉步向前行去。

這一次，岳秀不敢再稍存大意，緊隨在七王爺的身後。

譚雲和楊玉燕都迎了上來。

楊玉燕低聲道：「王爺，賤妾慚愧，不是岳兄快如閃電的身法，只怕賤妾罪該萬死了。」

（未完）

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朱唇令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賭王陶陵獨闖魔船，得天山大俠白振宇暗助，全身而退，當晚，飛虎寨主黃飛虎及十絕神君黃聖仁父子來訪，提議正邪雙方暫時携手，共蕩魔教，陶陵答以要等接任的武林盟主石中英到來後始能正式商談合作細則，黃聖仁答以時已不及，據所得消息，天魔教已派人在城內外水陸通道埋伏，不許朱唇令和他們門下的人逃離富陽，接着又問陶陵可曾探出天魔教除兩位許氏公主外另隱有高人在後主持，陶陵答稱今日往探未看出任何蛛絲馬跡，但以許氏雙姝行事乖張看來又似乎不無可能——

武林浩劫至玄功苦練成

黃聖仁繼續接道：「如果天魔教並無所謂幕後主持人，或者這個神秘的主持人雖然存在，但目前並不在富陽，依你看，合你我門中目前在富陽諸人之力，是否足以擊敗兩個魔女及其隨從駙馬等人，救出人質呢？」

陶陵道：「兩個魔女的眞正武功如何，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人見過，在下今天在船上也未與她們動過手，但是『天魔寶典』這個名稱，二位當不致陌生，如果兩個魔女盡得此秘笈及全都絕學，而且已將其中能傷人於無形之中的『迷幻魔音』，修習到爐火純靑之境，恐怕你我均非所敵。」話鋒畧頓，又接道：「況且，今天……」他原來打算將跟白振宇在船上較量時，對方以眞氣傳音向他示警的話說出來，但突然產生一種警覺預感，話到口邊就留住了沒往下說。

此時在旁一直默不作聲的倪素貞像似聽見了什麼聲响，突然起身「咦」了一聲道：「已經二更過了，剛才似乎聽到下面發出輕微响動，是否石前輩來了。」

話聲中，跟着走向窗口，朝外繼續發話道：「含碧！含雲！屋外有動靜，趕快出去看看，是否客人到了！」

聲音在靜寂的夜空劃過後，一點回音都沒有，祇留下一片期待的死寂，這情形太意外，可說是不祥的預兆，房中四人無不感到緊張，他們不約而同，都已全神戒備着。

突然，從下面後院暗處傳出一聲「嘿嘿！」冷笑聲道：「不錯！做主人的總算還知道有客人到訪，可惜兩個看門的丫頭太不爭氣，全都睡着了。」話鋒一頓，又接着發話道：「不速之客到訪，敢請各位移駕下面院中一談如何，敝人……。」

陶陵等四人在對方話未說完前，互相交換眼色後，相繼穿窗而出，向後院中疾射而去。他們着地後，借着黯淡星光，看清楚了靠院牆處站着兩個人。

一個是身着一襲白衫，顯得英姿爽颯的中年文士，也就是天魔教的二駙馬戈大年，另一個却是鬚髮皆白，身着灰色長衫，身材普通的陌生老人，看上去年紀已在七十開外。

倪素貞俏臉一沉，怒聲問道：「姓戈的，你把我的兩個……。」

戈大年不等她把話說完，截口道：「白夫人請息怒，在下因見貴門下林水兩位姑娘脾氣太毛燥，爲恐驚動了客棧中所有睡覺的客人，祇好點了她們睡穴。」說着，用手一指靠在門邊沉睡的兩個身着青色勁裝的首釵林含碧及二釵水含雲一笑，繼續接道：「妳不信，可以自己過去看看，在下保証，絕對沒有傷着他們分毫。」

倪素貞道：「諒你也不敢。」

陶陵這時接口道：「戈大年，你們把石大俠石中英怎麼了。」

戈大年神秘一笑道：「陶老兒，你到是反應蠻快的嘛！其實你不問我也會告訴你們的，他老人家現在已經成爲敝教樓船上的貴賓。」

話鋒畧頓之後又得意洋洋地接道：「本教教主因爲知道石中英與各位今夜尙有約會，爲了不使各位久候，所以特別交待在下轉告，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可同往船上長談。」

陶陵精目寒芒一閃，沉聲道：「戈大年，你不要狗仗人勢，自鳴得意，難道今天上午給你的教訓那麼快就忘了。」

戈大年震聲大笑道：「陶老兒，你以爲今天上午得了你二爺一點小便宜，就覺得很了不起，別臭美了，要不是你耍了點小聰明逃得快的話，就憑你那點三脚貓的功夫，早叫你扒下來了。」

黃飛虎突然截口道：「大年，你太過份了，你爲什麼會變得這樣，飛虎寨那一點虧待了你，爲什麼背叛本寨甘心作那兩個雌老虎的走狗，你太沒有良心了。」

戈大年道：「黃寨主，此一時彼一時也，過去的事不要再炒冷飯，二爺我上次就聽膩了。」

十絕神君黃聖仁接口道：「難道對你

的原配夫人袁媚兒也已恩斷義絕，就這麼遺棄不顧？」

戈大年蹙眉道：「眞想不到『十絕神君』居然也賣起『仁義道德』的膏藥來了，這樣吧，如果閣下除了卜氏姊妹之外，還有胃口的話，你大可以接收袁媚兒。」

他邊說却邊向倪素貞注目繼續道：「不過，我還得提醒閣下，你如果眞有憐香惜玉之心，可別忘了另一位傷心人啊！」

倪素貞聞言，氣得臉色發青，怒叱道：「戈大年，你狗胆包天！」

祇見她杏目中寒芒一閃，突然揚指，凌空向戈大年胸前點去，指風已出，才冷笑一聲道：「還不跟我躺下！」

「未必見得！」戈大年舉袖一拂，居然輕而易舉地將倪素貞的指力化解掉了。

倪素貞的身手，是何等高强，儘管雙方距離遠達兩丈，也儘管她可能是意存輕敵而未盡全力，但戈大年能以袍袖一拂之勢，輕輕鬆鬆地化解她的指力，到的確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

當下她臉色一變，冷笑一聲道：「好！你再接我一指！」

話聲中，那凌空點出的指力，已破空生嘯而至，瞧這指風的威力，倪素貞顯然已然用上了全力。

但戈大年仍然是那麼氣定神閑地，再一拂袍袖，倪素貞那凌厲無比的指力，竟然又已消逝於無形。

倪素貞臉色大變之下，杏目中寒芒怒射，凝注戈大年身旁的灰衫老者連連冷笑不已。

戈大年却得理不饒人地，呵呵一笑道：「白夫人是否因在下不堪承教，才故意的虛張聲勢？」

黃聖仁不等倪素貞向對方答話，連忙奉承地提醒她道：「倪護法，天魔教的人除了擅長『迷幻魔音』邪功外，也很精於『化力神功』。」

倪素貞這時正在氣頭上，反側過頭去沒好氣地向黃聖仁怒叱道：「你懂得甚麼！『化力神功』最多祇能化解功力相等之人的力量。」

她這麼一來，弄得自號十絕神君的黃聖仁尷尬極了，臉上紅一陣白一陣，訕訕的苦笑着，其實，這也祇能怪他自己不識時務，自討了這場無趣。

倪素貞話說完後，也覺得自己做得有點過份，因此，不等黃聖仁是否有所反應，立卽轉頭又向戈大年冷笑着接道：「駙馬爺，你可否給大家介紹，你身邊的這位高手姓甚名誰？」

灰衫老者不等戈大年開口，却搶先自動答道：「只是一個無名小卒而已，何勞動問。」

倪素貞冷笑道：「哼！反穿皮襖裝什麼羊，本座還未老眼昏花，方才明明是你在暗中搗鬼，你還當我不知道。」

灰衫人笑道：「白夫人，妳未免太抬舉老夫，如果老夫的『暗中搗鬼』居然能化解夫人的指力，那『朱唇令』的太上護法，恐怕胡令主就要考慮換人了。」

倪素貞神色一整道：「本座沒工夫跟你鬥咀，倒想先稱稱你的斤兩。」說話間，業已蓄勢待發。

陶陵此時忽然震聲大笑道：「大妹子，人家兩位貴賓來了這半天，咱們連客人來意都沒弄清楚，總不好就這麼打糊塗仗，到時候，如果讓客人吃了虧回去，會罵咱們『朱唇令』的人不懂江湖禮數。」

灰衣老者微笑接道：「嗯！說得不錯，老夫以爲『朱唇令』門下的人全都是紅眉毛綠眼睛呢！想不到總算還有個把知書達禮的。」

話鋒一頓又接着道：「敢情閣下就是有『賭王』美譽的陶陵，陶大俠！」

陶陵笑道：「不敢！請問前輩尊姓大名？」

「還有在『天魔教』中所任何職。」

灰衫老者有意調侃陶陵，隨着，他話鋒一轉又道：「關於老夫姓名，剛才白夫人垂詢之時，已經答覆過，其實，老夫就是說出眞名實姓，料想諸位也未必知道老夫來歷。」

陶陵笑道：「尊駕既然不肯見告姓名，在下當然未便相强，不過，前輩在『天魔教』中地位……」

灰衫老者一笑截口道：「老夫在本教中職務，實在並不很高，既承閣下關注，說出來倒也不妨。」

他一頓話鋒，又繼續接道：「老夫在教中職務，跟閣下在『朱唇令』門中所任職位非常巧合，忝爲護法之職，不過，老夫得到這個職位，却並非憑着什麼驚人的武功，說來不怕諸位見笑，老夫是憑着在教中五十年之久的打雜苦勞熬到的，嚴格說起來，應該算是蒙教主『憐衰敬老』所賞賜的。」

在場諸人聽灰衫老者這麼一說，雖然未必相信，但却爲他這亦莊亦諧的說詞逗得哈哈大笑。

唯有倪素貞例外，她似乎獨自爲灰衫老者話聲中的「五十年」涵意深思着，而且又似乎得到了什麼答案。

她冷笑了一聲之後，不禁脫口怒喝道：「鬼話連篇！你騙得了誰？」

「妳不信。」灰衫老者一怔，瞬卽苦笑着輕輕一嘆道：「有道是：『人微言輕。』唉！這話可眞是信不我欺。」

倪素貞接口道：「不管你所言是否屬實，也不管你究竟是誰，今宵，你們兩個都別想回去！」

灰衫老者笑道：「白夫人豪語驚人，不過，老夫倒要先奉勸妳一句，話可不能說得太滿了。」

倪素貞道：「縱然你就是『天魔教主』，本座也照樣收拾得了你！」

灰衫老者毫不惱怒，却自顧自地苦笑着自語道：「唉！我老人家從來不出門，而且也好幾十年都沒有跟別人眞刀眞槍的動過手，年輕時學到的一兩手花拳綉腿功夫也早忘光了，沒想到一出門就碰到楞頭青。」

他畧一頓話鋒，向戈大年提高聲調道：「二駙馬，剛才白夫人的話你也聽見了，今宵，咱們能不能活着離開此地，完全得看你的囉。」

戈大年却是笑了笑並未立刻答腔。

此時，陶陵一見場面越弄越僵，立卽出面打圓場，哈哈一笑道：「大妹！不要太衝動，咱們還是先請客人道明來意再作計較。」



黃飛虎被戈大年掌力震得速退五六步始拏樁站穩。

灰衫老者故作受寵若驚狀，連忙笑道：「多謝陶大俠解圍。」話聲一落，拍了拍戈大年的肩膀又道：「大年，還不趕快向居停主人面陳教主交代你轉達的話。」

戈大年先朝黃飛虎黃聖仁父子倆看了看神色一整道：「你們兩位聽着，本教教主面諭：兩位對本教所提合作條件，不但毫無接受誠意，反而暗中勾結朱唇令門中人，以人質作爲拖延手段，蓄意與本教爲敵，原准『寬限三日』答覆之約取消。」

他神秘的一笑又接着道：「今宵，在下奉命邀請兩位其中之一，那一位自告奮勇，隨在下回去親自答覆教主的問話？」

飛虎寨寨主黃飛虎聞言怒叱道：「戈大年，你不要欺人太甚，抓破了臉大家不好看。」

戈大年道：「黃寨主，在下是奉命辦公事，你有什麼牢騷，儘管留着對本教教主當面發，否則……。」

十絕神君黃聖仁不等他把話說完截口道：「否則怎麼樣？給臉不要，你有什麼本領儘管使出來好了。」

戈大年冷笑道：「好吧！閑話少說，看情形手底下不見眞章大概是請不動你們兩位，咱們不躭擱時間，以三招爲限，那位有自信贏得了可以先上。」

黃飛虎沉聲怒喝道：「無恥的叛賊！讓老夫先來稱稱你的斤兩，看看你到底有多少長進。」

話出掌隨，一掌向戈大年當胸擊去。黃飛虎這一掌似已運足了十成功力，其勁道眞足以開碑裂石。他恨不得將對方立斃當場。

但戈大年却披唇一哂道：「黃飛虎，你既然自取滅亡，本駙馬祇好成全你。」

他不退反進，右掌虛空一揚，「砰」地一聲巨震過處，罡風激盪，砂石紛飛中，戈大年衣袂飄飄，身形却紋風未動，但黃飛虎居然連退了五六大步，才勉强拏樁站穩，而且臉色慘白。

黃飛虎方自調息時，戈大年根本不容他有喘息機會，又已揮掌進擊，並連連冷笑道：「還不跟我躺下！」

「砰！砰！砰！」連聲巨震，雙方使出全力硬拚了兩掌之後，黃飛虎不但已成强弩之末，而且已爲對方重重擊中一掌，祇見他身形突然有如洩了氣的皮球似地，被震飛一丈多高，星殞下瀉。

就當黃飛虎亡魂俱冒閉目等死中，却又出現奇跡，忽被一股强大吸力，猛然吸得竟向戈大年身旁飄落。

在他身形飄落的同時，爲戈大年以快如閃電手法點了他的左右「肩井」重穴，頹然墮地昏了過去。

很顯然地，剛才發出一股强大吸力，將黃飛虎由死門關上救回，似乎又是灰衫老者在暗中施展武林久已失傳的「天魔援引神功」所致。

以自號「南天王」的飛虎寨主黃飛虎身手而論，堪稱武林一流高手並非浪得虛名，而且據傳自出道以來，還不曾吃過敗仗，連賭王陶陵，朱唇令主胡貞貞等人都對他感到頭痛。

但此刻，却不明不白地，栽在這個曾是自己屬下，武功並不出色的戈大年手中，眞是怪事。

在場諸人，目睹此一情景，俱感驚愕不已，尤其是陶陵，他白天在船上跟戈大年曾經動過手，而且擊傷了對方，因此，使他臉色爲之大變。

十絕神君黃聖仁，眼見乃父不但吃了大虧，而且被擒，氣得臉色鐵青，目射煞芒，鬚髮怒張地，猙獰得有如一頭急欲擇人而噬的怪獸。

一旁的倪素貞連忙以眞氣傳音向其示警道：「黃兄，不要魯莽，咱們得聯手對付他們兩個！」

說來也眞巧，灰衫老者竟像是看透了倪素貞的心意似的，適時頷首問道：「白夫人，是否有意聯手一試？」

倪素貞一怔，冷笑道：「如果閣下不反對的話……」

灰衫老者淡然一笑道：「別吞吞吐吐地覺得不好意思，如果妳感到兩人聯手還沒有把握的話，連貴門陶陵護法也不妨一齊上。」

倪素貞沉聲接道：「這話可是你自己說的。」

「老夫說話絕對算數。」灰衫老者仍然態度安詳，目光一掃倪素貞，黃聖仁及陶陵等三人，並同時向戈大年看了看，呵呵笑道：「老夫早先已經說過，五十年來從不曾與人正式交過手，今宵，面對三位當代武林中的頂尖人物，却不能像戈駙馬剛才跟黃寨主那種草率的蠻幹，得特別愼重一點，三位請勿見笑。」

微頓話鋒，神色一整又道：「在動手之前，老夫有幾句話，必須先交代清楚，咱們爲了節省時間，暫以十招爲限，十招之內，如果三位敗了，白夫人必須自動留

作人質，其餘二位亦須立即離城，以後未經敝教准許，不得再回富陽。」

「可以。」陶陵與倪素貞，黃聖仁相互交換了眼色後沉聲接道：「如果閣下敗了呢？」

灰衫老者正色道：「老夫除了自縛雙手，任憑處理外，並已獲得敝教教主充分授權，無條件釋放全部人質。」

黃聖仁面帶怒容截口道：「老傢伙！你不覺得自己海口誇得太過狂妄。」

灰衫老者淡然一笑道：「老夫所言狂妄與否，以後自有事實可以印證，現在，請三位說一句話，對這過招條件，答不答應？」

陶陵道：「如此優惠條件豈有不答應之理！不過，關於過招較量的辦法……」

灰衫老者截口道：「三位可以使用隨身兵刃，老夫則以空手相搏。」

陶陵立刻搖頭道：「這辦法使不得，因為有欠公平。何況，我等三人聯手，更是勝之不武，敗了更會傳為武林笑柄。」

灰衫老者注目問道：「那麼，依閣下之見呢？」

陶陵略一沉思接道：「久聞『迷幻魔音』為貴教獨傳絕藝，依在下愚見，不妨由尊駕以隨身所攜『天魔簫』正式吹奏一曲，至於勝負之分，則視我等聽完全曲之後，臉色是否失常，額頭有否冒汗加以判定，這比舞刀弄劍，出掌動拳，不但簡單明瞭，而且文雅多了，怎麼樣？」

「行！」灰衫老者暗自好笑，心想這小子眞是鬼迷心竅，竟然自願身試當今武林無人可以抗拒而不為所迷的「魔音」。

他隨之喜形于色道：「老夫這就開始獻醜了。」

陶陵連忙阻止道：「且慢！」

灰衫老者一怔問道：「閣下是否已有悔意？」

陶陵冷笑一聲說道：「笑話！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在下只因有話尚未交代清楚。」

「如此請講。」灰衫老者總算放心。

陶陵道：「開始之前，咱們以五丈距離，相互盤膝對坐，如果尊駕須要有人護法，不妨將戈大年留在身旁。」

灰衫老者微笑着接道：「護法倒不必要。」

陶陵道：「既然如此，那就請戈駙馬將黃寨主揹着退後十丈開外。」

灰衫老者點點頭，又轉向戈大年吩咐道：「大年，將黃寨主揹着退後十丈。」

戈大年面現難色，趨前向灰衫老者低聲道：「太上，防人之心不可無，我看，還是由我來替你護法吧！」

灰衫老者蹙眉搖搖頭道：「不必多言！照老夫的話馬上退後。」

戈大年連忙應了一個「是」字，唯唯退後。他們兩人應對的語言及表情，陶陵等人看在眼裏大感狐疑，以戈大年目前在天魔教內的駙馬身份，為什麼對灰衫老者如此必恭必敬？灰衫老者說話的口吻非常武斷，實在不像他自己所說在教內担任護法的身份。

從他的面貌判斷，並未戴有人皮面具，可是從他過于沙啞含糊的口音，却能肯定是出于偽裝，難道灰衫老者的陌生面貌是以易容之術改變的？

他到底是何許人？會不會是……。

一串優雅短促簫聲，適時打斷了陶陵等人的沉思，簫聲過處，灰衫老者揚聲問道：「三位準備好了沒有？」

陶陵看了看倪素貞及黃聖仁道：「好了，請開始！」

灰衫老者神色一整，隨着他雙手手指的跳動，凄迷曼妙的簫聲，也隨之徐疾有度地吹奏而出。

遠在十丈開外的戈大年，並隨着簫聲揚聲吟着：

春花秋月何時了？
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
祇是朱顏改！
問君能有幾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這是李後主所作的一首詞，雖然其中蘊含着無限纏綿悱惻，令人愁悵的情意。但由胸無點墨的戈大年吟來，却是一點也不動人。至于灰衫老者那簫聲，在遠處聽來，除了覺得抑揚有致，糜糜動聽之外，並無任何奇特之處。

可是，當戈大年以目光凝視陶陵等人身邊時，却不由目瞪口呆地楞住了。

原來在這片刻之間，陶陵，倪素貞及黃聖仁等三人週圍一尺之外，那本來綠油油的草地，已是變成枯黃一片，但他們三人一尺圓周之內的草地，却仍是原來的綠色。

而且，距他們三人約莫三尺之外一個假山石堆，那些大小不等的鵝卵石塊，竟全部有如鐵錘敲擊過似的，裂成無數碎片，塌了下去。但陶陵等三人，却泰然自若地閉目養神。

簫聲忽戛然而止，祇見灰衫老者面罩殺機，目注陶陵等人冷笑道：「陶陵！你好卑鄙，出了題目要跟老夫比劃，還以為你有眞材實學，到頭來却是請了高手在暗中以『四象大覺神功』相護。」

話鋒一頓之後，又揚聲朝客棧樓上上房發話叫道：「屋內何方高人？請現身一會。」

話聲未落，突然揚指，凌空向樓上上房的一個窗戶一點，那凌空點出的指力，立即「嘶」的一聲，破空生嘯而去，威力煞是驚人。

「砰」的一聲巨響，樓上那個窗戶，應聲整個被震掉了。

巨聲過處，一切又趨向寂然，樓上屋內毫無反應，似乎那暗藏之人早已潛走，奇怪，那暗藏之人為什麼不敢露面，難道他有不願露面的隱衷？

對於灰衫老者剛才的指責，以及眼前所見的一切情景，使陶陵等三人都楞住了，很顯然地，他們事前並不知道有人在暗中幫忙。

頃刻之後，灰衫老者又道：「好了！不管怎樣，這場比劃，仍算你們三位贏了。」隨着話聲，發出了一陣令人刺耳的譏笑。

倪素貞第一個沉不住氣，惱羞成怒答道：「老鬼！你神氣什麼！鬼鬼祟祟的，

不敢以眞面目見人，有什麼了不起！」

灰衫老者振聲大笑道：「俗語說得好：醜婦總難免見公婆，白夫人既然如此抬愛，老夫就現出本來面目讓三位瞧瞧。」

話落，就地一陣急旋，少頃之後，呈現在衆人眼前的，却是一位身裁高大，滿面紅光，神采奕奕，鬚髮如銀的灰衫老者，而且眉心之間，有一道具體而微的月牙痕跡，就像長有三隻眼睛似的。

陶陵，倪素貞及黃聖仁三人入目之下，不禁同時驚「哦！」了一聲。

此時黃聖仁搶先說道：「獨孤豪，我早該想到是你。」

原來那灰衫老者，竟是號稱「三目天尊」的獨孤豪易容改扮的。

他不但武力高强，而且對于武林中的動態，也一直瞭如指掌。為什麼在天魔教樓船上才做了兩三天人質竟然叛背投降了天魔教？

這個人太無恥，也太可怕了，他不但精擅易容之術，而且對「縮骨神功」竟也運用自如。

當然，今宵他與戈大年，是有計劃有所為而來，可是，令人費解的是，一個叛將怎能對身為天魔教的「二駙馬」戈大年任意指揮？

而且，他既然事前經過易容改扮，當然為的是有所顧忌，避免為熟人所識破，但最後經倪素貞一激，竟毫不攷慮的恢復本來面目，又是為的什麼？難道另有陰謀？或者，他可能根本不是獨孤豪本人。

此時，那自稱是獨孤豪的灰衫老者目注十絕神君黃聖仁冷笑道：「神君！你既已知道老夫身份，閣下是個聰明人，也該已想到令尊黃寨主目前的處境與自己今後的前途。」

話鋒略頓，又繼續道：「老夫最後再忠告閣下一次，本教教主命令不容任何武林中人懷疑與違背！閣下對與本教合作之事，請儘快把握時機作一決定。」

話聲一停，又轉頭凝視陶陵，倪素貞道：「現在，老夫鄭重向兩位宣佈今宵來意也可說是轉達本教教主意旨，請兩位立即稟告貴門令主胡貞貞：第一，今後不得與武林其他門派聯盟，如妄圖與本教為敵，終將自取滅亡！

「第二，限期十日將貴門派保管武林四寶之一的『四象九龍杯』換取被扣人質，否則，一切不良後果，由貴門令主自負其責。」

他話一說完，也不等陶陵等人回話，立即向戈大年以目光示意，戈大年隨着以掌聲發出信號，頃刻之間，由客棧後院四處角落竄出十個身着黑色勁裝大漢，以極快手法，挾持黃飛虎，林含碧及水含雲等三個人質呼嘯而去。

獨孤豪同時向戈大年招呼了一聲之後，亦相繼向後院外疾射而去，身形迅即投入黑暗之中。

倪素貞見狀怒極，作勢縱身追趕，但旋即為陶陵揮手攔阻。

× ×

東方逐漸泛現魚肚白色，陶陵廢然長嘆一聲之後，與倪素貞，黃聖仁悵然返回客棧屋內。

當他們進入樓上客房時，立即發現桌上留有一張字條。

陶陵搶前一步，先睹為快，祇見上面寫着：「今宵與戈大年同來，一再易容之灰衫老魔，他，並非獨孤豪！

「此人眞正身份，除了天魔教兩個公主之外，迄今無人知道，但此人對武林中任何動態，却瞭如指掌。

「為了單獨一人便于行動，所以他一直施展易容之術，喬裝各種身份之人，四處刺探武林各門派秘密，並積極尋找武林四寶，俾伺機奪取，收歸天魔教所獨有。

「邇來，他假冒獨孤豪之名，十分成功，已將十絕神君黃聖仁所築地下迷宮全部秘密探悉。

「此人武功造詣已臻化境，高不可測，據傳，即使天魔教許氏姊妹聯手，亦非其敵。

「今宵，他或因有其他顧慮，與各位比試並未下殺手，以後相遇，務須留意不可與之輕率動手相拚。

「天魔教最終目的，為獨霸武林，一統天下。

諸位見字後請即潛離富陽，對武林四寶，應盡一切力量，設法保存，如四寶一且為天魔教所得，則武林中各門派，將永無生路，知名者留字。」

讀畢此一留字，陶陵，倪素貞及黃聖仁面面相覷，一時之間，楞得不知如何自處。

少頃之後，黃聖仁輕嘆了一聲，問道：「陶兄，今宵在暗中相救，並留字示警之道上朋友，想必為尊駕故人，能否見告姓甚名誰？」

陶陵看了看倪素貞緩緩答道：「此人即係在江湖失踪已久天山大俠白振宇。」

黃聖仁驚「哦」了一聲截口道：「就是目前身為天魔教大駙馬的那位白……」

陶陵截口道：「不錯！正是他。」

倪素貞觸景生情，眼圈一紅，落下了兩行傷心之淚，幽幽的道：「他為什麼要躲避我，為什麼要留戀那魔女？他究竟有什麼隱衷不能離開天魔教，難道眞是受了什麼禁制？他實在太……」說到此處，禁不住抽抽噎噎地失聲痛哭。

陶陵，黃聖仁二人睹情，亦為之黯然神傷。

此時，外面忽然傳來「咚咚咚」地一陣樓梯震響，使陶陵等三人立時怔住了心神，嚴密戒備着。

響聲過處，門外出現一對身着翠綠緊身勁裝，面幛絲巾的婦人，從她們輕盈，苗條的體態上推斷，年紀不大，均在三十上下。

雖然她們面幛絲巾，可是陶陵等人一眼就認出來是卜婉兒，婉君姊妹。

卜婉兒首先揭下幛面絲巾，目注黃聖仁，神色略現緊張地，道：「神君！昨夜我與婉君暗中……」

卜婉君因見陶陵，倪素貞在旁，立刻警覺的截口道：「姐姐！妳等一下回去再說好不好？」

經過卜婉君這一打岔提醒，卜婉兒掃視了陶陵倪素貞一眼之後，將下面要說的話頓住了。

黃聖仁微笑着接口道：「婉兒，這兩位大俠都是自己人，有話但說無妨。」

話鋒一頓又道：「妳們姊妹兩個還不趕快進來給陶大俠及白夫人見禮。」

陶陵急忙搖搖手道：「俗套免了，兩位夫人請裏面坐，有話慢慢說。」

「謝謝陶大俠！」卜婉兒，婉君同時向陶陵道了個萬福。

黃聖仁不等她們坐下，急切問道：「婉兒，妳剛才說昨晚……」

卜婉兒向黃聖仁媚笑道：「看你急成這副模樣。」

黃聖仁道：「唉呀！現在不是說笑的時候，有話快說出來，眞急煞人！」

卜婉兒笑了一笑，隨即收歛笑容肅然道：「昨晚，與婉君按計劃潛到江邊，伺機暗探天魔教樓船，但見船上燈火輝煌，人影幢幢，而且連碼頭上他們也派了不少人，五步一崗的警戒着，一直候到初更過後，只是苦無機會下手。」

卜婉君這時忍不住搶着接口道：「後來，好不容易，潛到碼頭之下，將近二更時分，忽然人聲嘈雜，由遠而近，漸漸可以分辨面貌，祇見十幾個天魔教大漢，押着五六個人質匆匆進入碼頭，登上小艇送往樓船。」

倪素貞神色緊張地插口問道：「快說！都是些什麼人？」

卜婉君道：「姐姐說，這些人全都是當今五大門派的高手。」

黃聖仁接問道：「婉兒，被押的人，妳是否全都認識？」

卜婉兒訕然一笑道：「不但認識，而且其中大多數都曾經是你那『地下迷宮』中的貴賓。」

她這句話，說得黃聖仁尷尬極了，卜婉兒爲了掩飾他的窘態，趕忙接着道：「當時看到的，有少林寺羅漢堂住持慧聰大師，武當派的玄眞子，崑崙的呂一鷗，峨嵋的一瓢大師，長白派的帥復倫，以及石家堡老堡主石中英，……」

卜婉君又禁不住截口道：「當時，姐姐跟我本想露面刼回那些人質，但因看到天魔教兩個魔女許月娥，許月嬌，以及那個他們稱作駙馬爺的白振宇也跟在後面押陣，所以不敢妄動。」

她一頓話鋒，又繼續道：「不久，又聽到許月娥向白振宇低聲吩咐了一番之後，兩個魔女同時施展『凌波飛渡』輕功，朝樓船疾射而去，而白振宇隨即返身飛奔入城。」

黃聖仁道：「以後呢？」

卜婉兒接口道：「等到二更過後，我跟婉君既覺探船已不可能，又恐你在此處不耐久等，所以決定折回客棧找你。」

黃聖仁又道：「這邊發生的事故，那妳們全看到了。」

卜婉兒兩姊妹同時點了點頭。

陶陵聽到五大門派亦同遭人質被扣之變故，不覺長嘆一聲，道：「唉！看來這一場武林浩刼是無法避免。」

倪素貞蹙眉問道：「目前，咱們該怎麼辦呢？」

「別打擾我。」陶陵苦笑接道：「讓我先冷靜地想一想。」

沉吟少頃之後，目注倪素貞問道：「今天是九月初幾？」

倪素貞道：「已經是九月十五了。」

陶陵似是想起什麼重要事，若有所悟地點點頭，低聲說道：「哦！這麼快就已經十五啦，那麼，按照日期推算，距令主與小徒仁傑的潛修關期，只差半個多月，我看，頂多再有二十天，他們兩位，以及爲他們担任護法的那些個年青人，該可以到達富陽了。」

倪素貞接問道：「太上之意，是非等令主來後，再採取救人行動？」

「不錯！」陶陵語氣非常堅定，同時目光一掃黃聖仁及卜婉兒姊妹又道：「不過，在這二十天期間，不管咱們離城與否，都不會閒着。」

黃聖仁截口道：「事實上，天魔教的人也決不會讓咱們閒着的。」

卜婉兒嫣然一笑道：「神君，有關咱們跟朱唇令合作對抗天魔教的細節，是否已與陶大俠談過。」

黃聖仁正待開口回答，倪素貞却以一副不屑的神情搶先說道：「哼！合作，是否想要咱們帮着打天下，好再過過『西宮娘娘』的癮。」

「是又如何！」卜婉兒面罩寒霜，悻悻的接道：「自以爲了不起，臭丫頭！」

倪素貞杏眼圓睜，怒叱道：「賤婢放肆，以後對本座說話，咀巴得放乾凈點，否則……」

卜婉兒冷笑一聲道：「否則怎樣？」

倪素貞道：「本座要教訓教訓妳。」話聲一落，立即作勢，伸出一指，直向卜婉兒當胸點去。

卜婉兒毫不示弱，亦同時移步舉掌，逕朝倪素貞左肩拍去。

就在雙方指掌尚未接實前，陶陵見狀立即怒喝道：「住手！」

經此一喝，倪素貞及卜婉兒同時自動撤招，雙方並且止住了前衝的身形，悻悻然的返回原坐之處。

陶陵隨即沉聲道：「目前大敵當前，兩位竟爲些許口角之爭，就意氣用事，出手拚命，未免太不識大體。」

卜婉兒似仍覺得自己委屈，面現不服之色抗辯道：「誰叫她一開口就傷人，而且還……」

黃聖仁神色一整截口道：「婉兒，不得無禮！」

「不說就不說，算我倒楣。」卜婉兒氣沖沖地轉頭招呼着卜婉君道：「妹妹，我們走！」話聲未落，已拉着卜婉君向外疾步離去。

陶陵輕嘆了一聲，目注倪素貞低聲道：「大妹子，妳已經一宵未眠，也够累的，也請先回房歇息，回頭，還有很多事得麻煩妳。」

倪素貞一臉倦容，大概也的確够累的了，她緩緩地起身，並向黃聖仁畧帶歉意的招呼了一下，就向自己房中走去。

陶陵隨着起身關上房門，向黃聖仁肅容道：「黃兄，咱們現在開始磋商一下對天魔教應付之策，如何？」

黃聖仁同意地點了點頭。

他們兩人隨即聚精會神地以眞氣傳音開始交談，約莫經過半個時辰，終於在定下一條緩兵欺敵之計後，互道珍重而別。

然而，就在當天午後，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怪事發生了，有人在碼頭親眼看到

卜婉兒，婉君姊妹，還有十絕神君黃聖仁，竟與天魔教的二駙馬戈大年，談笑自若地，相偕登上了一條事先備妥的小艇，飛速向天魔教樓船駛去。

這不用說就可以理解，那是黃聖仁等人終於作了投降的抉擇，豎起了白旂上樓船覥顏朝覲天魔教主子，澈底的臣服了！

此一具有爆炸性的消息，迅即由富陽城傳遍了整個武林。

在富陽客棧的倪素貞及陶陵，首先獲得了此一警訊，倪素貞氣得花容失色，杏眼圓睜的怒罵。

而陶陵面部却毫無表情，呆若木鷄。

奇怪，黃聖仁與陶陵本已協議合作，爲什麼忽然之間自食其言？反而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投向天魔教，是不是因爲受卜婉兒姊妹的包圍與影響？或是遭到她們兩人的逼迫，挾持？

還是由於乃父黃飛虎被天魔教扣作人質的壓力，加上父子之間「牴犢情深」的天性，迫使他作了如此無耻不智的抉擇？

會不會可能是與陶陵以眞氣傳音密談時，兩人訂下應付天魔教的反間之計呢？否則，素以「工於心計」著稱的黃聖仁，爲什麼甘冒「遺臭武林」的大不韙？

謠言滿天飛，但一時之間，沒有任何人了解這件怪事發生的眞相。

當天魔教人重現江湖，恣意橫行，四處擄刼人質，使富陽城區再度進入緊張狀態之同時，正在普陀山某一古寺中閉關潛修的「朱唇令主」胡貞貞，「雙絕郎中」方仁傑兩人，也正進入前所未有的緊要關頭。

因爲離他們二人啓關日期只差最後半個月，除了他們本人加緊用功之外，連帶使白天虹，倪小娟兄妹，方夫人古文英，以及朱唇令門下十二金釵中的八個高手，也寸步不離地，爲他們二人護法。

這造成緊張的原因非常簡單，因爲當一個人的武功之力，由某一階段進入另一新的境界時，也是面臨最危險的生死關頭時刻，撇開天魔教外敵的干擾不論，其本身，也隨時可能陷入走火入魔的絕境。

這是一個萬籟俱寂的秋夜，時爲十月初三的初更時分，這時距胡貞貞，方仁傑啓關的日期，已經只剩三天。

一彎明月，由古寺頂端天窗，斜射靜室之中，在朦朧月色映照之下，胡貞貞與方仁傑兩人垂簾趺坐，寶相莊嚴，俱已進入物我兩忘之境。

古文英則擁着倪小娟，斜倚着靜室入口的天然石壁，默然守護着。

而白天虹則領着十二金釵中的八個年青女俠，分別在靜室洞口外四週岩壁下蹲坐着警戒。

也許因爲經過連日不眠不休的守護，他們實在太辛勞，太疲乏了，才弄得人仰馬翻，每一個人的眼皮，似乎都已到了不聽自己指揮的地步，在逐漸沉重的垂闔。

但由於天魔教人在富陽城連續刼持了本門中武功甚高的首釵林含碧，二釵水含雲，三釵花含笑以及老么柳含烟等四人，經太上護法倪素貞飛鴿傳書示警後，使他們每一個担任護法的人，在潛意識裏，仍然不會忘記目前的艱鉅責任，在勉强支撑下去，因此，每一個人眼皮才一闔攏，又立即驚覺地張了開來。

就這般此起彼落的倦眼開闔，週而復始地，也不知經過多少次的掙扎，他們都仍在强打精神，拚命苦撑。

尤其是古文英與倪小娟，因爲對雙絕郎中方仁傑的那份如海深情，似漆愛意，使她倆生出了一股他人不能企及的耐力，仍能目不稍瞬的密切注視着。

陡然，她們兩人那原已失神的雙目，同時迸射出一片異彩，兩人櫻唇也連連翕張着，但却不曾發出聲來。

原來，這時朱唇令主胡貞貞的鼻孔中，忽然出現兩道有如玉筋似的白色氣體，隨着她那均勻的呼吸，有節奏地伸縮着，那兩道白色氣體，最長時，竟長達一尺左右。

而與胡貞貞相對趺坐的方仁傑，鼻孔中亦相繼出現兩道白色氣體，而且呼吸伸縮的長度，超過了胡貞貞呼出的那兩道白色氣體約有半尺之多。

這情形，是顯示出，他們兩人對內家功力的潛修，已到達三花聚頂，五氣朝元的最高境界。

古文英與倪小娟都是行家，自然明白這情形，這也就難怪她們兩人，驚喜得連多日來的疲勞，全給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半晌之後，只見古文英目蘊淚光，喃喃自語着：「天可見憐，這一番心血，總算沒有白費……想不到令主與他，竟能提前三日啓關……」

微微一頓之後，又輕輕一嘆道：「這回，我們可以放心休息一下了。」

接着，又附着倪小娟的耳朵，低聲說道：「小娟，妳到外面告訴天虹哥哥他們辛苦點，替我們兩人守一會兒，記着，跟他們說，不可以在外邊叫嚷和進來打擾，如果有什麼警訊，就請天虹哥哥立即喚醒我們。」

倪小娟連連點頭，滿面笑容地立即起身，以輕捷的步度縱離靜室洞口，朝白天虹靠身的岩壁處飛奔而去。

倪小娟蹲在乃兄白天虹身旁，其他担任守護的十二金釵中之八個年青女俠也都一齊圍攏着，聽到她宣佈令主已提前啓關的喜訊，每個人莫不雀躍三丈，並且同時低聲歡笑着。

不多時，每一個人又都按照白天虹的囑咐，精神抖擻地回到各人自己守護的位置，倪小娟也同時返回到靜室，坐在古文英身邊，兩人低低又談了幾句，就連連打着呵欠，和衣躺了下去。

她們兩人，也許是太困了，才一躺下，就隨着發出低微均勻的鼾聲。

時間在靜寂中，悄悄地溜走。

約莫經過一個時辰之後，朱唇令主胡貞貞瞿然張目，畧一掃視之下，立即向與其相對而坐，此時已經完全調息停當的方仁傑作了一個暗示。

方仁傑會意地當即悄然起身，取過兩床被子，輕柔地替倪小娟和古文英分別蓋上，並充滿歉意地，低聲說道：「小娟！文英！眞抱歉，虧了妳們兩個辛苦了這麼多天，現在，好好地睡一覺吧！」

此時，沉睡中的倪小娟，口中忽然發出一串斷斷續續的夢囈：「方哥哥……你……內功已經大成……我也該走了……」

方仁傑一楞，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語道：「她突然要走，究竟爲了什麼？」

倪小娟適時翻了一個身，又含含糊糊地，繼續發出夢囈道：「你……你跟文英姐姐小倆口如此恩愛……實在令人又羨又嫉……」

「文英姐姐雖然曾落落大方地對我娘說過……能有我這麼一個閨中膩友……非常高興……可是……我知道她內心之中……並不自在……

「這不能怪她……因愛情是自私的排他的……絕不容許有第三者介入……」

方仁傑的思路爲倪小娟的夢囈完全打斷，木然怔立間，囈語又起：「恨不相逢……未嫁時……天……這話怎麼說啊……娘……妳爲什麼要給我……安排……這麼一條……坎坷……不！這是絕路呀……娘……妳教我怎麼辦……」

方仁傑星目中，方自異彩一閃，倪小娟又斷斷續續地喃喃道：「方哥哥……我……好恨我自己……爲什麼……會深愛着你……一個有婦之夫……」

方仁傑身軀一震，幾乎驚叫出聲。

倪小娟又翻了一個身，仰面朝上，鼻息沉沉地睡去。

此時的方仁傑，是何等功力，雖然天上眉月，當時已逐漸沉落，靜室內可說是伸手不見五指，但他却能清晰地看到，倪小娟的眼角，正滾落兩顆晶瑩的淚珠。

他恍然大悟中，禁不住一陣心酸，星目中湧現出兩行清淚，內心激動不已，甚至衝動得彎下腰去想將對方叫醒。

但他於心念電轉之後，又忍住了，因爲他深深地感覺到，這個美麗聰明，人見人愛的倪姑娘，已爲他耗去了太多的心血，必須先讓她安穩的睡個好覺才行。

終於，他悄然地退回原位，在胡貞貞對面坐了下去。

其實，這靜室中，充其量也不過兩丈方圓，他退回去之後，與倪小娟睡臥之處的距離，也是有限得很。

就當他默然地籌思着待會倪小娟醒來後如何對她安撫交談時，倪小娟又囈語道：「唉……今生……已無份……來世……更難期……方哥哥……你要多保重……」

這幾句話，更使方仁傑內心感到一陣強烈的震動，本來，當片刻之前，倪小娟說出那「恨不相逢未嫁時……」那一段話時，已使他無限感慨，此刻，更使他心裏亂了方寸。

此時此景，胡貞貞完全看在眼中，亦爲之感動得一連發出了好幾聲輕嘆，因爲她自己也曾身受「情海波瀾」之苦，是個歷盡滄桑的傷心女人，對倪小娟的痴情與方仁傑的兒女情長心理，雖然澈底理解，但却故作未見，不予聞問。

當朱唇令主胡貞貞與雙絕郎中方仁傑正蹙眉沉思之間，兩人幾乎同時忽然若有所警覺地，互相投過畧帶驚訝的一瞥，雙雙輕捷地飄出靜室，對在外面警戒的人示意後，立卽疾射至寺外，四處窺探動靜。

只見在淡淡星光照映之下，兩道黑影，正踏着林梢，由下邊峭壁，向古寺疾射而來。

那情形，就像是輕車熟路地，預知位於峭壁上端古寺內所住是什麼人物似的。

胡貞貞來不及多想，回頭向方仁傑打了一個「噤聲」的手勢之後，立卽像天蛛倒掛一般，貼着峭壁，垂直飛瀉而下。

方仁傑亦縱身緊隨着胡貞貞之後，向峭壁之下疾射。

那峭壁色呈灰白，胡貞貞和方仁傑雖然都是身着白色衣裳，但因在黑夜月色映照下，顏色近似得幾乎難以分辨，而他們兩人下降的速度又太快，以致那兩道自山谷中，正向着峭壁疾馳而來的人影，竟沒有看出峭壁上已同時有兩人滑降下來，而仍然照常向前飛馳着。

下邊兩道黑色人影，一直到達峭壁前，才停了下來，現在已可看清兩人都是身着黑色緊身勁裝，而且身裁也都顯得瘦小，似乎同是易釵而弁的巾幗紅粧。

只聽那身軀畧高的一個嬌聲道：「姐姐！我們到了，就是這兒。」

果然不錯，兩人都是女兒改扮。

在暗中靜立的胡貞貞與方仁傑，對剛才聽到的語聲覺得非常陌生，搜遍枯腸，也想不起那說話的是什麼人，事實上他們四人都從未見過面。

胡貞貞很希望兩個易釵而弁的夜行人，繼續說話，以判別是敵是友，以及她們的來意。並且，也希望她們再向前走兩三丈，那樣一來，雙方的距離已在十丈以內，就可以看清楚來人的面目。

奇怪的是，兩個身着黑色勁裝的人，似是發現了什麼異樣的情況，此時却一直停在原處，一動也不動，同時兩對眼睛還向四週不斷的掃視，而且一言不發，看樣子，並非是泛泛之輩。

方仁傑有點沉不住氣，以眞氣傳音問道：「令主，下面來的兩位究竟是誰？」

胡貞貞仍然目不轉睛的監視着前面夜行人的行動，並未立卽回答方仁傑問話。

方仁傑又繼續傳音道：「令主，咱們再向前移動一點……」

胡貞貞連忙搖手，同時傳音說道：「噤聲！注意看着她們。」

突然一隻夜鶯，自近處樹叢向空飛去，振翅的聲響，劃破了黑夜的寂靜。

「什麼人？跟我躺下！」

右邊身軀較高的黑衣女子一聲嬌叱，同時揚手屈指輕彈，一縷勁風，隨着破空生嘯地，逕行射向那騰空而起的夜鶯，但聽「卜嗤」一聲，夜鶯應聲墮地，羽毛四散飛揚。左邊的黑衣女子却目注胡貞貞，方仁傑藏身樹叢，冷「哼」一聲道：「眞想不到朱唇令門中的高手，儘都是些畏首畏尾，見不得人的貨色。」

她冷笑一聲，又接着道：「朋友！別再捉迷藏了，出來亮亮相吧！」

胡貞貞對右邊黑衣女子剛才所露的一手「彈指神功」感到非常震驚，因爲截至目前爲止，彈指神功除了她朱唇令門中十二金釵之外，對於武林其他各門派可說是不傳之秘。

然而，眼前所見對方不但擅用「彈指神功」，而且威力奇強，所謂「不傳之秘」的說法完全不攻自破，怎能不使身爲朱唇令主的胡貞貞感到震驚生出戒備念頭。

正因爲如此，使她陷入深思，故對右邊黑衣女子所說的幾句暗含譏刺的話，根本聽而不聞。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蕭塞・著　盧令・圖

無影毒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雲飛正與史無謀及其友好黑巾瞎子交手之際，羅玄、羅洪父子追踪來到，指責史無謀不該恩將仇報，偷學他們羅家祖傳秘技火焰指，從而以指法濫殺西域三大善人，嫁禍他們羅家，史無謀辯稱，一切均爲報兄仇，黑巾瞎子知曉了史無謀殘酷殺害西域三大善人後，立與史無謀絕交，退出漩渦，獨自離去，史無謀自忖難是羅玄之敵，但又不甘束手就戮，抱着必死的決心，厲喝着，一顫手中三尺青鋒，冷芒的劍刃，在空中劃一圓弧，嗤地一聲，疾如電光石火般的，對着羅玄的身上，疾劈過去——

荊棘江湖道　陰險虎穴牢

羅玄怒吼道：「不知死活的東西，你這是找死。」

他輕輕一抖掌，自對方的劍影之中一掌切入，勁激的掌勁，恍如一座重愈泰山的大石，直撞而去。

「呃！」

砰然一聲響，史無謀發出一聲痛呃之聲，身子平空飛了過去，張口噴出一口鮮血，長劍脫手跌落在地上。

史無謀顫聲的道：「你！」

羅玄冷冷地道：「你罪有應得，怨不得我心狠！」

史無謀嘿地一聲道：「你不要逼我，羅玄，我史無謀有仇必報，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那時！嘿！我們再算這筆血債好了！」

他嘿地一聲，抓起地上的長劍對自己的胸前扎了進去，血影一現銳尖的大叫一聲，倒地死去。

羅玄黯然的道：「你還是一條漢子！」他的目光倏然落在白雲飛的臉上，道：「白朋友，我們找個地方談談！」

白雲飛冷冷地道：「隨你的便，我隨時奉陪！」

蹄聲急驟的響起，整個幽深的大林像死去一樣的沉寂，地上只留下一灘紅紅的鮮血，還有史無謀的屍體。

× ×

夜！深沉的罩滿了大地，流瀉的銀牌照得各處有如白晝，濛濛地月夜，使這幽幽的長夜增加了無限的詩情畫意，若非懂得詩情畫意，若非懂得詩意的人，決不會體會出夜的神秘，也不會領受到夜的可愛，更不會喜愛這溫馨的溶溶月色……。

雪鵰有如一絮的白影輕靈靈地奔馳而來，羅氏父子共乘一騎，自茫茫的夜裏奔至，兩人身形輕飄，自雪鵰的背上飄了下來了。

羅洪望了望四週，道：「爹，冷血劍客會來麼？」

羅玄冷笑道：「諒這個小輩也沒有本事逃跑，西域雪鵰脚程天下第一，我不相信追不上他，嘿！洪兒你看冷血劍客這個人怎麼樣？」

羅洪一怔，道：「這個人傲性太强，魄力極大，那身超人的功夫也是孩兒所僅見的，爹怎麼會好好的問起這事！」

羅玄頷首道：「這孩子魄力不減其父，確是個可造之材，只是他爹爲甚麼放心讓他一個人浪跡江湖，而不讓他多讀聖賢之書……。」

羅洪眉頭微微一皺，說道：「爹怎會專去談論別人，冷血劍客是白長虹的兒子，說不定，我們轉眼和他反臉，你談他幹甚麼？」

羅玄搖搖頭道：「你不知道這事情的複雜……」

羅洪一楞，道：「甚麼事？爹，你今夜怎麼說話總是呑呑吐吐！」

羅玄黯然的道：「孩子，你不是我的

兒子！」

羅洪全身直顫，驚得額上冷汗直流，道：「爹，你是怎麼了，話愈說愈離譜了，我不是你的兒子是誰的兒子，這話讓人給聽去不會笑掉大牙才怪！」

「這是眞的，孩子。」羅玄正容的道：「你確實不是我們羅家的後代，而是：……」他像是突然驚覺到甚麼，將話聲吐出一半，急忙住口不語，黯然無神的望着這個自己一手教養成人的孩子，彷彿父子兩人在這一瞬間，陌生了許多，雙方的距離竟是那麼遙遠！

「爹！」羅洪急急地道：「你是不是喝多了酒了，滿咀亂說，居然跟兒子開起玩笑來了，爹，你怎麼一進中原便像魂不守舍的樣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沒事！」羅玄搖搖頭道：「我定喝多了酒了，酒後之言不可信，孩子，你不會怪爹胡言亂語！唉，每當在這種月夜裏，便會想起你的媽，因爲她也是在這種黑夜撒手西去，所以觸景傷情，口不擇言，你該原諒爹的年紀太大……」

「爹！」羅洪淡淡地道：「你說那裏話，做兒子的怎會怪罪父親，只是你今夜說的話太奇怪了，使孩子都不知道是甚麼意思？」

「哈哈！」羅玄哈哈地一笑，掩飾掉自己心中的激動與尷尬，他扭頭望着斜掛在空中的冷月，道：「我眞是愈老愈糊塗了，說了些甚麼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或許酒勁太足了，酒後會亂發酒瘋！」

「是的！」羅洪點點頭道：「自踏中原，爹還是第一次喝那麼多的酒，太白居掌櫃還說做了這麼多年的生意，可從沒有見過像爹這樣酒量的人，一頓連喝……」

「哦！」羅玄搖搖手道：「這還是差得太遠了，年青時我每喝必醉，不醉不休，在西域那麼多酒國英豪，却沒有一個駕凌在爹的酒量上的，比起以前，爹眞是不行了！」

「篤篤篤！」黑夜中突然響起一連串密驟的鐵蹄聲，奔馳的鐵蹄敲在細碎的地面上，發出篤篤的輕響，淸脆傳了開來。

「爹！」羅洪神情畧變，道：「冷血劍客來了！」

在這斑駁的月影下，冷血劍客白雲飛一襲長衫，丰朗如神的端坐在馬背上，雙目寒芒顫動，凜凜的注視着羅氏父子。

羅玄哈哈大笑道：「你果然來了！」

冷血劍客白雲飛身形一飄而落，冷冷地道：「前輩相邀，再晚敢不從命！」

羅玄怔怔地道：「你倒客氣起來了，我年紀雖大却不敢以前輩自居，尤其在中原第一神劍客面前，更不敢倚老賣老！」

白雲飛淡淡地道：「你也太自謙了，這次再晚榮獲相邀，不知閣下有何見教，尙請二位說得明白，便於雙方談論！」

羅洪望了他爹一眼，道：「爹，還是由你來說吧！」

羅玄臉色一沉，問道：「白家子弟在中原中，可有個白長虹？」

白雲飛心中一凜，倒沒有想到羅氏父子找的竟是自己的父親，他腦海中疑念叢生，恭聲的道：「那是家父！」

不但是羅玄的精神一黯，連那冷冰無情的羅洪神情也隨着大變，這情景落在白雲飛眼裏，心中不覺一楞，腦海之中電快忖思道：「他們找爹爹不知有甚麼事？」

羅玄哦了一聲道：「他在那裏？」

「你先表明一下你的態度，找我爹到底是有甚麼事？如果我認爲有這個必要告訴你，我會將眞情相告！」

羅洪冷冷地道：「這事你做不了主，還是將你老子叫出來吧！」

白雲飛冷笑道：「父債子還，我爹有甚麼事我都可做一半的主，閣下不要拿話來激我，有事，我冷血劍客也能當家！」

羅玄突然黯然的嘆了口氣，道：「我兒子說得一點也不錯，這事只有你爹出面才能解決，白少英雄，你不知道這事是多麼的複雜！」

冷血劍客朗朗地笑道：「假如我爹不在這裏，你們是不是也要找他呢？」

羅洪上前怒沖沖地道：「西域離這裏多遠，我們父子都不避艱難趕來這裏，如果白長虹不在此，只要在中原以內，我們父子縱是終日奔波，也要將他找出來！」

冷血劍客見羅洪直叫其父之名，登時有一股怒火湧上心頭，他並不是可欺之輩，身子向前一移步道：「你永遠也找不着我爹，像閣下這種德性還不配見我爹的神顏！」

「嘿！」羅洪怒叱道：「好小子，你與你老子一樣的不講理，我羅洪是恨這種僞善小人，今夜不教訓你一頓，就不是羅家弟子！」

他也是火氣如牛，一發便不可收拾，身形晃動，右掌斜斜的抬了起來，向前一移數寸，重重地推了過來。

一股渾厚的暗勁迸激濺出，流艷的一道青華自掌心中透出來，這是西域的「森羅掌」發時勁道先出，形跡便露，是西域所列的五種霸道掌法之一。

白雲飛怒叱道：「羅家弟子在中原還不算甚麼？閣下不要拿羅家兩字來中原嚇唬人，你要神氣還是滾回西域去神氣！」

他一見對方掌法怪異詭譎，暗中頓時十分留意，等對方掌緣在離自己身軀尙有一尺之餘時突然翻手切向對方的腕脈，發動的又快又狠。

羅玄沉聲的道：「洪兒事情還沒弄淸楚，誰要你和他動手的？」

羅洪心中一寒，沒有想到爹爹居然怪罪下來，他雖然有心和冷血劍客一較身手，無奈父命如山，只得虛晃一掌，退出圈外，含怒的狠狠瞪了白雲飛一眼，道：「等會兒再領教！」

白雲飛不屑的道：「閣下只要有意思，在下隨時奉陪！」

羅玄見兩個人互不相讓，臉色登時一沉，他瞪了自己兒子羅洪一眼，長長的吸了口氣，問道：「白公子，令尊眞不在這裏麼？」

白雲飛冷冷地道：「不知甚麼事情非要我爹出面不可！」

當他想起爹爹慘死青城之巔時，心中那股悲傷幾乎要使他落下淚來，往昔的父子的情景一一浮現在眼前，使得他悲慘的死，也悲嘆自己的不幸……。

羅玄頷首道：「不錯，白長虹和我們羅家淵源太深，這事如果他再不出面，可能西域羣雄會大舉進軍中原，而惹起中西

兩地火併，那時雙方大動干戈，難免有所傷亡，所遭塗炭的是那些無辜的人，君子做事君子當，令尊如果知道老夫來了必會來見我！」

冷血劍客白雲飛一楞，沒有想到事情會這樣的嚴重，他對爹爹的事情知之不詳，不知爹何以會與西域武林人物發生了衝突，他身爲人子，父親已然死去，一切的事情自然由他承當，是故他臉上凝重的一冷，道：「你能否將這事情說得更明白點嗎！」

羅玄沉吟道：「好，在十五年前，令尊白長虹萬里孤騎遠上西域參見西域神人離魂眞君，帶着點蒼劍神謝承岳的手諭，指名要修習西域的『離魂神功』西域神人離魂眞君和神劍謝承岳私交甚篤，自然會傾囊傳授，就在傳藝的當天夜裏，西域三雄顏氏三兄弟找上離魂眞君住處，說明西域絕學不可外傳，言中大有不屑中原武學之意……。」

他恍如沉思在十五年前那段往事，臉上浮現出一種追思之情，低頭沉思了一會，長長吐了口氣，道：「白長虹含威征西域，自不會對西域三雄有所讓步，言語衝突之下，雙方大動其手，離魂眞君雖然有心助白長虹一臂之力，無奈和西域三雄也有交情，只得冷眼旁觀，誰也不幫忙，西域三雄聯手之下和白長虹拚鬥在百招之上，白長虹的高深的功力非但是離魂眞君敬佩有加，連三雄都暗中折服，三雄在羞怒之下，施出西域流傳百世的『煉修劍法』在一百五十招上，迫得白長虹衝破對方劍幕而逃……。」

白雲飛心中大顫，道：「我爹逃到那裏？」

羅玄黯然的道：「令尊言明要血報此仇，激起西域三雄的殺機，雖有離魂眞君調和，三雄依然是追踪不捨，白長虹在夜中疾走，惶亂的也不知前途，一下子闖進了我們羅公山莊！」

白雲飛啊了一聲道：「我爹走進了你家嗎！」

羅玄嗯了一聲：「白長虹只圖擺脫身後追敵，私闖進我收養的一個女兒屋中，那時我女兒正在屋中看書，一見是個滿身爲劍刃所傷的男人闖了進來，着實大吃了一驚，白長虹也是一楞，急忙將來意說明，並請小女幫助脫離……。」

「爹！」羅洪顫道：「你說姊姊不是你生的？」

羅玄頷首道：「是的，你也是爹收養的，不要忘了，你母親是個不能生育的女人，所以她終日鬱鬱寡歡，而……唉！」

他沉重的吐了口氣，望着白雲飛，道：「小女是個通情達理的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只得將白長虹藏在床底下，總算脫過西域三雄的追踪，那知錯緣由此而起，小女居然對令尊生出了情感，而要終身相許，白長虹在這種情形下，左右感到爲難，最後說出他已有妻室的苦衷……」

「對呀！」白雲飛頷首道：「我爹娘這樣做是對的。」

羅玄搖搖頭道：「可憐小女一念痴情，甘願做妾，白長虹推拒不了之下只得應允，便由老夫作主，擇定吉日給兩人成親，並向西域三雄言明白長虹是我們羅家的女婿，也是西域羣雄的一份子，自此不准再向白長虹尋仇！」

白雲飛神情緊張的道：「我爹是否答應了？」

羅玄黯然的道：「當時是答應了，在結親之日，老夫幾乎將西域有頭有臉的人俱請來，場面之大在西域是空前的，那知白長虹在拜天地之時，突然失踪而去，使我羅玄丟盡了臉，在天下羣雄之前，受到無數的嘲笑和不屑！」

白雲飛一呆，倒沒有想到爹爹在成親之日有此一招，他見羅玄痛苦的幾乎掉下淚來，也曉得當時那種尷尬而僵直的場面是很難對付的，他同情的嘆了口氣，落寂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楞楞的望着羅玄。

羅玄沉痛的嘆了口氣，道：「最令人傷心的還不是老夫，而是小女她因初涉情場不懂人心的險惡，驟受這種婚姻上的打擊，當時痛不欲生，在第二天便因痛成瘋，造成老夫畢生的恨事！」

「啊！」白雲飛顫聲道：「甚麼？令媛發瘋！」

羅洪冷哼道：「我姊姊悲痛之下自然因痴成瘋，白長虹忘恩負義，不但我們羅家弄得雞犬不寧，連西域羣雄都感到空前的奇恥大辱，這次如果找不到白長虹，西域高手必會大舉而下，誓將這個沒有情義的負心漢濺血於長劍下！」

「住嘴！」白雲飛神色凜然的叱道：「我爹雖有不是之處，但我不准你這樣批評，他這事錯在雙方，都沒有體會到各人的苦衷，如果你們是個聰明人，當會想到我爹爲甚麼會拒絕這門親事，在事先如果能多加以考慮，我相信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的！」

羅洪恨恨地道：「放屁，你們白家都是些忘恩負義的人！」

「甚麼！」白雲飛怒指着羅洪，道：「看在你們羅家救父親一命的份上，這次我原諒你言語的冒犯，下次……哼！不要說我冷血劍客無情無義！」

「嘿！」羅洪大吼道：「你簡直是欺人太甚。」

白雲飛凜然的道：「我們白家的子弟在江湖上從不欺負別人！」

羅玄一搖手道：「事情既已發生了，總得想個方法解決，小女因痴成瘋，羅家的子弟幾乎全派往各地，尋找各地的神醫，經過西域出名的巫婆亞多莉診斷病情之後，這是相思病的一種，非白長虹親臨不能救治的好，老夫本來還沒有意思再進中原，一方面是因爲史無謀的事情亟待解決，另一方面主要的是尋找白長虹，所以同子遠走中原……」

冷血劍客白雲飛聞言暗暗叫苦，腦海中疾快的忖道：「眞沒有想到事情有這樣湊巧，在我爹爹死後又生出這樣的事情，我不忍心將爹爹之死告訴他們，免得羅玄因要救助愛女而傷心……唉，這事我該怎麼辦呢？」

他暗暗地嘆了一口氣，道：「這事倒是件不好着手的事情……」

羅玄哀懇的道：「白公子，現在你可將令尊的去處告訴老夫了？」

白雲飛吶吶地道：「這……」

羅洪見冷血劍客白雲飛吶吶地不說話，那股心鬱藏於心底的怒氣幾乎要暴烈開來，他怒冲地吼道：「你怎麼不敢說？」

白雲飛冷冷地道：「你這是威脅我，哈哈，我冷血劍客白雲飛在江湖上未嘗低過頭，羅洪你那點道行還差得太遠……」

「爹！」羅洪怒冲冲地道：「這種人還跟他客氣幹甚麼？爹，孩子再不能忍受了，我寧願挨你一頓罵，也要替姊姊出口氣！」

他伸手拔出斜揷在背上的長劍，一股流艷的寒光自劍刄上震顫閃出，在空中兜一半弧，疾點出去。

白雲飛神情一變道：「你這是自取其辱！」

他身形電疾的在空中一擰，射日神劍如冰洒出，迎着對方的長劍，迅捷的劈出一劍，只聽叮地一聲，一縷火星自雙方接觸的劍刄上射出，兩人心中同時一震，晃動身形，施出自己拿手的絕招，向對方身上擊去。

羅洪心中一顫，忖道：「看不出這個年靑人在劍道上還有這麼高深的造詣，若不是我自幼隨父習劍，此時可能已敗下陣來了……」

他心中一凜，運聚全身勁力，凝集於劍刄之上，斜馭長劍，沉聲的大吼一聲，長劍幻出一道浪幕，將冷血劍客白雲飛罩在一光幕之中。

羅玄神情一變，道：「洪兒，你施出『羅公劍法』。」

羅洪長劍一顫，道：「對方功力太强，孩兒只得施出家傳絕技！」

白雲飛在對方閃顫的劍光中，居然無法移身換形，暗中驚詫西域的劍法如此凌厲，他小心的揮劍應付，羅洪連番出手，居然無法動得對方一根皮毛，一時氣得仰天大笑，施出一招「茫茫太極」，斜斜地劈向對方的「曲池」穴上。

白雲飛冷笑一聲道：「閣下這招在中原是最低劣的招式。」

淡淡地一閃，身形輕輕的有如一絮雪花，自對方的劍影斜穿而去，姿式美妙，態度從容，使羅玄都暗吃一驚。

「胡說！」羅洪怒叱道：「你有本事也照我這樣施一下，我就服你……」冷血劍客白雲飛深知對方功力深厚，劍法凌厲，有心觸怒對方，而尋找有利之機，一見羅洪氣怒冲天，不覺暗生好笑，這是唯一使羅洪心亂的時候，朗聲一聲大笑，身形凌空躍了起來，大笑道：「這有甚麼了不起。」

他斜馭神劍，自底下一劍撩出，所出的步位與招法，全與羅洪那招「茫茫太極」一般無二，只看得羅氏父子心中大寒，驚顫對方這種千古奇材，招式只要一落他的眼中，便能依樣的學個全會，這份聰顈便非羅洪所能辦到。

白雲飛冷冷地道：「怎麼樣？」

羅洪一劍撩出，冷酷的道：「勉强可以，火候還差得太遠，一看就知是偸學來的！」

白雲飛大怒道：「給你臉你不要，現在讓你看看射日劍法的威力。」

他有心要給羅氏父子難堪，出手毫不留情，話音甫落，劍法隨之一變，羅洪正在驚異之間，對方的長劍已滾滾地捲來，這種威勢簡直是見所未見。

劍光流艷，閃顫吐出。

羅洪神情大變，大吼道：「我們拚命了！」

這時他是情急拚命，手中長劍連着劈出七劍之多，奈何對方劍法高明，他只覺手臂一痲，手中長劍斜落在地上。

羅洪顫聲道：「你！你怎麼不殺了我呢？」

白雲飛冷冷地道：「這是報答你們羅家救我父一命，現在我們恩斷情沒，你如還是不服不妨再拾起長劍動手，不過這次是眞正動手，我手下再也不會留情……」

羅洪彎身拾起長劍，道：「誰要你留情了！」

羅玄跨前一步道：「洪兒，你的功夫比人家差得太遠了，還不給我退回來，射日劍法天下一絕，劍法所至所向披靡，當年劍神謝承岳遠征西域，所倚恃的正是這種劍法！」

「爹！」羅洪怒道：「難道姊姊的事就這樣了麼？」

羅玄黯然的道：「技不如人，還有何話好說，這事如果可以商量，我們便好好地談談，倘若大家談不攏，只好回轉西域，邀請好友再來中原了！」

他冷冷地看了冷血劍客白雲飛一眼，雙目之中居然現出一絲淚影，白雲飛心中一冷，一時不忍再傷透這個老人的心，因爲這事爹爹確有許多不是之處。

羅玄痛苦的道：「白公子，老夫共有一兒一女，還都是收養來的，現在小女整整瘋了將近十五年，她終日呼喚着令尊，精神和肉體的痛苦都非我所能表達，希望你在不要勉强之下，告訴老夫令尊的下落，老夫以便盡人力行天事……。」

言下不勝悲哀唏噓，滿臉都是痛楚與悲傷之色，冷血劍客白雲飛心中一酸，搖搖頭嘆了口氣，道：「羅前輩，在晚不知怎麼向你開口！」

羅玄神情一黯，道：「怎麼，白公子難道有困難的地方！」

白雲飛低喟的道：「我怕前輩知道之後會更傷心……」

羅洪冷笑道：「有甚麼事還值得我們傷心，只要找到白長虹，我姊姊的病便有痊癒的希望，我想只有高興……」

白雲飛冷冷地道：「閣下不要將話說得太滿，我所以不說是爲了雙方都好，你能忍受得了，可是令尊忍受不了……」

羅玄哀求道：「公子，不要顧忌，請告訴我！」

白雲飛神色黯然，悲傷的道：「我爹已經死了……」

「甚麼？」幾乎是同時，羅氏父子俱大吃一驚的叫了一聲，楞楞地僵直在地上，作夢也沒想到這個追尋已久的高手會遽爾謝世，一股冷氣自羅玄的心底冒了出來，他顫晃晃在搖了搖身子，像是遭受雷殛一樣的痛苦……

羅玄顫聲的道：「他眞的死了，他眞的死了……」他痛苦的吼道：「女兒，女兒，白長虹已經死了，你的命好苦呀，洪兒，你姊姊的病好不了，她只有等死！」

低沉的吼聲在黑夜之中傳出去，這個

孤楚的老人只管胸頭茫茫的一片，踉蹌的向外行去。

羅洪顫聲的道：「爹你怎麼了？」

羅玄傷痛的道：「我們回西域吧，這裏已沒有我們留戀的必要了！」

夜濃濃地罩滿了地上，將這對父子的身影拖得長長的，那希望幻滅的一刹，給予羅玄的打擊確是太沉重了。

× ×

清晨，渾圓的露珠在綠綠的草葉中發出晶瑩的光芒，迎着晨間的曦陽，射出道道流艷的清輝。

在長滿靑蓮的荷花池塘畔，一個孤獨的靑年獨自坐在一塊平滑的石板上，望着高高插着水面的蓮蓬怔怔地出神，晨風清涼的拂在他的面上，使他感覺出晨間的清幽，也領會到這初晨的美好，是造物主的傑工手筆……。

早起的人們，已散散地出來工作，山間田野雖然已有人跡，可是到底是那些田工或行旅？而眞正懂得享受的人，還躲在溫柔鄉裏……

冷血劍客白雲飛落寞的發出一聲喟嘆，望着清新馥幽的蓮實，彷彿覺得心中塵念全消，像是一個脫離苦海的老僧，與這靑靑的蓮實一樣的清高……

他搖搖頭道：「不是會領受晨間之美的人，決無法體會出這美好的一刹，我終日奔波在江湖上，若非是時間的巧合，眞不會去享受這晨間的溫馨……」

他抬頭望了望浮盪於空中的白雲，雲天的瑰麗奇景刹時湧進他的眼中，他被雲天曦陽的美麗所吸引，幾乎要嘆這大自然的神奇，也向這美麗的雲天而祝福……。

「唉！」

他愴然的發出一聲低嘆，道：「我願做個苦修的比丘，也不願像這樣終日爲仇恨所奔忙，不知何時我能跳出這紅塵三界，眞正享受一下我的人生！」

嘆息如夢，隨着晨間佈起的大霧而散開，那捲起的雲霧層層的將這世間包圍成一片白色，雲茫茫……。

白茫茫的一片，視綫由淡而濃，那飄起的雲霧像是無止盡的白烟一樣，自山之那一邊湧來，將這荷塘與冷血劍客通通呑噬了……。

彷彿在這濃幽的大霧，有一連串輕輕的腳步聲傳來，這腳步聲輕微的像是那刮起的西風，若非是耳目靈敏的人幾乎會忽畧過去。

白雲飛凝神的注意了一會，忖道：「是誰？難道是那早起的人們……」

在白烟樣的霧影裏，一個纖纖細細的身影向這裏移動，冷血劍客白雲飛詫異的問道：「是誰？」

那霧裏的人影身形突然一刹，冷冷地道：「是我，白雲飛，請你趕快離開這裏，在這大霧沒有消逝之前你必須要走，否則將對你不利！」

這聲音非常冷，却像是受着某種驚恐的壓制一樣，含有少許的激動與眞情，白雲飛一愣，正覺這聲音像是在那裏聽過只是一時想不起來。

他怔怔地道：「你是誰？爲甚麼要我離開！」

霧裏的人冷漠的道：「我是一個不足掛齒的女孩子，在你心中可能早就淡忘了，白雲飛，你在這裏已引起許多人的不安，聽我的勸告，趁早離去，免得你自身遭遇不測……。」

白雲飛哈哈地笑道：「姑娘，妳這話說得使人莫明其妙，我白雲飛在這裏自我逍遙，碍着你們什麼事，要我走也可以，請將這個中的原因說得更明白點！」

那少女冷哼一聲，道：「你不要以爲在南疆闖出一番事業來，就敢目中無人，我老實告訴你，你現在的處境是非常的危險……」

「哈！」

冷血劍客白雲飛哈哈一聲大笑，身形陡地掠起空中，在空中輕輕一轉，如電的向那凝立在霧裏的人影撲去。

他輕笑道：「姑娘，我要弄清楚你是誰呀？」

「不要過來！」這少女清叱一聲，潔白的手掌在空中一翻，一股渾厚的掌勁顫吐而出，對着冷血劍客白雲飛身上劈來。

白雲飛身形一閃，五指如鈎，在電光火石間抓向這少女的手腕，這少女一聲驚呼，大聲的叫道：「放開我。」

白雲飛一愣，說道：「夏馥萍，是妳呀。」

「公羊馥萍！」焦急的道：「你這是何苦，現在我連救你的方法都沒有了！」她忙亂的在四週瞧了瞧，非常小聲的道：「我身不由己，已由華陀控制住了，他要我將你趕走，以便練一種歹毒的功夫，我義父毒神夏聳仞現在遭華百陀控制，逼他說出幾種毒物的製法！」

她匆匆地說了這一大堆話，使冷血劍客白雲飛一呆，沒有想到這其中還有這多變化，他小聲的道：「華百陀在那裏。」

公羊馥萍顫聲的道：「在這附近，只是不知他躲在那裏，你快走吧，他新近請來的幾個厲害的高手，專爲對付你的！」

白雲飛冷笑道：「我不怕，妳帶我去見你義父！」

公羊馥萍神色大變，道：「不行！不行的！」

「爲什麼？」白雲飛凛然的道：「難道妳不想救妳義父，他雖然邪毒一生，却養育了妳這多年，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妳只要救得了他，便是算盡了做子女之孝了！」

「不是不是！」公羊馥萍顫聲的道：「不是我不救他，我沒有這個本事，我義父由四個高手看住，不准任何人去見他，只要稍有異動，我義父便會慘遭毒手，你還是快走吧！」

冷血劍客白雲飛搖搖頭道：「毒神夏聳仞和我雖然不好，可是我却不能看着他落進華百陀的手裏，況且華百陀主要的是對付我，如果讓他將毒功練成了，天下將沒有人能治得了他！」

公羊馥萍嚇得臉色蒼白，道：「霧快散了，你再不走將沒機會了！」

「馥萍！」白雲飛堅決的道：「在大霧消逝之前，我必須要將夏聳仞救出來，這是天給我們的機會，如果大霧一散，我們就難下手了！」

公羊馥萍突然問道：「你是不是不怕華百陀！」

冷血劍客白雲飛想起在大眉山莊，遭受華百陀的追趕那種情景，心裏便有一股怨氣湧上來，他自認是平生之辱，曾經發誓要將恥辱洗刷掉，所以他要單獨一鬥華百陀的決心愈來愈堅決，臉上浮現一片淡然之色。

他冷笑道：「我會怕他，那眞是個大笑話。」

公羊馥萍不信的道：「華百陀曾說你是不足輕重的小子，在大眉山莊若不是他有心放掉你，你現在可能早就死於他的掌下了！」

「哼！」白雲飛鼻子裏傳出重重地一聲冷哼，道：「也許是的，但不是有心放掉我，而是我自己逃的快，時間已證明一切，我那時的功夫確實不如他！」

公羊馥萍一呆，道：「這麼說你不是他的對手了！」

白雲飛淡淡地道：「或許，不過我可以試試，馥萍，妳要相信我，我會拿出一切的力量和他再度較量，這次我有信心打敗他，只等事實來證明了。」

「我不敢！」公羊馥萍畏懼的道：「我不願意你去冒險，雖然現在我失去了自由，可是華百陀不會殺我，他所要練功的幾種秘方，我義父會給他！」

「你錯了！」白雲飛冷冷地道：「你義父可能因爲妳而向華百陀屈服，若事情果眞是這樣，華百陀只要得到練功的秘方，不但會殺人，連夏鞏仞他都不會放過，因爲他不願自己練就的歹毒功夫讓江湖的人知道，尤其是讓我知道！」

他輕輕的拍了公羊馥萍肩頭一下，道：「放心，不會出事的！」

公羊馥萍猶疑的看了冷血劍客白雲飛一眼，在這一眼中含有一股幽怨和哀傷，白雲飛心神一顫，在這對大眸子恍如發現有一層隱隱的淚影浮出……

她輕輕的道：「你小心跟在我的身後，最好不要讓華百陀發現！」

茫茫雲霧愈來愈濃，在這白茫如銀的大霧裏，幾乎面對都不能發現，公羊馥萍身形斜斜一躍，向前奔去，白雲飛隨後而行，尾追而去。

遠遠的前方浮現出一條搖動的黑陰，一幢黑黝黝的大屋像個巨劍似的凝在地上，裏面靜悄悄地沒有一條人跡，恍如幢空屋似的。

公羊馥萍在門口輕輕敲了三下，道：「開門。」

「誰？是死丫頭麼？」

公羊馥萍向白雲飛一施眼色，冷血劍客白雲飛急忙躲在門前的草叢裏，公羊馥萍等那緊閉的門扉一啓道：「我爹呢？」

自裏面探出一個全身黑衫的漢子，他嘿地一笑道：「在裏面，妳進來這裏幹什麼？」

公羊馥萍冷冷地道：「我要看一看我的爹。」

那漢子搖搖頭道：「不行，這裏不准有人進去，妳爹還沒起來，要見他除非是華老先生的特准，否則就不行！」

公羊馥萍招招手道：「你來！我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事？」這漢子一愣，沒有料到這個美麗的少女會突然向自己獻起媚眼來，他不知死星高照，還以爲交上桃花運，看看四處無人，奔出門來，道：「小妮子，妳有什麼吩咐？」

公羊馥萍扮了個鬼臉，道：「我要你的命！」

「哈哈！」這漢子哈哈大笑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最後一個字尚未消逝，他的臉突然劇烈的抽搐了一下，那浮起的笑意一斂，驟然地呃了一聲，便倒於地上。

白雲飛抓起他的身子向草叢中一掉，道：「我們快去。」

公羊馥萍輕聲的道：「你要小心，這只不過是個看門的，進到裏面可不同了，裏面的人還要問口令，這個我就不知道了，等會兒你要見機行事！」

冷血劍客白雲飛淡淡地笑了一笑，輕躡緩進，向那大廳中行去，靜悄悄地空盪盪的，大廳之中居然沒有一個人影，公羊馥萍一呆，輕輕地道：「怎麼會這裏沒有人？」

冷血劍客白雲飛凝神的聽了一陣，自覺大廳的門壁中隱隱有着人的呼吸聲，他在那小門口輕輕敲了一下。

裏面的人似乎是驚覺出外面有人了，只聽一個沉重的聲音道：「是郝老六麼？你一早上那裏去了？」

白雲飛壓低了聲音道：「不錯，你開門吧。」

裏面的人一怔，問道：「冷夜斜月天上星，這是口令。」

白雲飛沉重的答道：「大風起兮白雲飛。」

那個人一呆，道：「你是誰？口令根本不對了。」

白雲飛冷笑道：「華老先生剛交待過新的口令，沒有想到他並沒有通知你們！」他暗運眞力將那小門一迫，砰地一聲，碎裂開來，身形一飄闖了進去。

在這昏黃的燈影下，三個黑衣大漢並肩的在一起，六道冷漠的目光深深的盯在冷血劍客白雲飛身上，還有那個畏懼的公羊馥萍身上。

「朋友！」暫時沉默了一會，左邊這個黑髯的漢子終究忍耐不住這沉靜，向前進着跨出二步，問道：「你到底是誰？是相好的就該露露相，這樣大清早像進鬼門關的硬闖，對於你並不是件好事！」

唇角露出一絲淡淡地笑意，白雲飛哈哈地道：「華老先生呢？他怎麼不出來見好朋友呢？」

那個漢子哦了一聲道：「你是華老先生的朋友，在下元大洪倒失敬了，華老先生現在正在練功，你若有事，請在這裏等一等，元大洪去通知他！」

他向前緩步行去，冷血劍客白雲飛伸手一攔，道：「不用了，元大英雄，我們還是在這裏敘敘舊。」

元大洪一呆，道：「你……」

白雲飛冷冷地道：「我是索魂閻王，華老先生死期將至，你們這些孤魂野鬼也將隨之歸去，現在，大限已至，還不給我納命！」

這三個高手心中一寒，沒有想到這青年說話之冷竟比冰天雪地的寒冷還要寒冷，這三個人都是華百陀重金所聘請的高手

，雖然冷血劍白雲飛的出現使他們一愣，由於在心中那股暴戾之氣作祟，他們俱都大吼一聲，身形一分，將白雲飛圍在當中了。

元大洪嘿嘿地一笑道：「朋友，你到底是誰？我們是西北四兇，閣下如果久在江湖上混的人，該曉得西北四兇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白雲飛哈哈笑道：「久仰，久仰，還有一兇不知到那裏去了？」

元大洪冷冷地道：「郝老六因事出去了，憑我們弟兄幾個在江湖上也沒得罪過同道，你如果是衝着我們來的，不妨劃下道來，我等不會令閣下失望！」

哈！白雲飛哈哈地一聲道：「將夏鞏仞給我交出來。」

元大洪搖搖頭，說道：「相好的，毒神是我們主人華老先生的朋友，沒有華老先生的命令，誰都不敢放他，閣下還是取消這個念頭吧，當心華老先生打斷你的狗腿呀！」

白雲飛怒吼道：「華百陀是甚麼東西，我正愁找不着他，却沒想到你們倒替他吹將起來了，哈！朋友，請他滾出來，否則首先喪命的是你們！」

「大哥！」最右的那個漢子怒吼道：「我們西北四兇在江湖上何曾向人低過頭，這小子乳臭未乾，便這樣大言不慚的狂妄，如果再不給他點顏色看看……。」

「嗆！」空中閃出一道冷寒的劍芒，冷血劍客白雲飛像個天神一樣凝立在地上，手中長劍一顫，泛射起道道流艷寒芒。

「射日神劍，射日神劍……」

這八個字在元大洪嘴裏一出，使其他兩個人同時一顫，不自然的打了一個寒戰，連着退了五六步。

元大洪問道：「是冷血劍客？」

「不錯。」白雲飛冷冷地道：「我冷血劍客之名對於三位不會太陌生了吧，如果三位能看在在下的面上將毒神夏鞏仞放出來，在下將不和各位以兵器相見的！」

「朋友！」元大洪冷冷地道：「你的招子放亮點，我們兄弟可不是三歲的小兒，憑閣下幾句話就能將我們給嚇死，人在我們這裏，要人就得從我們這裏闖闖！」

「請吧！」白雲飛冷笑道：「三位，可以動手了！」

他的身形陡地一躍，手中長劍如電的劈了過去，西北三兇神情一變，急忙將兵器撒在手中，又退了七八步。

元大洪沉聲道：「併肩子上！」

「呃！」這低沉痛苦之聲，彷彿是發自身後，只見一蓬血雨和斗大的一顆人頭血淋淋的滾了進來，使元大洪一呆道：「郝老六。」

白雲飛冷冷地道：「凡是背後暗算的人下場都是這樣，三位好朋友，你們郝老六已經回家了，現在還在大路口等你們，三位可以請了！」

「嘿！」一道人影自右邊閃了過來，揚起手中長劍，對着冷血劍客白雲飛身上切進。

白雲飛閃身一移，回手一劍劈出，那個人連聲都沒有响出便直直挺挺的躺在地上了，那恐怖的神情其餘兩人心中大驚，呆呆地站在地上。

元大洪顫聲的道：「白雲飛，我們拚了……」

「住手！」這聲斷喝像是發自空中，沉重的喝聲如雷响起，元大洪抬頭一看，只見華百陀雙目寒光如刄，怒憤的瞪着白雲飛。

他冷笑道：「白雲飛，你果然還沒有走嗎？」

冷血劍客白雲飛冷冷地道：「有你這位好朋友在這裏，我白雲飛如果這樣一走，不是顯得太不够交情了嗎！老朋友，你說對嗎？」

「嘿！」華百陀低嘿一聲道：「眞是幾天不見，你愈來愈行了，在南疆之中你眞露了臉，年青一輩中，只有你是我所懷念的人，今天，我們可得叙叙交情！」

白雲飛淡淡地一哂道：「當然，我們見面不容易，你得拿點東西，畧畧盡地主之誼……」

「行！」華百陀轉頭對元大洪，道：「這是我的朋友，元大洪，趕快去招待朋友呀！」

元大洪一呆，道：「華……這……」

華百陀怒哼道：「沒有用的東西，眞正要派上用場了，你們倒畏縮起來了！」

他陰沉的笑了笑，道：「相好的，眞對不起，我恐怕沒有辦法招待了！」

白雲飛冷冷地說道：「華百陀，你不要來這一套，還是解決我們之間那筆舊賬吧！」

「嘿！」華百陀低嘿道：「正是，正是，你在大眉山莊欠下的那筆舊債至今未還，如果以複利計算，閣下今夜可能走不出這裏了！」

殺機在他臉上一湧，陰沉的望着冷血劍客白雲飛，自對方的雙目中恍如要噴出烈火，公羊馥萍一聲驚呼，嚇得緊緊靠着白雲飛。

華百陀臉上湧滿了殺機，兩道濃眉斜斜的飛起，目光裏所浮現出的怒火，像是正在燃燒的烈火樣，憤怒的盯着白雲飛。

公羊馥萍畏懼地倒退，雙手緊緊抓着冷血劍客白雲飛，臉色已經嚇得蒼白，她身子顫了顫，道：「雲飛，雲飛……」

彷佛這「雲飛」兩字能給予她無比的勇氣，咀唇顫動不停的低低呼喊着白雲飛，華百陀嘿嘿大笑，望着公羊馥萍那種神情，不屑的道：「小妮子，你過來！」

公羊馥萍尖銳的道：「不！你把我義父放出來……。」

華百陀目中寒光一閃，一種詭秘的笑意自那厚厚的咀角閃視出現，那種令人畏懼的凶像使得公羊馥萍更加駭顫，恐怖的望着冷血劍客白雲飛，一股自心底湧起來的寒顫使她那皙白的臉靨上顯露而出，她搖着白雲飛的手臂道：「我們出去吧！」

白雲飛搖搖頭，道：「我要將你義父救出來……」

那種口吻堅決的像一塊冰渣，凉絲絲的透進大眉山莊主華百陀的心裏，他曉得這個青年人所表現出的勇氣，已凌蓋在自己之上，雖然冷血劍客白雲飛在他眼中還不值得一擊，可是對於這樣一個空前勁敵，華百陀也不得不有所顧忌，因爲這個年青人的成就在當今江湖可算空前。

華百陀嘿地一聲大笑道：「你行麼？

嗯？」

「哼！」「自冷血劍客白雲飛的鼻子裏暴出一聲冰冷的哼聲，一股凛然的煞氣自他臉上瀰漫佈起，他冷冷地道：「我想試試看？」

華百陀冷冰地道：「兄弟，我看你不用費事了，兩個拳頭沒有我一根指頭粗，抬起個石頭比你看到的山還大，憑你那副窩囊肺，要想在這裏救人，嘿嘿，我瞧你別妄想了！」

白雲飛朗朗地笑道：「怪不得人家都說你是個老狐狸呢！原來還眞有兩把刷子，僅這變咀皮子就够人瞧的……」

當他和這個詭譎百出的老狐狸見面之時，心裏就湧起一股不可遏止的殺氣，他彷彿覺得華百陀和自己之間尙有着說不出仇恨，只覺一見着華百陀便恨恨不得殺了他似的。華百陀在江湖上是個名震四海的高手，手下高手如雲，以大眉山莊隱居之地，各派宗主俱和他有交情，他這次離開大眉山莊，計誘毒神夏聳仞，所爲的是要練一種絕毒的武功，搜集幾種毒物的製法。

誰想到秘藏在這個隱密之地練功，讓冷血劍客白雲飛誤撞尋來，擾亂了他練功的時辰，所以忿怒之下，恨不得將白雲飛一掌劈死。

他嘿嘿地笑道：「兄弟，在大眉山莊讓你連着跑了二次，我始終是認爲你生的兩條好腿，比狗還要會跑，今天……嘿！你想跑，恐怕，也沒有這個機會了……」

白雲飛神情倏地一冷，道：「相好的，你不要再耍咀皮子了，我冷血劍客白雲飛今天可要讓你嘗嘗跑的滋味，你瞧！」

他單臂一揮，一縷劍影漫空佈起，顫出數道冷血劍影，以出人意外的快速，朝着華百陀的身上劈出去。

「嘿！」華百陀驟見對方斜揮一劍，如電的劍光疾劈而至，嚇得他低嘿一聲，身形疾快的一移，右掌在空中兜一半弧，一股勁强的勁氣擊了出去。

白雲飛目注對方劈出的掌勁，居然含有一股腥氣，心中一寒，登時憶起華百陀正在苦練毒功之事，他不敢和對方這種霸道異常的掌勁相接，急忙晃身斜移，神劍一轉，對着華百陀的肋下刺去。

「嘶！」華百陀只覺一股冷氣襲體，身衣衫袖讓鋒利的劍刃削下一角，他楞了一楞，沒有想到白雲飛在極短的時間中功力精進如此快速，暗中一駭，大吼一聲，連着揮掌劈出四掌之多，層叠的掌影如山壓至，逼得白雲飛連退七步。

華百陀冷笑道：「白雲飛，放下你的兵器！」

冷血劍客白雲飛冷冰的道：「有這麼容易麼？你也太小看我了……」

他奮起全身功力，將眞力逼集劍尖之上，只見一股劍芒圈顫吐出，流露出一個光暈籠罩而去。

華百陀可是識貨的人，一見劍光閃爍鋒刃射芒，頓知對方在劍道上確實下過一番苦功，念頭一轉，身隨形移，突然翻身往屋中退去。

白雲飛奔出數步，大喝道：「華百陀，你不要走！」

華百陀冷冷地道：「兄弟，我們裏面見，記住，這裏是有進無出，你們可不要溜……」他向元大洪等一施眼色，三個人齊奔而出。

公羊馥萍吐了口氣道：「我眞担心，剛才要不是你將他嚇退，後果就……」

白雲飛搖搖頭道：「這只是個開始，華百陀不戰自退，必是有什麼陰謀，馥萍，我們去找妳義父，小心華百陀在你義父身上動壞腦筋！」

他凝重的望了這黑幽幽的大屋一眼，只覺一股陰森森的冷風幽幽地拂來，雖然這時已是晨陽初昇，大霧褪去之時，可是這屋裏密不透風，和外面有如隔了一個世界，他輕輕握着公羊馥萍的一隻玉手，單手持劍，小心的往裏面行去。

公羊馥萍心中一甜，一股男子的氣息淡淡地飄進她的鼻息之中，她雙頰艷紅，少女羞澀的艷麗自她美麗的臉靨上浮現出來，一顆心像是東撞西闖的小鹿，忐忑的直跳，她緊緊地偎依在白雲飛胸前，索性閉起星眸！享受這短暫的一刹。

心中一顫，白雲飛只覺一股莫名的衝動自心底漾起，像自山間流瀉下來的飛瀑，無止無盡的湧來。一股少女的幽香冲盪在他的呼吸間，不自覺的將手臂緊緊摟着公羊馥萍，兩人的呼吸逐漸加重，恍如有什麼東西在他們的身上一樣。

「雲飛！」兩片紅紅的咀唇一動，公羊馥萍輕輕呼喊着他的名字，這温馨的温好，使這少女失了自制，將那無窮的隱藏殺機都幾乎忘了，她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衝動，只望白雲飛給他一點什麼？那是一種什麼？連她自己都不知道呢？

「嗯。」白雲飛呼吸沉重的道：「馥萍，你要說什麼？」

那一雙散着吸力的目力，悄悄地投落在她的臉上，她的心神劇烈的一顫，羞澀的低下頭去，夢幻的道：「我……」

這個字一連說了幾次，都沒說出個結果來，只是她的身軀貼在白雲飛的胸前更緊了，恍如要溶化在一起……

白雲飛淡淡地笑了笑道：「妳要告訴我什麼？說呀……」

公羊馥萍幾乎要羞得躲起來，急急地道：「不要問，不要問……」

突然，自那幽暗的一角，閃出一縷搖曳的燈影，僅僅是一閃，又消逝而去，消逝的太突然，像是空中閃過的電雷一樣。

白雲飛身形斜躍，橫空躍了過去，手中長劍在空中一揮，自劍刃泛射一股劍芒，已刺進一道板壁裏去。

「呃！」自那厚厚的板壁裏傳出一聲低低的慘呃之聲，白雲飛冷冷地一笑，揮掌將那道厚壁擊了個大洞。

身形斜穿，撲進裏面，只見一個漢子釘在板壁上，鮮血縷縷的流了下來，胸前已讓射日神劍穿了一個血洞，一種臨死的恐怖掙扎，在這漢子臉上顯現出來，身後的公羊馥萍尖銳的一聲大叫，嚇得連着退了幾步。

「咚！」

隨着這聲尖叫之後，自幽黯的屋子裏響起一聲，震人心弦的鼓聲，嬝嬝的鼓聲徐徐消逝，刹時，屋子裏響起一連串沉重的步履聲，只見兩列漢子各配刀劍，從兩扇門裏緩步行來，元大洪手持一面小旗向白雲飛逼近。

（未完）